   余自民国成立后，对于中国前途，抱热烈希望。虽军阀内哄，战争不息，总念国家改革，乃能达到幸福目的。迨民十七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更希望能如苏联之彻底改革。乃历过多年，绝无实现，只是独裁欺诈，媚外害民，消除异己。至七七事变后，抗战多年，民生惨苦，而独裁者仍不悔悟。其时，蒋介石等尚属中年，且历行教育党化，预作永久独占政权地步；余意设使天佑中国，降生忠诚建国人才，不知须再延迟若干年之久方能代蒋氏掌握政权，以救国救民，况今世尚未闻有此人才，故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代表南侨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至重庆，见国共磨擦严重，似有剑拔弩张之势，如不幸破裂，抗战何能胜利，余知国民党方面，对中共仇恨之深，非轻易可以解释，但未识中共方面之意见如何，乃决亲往视察，俾略知其究竟，庶回洋时可报告侨胞。及到延安后，关于国共磨擦事，据该方表示，愿极力退让忍耐，避免分裂，以枪口一致对外为目的。时彼强此弱，余相信其所言系事实。除此项之外，余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已将军队扩充至二十余师，使敌人在华北势力，仅占交通线及若干大城市而已。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回到重庆时，国民外交协会邀余演讲，定讲题为“西北之观感”。余对军事一字不提，对政治方面，颇详述见闻各事实。国民党报对余演讲词，俱不登载，独新华报登载甚详。国民党人由是对余大不满意，蒋介石之不满更形露骨，以何应钦名义电令江南诸省当局注意余之行动。及余入闽，查出陈仪徐学禹祸闽惨重，电请蒋介石撤废闽省苛政，但结果被拒。余经西南各省，召集福建同乡会，图团结救乡，出国后至南洋各埠亦然。从此之后，蒋介石及其军政机关等即与余断绝来往。

       民国卅一年，日寇侵陷新加坡，余避匿爪哇，乃著《南侨回忆录》、《我国行的问题》及《住屋与卫生》。民国卅四年十月，余回新加坡。在其时国人对国共会谈妥协合作事，多抱乐观，余独不以为然，盖君子与小人，断无合作成功之可能。及全面内战发生，美国政府极力帮助蒋介石，增长其内战之野心，甚至驻海陆空军我国土，余乃发电致美国杜鲁门总统及参众两院长，反对美国助纣为虐及驻军，并警告多行不义必败，请彼等以日本德国为鉴戒。因此，马来亚各处国民党人机关及报纸，对余百方攻击。或公开集会，函电交驰；或匿名谩骂，遍贴标语，惟全马诸民主派，及劳动界，妇女界，青年人等，愤恨不平，在各处亦召集大会，拥护余之通电，其他侨民表同情者亦众。荡动月余，国民党人及党报乃消声。详情载在《南侨正论集》。当时新加坡南侨日报尚未开办，所有各报多偏于国民党人方面。吠影吠声，势所难免。及南侨报开办，全面内战正剧，余故屡发表意见，以告侨众。现蒋政府即将倒台，全国即将解放，革命大功瞬将告成，余乃续著一书，名《民俗非论集》，以贡献我新民主政府，兹当回国观光前夕，爱将三年来发表意见汇印，名曰言论集。

大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一日

陈嘉庚

    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要我作一篇自传。自维一介侨商，非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贡献宗邦事业，愧不敢当。乃荷续函催寄，语重意诚，过却恐涉不恭，谨书稍关实业教育及侨情数者，聊以塞责。

我为福建同安县人，世居集美社，距离厦门水途数海里。九岁入私塾，十七岁第一次南来新加坡，随同先君从商，二十岁首次回梓完婚，二十二岁第二次南来。二十五岁第二次回梓。二十六岁第三次南来。二十八岁第三次回梓。三十岁第四次南来。三十一岁始自经营米谷，号曰谦益；同时并创设波萝罐头厂。三十二岁买山地五百英亩，种植波萝，逐年入息不过二万元。其时南洋橡皮业甫在萌芽，乃觅购种子二千元，插种于波萝之边。三十三岁向印度人租一制造熟米厂，日出米数百担，专售印度，年余获利十余万元，乃承购该米厂二十万元。制熟米之法，系将谷用水先浸至透湿，然后炊热，落厂栈磨去壳后，印度人食米多用此法。南洋华侨前多脚气病，若食此米，则脚气可愈。三十五岁熟米厂遭回禄之灾，重新建造，损失数万元。

       三十六岁剪去辫发，示与满清断绝关系。时适橡皮价昂，将所种之橡皮园卖给英人三十五万元，复购置山地数千英亩，仍垦植橡皮，每年垫资本十余万元。三十七岁任新加坡闽侨首创之道南学校总理，加入同盟会。是年秋满清政府推倒。在福建会馆开闽侨大会，倡办保安捐，筹款资助闽省光复，被举为会长。三十八岁第四次回梓，在集美大祠堂传集乡长，告以创办集美两等小学校。及建筑校舍之要义。议定即托友物色校长教员十余人，始知同安全县，仅有师范简易科毕业生四人，除一人转营商业外，尚有三人，即聘其二。查同安县人口四十万人，仅有县立小学一校，私立四校，学生总计不满六百名，其文化如何，可以想见矣！

       我在南洋将归之前，曾购办制造罐头机器。运回集美设厂制造海蛎，并聘到日本人任技师，结果成绩不佳，将该厂移设厦门，改作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食品罐头厂。

       三十九岁春二月集美小学校开幕，夏集美小学新校舍告竣移居焉。我于夏秋之间，出游同安各处乡村，目击儿童成群嬉游赌博，衣不蔽体，且有赤裸全身者，询之乡长有无设教，咸云旧学久废，新学师资缺乏，经费奇重，无力创办云。我听其言，深感闽南数十县，同安如是，他处可知，若不亟图改善，恐将退处于太古洪荒之世，岂不可悲？顾以能力有限，时萦脑中而已。是年秋第五次南来，扩充波萝厂，四十一岁适欧战发生，船运不便，货物积滞，大感困难。几乎有停业之虞。四十二岁租期限轮船四只，川走南洋及印度等处。四十三岁购置轮船两只七千吨，出价一百万元。航行欧亚，曾往浦口载运华工往法国。秋将一部份波萝厂。改作生橡皮厂。并命舍弟敬贤回梓建筑集美师中校舍及创办女小学。四十四岁复将熟米厂改为生橡皮厂，规模扩大，并直接推售美国，较之就地售于洋商，获益不少。

       四十五岁春集美师中学校开幕，夏秋所置两只轮船，因欧战关系，沉没于地中海。收回战险赔偿费一百五十万元，冬购置橡皮园一千英亩，出价四十万元。并购拓山地数千英亩，垦植橡皮，复在霹雳邦之太平埠及槟榔屿埠，设生橡皮分厂。同时倡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

       四十六岁集美商科及幼稚园开办。是年本拟长住桑梓，致力办学，不复南来操心商业，故南洋商务稍事收束，计其时如除还债务外，剩资产四百万元。按逐年入息，尽数提归办学之需。秋五月第五次回梓，七月假厦门陈氏大宗祠，传集各界倡办厦门大学。其目的系要求最优美适宜之演武场官民山地为大学校址。

       四十七岁集美女师及水产学校开办。夏聘定汪君精卫任厦门大学校长。迨秋间因陈总司令炯明，由漳州领粤军回粤。汪君乃来函告辞。十月我往上海邀同余日章，郭秉文，李登辉，黄炎培，胡敦复，邓萃英，黄孟奎诸君，开厦大筹备委员会议。

       四十八岁四月六日。厦门大学假集美校舍开幕成立。五月九日，厦门大学校舍奠基。秋驰函新加坡将第一生橡皮厂改作橡皮熟品制造厂。

       四十九岁二月厦门大学移入新校舍。建造集美第一渔船，为水产学生实习，费款三万元。三月第六次南来，原拟稍住数月，重行回梓；迨抵埠后，鉴于生橡皮厂同业竞争之剧烈，不得已取消来意，即往马来亚橡皮出产地，创设分厂九处。大半系承购旧厂改革，同时并扩充橡皮熟品制造厂。

       五十岁集美女中并幼稚师范开办。是年新加坡寓有同邑人爪哇大富某侨，拥巨资数千万元者，因代厦门大学向他捐募，不纳。五十一岁往游爪哇。创设分行数处，在万隆泗水二埠，遇两位乡侨，各积有资产数百万元。年纪已大，皆无子嗣可继承其业，然我恐曲高和寡，不敢奢望，但请捐建厦大图书馆舍一座十万元，亦竟无效。

       五十二岁集美农林学校开办。向法国购集美第二渔船一只三百余吨，价七万元。是年英政府限制橡皮出产，价值大涨。乃卖去第二次橡皮园二千英亩，银一百四十万元。转购入数段七千余英亩，银一百五十万元。其年生橡皮厂获利四百万元。冬间函告厦大集美二校长，新年可增加经费，扩充设备，并拟捐建厦门福州上海三处图书馆。计其时除债务外，剩有资产可一千二百万元，拥有橡皮园一万五千英亩，每亩现年可入息一百元，姑如减至五十元，全年亦有七十五万元。其他营业人息亦属不少，自以每年担负教育义务一百多万元，不为过举也。

       五十三岁春复购橡皮园一千英亩，出价六十五万元，其地距离新加坡市区仅六英里，又创设牛皮厂肥皂厂，造纸厂。（纸厂不成耗去定购机器银二十万元）夏秋之间，橡皮市价大跌。上半年各途营业又多失利，审度时势，绝无乐观之希望，不得已停止集美校舍工程，驰函取消图书馆之筹备，此为我一生最抱歉，最失意之事件。

五十四岁卖去第三次橡皮园五千英亩。价银三百五十万元。虽获此巨款，然不敷两年来之支出，故难免处于困难之景地。

       五十五岁济案发生。倡办山东惨祸筹赈会，被举为会长。其时全侨抵制日货至为剧烈，我所办之南洋商报，因登载某家某日到有大帮仇货，对方竟以此含恨，致橡皮制造厂重要部份，突遭其回禄，损失六七十万元，更以抵制日货之故，日人大肆报复，有组织之同类物品，贱价竞售，受创尤大。

       五十六岁卖去第四次橡皮园六千英亩，价银二百六十万元，除还债外，所剩无几。从此之后，橡皮价值日败，橡皮园乏人承手矣。

       五十七岁至今四年间，各途营业更形惨败。土产败市，产业贬值，不景气之严重，自有新加坡以来所未有，亦世界所未有。损失之巨，毋待赘言。

       自五十三岁迄兹八年，江河日下，入息毫无。盖诸营业中，唯生橡皮厂最为有利，而前服务诸伙友十多人，相继离去作同业之经营。各银行更供给款项，至七百多万元。故资本宏厚，竞争剧烈。致数年来优美之利权，完全丧失，至银行何以容易相信彼等而投资，因凡许售欧美橡皮，买客当由银行认来信用票，银行以票利厚，故争相放款耳，竞争诸旧伙，大半已于前年失败，银行损失亦甚巨，现存数家，亦曾经过困难，但因价值低廉，资本短小，难期发展，然在马来亚市场上最活动者，莫非旧时伙友也。

       我办学之动机。盖发自民国成立后，念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以一平凡侨商，自审除多少资财外，绝无何项才能可以牺牲。而捐资一道，窃谓莫善于教育，复以平昔服膺社会主义，欲为公众服务，亦以办学为宜。更鉴于吾闽文化之衰颓，师资之缺乏，海外侨生之异化。愈认为当前急务，而具决心焉。集美师中初办两年，四易校长，外人不知中间苦况，每多误解，且或讥为商人见异思迁，然敷衍潮流，较之实事求是，相去悬殊，故不得不彻底改革。我在厦门鼓浪屿，遇一富侨在其乡里办一小学，附设师范科两班，甫仅数月，纠纷枝节，告我曰：“唉，吾侪当时以为赚钱难，今日方知费钱更难也”。

       集美中等学校，开办时系注重师范，次及中学实业等科；因鉴于全闽师资之缺乏，及严求师范生毕业后人人须能实践教职，故首期招生，不便造次，乃函商闽南各县劝学所长，请各保荐合格贫生，及志愿将来任教席者五名，其待遇则较政府所办者为优。如此设施，经数期后，师范生在学者数百名。

       闽南地瘠民贫，海多田少，对于水产农林，故特加以注意。其初拟先办水产学校；民国六年，资送吴淞水校考取第一名学生，往日本留学，毕业后服务集美水产校。开办后又恐毕业生无出路，乃向欧洲购买集美第二渔船一只，使其出海捞渔，三四天后满载而归，成绩甚佳，所得之鱼多为帆渔所未见，迨开市发售，每次须七八天方能卖完，缘闽南交通不便，不能急运内地消售，而厦门一隅销路短少，供过于求，且冰块昂贵，利不及费；不得已，乃令该渔船驶往上海渔捞。厦门大学创办之起源，为鉴于闽省中等师资之缺乏，盖小学师资既有集美学校可负责，而中学师资，则尚付缺如，然大学要办理稍完备，需款浩大，非千万元以上不为功。窃以南侨之富，若有宏愿者出，则三数人之力已绰有余裕，且百尺高楼从地起，要彼先筹现款，而后创办，度今之势，无日可成，故我不计成败利钝，勇往进行，最初准备三年内，捐输开办费一百余万元，待规模稍具，引起侨界信仰，然后奔走南洋各埠，筹募巨款，以闽侨之富，目的不患不达也。

       向人募捐办学，势有不同，如办中小学，可以沿门劝募。半由情面，半出本意，多者千百元，少者数十元，结果筹有数万元，或多至一二十万元，便是最佳成绩。可以作基金，可以抵多年校费，至于大学募款，则似不然。凡殷富之家，须了解人群责任，及社会义务，才能自动慷慨，虽出于厦门之劝募，亦当由本身热诚乐输，如此则少者数万元，多者可至数十万以至百万者，则规模方能远大，倘其人不解国家社会为何物，人群天职为何事，拔一毛亦难，况巨大捐款乎？

       厦大集美两校，十余年间，我各捐去四百余万元。集美从未向人募捐。厦大前年曾由林校长文庆，向黄君弈住捐办图书册三万元，又曾君江水捐建图书馆一十万元，又叶君玉堆捐款五万元，又北平文化基金委员会，年补助理化科三万元，国府于民十八年秋，按月助款五千元。自东北事变以来，所交不及半数。去年厦门之厦大协进会，并林校长来南洋捐募。合计约募得二万元。

       南洋华侨素称爱国，然对祖宗庐墓所寄之桑梓，理宜更加注意。西哲有言：“凡有诚意为公益者，必须先近后远”，查闽南富侨，在南洋未遭不景气之前，约可千家以上，若每人能在其故乡办一小学校，或数人合办一校，按年每校津贴费至多不过一千元，则闽南何患教育不普及；而事实上乃等于凤毛麟角！民九我在集美倡设同安教育会，其目的在图同安小学之普及，而向南洋同侨筹募年捐，按每年增办三十校，十余年间全县可以普遍，甫办两年，成立四十余校，每校年约补助费六百元，在新加坡募有年捐二三万元，他埠尚未进行，迨收款时，成绩则不及半数，或完全推诿，或交不及半，于是巧妇难作无米之炊，原定计划，终成泡影。

       橡皮熟品制造厂之创办，我亦为一种理想之提倡。二十世纪称为橡皮之时代。欧美之盛，固不待言，岛国日本亦已设厂至数百家，独我国则尚未萌芽。新加坡为橡皮出产地，且距离我国不远，男女侨胞数十万人，若能设备大规模制造厂，不特可以利益侨众，尤可以为祖国未来工业之引导。如化学，工程，技术，机师，人才等等。须经长时期之训练，为教育之造就师范生，应有发展林立之可能，故锐意进行，当时聘到东西洋技师多人，教练工作，凡各种车胎，靴鞋，雨衣，及其他用品，无不研究制造，前后垫去资本银八百万元，雇用男女工人六千名，分设发售处八十所，乃遭不景气之损失，及日货贱价倾销之竞争，致一切皆遭受打击，陷入困难之境地。

       我在此三十年间之经营，统计所入赢利，米业约五十万元，波萝厂一百万元，轮船一百五十万元，橡皮园四百万元，生橡皮厂一千二百万元，共一千九百万元。至支出之数，厦大集美两校八百万元，利息五百万元，橡皮制造厂亏损四百万元，牛皮，肥皂，造纸，枋木厂损失七八十万元，地皮产业亏折一百万元，共一千八九百万元。我之个人家费，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值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今日资本实力丧失迨尽，而校费极力缩减，现状尚可勉强维持，善后问题，则茫无把握矣。或谓我当时校费若早缩减，可免今日困难。语虽近情，然我则否认是说，盖自不景气来临，平素较我殷裕者尚多，既无如我之负担，乃现下之困难，固亦不减于我，且更有甚者，又何说焉。自古英雄豪杰，何尝不遭艰危落拓，况我乃一庸愚侨商，安敢妄事怨咎，美国汽车大王有言曰：“正当之失败，无可耻辱，畏惧失败，才是辱耻”其言足资警惕。愿国人勿引我之困阨为口实，致阻公益事业之进展，陷我于罪人幸甚。

 闽南华侨不下数百万人，不亚其他繁盛区域，何以闽南社会仍属衰落，民生仍属艰难，乡邦事业，实际似无裨补，推究其实，殆有三种原因，一则此间乐不思蜀，绝无祖国观念，及身如是，后辈可知。一则入只供出，或所人有限，无资可以寄归。一则固富有资财，不忘乡梓，虽挟资回里，不过建华屋，蓄婢仆，锦衣玉食，交结权贵，阔费大豪侈，导变风俗，或则放钱债，高利息，购良田，独善其身，无民生之观念，无社会之利益，且田地有限，原为农村生命线，一归大地主，则农民不能自存，至贫民借债人手，多作不正当之开销，结果财产俱亡，其流弊酷烈，转出富侨之所赐也。

       过去华侨在祖国称可获得荣誉者，缘华侨较之国内居民，资财比较丰裕，故对于义务捐输，亦比较容易，逐博得爱国荣名，几乎华侨不归，如吾闽何。自民国成立后，各界同望华侨运资回国，振兴实业，大利民生，而尤以吾闽人为甚。若究其实，虽不景气未来之前，亦如画饼充饥，徒拥虚名而已！盖少数义捐，集腋成裘，乃普通人容易做到之事。对于精神上，营业上，绝无关系。较之倾家产，运巨资，归祖国，舍熟就疎，艰难辛苦、与新事业奋斗者，殊有天渊之别。至华侨拥有资产之人，现下可分两种：一种侨生承先人遗积，富者尚在不少，此辈久已忘祖，安有祖国观念？一为年在四五十岁之老客，经久年辛苦奋斗，始成艰难缔造之事业，多属不动产，或商场货账，虽有现资不过十之一二，使其热心祖国，亦仅衣锦回梓，省视庐墓，或稍息尘劳，或游历观光，目的不过如是而已。谁肯舍半生在南洋已成之事业而另图未必有利之新事业耶？

       我久客南洋。对于侨情颇知底蕴，既不欲祖国空费无益之期望，亦不愿侨众辜负国人之推荣。故凭我良心上坦白无隐，据实倾诉，功罪均不之计。虽然，华侨之于祖国，亦非绝无乐观之可能，以我鄙见，约有三事，若能达到，则华侨决不负国人之希冀！

（一）政治纳人正轨，地方秩序良好，无军阀劣绅土豪之欺凌。

（二）交通略已发展，利便新事业之建设。

（三）独资创办或组织股份公司，成绩稳健，利益优厚，则利之所在，人必争趋，而华侨之投巨资归祖国，势如水之就下，即平昔乐不思蜀之流，亦必倾资而乐于归化也。

**新加坡华校历史沿革**

**星洲道南学校三十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9.11.1936**

       潘校长、各位教师、各位董事、各位来宾，本人对于新教育，为一门外汉。惟本校为福帮所办，本校历史，则所深悉。“有教无类”，办学而分帮派，本可勿须。而事实上本坡华校，则殊分帮办理。此中底细，少年人或未详悉，老年人多能道之。查本坡各帮学校，率皆创办于三十年之前。故本人今日，愿与诸君一言三十年前本坡各帮创办学校之事。

**华校历史**

       前者，国人所读，不出四书五经。读书场所，率为书房，亦称私塾。每处所读，不过十人左右。至如今日学校集数十人或数百人于一堂者，曾未之见。而于授课时间，则自上午六时半至下午五时左右。当日训蒙，着重道德。至于科学，如历史地理之类，则付缺如，盖复偏守一隅，故有所言，尽于“天下”，殊不知有世界各国。是以当时读旧学而知爱国少，受欧西文化陶冶，不在此例者，亦有可见。

**满清变政**

       再言满清，满清时节，禁锢民智。教育虽极要紧，自亦不与我人提倡。及至甲午，中日战争后，痛定之余，乃思变政。于是废科举、兴学校，稍稍振作，然皆取法日本及西洋也。

再言旧学，学校振兴之时，唐山各处，固有书房。唯于南洋，则殊罕见。即有设立，亦仅设于僻巷偏远之处，迨至学校兴设，数年以后，南洋乃有纠集同志，兴办学校者。当时办学，固有出于先知先觉，然亦有出于顾全一帮体面，或出于他帮所设学校，不收异帮子弟，此则分帮办学最初现象也。

**最初学校**

       当时本坡各帮，所办学校，广府有养正，客有应新、启发，潮州有端蒙，福建有道南，琼州有育英。育英之创，时间较后。至于道南之名，则陈宝深南来招集铁路资款时所取。

       当时华校，由各帮自由筹划，分帮筹划入手较易，此固分帮办学之原因。惟当时各帮，难于联合，亦事实也。世言学校得失者，率别质量。惟今日言学校之办理得宜或成绩优异者，则多以量为凭准，至于质则未加注意。

       华侨教育，至今尚未负我前人之望，岂不宜哉！华校组织则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彼此之间，不相联络，更无所谓统一行政。夫无组织则无钱，无钱则难指挥如意，此乃必然之结果。而使之然者，国民程度太低有以致之也。若言合作，华侨中学事实上固各帮所合办，惟举董事，各帮中则有举而不认，认而开会不到，有事不管，经济拮据不瞅睬者。故知国民程度太低，欲事团结不可能也。卅年前，侨教即加统制，其结果料亦不能与华中有异也。

**侨团近况**

       总而言之，华侨社会，卅年来，实无进步。至于官僚政客，过星受人欢迎，必以“团结”之义，最我侨众。团结一事，又岂开一欢迎会即可实现耶！

       若言团结，外人霜业纸业、胶锡业之联合，始终如一，成绩卓著。反观我人，则又如何？有人谓此次马华联合寿蒋，可谓团结。实则此次所以有一百三十万元之成绩，一则出于华侨之爱国；二则出于彼此之比较；三则出于西南倒台，全国之统一。若此可谓团结，则结婚生日与夫送死、迎棺之聚集，亦可谓团结矣！今日国政上轨，建设进步。同侨于此，切宜洗心，则于自省自治之下，侨教自有通盘筹划之可能，团结一致，方有实现之一日。

**集美学校风潮与高小毕业生升学之将来**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18.7.1923-20.7.1923**

       鄙人承校长邀请对诸学生训词，鄙人非教育家，安能承领。惟集美此回风潮真相，谅为诸君所愿闻，爰报告大概，愿诸君有以教之。以鄙人之意，高小毕业生有志升学者，第一，安当有毅力求学。第二，凡事当审慎是非。第三，自己有主持能力，否则难免时势之潮流而趋于嚣张妄从之弊。吾侨子弟肄业集美者不少，凡学父兄为以邻人之言为是，请于家庭之责任勿度外置之。

       集美学校；此回风潮，其缘由为少数学生不喜校中规则严谨，阻碍其志气与男女社交之自由，乃倡设学生会以对抗学校，发周刊骂中学部女师范部主任与管理员。不数日复以“五一”、“五四”自由停课，全体到厦游行自鸣爱国。五月九日唆使童子军违抗教师命令，于是校长既忍无可忍，乃开全体教职员会议，革除为首两名，于是罢课风潮遂起，而集矢于校长，以为校长若罢，则不满意之教职员亦可一网打尽矣。

       集美学校教职员一百七十余名，学生一千九百余名。在校寄宿者约一千四百名。建筑部工人五六百名，校役百余名，合计近三千名，概归校长管辖；而校中最困难之事当推寄宿生为多务，与通学生大相悬殊，盖通学生除数点钟上课外，他非教师所干预，且上课时教授讲演面会谈譬，师生感情，较为浓厚。若寄宿生者另有专员管理，虽兼教授时间无多，故不驯之生易生恶感，其管理之规则如下：

早五点半鸣钟当离床

六点赴操场列队早操

下午课后运动别订规则

九点息灯安睡不闲谈

帐被要整齐室内要清洁

每日三餐管理员陪食

晚钟七点须自修功课

往厦须向管理员请命

       他如关于社会风化卫生嗜好，管理员认为不妥与越出范围，或干涉阻止，或示戒记过。鄙人但知其略，未谙其详。究此规则有无严酷，如认为适当并符部章，则难免无诚意求学之生之恶感，盖父子兄弟间或尚有其人，况师生乎？

       不宁唯是，而寄宿生亦以中等学生为最参差。若小学生年纪幼小，任教师如何指挥训导，莫不遵命服从。否则当为大学生年纪，程度阶级较高，设有少数乏诚学之生，或狂谬过激之辈，同学中自有辩其是非能力主持，决无相率妄从。唯此中等学生，既失家庭之教育，复乏良好之小学，立基不善，办理惟艰。加以血气未定，自由误解，以罢课为爱国，以不敬为勇敢，既无尊师重道之念，安能爱家爱国之行。不晓权限，不计是非，乏主持能力，复以不同为耻，故一唱百和，重以劣社会不明真相，推波助澜，是以一发而不可抑止也。

       自风潮发生后，鄙人屡接多处教育社、勤学所并素不相识之人来函讥刺，谓甘牺牲千余学生而不肯去一校长相诘责。嗟乎！此语或出自他界，尚可有原，不意乃出自教育界中人，且为一方之领袖，可不叹哉？现集美校长办理三年，鄙人在家与共事者两载，深知其道德毅力学何，足以长集美而达我将来之目的。其成绩为何，为学多焚。然教职员百七十多人，系经过三年中罗致多措之精锐，而非一郡之所有。此回风潮，不讲是非曲直，而以多少数比拟，即罢校长，诸教职员，其谁不解体乎？势必重新组织，无论鄙人不能复居家求贤，含弟病躯未愈，设托人介绍得贤如现校长，亦必再压三年乃无此现状。则该三年中务退阻进，其牺牲为何如耶。况贤能校长将何处觅，鄙人曾受多次教训矣，不幸不得其人，则集校前途，奚堪设想，恐其牺牲或当十倍于此回也。

       至于牺牲千余学生之说，更觉谬妄。盖彼辈若甘自废学，作乏程度之国民，虽留之集美奚益，或即足以捣乱耳。若果有诚意求学，试讲闽南中何校可容其不来者几希，就使有者，均属教育，何牺牲之足云。若果如来函与某报馆社会之言论，当依多数学生之意旨更动校长，以迁就之，则校中规则亦当任学生可否；而教师当奉迎听命于学生，管理员可以免役，此后学生便可趾高气扬实行自由之目的，而校中可以省许多经济，鄙人何愚而不从。弟恐失教育之真相而负学生父兄之信仰，否则更动校长，为鄙人之惯技。集美开办未及三年，四易校长。厦大成立，仅一月便辞校长，兹何劳学生之要求社会之推波助澜哉？总而言之，教育非仅读书识字，而尤以养成德性裨益社会，且不忍血汗微资，贻害青年，并问我之天良与实事求是耳。

       附录前电如下：

       校长鉴：请主意便是或商敬贤。

       校长鉴：仍如前年罢学生，决无许先生辞职。切盼毅力支持。如果出于不得已时，仍提前放假。

       校长鉴：过度时代，蜩螗嚣张潮流难免。吾侪职责创造兴革安可轻弃？请宽怀视为常事。余意逐生诘去留，愿去听来秋招生，取缔保金三十元，勿以生多为意。

       校长敬贤均鉴：曩数易校长，前车可鉴。若轻易更动，集美恐无宁日。我兄弟又未暇兼顾，况权操学生，教育何在，余绝端反对。

       校长鉴：任学生如何嚣张，各界如何推波，本校但以冷静处之。秋季来生愈寡愈妙，余虽不能迁就，深愿彼辈转学他校以达目的。请将前后中文登报以明决心。

**陈嘉庚筹办南洋华侨中学演词**

**原文载国民日报18.6.1918-20.6.1918**

       南洋华侨中学，亟应筹办之要义，前既迭发通告，谅早在诸君洞鉴矣。回忆数年前鄙人曾具意见书，倡办中学无有之者。嗣复有人，提倡此举，鄙人又首先签名赞成，乃竟徒托空言，不久仍无声无息，心灰意冷，亦只徒唤奈何耳。迩者同德书报社请君特举代表，重以此只徒活那人，而鄙人欲偿夙愿，遂不顾棉薄，毅然为之那不辞。然恐经济无着，未敢冒昧，爱先谋之同志，得万余元，合诸国风幻境演剧捐助万余元，共得五万元之款，乃遍询各校总理，佥得同意，故敢登发通告，召集大会。今日蒙各界诸君踊跃惠临，不吝雅教，鄙人无任欢迎。所谓谋得同志之款者，鄙人亦参与其列。兹将认款诸君，按名报告。计马六甲埠曾君江水壹万元，小坡新协兴钟水泮二千元，恒利号暨林义顺、叶大炮、叶玉桑、邱国瓦、陈先进、张顺善、薛武院诸君各捐壹千元，鄙人凑捐壹万三千元，合国风幻境壹万七千元，共计五万元。至中学应合办之理由，试略言之。若小学兼办中学，无论能力之办到与否，弟以鄙人梓里所历办学校之经验观之，断然不合，盖中小学两部分，教员之资格既有等差，而学生之年龄，又相悬殊，种种困难，不胜枚举。两校不宜混合，必须距离，方为两便。不宁惟是，中学生如仅有一二班，每生年须垫款百元，其经费之浩繁，岂得支持长久，此南洋中学尤不容不合办也。诸文明国教育，除幼稚园外，七岁入小学，十三岁升中学，四年毕业，至是十七岁。即不人专门，其智识技能，亦足自营生活于世界。乃吾人不注重中学，是无异培养子弟至十三岁止，而欲责令自立，勿论无此能力，倘非最贫苦之家，其父兄决亦不如是之忍也。

       至南洋小学之不甚著效者，以无总机关为之比较耳。苟中学成立，使其有所进步，浸假而改良之，则小学之获益实非浅鲜。或云小学毕业入中学者殊罕，是亦莫怪其然。诚以前此华侨子弟多半幼年失学，十余岁始入小学，迨毕业已十七八岁，故鲜有中学以上之志。今则勿虑及此，盖迩来小学生在十龄之内者几居过半，就本坡而言，可在千人以上。此后按年毕业是有百人之外，吾侨如不早为之所，其贻误后生，奚堪设想。美教会近已实行筹办英华大学校于本坡矣，校中兼设华文一科，他日我华侨中学毕业生，有志升入该校，纵英文不及格，亦可先入预科，或我中学增设英文科，抑要求该大学特聘华文专门师为教授。以该校之设，我华侨捐资为最多，且有多人参董其事，来日方长，尚多前途希望也。谚言：“有财不乐则愚”，其语似有价值。然以鄙意度之，要当以国势为判断，在吾侪丁此存亡之秋，忧国之不遑，奚遑娱乐，故有财宜输教育为急务。诚以救国既乏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纵未能立见成效，然保我国粹，扬我精神，以我四万万民族，亦或有重光之一日乎。日本某杂志云：“英美德法诸国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新进国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中国的人中则占九十六人，识字者仅百人中四人而已。”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诸文明国教育，除却政府注意维持外，而个人社会捐资倡设者，其数尤巨，且多有倾家捐助办学者，故其教育界能收美满之效果，非全倚靠政府也。我国政府既不注意教育国民，复自顾私利，视财如命，互相推诿，袖手旁观，以致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奄奄垂危，以迄于今日，此诚堪痛哭流涕者。我侨胞久慕文明，号称爱国，而富商巨贸又不乏人，万勿放弃天职，坐待沦亡也。

       昔日本之兴也，提倡教育，亦不过数人耳。幸勿谓海外侨居，与祖国全无关系也。有志者更当再希望进一筹，他日于相当地点，续办专门大学，庶乎达到教育完全之目的。世界无难事，唯在毅力与责任耳。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尽，如欲待富而后尽，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况属救亡图存，而可不猛然省悟乎？设输出百余之五，或百余之三，试问何损于富。财既由我辛苦得来，亦由我慷慨输出。公益义务，能输吾财，令子孙贤，何须吾富。同侨君子乎，须知贤而多财则损志，愚多财则益过，儿孙自有儿孙福，勿为儿孙作马牛。古人之言，岂欺我哉。以鄙人久客本坡之观察而言之，华侨中以三数人之力，输出百余万元办一大学，或以个人之力，输出数十万元，办一中学，尚且绰有余裕，况合众人之力而仅办一中学乎？惟在我华侨肯为不肯为耳。现虽筹有五万元，然以之供开办费，并两年维持费斯可也。若更谋伟大之建筑，则必购数英亩之地营宿舍讲堂数十座，容生额数百人或近千人，核其经费者在二十万以上。似此区区，以内外各埠侨胞之踊跃捐输，实不难咄嗟立办。倘误视中学已经成立，便可卸却仔肩，则误矣。至于常年费问题，按每学生除收学金外，每年补垫六七元，若五六百生徒年须垫出校费四万余元，设要筹捐基本金收息抵额，非更捐六七十万元不可。许多巨款，实难办到。然以鄙意计之，果能变通办理，则有恃而无恐。何以言之，敝帮道南学校，此次有月捐，年可二万元。福建会馆之天福宫余利半数，年可得三四千元，除道南年费八千之外，尚可存款万余元待请诸认捐者。按年酌量拨助一半或三份之二，抑或全数，想其乐捐教育费必不限定中小学，而乐于赞襄也。其次则本坡一公众社会产业数十万元，逐年入息万余元，亦可要求按年输助数千元。以公共积贮之财提出公共重要之费，想该会同人热忱公益定当赞成。又次尚有贵粤帮并外埠侨胞，若不作一次捐助巨款，则仿道南学校之办法，按年认捐若干，俾得永远维持，似此众志成城，尚可忧常年费之不足耶。同侨诸君，若不以鄙人之言为过当，请各抒毅力以图之。他日者莘莘学子，进步有期，上足以谋国家之福利，下足以造社会之体祯，是则鄙人所昕夕馨香而祷祝之者也。

**陈嘉庚筹办同安教育**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31.1.1920;2.2.1920-3.2.1920**

       延谦、金练、淑恭、大炮、仪卿、俊秩暨同邑列位先生大鉴：近阅叻诸报悉，诸公热诚公益认捐巨款拟重设南洋公学于我同城之内，弟无任感佩之至，兹就吾同教育状况及将来计划条列如下：

       吾同教育之现象，现小学校全邑只县立一所，集美一所，阳翟、曾营各一所，崇文一所，共五校。崇文、曾营生徒无几，县立腐败均无成绩可言，阳翟已建新校舍并经费大半由弟帮助，及集美两校略有些成绩可言，杯水车薪，正为是言也。前灌口凤山学校，马巷原有之校，炳州、曹蟳、藩涂、板桥、高浦及他约有十余二十多校，迄今停闭迨尽，其中多云经费不充。以弟所知不尽乎，此大半关于校董之初意不善，无注重实际，故聘来教员与同款宗旨，设有好教员亦不肯任此无实际之校，况好教员难觅者乎。推其致败有三，首为董事，次教员，三经济，全邑数十万人而学风如是可悲之甚。

       教育会：弟意诸公如果以桑梓为怀，现下政府切不可靠，贵吾民自奋发为要，立一教育会，然后逐渐扩充推广。凡我教育会补助者，必服从我指挥，听我调度，而我必时常派视学员考察，如此统一调理，庶几有一线之教济希望。倘蒙同意则前日在功诸公倡筹南洋公立学之指款并入教育会，再行推广募捐。缘题目较大，属全邑命脉，劝同邑诸侨胞鼎力加捐，而弟愿首为之倡。则以弟并含弟名义，认捐开办费一万元，常费逐年五千元。教育会暂附于敝校或他处，由诸公指定。

       新加坡董事部：捐款概用同安教育会名目，凡同安辖下之商店人家，必要向捐开办费并年费，收入之项，积存于叻埠生息，待教育会告汇应用若干，然后寄归。教育会逐期当列表报告，其章程乞从叻诸公订示。

       补助费：不分畛域按谱补助，若城镇许从会中开办学校，除收外不敷，概从会理足。若村落社里则用补助法按每班补助或每生补助，由教育会视其成绩酌衷，或贫富为标准，此为不得已之补助。若其社有热心家或殷实家自担得起，不愿会中补助更幸。按应开校费国民级每班年三百元至三百五十元，高等级四百五十元至五百元。每校八十名，约开一千至一千二百元。按补助五百元至六百元，学生每名收四元，即三百二十元，不敷二三百元，令自筹。

       校舍：教育会决不能代建新校舍，且亦乏许多项，唯各就其庙祠修理暂用，此乃必然之势也。若其社能自筹建果属不敷，会中拟补若干，由叻董事部议其可否。

       捐款用途每校修葺开办费约成千元至千余元，设三年内能筹三四万元，不外创办二十余校至三十校，照现下汇水须八万元。至年捐补助费，每校五百元叻银一千元，若三十校年捐须有三万元。

       小学教员：堪膺校长教员论理须有师范毕业生，吾同现下算甚缺乏，故本年难于实行，若来年便可着手。因敝校本年秒可毕业四十名，除学生自敝社需用外，按作三十名，可以分配十外二十校。每校如用教师三人，尚欠之数，可从他县觅聘或中学毕业并旧学者是也。再后逐年敝校师范生毕业尤多，俾得逐渐推广。一年如得增十校，十年可增百校矣。若无教育会为督理机关，则如叻校之涣散，要望成绩优良甚是难事。如办理得法，则吾侨赞助必无限量，此举关系前途匪轻，盖小学如发达，其毕业生则入敝集美师范中学必能特别提携，异日更可选入大学，其关系非细。倘蒙不弃，弟当力负责任以尽天职。

       交项之日期：募捐可从近间实行，并分推各埠鼎力认股。如开办费大都本年秋后方有需用。凡认捐之人，作一次交或作两三次交均可，总订至迟秋末收清。至逐年年捐，或由本年七月交起，则先收半年以作基本。如何之处，乞为良裁并侯。

       公安

弟陈嘉庚谨启

九年一月十号

**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词**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30.11.1920;1.12.1920**

       鄙人之所以尽出家产，以兴学者，其原因有二。（一）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富强，欲教育发达，何独不然。（二）南洋实业，日益发达，其进步之速，实有一日千里之概，而土地又大，未开垦之地颇多，各国人侨居于斯数，首推中国。则中国欲发达实业，南洋实为重要之地。乃反视在南洋之华侨，广帮余不知，不敢言。请言闽帮，余乃抱悲观。每见许多华侨，多不愿回国者，虽有回国者，亦不过拥巨资作安逸之富家翁，专从事于种种奢华。在福建曾见华侨嫁女，乃费至千万之多，实为奢华之极；而对于实业教育各问题，反置之不问。故余谓长此以往，华侨财愈富，具有害于中国尤深，因之乃每欲设法援救之。援救之方法无他，惟有身先作则，创办数事，以警醒之。兹出家财之半，或十分之三四，恐仍不能动其心，故将所有家财尽出之，以办教育，并亲来中国经营，以冀将来事或成功，使其他华侨，有所感动也。至于现在尚在初办，究竟对于前途，为“功”为“罪”不得而知，盖事或成功，则无论矣。假使失败，则定绝其他华侨后来之路，则非但无功之可言，且将有害于祖国。是以对于前途，觉得非常可怕。故惟有谨慎从事，努力前进，以冀成功，以免有害于中国，此则甚望各省教育家之指教也。

       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今就中国而论，据鄙人所知而言，鄙人家住福建同安，同安教育自废科举以来，办学二十年，而今毕业者仅二班，观此岂非愈趋于退化之境。同安如此，即就福建全省论，每年师范毕业生，不过千人，平均计之，每县每年仅得教员三人。查福建人口有三千余万，平均每县有三十四万，则得学龄儿童，至少有十万，每年当有毕业生六千人。今欲以三教员教人，如何能办？故平均计之，福建人之受教育，每百人中不过一二人耳。福建如此，他省当亦如此，则中国尚有强盛之日乎？虽然，鄙人前二月在福建，遇教育厅长，将此番意见为之呈说，乃得答话云：“省之师范学校之毕业生，尚无处安插位置，”岂非奇之又奇？鄙人于未见福建教育厅长之前，以为身为教育厅长，其见解之高，对于教育计划之周，必有高于人者。乃既见之下，实毫无见解之人耳。因此一人，乃误尽福建三千万人民，岂不可哀？其所以致此者，不外“私”与“不认真”二事耳。福建如此矣，除江苏外，其他各省，不知如何？江苏教育，可谓发达矣。然平均而论百人中至多亦不过十数人受教育，即多至百之二三十。若与欧美较，则仍远甚。然如何而救济之，则惟望于各大教育家耳。一国之强，必先受一种之痛苦，此为过渡时代，必须经过。但鄙人对中国前途甚抱乐观，何也？因中华共和国纪念日为十月十日，此四字合成则含有“朝”字。则中国之前途，犹如“朝气”蓬蓬勃勃之现象。我人既生于此时，可不努力前进，以达此落蓬勃勃地位乎？

**华侨中学开学仪式（改组后）之演词**

**原文出南洋商报2.3.1931**

       华中此次改组，因苏维埃共产党想在华中活动，教职员及学生一二人受到共党机关金钱。俗语说：钱能使鬼通神。苏俄有钱便可利用一二不良的教职员及学生为非作歹，捣乱鼓动风潮，多数学生不知，卒被所利用。

       制造学潮及不良学风的罪魁是学生会。学生会的罪状有四：（一）不承认中华民国。国庆时，学生会竟不参加庆祝典礼；（二）谩骂董事，侮辱教员，这可从过去学生会所创办的墙报看见；（三）种种无理的要求。新董事就职尚未数月，学生会的要求竟达七八项之多。所要求的大半事实上无办到之可能；（四）煽动本坡男女各小学校，组织与其性质相同之学生会，以与各校当局为难，有危乎本坡华人之教育。本来华中校风之坏，并非始自新董事接任之日。此次学潮，固有错误，但却不能负完全之责任。

       学生之跋扈无理，及其行为均有违当地之法律。董事本身事前曾加警告，但所谓学生会之领袖，竟视若耳边风，嗣后卒发生不幸之事，良可痛心。

       今后学生应专心念书，抱定宗旨做有益社会的人，切不可再有过去不端之行为。学生会为制造罪恶之机关，学校不能再允许其存在。如学生有谁敢再倡办学生会，既立刻开除。

       学校之经济目下十分困难，来华中做董事并无权利可言。董事多半负着筹集款项，维持校务之责任。学生所交之学费，是不够学校之开支。学校要再为每个学生负担一半。学校负担如此重大，学生如再不努力求学，似乎太对不起一般出资维持学校之侨胞了。

       最后一句话，就是居留政府已声明，不能再容许华中发现第二次共党活动的事。如再发现，那时学校生存将受绝大打击。此话我姑妄言之，诸君亦姑妄听之，信不信由诸位。

**本报开幕之宣言（注一）**

**（实业与教育之关系）**

**原文载南洋商报6.9.1923与7.9.1923**

       鄙人倡办本报时曾有宣言，谓实业与教育，大有互相消长之连带关系，虽略陈梗概，尚有未尽鄙怀者。爰于本报开幕之日，谨将所蓄之意，冒昧陈言，罄而就正于阅报诸君子。尚祈勿吝教，锡以针砭，是岂特本报之幸，抑亦实业与教育前途之大幸也。

       鄙人未研究商学，何敢言商，又非教育家，更何敢言学。惟内观国家过渡时代之艰危，外鉴列强文明事业之焕发，未尝不咨嗟太息，独怀生感，而弗能已于言者也。

       夫文明国之所谓商者，既能经营天产之原料，兴厂制成器物，复益以航业之交通，银行之便利，保险之信用，发行机关之完备，凡诸商业上种种之原理，又莫不洞若观火，而具有世界之眼光，故其物品优良，大促供社会之需要，博国际之欢迎始是以居商战之地位，执其牛耳矣。其经济上势力与精神，尤能辅助国家，以培育无量数之人材，而使其互相利用获益者，盖商战也，而学战已寓中其焉。

       反观我国人之所谓商者，不特对商业上各种原理，茫然不知，即对于商业上各种常识，亦付缺如，而徒拥虚名，听天由命，因人成事，甚至一身命脉，均操纵于外人，而不克自振，此固无可讳言者也。似此资格，何足与言商，何足与言商战，更何足与言商战中之寓夫学战哉。我国商业之不振，推原其故，地非不大也，物非不博也，人非不敏也，资本非不雄且厚也。所独缺乏者，商人不知商业原理与常识耳。

       吾人深知此弊，以为补救之法，莫善于兴学。然我国兴学至今已二十余年，用心不可谓不专，为时不可谓不久矣，而乃环顾国中各校，成绩有何可观。且有感触现状，咎新学之误国，而反加厌恶之者。吁！良可慨矣。

       兴学缺乏成绩之原因，大都因于经济之缺乏。盖经济缺乏，则教材不足，教材不足，则成绩自无可观。当前清改革学制之初，如能从根本上统筹预算，全国教育成绩，定必蔚然可观，又何至今日之幼稚哉。

       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源，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以教育言，有良好之大学，自有良好之中师。有良好之中师，自有良好之小学。譬植树焉，不培根本，枝干何处发达，理势然也。

       当前清改革学制之初，财政尚不困难，即一省设一大学，每省年费数十万，亦属不难。即就国中分区，设立数大学，统计年费不外数百万元，乃当局不此之务，徒斤斤然以选派学生出洋留学为事。殊不知每生留学，年费当在二千元以上。国中自立大学，每人年费不出三百五十元。舍近图远，去少就多，漏巵至今，不知凡几，可胜歎哉。

       时至今日，我国中之所谓大学，除外国教会所办者外，只有北京国立大学，至今垂二十年矣。年费至数十万，生额二千余（注二）。所有科目，几称完备。而各项科学之重要试验物，成立较久尚付缺如，不特学生不能实受科学上之精神，即教师自身，亦多历久而失其固有之学问。盖学问与时俱进，研究无穷，进步亦无限，教师尚且如是，况学生乎？民国以来，时局蜩螗，日滋扰乱，军阀伟人，地盘权利迷其心，更何暇注意兴国之根本。夫当局诸公，既不足与之言兴国，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当急起直追以尽天职，何忍袖手旁观，一任教育前途之涂炭。且兴学即所以兴国，兴国即所以兴家。世之积金钱以遗子孙者，莫非为兴家计，既要兴家则对于兴国之教育不可不加注意焉，爰将厦门大学之预算，胪陈如下：

       厦门大学，现时生额五百人，此生分作三期。设备，每期以五年为度，首期五年，每年添招新生三百，至第五年，在校学生可二千人。经常与设备等费，每年一百万，共五百万元，为苟合计划如下：

（甲）经常费二百零二万元

（乙）建筑费一百五十万元

（丙）科学实验设备费一百四十八万元

       次期五年，每年添招新生五百，至第十年，在校生可四千五百人。经常与设备等费，每年二百万，共一千万元，为苟完计划如下：

（甲）经常费五百一十七万元

（乙）建筑费二百五十万元

（丙）科学实验设备费二百二十三万元

       三期五年，每年添报新生八百，至第十五年，在校生可八千五百人。经常与设备等费，每年四百万，去二千万，为苟善计划如下：

（甲）经常费一千零二十五万元

（乙）建筑费四百万元

（丙）科学实验设备费五百七十五万元

       统计十五年，经常校费一千七百四十四万元，建筑费八百万元，科学实验设备费九百五十六万元。倘或未能达到充分之预算，而欧美各名厂，每有其发明之机器，必尽先捐助以资试验，亦未可料，由此一笔也，为数亦属不赀。再后五年，距今二十年，前后毕业生，可达二万余人，俱属各省优秀份子，合而陶铸诸一炉，其资格程度，较之留学外洋，何多让哉？以二万余人专门大学之毕业生，分配于各省重要机关，如农工商学政议各界，各要职，纵未能充份布满，较之今日人才乏缺何啻天渊之别。且其时民智更开，实业与教育，愈益进步，人民有自治之能力，何军阀伟人之足道哉。以上之统筹预算，为期延至一二十载，为资不过数千万元，以少数人之力，自觉靡易，合多数人之力，亦觉不难。况按期分年，增高继长，进行由于积极，并非一蹴而成也。虽然，树人之难，古有明训，若无多年之筹备，虽一时拥有现金千万，亦难免无欲速不达之虞。今我国人，不求根本之解决，而徒希望实业之发达，教育之进步，与夫政治之改良，其又何时可得耶。纵此而观，教育之必需经济，经济之必赖实业。实业也，教育也，固大有互相消长之连带关系也明矣。我力至微，而望乃至奢，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与其苦心孤诣，一意独行，何如大声疾呼，广招群应。我南洋侨胞乎，我南洋资本家乎，其有关怀我祖国，欲求兴国之根本乎，对于厦门大学之前途，其将作如何之感想乎。

**闽省教育**

**欢迎厦门男女篮球队茶会上致欢迎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4.8.1933**

       前日工厂中职员陈当来君告余，谓贵队诸君泰半为厦大集美两校学生，欲与余会面，余以厂内办事处地方狭小，故约定假座怡和轩俱乐部相会。今日彼此相见，余至引为欣幸。

       余此回南来已十有二年，未克回梓，此为余一生南来最久之期。虽寝食思乡，无时获已。无如时势不顺，心与愿违，致与厦集两校师生，久已无缘一面，未能一表衷曲，然余固念念不忘于厦集两校之师生也。今日幸诸君为球赛南来，辱临相会，谨略表衷怀所积，籍资谈助：（一）关于创办厦集二校之缘由及经过之景况，以备诸君回国后同学中有询及时，资以转白；（二）凡为闽人应注意吾闽教育；（三）诸君均属青年，前程万里，且与厦集颇有关系；对于南洋社会之接触，必有许多感想。余亦不忍缄默无言，顺进所见。上列三者为所欲言之大旨，以大概括言之，不逐条列举焉。

       余之经营商业，不过聊以度日。初非素封之家，惟自来抱社会主义，愿为公众服务，却为一生不移之宗旨。又念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去。如欲待富而后行，则无有可为之日。平生尤最服膺美国汽车大王之言曰：“正当之失败，并非耻辱，畏惧之失败，才是耻辱”。

       民国光复后回梓，创办集美小学，始觉吾闽教育之颓废，教师之缺乏。全省师范学校，仅闽漳两所，学生不上三四百名，且毕业后多非服务教育。就同安一县而言，亦仅有师范简易科毕业生三四人，小学校仅有数间，学生不上几百名，而师资已甚形缺乏。同安如是，则闽南各县可想而知。

       余曾于暑天时，往游各乡村，见儿童裸体成群、或游戏、或贴博，询之村人，咸谓私塾久废，学校又无力游办。余思此惜形，如不改善，十数年后，岂不变成蛮野村落者乎？此为余办学之动机也。民国七年，余因欧战机会，入息稍丰，乃创办集美师范学校，附以中学及水产学校等。然兴办后，乃觉更苦，盖中等师资尤为缺乏，故于民国十年再创办厦门大学，此为余办学之经过也。大学欲稍事完备，非千万元巨款不为功。余意待兴办两年后，略有规模，则向南洋富侨劝捐巨款，不料同志乏人，未能如愿；而数年来复遭不景之损失，致经济困苦，至于极点。对于厦集二校，虽能勉强维持，然进步毫无，大负初衷，惭歉之怀，真有不胜为诸君道者。乃于不得已之中，恳求南京政府月补助五千元。自九一八后，发给不及半数。最近虽有省政府补助月款五千元，未知能否照交。至厦门热心家，提倡厦大协进会，其组织宣传，虽甚热烈，迄兹闻仅筹得四千元。杯水车薪，窃叹无裨于事。夫广东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年费各百余万或至二百万元，而厦大年费仅卅万元，巧妇难作无米之炊。维持尚苦，安能更言进展。至吾闽本省原属地瘠民贫，既无出产，更无伟大工业，较之广东，不啻天壤。百十年来可以维持者，端赖侨客南洋寄资回国之一条出路。数年来不景影响，现已波及省内。余接省内各店报告及集美校董来函，谓两校新生大减，深恐此后日甚一日，其苦况更不堪言喻。吾国国运危如累卵，存亡未可预卜。然吾民族赖以维系于不堕者，统一之丈化耳。今日一人之文化，则他日可传千人万人之文化。昔波兰为强邻所灭而今日得以复国者，为能保存其民族之文化故也。

       吾闽事事落后，惨不胜言。民国初年在未有闽人治闽之前，则希望闽人治闽之得享大福。迨闽人治闽而后，希望尽违，痛苦尤甚，更思反求外省优秀者之来治。呜呼！是何因由而致于此，莫非教育不振，人才缺乏所以造成者耶。诸君身在宗邦，必能详知底细，而思有以挽救者乎？

       至于体育运动为教育中一重要之科学，虽主旨在训练健康，然对于道德精神，关系更为密切，此皆重体育而忘道德之现象，深可慨叹者也。

       南洋华侨之教育与社会之风气，较之祖国，或优或劣，余未便妄加臆断。若以教育言，则当向祖国优劣如何？盖各教师多由祖国聘来，种子好则根芽亦好。故祖国教育良窳，影响于南洋教者至巨。祖国教育界所负之责任，其重要可知，此尤愿诸君深长思之。以言南洋社会风气，既较十数年前，已大不相同。不但生活程度高奢，而生活程度以外无谓之消耗，尤形加多。如娱乐场所，近年以来，社会上之地位列于何等，诸君想已明白，无待费词。若以学界体育之尊贵及体育人员之高尚言之，无论何国，亦当公认。设或误被利用，或自身用之不得其当，变为营业性质，流与江湖卖艺者为伍，其损失为如何？一入其中，同流合污，黑白难分，影响于队员身心纯洁之修养，关系尤大。例如报纸之鼓吹，观众之热烈，跳舞场之欢迎，娱乐园之招待，或更有意外特别之报酬，以意志未定之青年，受此积渐薰染，结果未有不被虚荣所惑，而走入歧途者。习俗误人，至为可長；须知人心放纵易，收拾难。脱疆之马，难期就范。诸君多在学业青年，甫来南邦，凡所接触已极耳目声色之愉快，回梓后能否影响学业，鄙人尤难免鳃鳃过虑，而愿为诸君一陈，更期诸君之能善于自处也。逆耳之言，是否有当诸君之视听，固未敢必，惟诸君谅之。

**依赖外人出资兴学最为可耻**

**陈嘉庚先生在欢送厦门大学校长**

**林文庆博士回国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7.3.1935**

       本晚为本会馆欢送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博士回国，谨设薄酌并请列位先生光陪，荷诸君宠临，本会馆至为荣幸。本会馆自改组以来六七年，开欢宴会者，连今晚只有两次，首次为前年丁超五先生奉国府命南来，本会馆曾设宴会欢迎，至其他个人或团体非奉公而来者，本会馆则未曾为此以示欢迎或欢送，即如林博士本人前年亦曾南来多次，本会馆对之未尝有何项之表示。独此回林博士专责为厦大募捐而来，事出于公，不但关系全省，而且关系全国，所以本会馆曾开常务委员会议，决定于本晚设宴会欢送，一以表致敬爱之诚，一以显示公私有别也。

**一、捐款之目的未达**

       林博士此回劝捐之目的，报纸经有宣布，毋庸多赘，计所捐的款核国币约三十万元，折新加坡银仅十八万元而已。若依近日之汇水仅存国币二十余万元矣，（款寄本坡银行未曾随收随汇），较之兼办医农相差近半，然林博士本不辞劳苦，拟往爪哇吕宋募足四十余万元，故自前月先函吧城及吕宋闻人征求同意，然后敢往。不料两地均来书谓市景恶劣，缺乏成绩，未便应承，为此之故，林君已定近日回国。

**二、本省无第二间之大学**

       此回募捐仅国币二十余万元，添办医科尚恐不敷，何暇计及兼办农科。念两科若不能实现开办，关系吾闽至为重大，而尤以我闽南为甚，盖本省无第二间之大学，虽闽北有一间教会办者，然其性质恐与本国人所办者不同。且教育事业，若依赖外国人出资来办，无异自家子弟求外人代还教育费，其可耻可羞为何如耶。一九一八年时，本坡尚未有大学校，有美国教会学校校长那呀氏，提倡在本坡创办大学，拟定一百万元可以开办。据言在美国教会中，经应承助款半数，无论本坡能捐若干款，彼可出全力募足之，然最好本坡能捐得五十万元，于是鄙人首先认捐十万元，分作十年交清，已在律师馆与美教主立约，所捐之款系作汉文科基金。嗣后那呀氏更向本坡他方面捐三十多万元，且已一面呈请本坡政府注册，一面买实叻门屋并地数十英亩，价十余万元，以为校舍，后因本坡政府拒绝，事遂不行。而本坡政府乃创办现时武吉智马之大学，由此事观之，可见英人认外人来其属地办大学为可耻，古人云：“知耻近乎勇”，由此勇气之激发，故自开办大学古训昭然，吾人讵可不引以自励。况我闽南半省三十多县，人民千余万人，全靠此厦门大学之造就人才。盖有完备之大学，然后方有好的中学及小学之希望，譬如坡中最需要之自来水，必先建筑一清洁卫生而储蓄充分水量之大水池，然后可以便利大众之需要，了无疑义也。

**三、科学卫生进步与人生寿考**

       医农两科关系吾闽之重要，鄙人前日在吾庐俱乐部经有说过，斯时希望捐款能达到预定之目的。今日结果如斯，殊未能悉惬初望，故鄙人今晚尚不能已于言，希望日后资本家自动乐输巨款，以发抒储材救乡之诚意。前日鄙人所言卫生科学之进步，人类死亡率日减，则寿命当然长享，昔人有言：“人生七十古来稀”，此乃千年前之情形。然此语已为今日欧美科学所打破，此后诸文明国上寿或可至百岁之上，中寿或八九十岁，下寿亦可享六七十岁，而少有五十岁内之夭寿者矣。据外国卫生家调查世界人类之享寿，欧美人平均有五十四五岁，中国人平均卅八九岁，印度人平均二十七八岁。诸君试思凡人出世，经父母艰难辛苦抚养成人，且并受有相当教育，其牺牲如何巨大。至能服务社会，其人当已在廿多岁，加以十年八年之经验，与机会之寻获，至少将近三十余岁至四十岁。如以卫生家统计观之，印度人早已成塚中枯骨，至我华人亦已行将就木，即其不然，所余年限能有几多。夕阳虽好，已近黄昏。而欲效忠国家建功立业，与文明国家竞存于世界，何异缘木求鱼哉，至印度人短寿原因，鄙意不出数项，一早婚（印人多十余岁结婚），二乏卫生，三失相当之教育，四x国之害。今日我国人对上言四项危险；若从兹猛醒，尚未为晚。若但先图利己不为整个民族设想，结果唯有遗害儿孙促其短寿，何福之有耶？

**四、医农招生各学之分配**

       农科急办之需要，鄙人前日吾庐俱乐部已略言开办三年之经费，今晚所言系普及闽南办法之计划，盖若筹有充分之款项，其招生之法，可仿集美初办师范时，减费优待贫家优秀子弟，按县分配人额。譬如首期招生三班百二十名，半耕半读，每县托教育局考取保荐二名至六名。（以大小县规定）如此处置，则他日毕业生可以回乡服务，遍布闽南各县，实践学以致用之旨，或创办该县农林试验场，或指导农物农作之改良，十年之后定有可观，民生问题无难解决。至于医科如筹有充分款项，其招生亦当仿此办法，毕业后方能回去乡梓改革卫生，服务社会。盖招生若不按县支配，则所招必多城镇儿童，或膏梁子弟，拜金主义，充斥脑筋，毕业后，多居繁华市场，谁肯往乡村吃苦耶？

**五、医农两科均可独立**

       医农两科，均可独立创设，免用厦大名义，亦免附设于厦大。譬如医学校可附设于厦门中山医院，或另行独设亦可。在理化科未设之前，首两年学生可在厦大肄业，至第三年然后入医专学校。如现时本坡至完备之医学校，其学生亦有首两年从武吉智马律大学而来者。至于农林学校，鄙人前日经已说过，须择地漳州为适宜，既距离厦门稍远，更免用厦大名义，可以独立一帜，无论个人负担，或众人捐资创办，均可，免附属厦大无妨。至于人才问题在十余年前鄙人创办集美及厦大时，诚较困难，不但校长难聘，就是教师亦感不易，故须多方请托外省物色，以致屡屡易人，若现下已大不同，本省人才已有多少把握，可免如前之困难。至于招生亦比前容易多多，若肯少收学费，选择贫寒优秀子弟，目的亦易达到也。

**六、厦大之成绩**

       报载某君，昨天在吾庐俱乐部演说，谓上海某大学较厦大迟办，而现下学生已千余人之多，厦大仅六七百名，反为落后云云。经林博士解释地方之大小不同，若以鄙人所见，尚有许多异点如下。

       甲、某校名为大学，学生千余名，然中间附设初中与高中，若大学生则不过数百名而已。

       乙、大学中间又当视所办何科，如文法等简单科，免用种种仪器，仅有教科书及讲义已足，不但生数易招，且经费亦省。

       丙、又当分别寄宿生与通学生，如寄宿生，须代备宿舍，膳厅伙食房，沐浴室，以及特派舍监等等，事既麻烦，费尤奇重，一人寄宿生之校舍，须加于通学生数倍，厦大概属寄宿生，教师则住校内，不似上海师生多住校外之简便也。

       丁、厦大学生本省居多，潮梅大埔温州次之，为地方附近之关系。其他十余省之学生，当然以上海广州之大学为便利，盖厦门属偏僻地方，况其繁华远不及上海广州，除非特别缘故外，他省学生定无舍近而就远以来至厦大者。

       戊、厦大初开办时，按招新生三班百二十名，本省按半数，余招外省。迨考试完局，（彼时教部定入大学须开预备班二年故所取程度系现高中一而已）本省学生及格者不足二十名况后来教部取消预备科，须有高中毕业方得人大学，故招生更为困难，若非厦大成立此十余年，各中学提高程度，则每年要招取十余名也非容易。

       当林博士到校时，曾以粗浅英语，试问许多学生，问汝何姓名，不但不能回答，且听不懂，再问汝由何处来，亦不懂。夫大学教授多用英文，乃以科学书籍多由发明国著作，不得不学其名词。（如我国出产之茶，世界亦日茶之类）譬电灯一件，其中各物均有名称，就该玻璃球而言，我国人或云电珠，或云灯球，或云灯胆，若非沿用原来英文，何能一律了解，依部章规定高等小学，便兼读英文，若至旧制中学四年终，则英文可有六号之程度，乃以粗浅文语，竟完全不懂，可见前本省中学之简陋，可悲亦属可怜。自厦大成立后，吾闽各中等学校，既显露其缺点，故无论公立私立中校，大都感觉不能如前之敷衍。有厦大光明之照镜，则其无形中之进步成绩，可云半由厦大成立以后互相激励而来。

       厦大兼设高中之原因，乃以吾闽虽有中学数十校，大都小中居多，虽南洋各中学亦然。要求其办好高中，至为难事，因生少费多，势必因陋就简，故厦大不得不负责创办，乃能集中多量学生，庶可为大学造就基础，否则何能升入大学也。至厦大收生严格，亦与上海不同。就鄙人所知而言，本坡华中前年有两学生，一为某君之子，在华中二年级，虽经某君介绍到厦大，经教师考试，只可在高中作旁听生，待程度及格，然后升入，可见厦大不为情面而破格超升，两俱不便。其他一生文凭，原系一年级，到上海人某大学，私将一字改为三字，变为三年级，亦经该大学试验收纳。该生乃来函告知华中某君，请求遇该大学函询时，须照三年级答覆云，可见其他等处招生之随便，或规定程度之浅低，而厦大则不然也。去年春间，南京政府鉴于国中技术人才之缺乏，欲鼓励各私立大学校，扩充设备等，于是教育部专派调查员，向全国各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考察成绩，分别补助款项，迨调查结果，计有卅二校，教育部规定每年助款七十二万元，除留五万元外，余六十七万元分别补助。厦大得最多数为每年九万元，可见厦大对技术科之成绩也。

**七、厦大财政之独立**

       厦大自民国廿年，财政已自独立，并组织财政处自与银行直接来往。鄙人规定补助款，则逐月依数备交而已。当前年建筑设备时，有年开至四五十万元者，迨后逐年减少。凡每学期预算费，须经校务会议，及鄙人赞成，方能决算开支逐月列表报告关系人，鄙人亦得一份。然末向社会捐款之前，不但无机缘可宣布，且亦被人笑我器小而自炫也。

**八、厦大前未多举董事之原因**

       普通学校，无论规模大小，多先组织董事部，董事有多至二三十人者。以厦大之规模，而董事仅有三人，此问题社会上多有不解者，今日鄙人谨表明原因有二。

       （甲）不拘各界，若有忠诚维护或赞助厦大之人，厦大甚愿推举为董事；

      （乙）如经费是向社会捐募，当然要推举多数董事组织董事部，如此回之募捐是也，为以上原因，故前时未便多举，而与普通学校一样，且厦门政局屡有变动，得彼失此，尤当审慎。至资本家方面，畏厦大如蛇蝎，谁敢参加，其他挂空名无裨事实，更非厦大所宜。最当注意者，恐董事中受人嘱托，屡介绍教员或学生，职员及其他等等。若不接受，则恐发生恶感，如接受，则最高学府机关，权限不明，贻误非轻。自厦大开办迄今十余年，鄙人未曾介绍一位教职员，或保荐一位学生。此回自林君到叻时，鄙人即与林君商定，现将正式募措，则董事部须扩充多人，先就本坡拟定陈延谦李俊承二君，（并即举他签押银行支款）其他待捐务结束时，并行推举。此种大意，且已十天以前由鄙人函知吉隆坡关系人洪进聪君矣。

       现名誉董事已举定六名。新董事已举定九名，连旧董事林文庆君及鄙人一共十一名（名誉董事及新董事名单待后日发表）。

       待林君回校后，当备正式明文，请各先生费神参加。将来厦门如开董事会，在洋各位可指派代表。至进支款项，逐月厦大当然分送各董事。倘有个人要独出巨资，指办何科，譬如医科，或他科，抑建筑何校舍，可直接与厦大磋商条件，要经董事会可，免经董事会亦可，厦大当然欢迎，必须达到捐款人之目的使其满意也。

**九、国民对教育应负之义务不可专责之政府**

       前日鄙人所预算，办医农两科二十四万元，现捐款竟不能达到，况所预算之规模，亦属小数。窃吾人每开口便推责政府，不肯全担负担之不是，其大意似乎教育事业，不关国民义务。吾人正因为此错误观念，所以未能慷慨多输，有之亦勉作情面而已，不知政府自身何能生利，所倚靠者全属国民之财源。今日吾闽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若格外抽捐，更非所宜，故爱莫能助，至国民应负私立学校经费之义务，乃民族之天职，世界除苏俄共产化外，其他列强，凡教育或慈善诸费，大半出之国民私财。事实甚显然也。

**十、希望此后自动义捐**

       林君既不日回国，则对于募捐之事，已作一段落矣。林君亦非一年半载就再南来，不但无成绩，恐反为人讨厌。无如是，则医农乏财力可办，对于救乡根本之办法，未能进行，至为可痛，然鄙人尚有三项希望。

       （甲）本省不久成一新福建，百政维新，政治略就轨道，匪祸消灭，则吾侨内向信仰，而赞助厦大必较形慷慨；           （乙）资本家凡有数十万，或百余万元者，敏悟救国之义举，其收功在于大学教育，捐出十分之一二。则目的不患不达；

       （丙）吾侨在南洋营业进步，入利较丰，则捐出之款，亦必较易也。以上三项俱为赞助厦大之乐观，而冀医农等科，可以实现，勿作消极之悲观。吾侨多与种植树胶有关系，鄙人请举一譬喻，照旧式普通胶园，每英亩至多每年产胶五百磅。自科学驳枝胶树发明后，每英亩每年产胶可至一千五百磅。今日鄙人已失力，希望侨胞继续兴起，亦如天然树胶须用科学驳枝更可大加发展也。

**为筹备建立南洋师范学校（注一）**

**致各帮侨领函**

**原文载南洋商报31.3.1941**

       迳启者，庚此次回国，考察抗战情况，教育事业亦在注视之中，闽粤二省华侨最多，尤所萦系。据中央教育部颁布命令，由民二十九年起，五年内全国普及教育，每保一百户，须设一国民学校，每三保须设一中心小学（即高小学校），依此推算，对于师资问题，定须先期积极准备。庚所历各省，虽无精确调查，但都在推进之中，则尚可信，唯闽省对师范学校，不但不扩充，且将前时私立学校，概行禁止，致弄出现下教员荒之气象，更遑论前途之普及。广东省当局，虽在积极进行，然因沦陷区多，无法充分兼顾，实势使然。总之，闽粤二省，在省内所办师范学校，不足供给本省之需要，既如上述，而南洋方面，我侨胞人口，不亚于国内一省，侨务委员会既未筹备及此，将来需用教师之多，势必复向闽粤内觅聘，物稀则贵，非仅教育经费须额外激增，且尚恐有顾此失彼之虞。

       庚自考察后，曾派代表请教部，速在闽粤创设华侨师范学校，又向国民参政会提案，请政府施行，虽蒙接纳通过，惟官场办事，向来迁缓，且往往不尽如人意。如云南保山之华侨中学，为教部直辖，学生四百余人，庚由滇缅路经该处南归，有许多侨生前来报告，开课三个月，上课只有一个月，且有非用国语教授者，该生等失望之极，欲归不得，哀悔难言。庚所提议，虽参政会通过在案，但能否成为事实，尚不敢知，纵教部果决采行，然校址之适当与否，以及规模之大小，精神与设备，人事及管理等问题，是否不至如保山之使人失望，亦尚不敢知；因此，庚乃倡议在南洋另办一师范学校，假使国内能积极进行，办理妥善，规模相当可观，学生各省以千数，将来足以敷足海外侨胞之需要者。而南洋所办之师范学校，成立以后，他日毕业生亦足供应本地时，则国内毕业生，当可免尽数出洋，留供省内之需，是则更为幸事矣。况国立师校，以过去情形言之，亦难望如许发展，近年中央为提高党权，凡学校校长、教务、训育各员，概须以党员充任，无如全国有党籍者，百未有一，人才不敷分配，势必降格任用，苟如用非其人，则成效更难期矣，南洋师范学校，不得不积极实行赶办，此诚最大缘由也。

       师范学校乃专门教育，教员要聘有相当学识与经验，学科要分门训练，图书仪器化学要充分设备，学生要招收贫寒而有才之子弟，应加以优待，由此种种，故其规模必大，经费必巨，而筹款必多，方足以措置裕如。

       国内对教育方面，既多使人失望，海外侨胞关怀教育，当然不忍坐视，凡可设法补救者，应当披发缨冠以赴之，故在新加坡创立大规模完备之专门师范学校一事，似不容缓举矣。

       南洋侨胞一千一百万人，每年须用教师当数千人，国内教师既如是枯竭，海外学校，尤正在蓬勃滋长，若不及早设法，一旦急用，必无所措。抗战以来，文化界出洋众多，故一时有供过于求之象，近年教师被政府注消名籍者二百余人，各机关需用知识分子，又多从教界觅聘而去，由是已感教师难觅，反成供不应求矣。

       南洋师范学校创办后，毕业生虽未能回国服务，然可免如前之向国内争聘，况侨生受祖国文化，比较国内尤为关要，在国内之国民，虽终身不学，到老还是中国人，若侨生失学，则难免外化，且并其父兄遗弃，亦同遭损失；现在本坡侨胞，最殷富者当有数十人，在南洋教师之恐慌，若不负责领导，见义勇为，将来南侨文化，必缺乏领导之人物。若能慷慨牺牲，作大规模之计划，则侨胞青年，多受薰陶，家乡政治，亦必并知关切。以我侨胞众多，资财宏厚，平时对抗战后方，已多助力，然对抗战输财外，其第二重要莫过于培养后生，灌输祖国文化。南洋吾侨教师，在学科上素称最缺乏者，即为“数理化文史地及英文”各种，马来亚英文八九号位失业待职之侨生虽多，然国语不晓，教法不知，故不合格。现下拟办之师范学校，当将上言各类，更加注意，以应各校之需。而办学首要者为校舍，在此战争期间，物料昂贵，建筑非易，当地政府，对卫生甚形关切，故欲觅一适当大规模校舍，可容学生千名，更非易事。恰有李君光前，在金炎律置一巨屋，初时置本五万余元，今愿捐为校舍，再增捐大银五万元，作修理及开办等费，合计认捐一十万元有奇，经召匠赶修，按本夏季可以竣工，秋初便可开课矣。

       师范学校，在国内优待学生向例，学、膳、宿、书籍、制服均由校中供给，盖所收概属贫生，俾毕业可达其担任教师之目的。在南洋对于优待事，庚按学、宿、书籍由校供给，伙食、制服学生自备。每班校费全年按叻币三千元，首期按招十五班，全年须费四万五千元，此十五班学额，共六百名；马来亚拟招三百五十名，荷属按一百五十名，缅甸婆罗洲合按一百名，不分省界，但规定贫寒子弟有才乏升学能力者为合格，且须该埠社团负责证明，至分地考试各手续，可赶于本年六月内办竣，俾便预聘教师，筹备一切也。

       上言拟办此“南洋华侨师范学校”，本拟待南侨总会开会时提作议案，乃有昧良之流，本人既不出席，且向当地政府企图破坏，其意谓南侨大会只限筹赈而已，本坡当局，已接受其要求，虽未正式表示，顾庚则以为此校之成否，本坡数十位资力宏厚之侨胞，自可解决，然后推进全坡及全南洋各属，不分省界，共襄盛举，当一样可以成功。

近者，庚经向福帮多位热心家接洽，多承同意，且认捐巨款，兹特致函各帮殷实领袖，请求鼎力赞助，以抵于成。

       先生热心教育，夙所钦慕，倘蒙慨诺，然后再逐渐推行各属。务祈集中全侨力量，共成盛举，谨此奉闻，佇盼明教，顺颂德祺。陈嘉庚谨启，三月二十八日。

**注一：**南洋师范学校开办于一九四一年，而在一九四七年改为南侨女子中学。

**文化与国家关系**

**星福建会馆举行改组四周年纪念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7.3.1933**

       此日为本会馆改组后第四周年纪念，并为选举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之日。（按下月三届执盟委员即为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余（陈君自称）忝任连续两届主席之职，在任职期间，对于会务之进行，诸多与希望未克实现，故成绩毫无，内疚殊深。甚希望下届被选新职员，同心共济，以图将来之发展；更希望能实事求是，凡事不可拘诸形色，应注重于实际工作，以实现本会同人之夙愿，对祖国则应如何补助国家，维护教育。对当地之工作，应谋闽侨之福利，赞助华侨教育之普及，联络侨团之团结力量，努力倡除华人不良之习俗等。

       吾侪心理，谁不具有上述种种之希望，但本会改组后，瞬经四载，许多事件，多落于空言无补之憾，仅有维持三校之一事，稍可留为纪念者，从前本会之计划，对于本坡闽侨各校，均设法津贴。以期普及，无奈因不景气之巨潮，影响及本会经济，致津贴闽侨九校半途停止，而一切经已按序促进之计划，亦告中辍，至今尚未能恢复，以偿夙愿。

       至于道南爱同崇福三校，年需费二万元，如果非适为本会改组之重新整理，恐三校遭际此时不景气，或者早告停办，否则必出诸敷衍了事，焉得有努力日谋扩展之机；对此点更觉三校之维持，更非容易之事也，而南岛之不景气，日趋严重，故希望将来新职员诸君，更应齐心协力，最低限度，对于三校之前途，应继续进展，不可因经济困难问题，驯至中途搁浅，或因陋就简焉。

       因本日言念及三校问题，顿觉我国教育现状，发生无限感慨。忆自逊清废除科举制度，迄今三十余年，我国教育，居城市者，当然比较进步，然于乡村之内，反成退化。此种原因，在事实之所指示吾们者，盖从前不论乡僻小村，亦遍设书塾，儿童就学，每年仅须数元，便可了向学之愿。而现在则不然，因学校之经营浩繁，于乡村之地，甚少设立学校；而城市之学校，欲求学每年非数十元不够，致平民界因限于经济问题，失学儿童，遍地皆是，顽劣万状，令人不胜感慨系之。且城市之间，许多学校，其经济之来源，或由地方之税项，或为教会所设立，或由华侨汇款之补助，方克维持者，甚少有基金之学校，得以独立无虑者。城市之教育，尚且如此，乡村教育之现状，可得以推见矣。是故吾人，对于我国文化前途，应加注意，吾在事实上曾告诉吾人，如俄灭波兰，并亡其文字。当时波兰之人民，虽于强俄压迫之下，民间对于波国固有之文化，不忍放弃，多冒险私授波文，午夜深更，尚且父母教其子女，兄长教其弟妹，孜孜不倦。今波兰之复国，多有归功于其文化保存之力者，可见国虽亡，而固有文化尚未灭亡，终以文化之力量，而得恢复其祖国也。就以我中华民族而论，考诸历史，我汉族亡于元清之手，两度之恢复，亦全赖于文化之重力，故我人如果试一默思，教育于国家之关系，岂浅鲜哉？

       我国际此危如累卵，虽连日来报章之宣传，长城战事，迭告胜利，但胜利云何者？我国土地，失而未复。且当今之世，战争侧重科学化，敌寇以犀利之枪械飞机大炮，坦克车等军用品，其炸力之雄无力复加，如果徒以血肉之躯、与敌拼命，恐终归于失败耳。故欲抵抗强寇，必万众一心，于物质之外更求救国保种之道，各尽其能，方有济也。然侵略者得以灭人国家，占人土地，终不能灭人之固有文化。世界任其如何变动，我国固有之文化精神，万不能残缺，此理甚明也。故吾侨之责任，对国家之义务，应如何补助，对教育之维护，应如何尽其力量，我国前途，方有一线希望也。

       且中日问题，前途险状殊多。如日前李顿爵士在巴黎和平社之演说，称“将来中国是在‘如何’‘何时’及‘由何人’等问题，以求领导使此优良民族，可以团结其国民之力量，其惟一之问题，则为莫斯科，或‘日内瓦’。目前中国选择日内瓦，但如日本仍坚持其目前之政策，而日内瓦调解失败，其选择无疑的，将反覆”。

       如照李顿氏之见解，日本如果仍抱侵略野心，国联无法调解，则中国无疑的向“莫斯科”云。

       最近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氏，抵香港时，向香港大学学生之演说词，曾谓“将来经过二十年之后，世界变共产化”，又谓“在二十年后之人类，如果由二十岁起，至五十岁之中，不能作革命事业，可谓无用之人，但若其为四十许之人，尚能实行革命，仍不能以无用视之”。盖萧之言论，乃有感于国际现状，及将来之见解耳。然总而言之，将来世界如何动，祖国当局，无论走那条路，亦须保留我国文化，乃能维持民族精神，盖今日一人能保存文化，即他日千万人之文化，赖以保存，而传播于无穷也。故际此千钧一发之时机，我辈对固有文化，岂可不思保存，对教育前途，岂可不思维护乎。

**复兴民族与服制**

**原文载南洋商报14.1.1937**

       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民族复兴问题”征文，计有“复兴民族的基本方策”，“今日之民族问题”，“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民族复兴与法律”，“复兴民族与服制”等五篇。著作者，顺序排列为冯玉祥、孙科，李宗仁，居正，与新加坡大实业家，中国大慈善家，厦门大学创办人，集美学校校主陈嘉庚先生，兹将陈先生著作介绍于读者。

       衣服盖以蔽体彰身也，而式制所存，则一国之文野系焉，见其人，审其衣服，而其国政俗教化之高下，固已昭然若揭，无待足践目击而后知。红种人之衣服，不同于黑种人之衣服，黑种人之衣服，不同于棕种人之衣服；棕种人之衣服不同于黄种人衣服；黄种人之衣服不同于白种人之衣服。代与代异，国与国别，此其间若梯之有阶，声之有度，上下高低，了不可混；而文化之水准，亦于是乎取征，故谓衣服为文化最显着之代表物，无不可也。

       吾国开化最早，黄帝时已备衣裳之制，舜观古人之象，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于衣，绣宗彜藻火粉米黼黻于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其设思之妙，取式之巧，有非后人所能及者。后有所谓“深衣”之服。其式则“衣裳相连，被体深邃。”其用则“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其法则“……应规矩，绳权衡，短毋元肤，长毋被土，续袵钩边，要缝半下，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誳之及肘，……制十有二品，以应十有二日，袂圜以应规，袖裕如矩以应方，负蝇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蝇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义也……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槟相，可以治军旅……”一见马氏文献通考一一此种“深衣”，裁作简便，动合礼法，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服之，可谓服制上一大进步。而后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诡异贻讥，则以儒缓见晒，良可慨也。降及秦汉，品秩之界愈严，阶级之分愈著，衣服之制遂亦因之而愈杂，崇名黜实，去朴趋奢，五光十色，不可究诘，其于先圣俭约之旨，盖渐失而渐远矣，然最繁缛无谓者，莫如清。

       清之时，皇帝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端罩，衮服，朝服、龙袍，常服褂、常服袍、朝珠、朝带；又有雨冠、雨衣、雨裳、皇子之服，约如其父，而稍异其式，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亦各有其朝冠，有其吉服冠，有其端罩，有其补服，有其蟒袍，有其朝珠，朝带，下至公、侯、伯、子、男，一品官至九品官，亦各有其所谓冠、所谓服、所谓褂、袍、所谓珠带。他如祭祀舞生，祭祀执事人，乐部乐生，卤簿舆士，以至军、民、吏、员、奴仆、优伶、皂隶等，亦莫不视其尊卑而各有其服。女性自后妃以下，其冠若袍、若裙、若帨若祺、若约、若珠饰之属，亦各各有别。此其为制，举名指已不胜屈，状貌则曰罄且不能尽。而在衣袖，取形马蹄，曰马蹄袖。褂也，亦竟马之，缎以长辫，摇曳若尾巴，遂真如犬如马，与禽兽无择。呜呼！斯诚匪夷所思之怪制，而极古今天下之奇观也。

       中山先生倡革命，覆满清。其于清时遗制，革除惟恐不尽。衣服一端，亦深切注意，不肯苟且；故一生罕着长衣马褂，自馀革命同志，光复后亦多主废清服，重新规定。然国人每易安于现状，忸于旧习，长衣马褂，犹是人时之装，驯至今日，建国二十许年，复以此物为民国礼服。虽曰割尾去蹄，稍减丑态；而与傀儡伪满，空无锱黍之差。嘻嘻！清服可存，清旗何独不可用？观瞻之所在，则心理之所系，精神之所趋，庸可忽也？

       故吾人以为欲谋民族之复兴，一切改革必须力求其彻底。大而一国之政体，小而一身之衣服，举凡悖理之法，失时之制，皆宣以大刀阔斧，斫伐而铲剪之，务使全部皆呈新气象；然后“复兴”二字，始有足言。长衣马褂，定为礼服，虽若小节细事，而影响则甚巨。窃期期以为不可也。

       或曰：长衣马褂，美观便利，不可废。此狂言也！以云穿着，则重钮叠扣，形同作茧；掣肘裹足，状类拥被；身失自由，主为宾夺，束缚已甚，安见便利？以云体式，则如枇襄。如布袋，褂开前而惟恐其不短，衣开侧而惟恐其不长；支离错综，缠夹臃肿，拙陋已甚，安见美观？抑美观云者，固因时因地而异，原无一定之标准。野蛮人之所谓美，文明人不必以为美；古代人之所谓美，今代人亦不必以为美。特风会所趋，相仿相效，得其宜者迎于众，于是群从而美之，失其宜者弃于众，于是群从而恶之。民国初年，觉悟之士知尾巴不可有，马蹄不可留，争为割尾去蹄之事，一班遗老遗少，犹以是物甚美，爱护备至，如宝家珍，今则何如者，昔日士子，好养长指甲藏垢纳污，不以为丑，而以为美，今则如何者。是故习随时移，欲随境变，移爱无已，进步亦无已，吾能因时制宜，重定新服，尚何美丑之足虑。

       或曰，废长衣马褂，于国货有损，此说太糊涂滑稽。兹所谓国货，当指丝绸布类而言，然长衣马褂，服之式也，丝绸布类，服之料也。废长衣马褂，是所废在服之式，初与服之料无涉。置料于此，吾欲方则方之，吾欲圆则圆之，吾欲西装则西装之，吾欲汉装则汉装，料以成式，式固不能移料，理至浅显，无待费词。果政府能安定相当制服，宜于富，亦宜于贫，宜于丝绸，亦宜于棉织品，要以不失俭约之旨为依归，以不失国布之用为原则，则说者之忧疑，当可焕然冰释矣。

       或曰，衣服乃仪礼之所托，不可轻改，所谓礼不忘其本也，此其说足以欺庸众，不足以欺通人。夫一切仪礼制度，悉人为之，便于古不必便于今，利于一时，不必利于百世，当其利见而弊隐，则此仪礼制度可以存，当其利失而弊著，则此仪礼制度可以废，人为之而人废之，凡所以求利于人，有何不可？君主时代，三跪九叩头，礼之大者，居今而行之，非狂则妄，是亦忘其本也乎。君主时代，国为君有，制之大者，今则国为民有，无所谓君，是亦忘其本也乎。且如长衣马褂，乃清服遗制，非吾先代所固有，今说者遽尊之为本，是真忘本之尤者矣。

       此岁以来，政府公务员、学校教师、学生，皆同受严格军事训练；平民壮丁队亦严行组织，不遗余力。良以复兴民族，必植基于全国武装之精神，惟有全国武装，全民军化，然后人人能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然后人人能爱国族，能知责任。今公务员若教师，学生，既须并受军训，军训服装，自非长衣马褂。如曰：长衣马褂乃用于军训时间以外，则军官于非操练时间可服，士兵又何独不可仿效？学校教师于非军训时间可服，学生又何独不可仿效？必曰军官可，士兵不可；教师可，学生不可；则是蔑视平等，妄生阶级，揆之情理，岂能安者？

       夫吾国以文弱之风，而贻“病夫”之诮，服制失宜，抑亦要因，今发奋我雄武，兴我民族，洗从前“病夫”之辱，启后来强盛之机；则于服制问题，可不再三致意？愚失学，不能文，东方杂志社来函征稿“民族复兴”，忘其无似，草此塞责，引玉抛砖，斯区区之微意耳。

**陈嘉庚抗议闽种烟苗之演词（注一）**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30.10.1922-31.10.1922**

       前之禁种，全持民气，而现在人心，以为权利在军阀之手，无可奈何，种禁由之。民八五月，弟回国时，几乎将绝，后何以发生，亦国民八之间，地方方乱，民思种之，强者行之在先，各乡随之而起，于是乎烟苗遍地皆是矣，而地方官不但不禁，反从旁而赞助之，得以中掬饷，每斗种八元十元十二元不等。同安一县，光明收入的，每年九十万元，浙军分得一份，北军一份，绅士亦一份；尚有暗的六十万元，为乡绅等等与送与李贼厚基者，此一县已至一百五十万元，不可谓不巨矣。而军阀更预算民九，应掬光的一百五十万，暗的一百万元。此区区同安一县，负担至二百五十万元。广东为富裕之省，尚知禁赌，此县何能担二百五十万之烟饷乎？弟觀此情形，为国家民种计，起而假座青年会开会，到者百余人，宣布烟苗宜禁之种种理由，众赞成者通过，举弟为正会长，林文庆君为副会长，及四干事员，越日往见道尹陈培崑，他云今年如不能禁，后来必达目的而后已。再见臧致平（注二）臧云我乃外省人来此，不能益地方，应当竭力赞成禁种烟苗。时已八月，正下种时，急则治其标，赶印十余万张禁烟宜言，颁发各乡，乡人多怀观望，不敢即种。急再开会，举弟与黄廷元君为代表，往福州。在北京有拒土总会故福州有拒土分会，正会长英领事，副会长美领事，弟等到该会，甚荷欢迎。派代表同往见李厚基，李甚为招呼，满口应承，云一切手续如备，即当令各县实行禁种。代表云，现下种时，宜速致电各县，李亦允诺，开筵请代表，不赴且强之。余等回厦，全无消息，再待十余日亦然。往问陈培崑云寄有些少告示，再七日始见城门头有禁种告示标出而已。再过两星期，亦是如此。后询武官，云如无上司命令，吾人何敢禁种。虽然民九此年，为受十余万传单之力，始不敢种，后虽再种，已减少一大部分。弟意谓地方官及臧致平李厚基的许禁种，不顾如何，驰电北京、福州、南洋各处要人社团，布告形色上之禁种，实际上仍进行，于是乎内外攻击起，故军阀预算民九同安一县，烟税二百五十万元，经此反对，而失效力，大概收入不及一半。

       在太平洋会议中，口口政府代表，提出议案，云当派员到中国监督禁烟，顾维钧耻之，声言担保今年禁绝，故北京派王大贞到闽查察，王南下之时，便谣言四起，云带随员八人，各皆费几千元买来的，于是闽人打电与他，云不可如尔兄之行为，若然，当打尔死。故王声名之坏，皆从其兄从前之劣跡而来。而王大贞到闽之后，就不敢作乱。斯时烟苗已长，实行铲除，乡民不遵命令的，且被拿禁不少。今日之事，弟虽与洪晓春为友，亦不能为之盖其愆。洪为厦门总商会会长，先前却为好人，后更与贼为伙。同安绅士，向北军包马巷烟饷一十二万元。在马巷绅士，谓如一斗种八元，可掬三十万元，尔等许纳北军一十二万元，我可自掬。于是同安绅士，计谋不成，含怨在心，唆使浙军干涉。云北军得一二十万，浙军亦当得六万元。马巷绅士，处于淫威之下，不得不许。他又向北军云马巷又掬至三十万元，北军又来干涉，后不论团长、旅长、营长皆要，所掬约二十七八万元，难应军人之需要。故不得已，洪晓春被迫走香港，复回厦，将自己之款私填二万余元，方能了事。

       但此款却可向马巷收回，然一时实难收入。后军款掬马巷烟税，马绅不敢接洽，北军不得不找旧路，寻洪晓春，许洪前填二万余元，以扣还。洪允再行担任，该年马巷掬至七十余万元，但洪却是好人为财变恶。今又为李侵蚀福建银行七十余万元事，期将死的烟苗复活抽税作抵。现商会会长如此行为，吾人岂无军阀与绅士何。况乡民不敢自种，商会更为之提倡。至种烟之害，何乡能了。我乡应担五千外元，找寻二三家长，而各私其私，至今账目不能结，乡乡如是，乱如纷丝。而兵头则与兵约，我令出则行。待烟税收后，每日辛饷当发二十元，后自食其言，只发四元而已。民九年贼厚基一人之私入便百万元。至若间接受其烟害，米粮每担八元，猪肉每斤五角，种种之害，君等皆知，毋庸多说。或云烟利极大，可裕生计，但此指无吸之家，若半吸半售，自害亦多。且余烟并非卖之外国，所卖者自家人耳。弟记了，今不愿放弃天职，况现在事事重民气，不重武力。满洲之倒，李厚基之走，皆民气之力也。内地受武力压制不敢言，在海外岂不能享此权乎？故请闽侨到此，大胆用弟之名传单，皆事急迫不及待。因加种一亩，则受一亩之害，诸君如何打算，请讨论。

**新加坡福建会馆筹办闽南水灾游艺会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9.9.1935**

       闽南此次大水，灾情至为惨重，我人因此进行筹赈，筹赈之法，率有三途：一为自由捐题，二为出发劝募，三为举行游艺会。三项以第一项最为方便，盖可不费手脚也。第二项则须十人八人，出发劝捐。第三项较第二项尤为不同，第三项每须数百人至千余人参加工作，且须筹备。惟举行游艺会筹备，实亦罕有。论成绩，我们当视市情之如何以为断，我人固不可以劳动大众而获蝇头为可怪也。

       前次天津水灾，本坡举行游艺会从事筹赈，其时游艺收人多至七万，捐题十余万，其得款二十万。此次捐题至今，仅得二万余。市情不同，成绩亦异。事实如是，夫复何言。此次闽灾，最惨痛者首推安溪。此次闽南，被难者十万人，住屋夷为平地者千家，流离失所者六七千人，死亡实数，尤不可知。我人试思，大水以后，灾区难民，生活无着，设不加以救济，弱者当成饿殍，强者必为盗贼。大凡救灾，一推政府，二为富庶之区，今闽南则多一华侨。现时中央政府，国库空虚，自顾不暇，何况华中灾情亦重，安有舍彼救此之理。至省政府，此次福建省府，对闽南水灾仅出万元，其经济之如何，于此可见。至于富庶之区，首推厦门，厦门亦当视华侨积蓄之如何以为断。厦门华侨纵有积蓄，如其不与赈助，亦属无法。风闻厦门至今仅捐一万数千元，将来至多亦不过一二万元。各区灾民生活费每人每月至少亦须三四元，则此二三万元，安得有济，故所望者华侨而已。南洋商情虽则冷淡，惟数十万赈款，似尚不难罗致。且南洋多金之士，为数甚多，如私人乐出为善，则一人之财力，以足甦无数之涸鲋。惟私人不肯出钱，我人亦不必引以为怪。我人应自动赈救，力量较大者多出，较小者少出，则救灾之目的亦可以达。

       现时安南、吕宋、爪哇各地，读报告捐题十万八万已有可能，其他为本坡。本坡至今亦只捐得一二万元，希望此二日游艺会之举行，将来可弄得二三万元亦不可料。至于怡保、吉隆坡、槟城，将来或者亦可捐得四五万元，统计南洋至多不及二十万元。惟亦只得如此做法，一元可活一命，数之亦可救得数命，希望各位一致努力。

**陈嘉庚倡建闽南十年计划（注一）**

**原文载南洋商报30.4.1937**

       启者我今日修此函与诸君，有效时，关系闽南何等幸福，则此函自有许多价值。失效时，则为废纸，不但无价值，且或笑我为多事，而慷他人之慨也。先哲云一言为智，一言为不智。我今日不计乎是，盖吾侪生逢国体改革之时代，国家至危急之秋，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以吾闽之贫穷，远过邻省，所有富人属之南侨，以马来亚言，而尤以在诸君身上为最。我知而不言，则责在我，言而能否有效，操在诸君，谨列陈于下：

       一、厦大集美为我创办，无论为公为私，虽尽人都知，然名义上不免有多少连带。兹此函所言则与厦集二校无关，虽然亦须先白二校，此后状况。厦大现有月费二万元，足资维持，免至停顿关门，而此次所谋置胶园七百英亩为基金，如能成为事实，尚欠十左万元，无难募捐应付。是此后厦大每年可增经费国币十左万元，自有相当之进展。至于集美学校，现月费一万零五百元，若每月再加数十元，便可恢复旧观，利益贫生不少，此条我度以后，能力可以负担，准此计划。故谓今日，此函绝对不关厦集二校之事也。

       二、我性迟钝又失学，民国未光复之前，尚不明爱国真理，迨光复后猛省勃发，刻刻不去于怀。窃念份子天职，欲实行报效工作，尤以乡梓需要为急务，故不计成败，痛下决心，实事求是，以文化为基础，热忱勇往，有进尺无退寸，抱定破釜沉舟之志也。盖深信国体改革，纷乱政争，乃必经之程序，至多二三十年，自有光明安泰之来临。若不乘时即下种子，以备十多年后之收获，未免临渴掘井。近者全国统一，政治已就轨道，前途乐观，为世界所公认，国家兴隆计日可待。现我闽中人才文化，服务各界，多有厦集二校出身者，其他影响可以免论。由此而言，是我之目的已达，所有个人牺牲与失败，或亦气势之使然。古语云：善作者不能善成，善始者不能善终。明乎此，安有丝毫悔念耶。惟当年有议我者，非笑我孟浪，则讥我轻财然，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三、南侨可以巨资报效祖国，以我鄙见，当具有五项资格：

       （一）身为国产来自桑梓者；

       （二）晓识中文略知民族历史者；

       （三）国家兴亡时存注意者；

       （四）在社会上不愿失声誉者；

       （五）富有财产数十万至百万以上者。

       若无完备有此五项，而欲与言牺牲，则无异与虎谋皮，或对牛之弹琴。所以南侨富人虽多，而乏可告之人，良由是也，先生等资格完备，故我今日不得不进言忠告。圣人云：四十五十而无闻，则乏可为之日矣。盖及身不为，留待后辈，或儿女众多，不但乏此资格，而此间乐不思蜀，先侨许多富翁，其后嗣对祖国如何，可以车鉴。至为损为益可以免计。总言之，身由梓里而来，一生千辛万苦，手中得来金钱，不能分一部分以救家乡，困穷族类，留作子孙乡梓之纪念，而必多多益善，稽交后嗣，我敢武断曰，已与祖宗脱离关系矣。

       四、吾闽贫困尽人都知，少壮者侨客南来，老弱者则留居乡梓，人才缺乏，民生困苦，故人丁日减，生计日蹙。虽此后政治维新，建设可期，势必由闽北起手，近水楼台，何时波及闽南，就现下教育费言，每月全省规定十一万元，而省垣已占去六万元，其余五万元则分摊六十余县，每县不上一千元，杯水车薪，其他可以想见，故文武人材，与及出洋学生，几如凤毛麟角，人才既乏，地土贫瘠，教育不兴实业不振，加以政府鞭长未及，而吾侨拥巨资，若坐视不救，以开化如先生等，问心何以能安，至集资援救之法，当取牺牲与事实，不外教育事业之初基，约述如下：

       （甲）矿产，吾闽矿产虽多，然未闻有何项开采，亦未有实在彻底查探造册报告。

       （乙）农林，农夫株守古法，改良无术，若非有大规模之农务，实验场与农业学校之教导，终无发展之日。

       （丙）工业，吾闽土产原料缺乏，交通不便，工业一项，更无可言。

       （丁）海利，吾闽海岸线虽长，若以集美水产校经验，则尚乏相当把握，可以报告诸君。

       （戊）人才，人才须赖教育，吾闽除莆田一县外，其他寥若晨星，故如军政要人，必须外省来治，其他可以知道矣。

       五、欲开发吾闽之矿产，与及吾侨将来之投资，必有相当之牺牲。聘到经验矿师，分队查探。至少二三年，积极遍查，详细造报，按费国币一百万元，勿要求政府苛利条件，所开销之项，如收回固妙，否则作义务牺牲，以吾闽名矿如安溪之铁，龙岩之煤，要开采，须浩大资本，实难办到，若探得其他别种矿物，资本较轻，为吾侨个人或合公司财力能干到者，则利源一开，影响必大，许时利之所在，势必争先恐后也。

       农林，吾国素称以农立国，然因乏农校之研究，故改良无由，水利不修，畜牧放弃，兹急宜在漳州创设农业学校，与实验场。按国币五十万元，作十年之开销，工业吾闽虽乏原料出产，然不能因噎废食，且其他如测量绘图，建筑电学机械及别类等等，为吾闽最需要者，不知凡几，应在厦门创立工业专门学校，按国币五十万元，作十年或七八年之开销。

       教育，闽南数十县儿童，失学者十居七八，如每名学生，补助国币五元，以一万名计，每年开销五万元，按十年之费计五十万元。

       留洋学生，为造成专门人才，重要如选择有经验优秀青年，资助其出洋留学，每名至毕业，按助费国币一万二千元，每年约选派成十名，五七年间约五十万元。

       六、上言各项共国币三百万元，按作十年或七八年开销，以我国今日之财力薄弱，万万不能仿效富裕欧美，须先筹足充分基金，方敢下手，若果事事如此，虽本坡侨胞之富，要开办一间小学校，亦不可能，故凡事虽因时权宜，治本治标，酌计而行，十年之内，按有相当经费，已足十年之后或免待至十年，自有无限机会来临，如诸君志愿有加，慷慨乐输，或者数年后财产比现下增多数倍，则目前所计划，仅区区小数耳。

       先生等现下财产已在千万元之上若肯捐出十分之一，或捐出一年或半年之入息，则比二百万元国币，相差无几，尚可再向他侨及外埠闽侨筹捐一百多万元，料无难事。如何之处，希良裁为荷，并请

大安廿六，四，十五日

**福建会馆新委员就职典礼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8.3.1929**

       今天为福建会馆新委员就职典礼之盛日，主席且略述本会馆之源泉。初并无福建会馆之名称，人只知有天福宫（注二）。顾天福宫之性质，不外每岁举行伟大之迎神赛会而已。距今十余年前，天福宫之外表修理得巍峨华丽，且每次迎神皆耗金巨万，备极奢侈。有心人士觀此情形，乃出手参预，始悉天福宫并无设立章程与注册，于是才有章程。及福建会馆之产生，积十余年来，会务未见若何发达，颇呈颓唐之象，斯非特福建会馆耳，即其他华人团体，又何莫不然。同人等不能任全闽侨所属之总机关长此萎靡不振，爱有改组之提倡。现在委员会已告正式成立，可谓焕然一新，堪引为幸。惟是吾侪已受全闽侨之委托，务须立些功绩，以副吾侨之期望。所以，本席愿诸君对于会务须有责任心，切莫推诿。假使每个部员推诿主任，主任推诿主席，而主席则推诿其他，大家互相推诿，一切事业，皆无成功之可能。吾故谓当认真负担而忌放弃。其次，目前亟待整理者，厥为教育问题，而教育之命脉系于经济。如经济处理得法，即易而解决也。再者，教育一层，非仅反映海外方面，祖国方面尤须注重，不可使有所重轻。总之，教育慈善诸事业，本为吾人应尽之天职，如有力者出资，无力者则从事宣传，量力行之。较有资产之家切莫待有余款时始作公益，盖金钱是流动的。譬如掘井得泉，今日抽出，明日则依然流满，用之不竭。设置之不用，则为腐泉，善于利用金钱与否，亦犹是也。再其次，希望本会各委员，此后举凡分科或分股诸会议，宜一律依时到会，毋拖延时间而失却精神。此职位虽然是尽义务不支薪水者，但吾人当视比其他一切有代价之职位更为重要、更加努力。

**福建会馆会员大会上报告会务**

**原文载南洋商报5.8.1930**

       今日之会员大会，是福建会馆改组后，委员会成立以来，第一次之大会。委员会如照三月十六日宣誓就职之日算起，到了现在，已有年余，若按照新旧移交手续计算起来，最多只有十个月而已。今日开会目的，最重要者，为各科主任工作之报告，及本会馆章程之通过。各科工作之报告，为了使会员诸君明瞭本馆会务进行怎样，章程是规定本馆会务进行的方法。一经规定，我们就将受约束；里面如果有不妥处，希望诸君尽量提出，加以修改，俾本会得有一尽美尽善之章程。

**会务**

       今日开会，本人实有无限感慨，本会馆全体会员，新旧统计，共四百二十余名。内中旧的为三百九十名，新的仅卅名而已。所谓旧的，系本馆职员未选举以前就加入，新的是委员会成立以后，经会友之介绍始加入。新加坡的闽侨，最少亦有数万，而会员加入，仅三十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东道不好，侨胞对此种会社，无心参加，另一方面，亦是我们委员会办得不好的缘故。关于此点，兄弟觉得很惭愧。

       新旧会员，总共有四百余名，虽然不多，但为数亦不少。今日一年一次的会员大会，在我们的理想中，以为到会者，将不知有多少。最少这间会所，总要挤满才是。然而今日到会人数，竟出我们意料之外，仅仅几十人而已。到会人数这样少的原因，不出二项：（一）东道不好，无心参加；（二）国内扰乱，一般会员，专心国事，以为国家不安，社会事业，参加亦无用。以上二原因，我们希望在最短期间，可以消灭。那么，会务就可以蒸蒸日上了。

**馆址**

       本会馆办公处，我们所以暂借怡和轩，经济占最大的原因。因为如将办公处，设在本馆所主办的崇福学校，课室不足，将另租房屋为课室，结果每月总要百来元。他如职员杂役、茶水、灯火等等费用，总共计算，每月最少要二百余元。这二百余元，会馆不能不出，然而我们如暂在恰和轩各种费用如房屋、灯火等，都是现成的，这笔款便可节省，在经济困难的馆务，不无少补。

**募捐**

       本会馆基金并不多，改组后，各种开销又较多。常委员会成立后，预算另筹特别捐与月捐加以维持。可是将近一年，尚未进行。不进行的原因，无非因近年来，各途生意，极端惨淡。经商者，都有入不敷出之慨。种种困难情形，皆足使委员会无法进行。这是一种苦衷，并非委员会放弃责任。但是到了最近，因为津贴七八间学校，经常费特别重，使各委员不能不本着以前募捐的议案进行。现在我们已细察街市中生意较无影响，而对于社会事业较为热心者，向之进行募捐，成绩虽然有些少，但是还看不出什么，总之，欲解决本会馆之经济问题，全视乎我们做职员的及会员的态度。倘是我们本身不肯多多捐款，怎好再劝其他社会人士出钱呢？这似乎说不过去。

**计划**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新加坡的华侨教育能够统一。但是欲统一全侨教育，第一步，要先从统一闽侨教育着手。统一闽侨教育，最要紧的，是经费问题。我们如果没有经费，去补助所有闽侨学校的话，我们办学的人，绝对不会听我们的指导，绝对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做。

       自本馆改组后，我们统一闽侨教育的步骤，第一步是接办道南、爱国及崇福。其余的，是津贴八间学校。种种所进行者，离我们的理想还远，将来经费充足，希望能本着预定的计划进行。

**迎神**

       禁止迎神演戏事，现在已算解决，没有问题。本来阴历十月的迎大伯公，是种迷信事情，我们一定要破除，不能再举行。自改组以来，我们曾与各股头商量，已得他们之同意。但是对于关帝爷生辰、妈祖婆生辰、天公生辰的演戏，我们并未加禁止。这一年来，天福宫连众佛生日，都没有演戏。其原因，总不出下列二途：（一）生意冷淡，不易捐缘。倘是不足，做股头的欲自负担，亦感不足；（二）或许他们当事者，亦觉得演戏费钱是不好的。所以自行废止。

**倡设中华会馆改造中华总商会雏议**

**原文载南洋商报4.2.1929**

       鄙人以吾侨为一大团体，足领导全侨，进行一切兴革事业。回溯民国十数年来，侨界地位，绝无进展。由此之故，今当祖国革命成功，建设伊始，百事维新。海外华侨，亦宜乘时奋起，作有组织有秩序之大团结。一方面严守当地法律，表现华族之文明，一方面创设公共事业，增进侨界之福利。而初步着手，应从“倡设中华会馆改造中华总商会”始。爰述管见，分为八则如下：

       （一）总商会本届选举，闽帮之新董事，照原订十三名选出，其中选者，几乎完全签辞，虽有承认，亦极少数，乃缴征诸候补员，而候补员亦多有不承认者。现方罗掘票数寡少诸人，冀以勉强成数。然截至今日，尚未达到半数。即潮帮签认，亦尚未备。此种现象，诚自有总商会以来所未尝见。似此，设可勉强签足抵额，而将来会务，能否发达，至为可虑。各人于此，觉责任所在，殊不容放弃矣。

       （二）总商会常年规定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开新董事会复选正副总理及各职员。兹者过期多日，不惟职员不能选出，而初选名额，尚缺乏几半，是此次选举之效力如何，当为众所共喻。其应存在与否，更无俟赘言矣。

       （三）总商会创办迄今二十余年，尚无正式章程。现所有者，仅为初办时之试办章程，久为大众不满。况现下制度，对于旧式之董事制，亦与采用委员制之国民政府，精神上显有抵触。其应速开大会，改革研究，更不容缓。

       （四）均属中华民国国民，而总商会分别省界府界，议董名额，亦以地域分等差，甚至总理有闽粤两省之轮流，不惟选不择才，且地方主义，封建色彩，浓厚至极，更觉不妥。

       （五）本坡我华侨各业各界社会会馆林立，而无一总会机关，以司枢纽，遂致数十万华侨，难免有一盘散沙之弊，失大团结之力，滋为可惜。兹宜联络各界全体华侨，创设一中华会馆于最适宜之市区，其关系我侨地位之进展，实非浅少。

       （六）公共图书馆、体育场、游泳池，足以开化智识，健全身体，又足以供给公共娱乐，杜绝不正当之游玩，其有益于青年，至为重大，此数者急于兴办，而以附于中华会馆为最宜。

       （七）总商会会址，为本坡最适中之地，其面积至数万方尺之多，大半久置空闲无用，若拆卸重建新式楼屋，则大礼堂、结婚室、图书馆、总商会、中华会馆、体育场、游泳池，莫不可以次而创立其间，诚一举而数善备焉。

       （八）查总商会试办章程，并无规定会友请开大会之人数，是则不拘会友多少，便可请开大会，征集众意，重订章程，再行选举，以备改革建设上列各条所呈事项，爰集会友若干人，签名函请总商会，择日传单登报召集大会。

**新加坡全侨大会讨论创办中华会馆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3.3.1929**

**与14.3.1929**

       列位先生，今日假座总商会开全侨大会，乃为筹备中华会馆，及拨前山东惨祸筹赈会余款，救济豫陕甘三省旱灾事。查创办中华会馆之议，系发源于本年一月廿八日山东惨祸筹赈会董干联会讨论结束时所倡议。原筹赈会目的，非如此短期便要结束，其希望本在长期之努力，奈因未向政府注册，有碍本地法规，故不能长期生存。虽为全体公认之团体，究因未曾注册之故，不能不于一月二十八日宣布结束。当结束时，全会会员，因不忍吾侨终无一个总机关，以承办全侨事务，故一致表示愿合力组织中华会馆。但觉在中华会馆未成立之先，凡发传单等事，必须负责有人。筹赈会结束，名义已不适用，乃授权与弟个人，可以随时集众开会。二月五日，曾以弟个人名义函请原任筹赈会董事干事讨论一次，结果对于倡设中华会馆事全体赞成，并当场推举筹赈会全体董事为筹备员，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一切进行事宜。其所负责任，乃限至总商会开会时为止。当时所以函请总商会开大会者，以商会地址甚大，中华会馆建筑，大可与商会合作，及一部分商会会员关于商会之选举事，既而商会签辞之董事，重再追认。选举既无问题，大会乃亦未开。合作与否，商会虽未明言，但其不同意之处，亦可略见一斑。时至今日，中华会馆之组织，盖已当另起炉灶矣。原与商会合作之本意，在于商会有广大之地址，可资大规模建筑之用。中华会馆所占面积应估价还值（约十万余元）非不名一钱，可擅侵占。今商会既未同意，关于地点问题，自当设法觅购。惟尚有一希望，中华会馆为全侨一大团体，或可请求当地政府给地，亦未一定。至中华会馆应要组织之理由，在座侨众，早已明瞭，毋待赘述。

       鄙人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则全侨之团结，关于爱国心理之演进者甚大。溯在民国未成立之先，吾华族受满清专制之桎梏，爱国观念，甚为薄弱。自光复以来，国内外同胞，爱国程度，进步极速。据弟鄙见，爱国与人民团结，实有至大关系。要爱国必须团结，既团结尤要爱国。何以言之，爱国而无团结，则如一盘散沙，力量奚以集中。既团结而不爱国，则团结亦属空泛。国内外之团体，到处都有矣。然而能集中力量以赴爱国事业者，恐不能到处而皆有也。此何以故，盖凡有团体未必悉以爱国心为基础耳。吾人诚能从兹努力，则爱国心理之普遍养成，以及爱国力量之总集合，虽或不能及今而见其效，然二十年以后，其庶几乎。其次，人民爱国心理，每亦有随政治局势而转移者。近日国内政界消息，颇觉险恶，必难免因而大抱悲观者。然吾人须知凡一国家之建设，本非可一蹴而成，此项困难诚为必经之阶段。如法美之革命，曾经长期间之痛苦。德废专制，亦经一度欧洲大战而始成，其苦痛犹今未泯。况以中国之大，较法美德等十有八倍，历十余年之痛苦未可谓久。即不幸而须再加几年，吾人亦认为革命过程中不能幸免之事，实无可奈何者。吾人万不能因事局之恶化，而遽冷退爱国心。况在几月前关税未达自主时，侨胞爱国，何等热烈。今自主已成，是宜益加努力。诸君须知华侨与祖国，关系甚为密切。祖国政府及国内民众，亦甚重视华侨，尤以吾星洲因地理上自然形势，更为优异。华侨人额几千万，足跡遍全世界，就南洋而言，亦有马来半岛、暹罗、缅甸、爪哇、越南、菲律宾等之分。惟历次国府代表暨学者名流等至南洋，必过星洲，即可见我星洲地位之重要。顾星洲无一华侨总机关，甚为缺憾。按槟城则有平章会馆，荷属各地到处皆有中华会馆，我星洲岂可久任其无。此一月廿八日各团体代表在前筹赈会开会时，所以一致倡设中华会馆。今日大会开成，鄙人无任欣慰，从此可正式选出筹备委员进行组织。中华会馆组织成后，则其他如华侨教育会、图书馆、大礼堂、运动场、游泳池等，皆可以次设立。教育会可特设视学员，请国府委派才望优越者充之，以收华侨教育行政统一之效，而策其前进之功。图书馆可增进侨民智识，并以改良侨界青年公余不正当之消遣。其余大礼堂、运动场等，于侨化教育皆有最大关系，不能不兼行并进。或谓一事未成何能做得许多，鄙见以为凡事如认为应做，则百万金俄顷可集。如不愿做，则一钱亦不易取。诸君尚全体努力，即纵十倍重大于此者，当易易耳。愚见所述，浅陋之极，望诸君不吝指教。

**陈嘉庚建议在星洲建筑中华大会堂（注一）**

**原文载南洋商报2.2.1939**

       本人深以星岛一地，为欧亚航道交通枢纽，处东方商业重要地位，侨胞寄跡于此，数达五十万人有奇，而竟无建筑完备之中心侨团，实属憾事。甚至侨民大会，尚须假借游艺场或学校举行，故本人认为适应今后华侨之需求，实有从速建筑星洲中华大会堂之必要。近闻槟城方面，亦有继雪霹之后兴建一大会堂之议，足见扩大华侨团结之组织，已为各地同胞所重视。关于重建星洲华人大会堂办法，本人意见，主张由现存之中华总商会会所或以华人网球会场地，为重行改建之地点，盖取其位处市区中心地，大会堂之建筑，因建有“中华”名义，兼为增进有关方面之联系起见，应将我驻星总领事馆并合在内，此外并须设立一规模完善之中华图书馆，藉为辅助社会教育之推进。盖教育为强国之本，公共图书馆之设立，实属提高民智之要素。内欲求华侨教育之普遍，尤赖于有充实之公共图书以为推进之工具。又者，尚能以华人网球公会为建筑场地（按华人网球公会，在初级法庭之后，同济医院对面），则更可以此大会堂，兼容侨生公会于内。因该网球公会场地，乃数十年前巨商章芳林氏捐赠与当地侨生作为公共团体者，由是而南渡之侨胞亦可与侨生获一更密切之联络矣。一举数得，法善意良，莫此为最。至于会堂之内，至少应有一足容千人集会之礼堂。照此计划建造，需款当在二十万元之间。吾侨富商，为数不少，如能各献些许资力，众擎易举，事之必成，当无问题。

       本人相信，我之抗战，其必获得最后胜利，为期当在不远。观乎欧战之时，德国军备，世无与匹，但卒未及五十个月而告败。今此外强中干之日本，经我十有九月之抗战，已趋崩溃途中。其必不能支持四十阅月，乃意中事也。故此中华大会堂告成之后，尚有两大意义，一则以为抗战胜利之纪念，一则以为华侨团结之集体表征。且抗战胜利之后，吾侨将进而从事襄助国家建设之大计，其时负此领导之任务者，已非星华筹赈会，而乃应归诸最高之侨团也。故今日之中华总商会，必需早作完备建设之谋，乃克以当斯巨任。

**陈嘉庚谈总商会应取消分帮制**

**原文载南洋商报11.2.1941**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各帮商人集合团体之最高机关，宗旨在求增进同业利益及襄助社会福利事业，成立迄今，凡三十六载。创设之始，原由闽粤两帮，分选正副总理一人及议员协理二十四名为共同负责职员。及至民国三年，乃依农商部颁布规定商会之第十条文，改为会长制，增设会董三十二名，任期二年，会董限额，为福帮十三名，广帮五名，潮帮九名，琼帮二名，梅埔及三江一名。每届正副会长，例由闽广二籍人士分任之，但不能同籍连任原职。历届正副会长，闽粤互调，原因在此，此例相沿，及今未废，社会帮别，因以存在。迨及抗战军兴，海外华侨，团结救亡，呼声洋溢，曾有提议取消商会之分帮制度，以为同侨团结之示范，嗣以狃于习例，一仍旧贯。记者昨以商会分帮制度问题，征询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氏，陈氏对此，发表意见，据谓商会会董人数分帮限额，与及正副会长不能同籍连任，此种制例，始于数十年前，当时因风气未开，各省侨胞之畛域观念甚深，故不得不以此方式，适应该时华侨社会之特殊情形。今则华侨文化程度，日高一日，各籍侨胞，合组商店或联合举办社会福利事业者，不胜枚举，省界观念，已渐消除，实为同侨团结之良好现象。商会为全星商人集合机关，似可不必于会董中划出帮别，亦不宜于会长不能同籍连任，凡具有担任会长能力及资望，并为当地政府所信赖者，无论何帮均得选任。犹忆去年欧战发生，当地政府为预防金融外溢，爰有统制外汇之颁布，该会为吾侨商人及政府便利起见，乃商诸当轴，准由商会设立统制外汇办事处。又如最近政府实施人息税，倘政府能准在若干资额以下由商会代办者，则于政府及侨商，亦将便利良多。商会欲取得此种联络及许可，必须负责主持人，为当地政府所重视，余之谓会长不但宜具社会资望，而且应为政府信赖，即此故也，至于废除商会之上述帮制，其法甚易，只须召开会员大会，经多数会员之同意，将原定章程，加以修改便可矣云。

**福建会馆改良丧仪宣传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6.4.1936**

       列位同胞，今日为福建会馆丧仪改委会第一次宣传演讲。福建会馆改良丧仪之事，报纸上迭有记载，本委员会亦曾发表宣言。所以再在总商会演讲者，一、以报纸销数有限。二、以本委员会分六宣传区派员演讲。出发时，先应在适宜地点开一演讲会。三、以做人既以决志改良丧仪，则亦应有工作。四、则在此演讲，听者甚众，亦必可得多数人之帮忙。数日前闻洪宝植先生言，彼预一妇人丧事，丧家照例设席，彼以于理不合，不肯就食，并请丧家勿尔，时在座潮籍侨胞多位，曾与同情，不肯就食。是以，我人希望各位同志，能如上述潮籍侨胞，实行帮忙。

**丧仪今昔观**

       关于丧仪，四十年前，较铺张者，惟富人耳。时本坡有甲必丹，为陈金钟及章芳林，大富商则有万兴号等。惟其时热闹亦不过以轴随棺，锣鼓和尚继之而已，殊不若今日之怪形怪状。昔者，最有钱仅如此，余者不及，今则家资近三四千元者，即大吹大擂、彩阁、弄狮、弄龙、装戏，光怪陆离，无所不有。有时即以友谊，思往相送，亦无不因此而折返，然此风起于迎神。昔者，本坡分五股头，依例迎神。三年一迎，五年二迎。至三十余年前，众以有关国体，因在天福宫集议废除，谓以后若欲迎者，仅能迎一香亭云云。夫迎神人尚认为公事喜事，而复以其有关国体，集议废除。今复用于私事喜事，不知其可。

**丧仪与爱国**

光复以前，知爱国者少。今日知爱国者多，此学校报馆兴起之故耳。惟爱国应遵守国家颁布规条，蒋委员长以民尚奢侈，因倡新生活，以礼义廉耻为纲。礼义廉耻四字，因先贤之遗教，蒋委员长特倡之耳。然则今日之丧仪，合乎此耶？以言礼，人子之于父母，生事之以礼。今日之丧仪，合乎礼乎？以言义，义者宜也。今日之丧仪，合乎义乎？以言廉，廉为贪之反，即妄与妄取，安得为廉。只顾一已私利，不虑社会祸害，又何足为廉？至于耻，前已言之，此殊要紧，无耻则不足为人。因个人之体面，使国家蒙耻辱，人知不可，我知爱国者，必不忽略礼义廉耻四字耳。

**丧仪与自立**

       爱国自立，必先使民自立。国难严重，于今为极。昔者我国先亡于元，再亡于清。元灭中国之时，与辽金并进，中国疲于应付。乘危而起，事出有因。清灭中国之时，叛者吴三桂引狼入室，自侮人侮，理固当然。今敌图我，毫不假借，明目张胆，一何可恶。今日之日，岂元清灭我之日可比哉？抑尤进者，元清文化远不及我，灭我之后，存我文化，开放政权。我人前后二次亡国，同得光复，信非偶然。今敌一旦灭我，政权将无由开放，教育将立与消灭。现东三省之烟厕林立，毒物流行，甚至于雇用年少貌美女招待，以资引诱，则知人种亦与以消灭。今日国难之严重，又岂昔之可比耶。自助而后人助。……我人于此，全仗人固不可，全仗已亦未能，故须仗人，亦须仗己。仗己则全仗政府亦不可，仗政府亦须仗人民。年来政府已大振作，如有犯法，枪毙者既不乏人。鸦片禁绝，去年闽省已不复种。他若公路之开辟，长十余万里。教育之强迫，亦已见诸实行。调查户口，行征兵制，亦均一一实施。至于广西，人已目为模范者，此皆列位之所知，毋待赘述。惟仅靠政府，亦殊不可，故须全民振作，而后乃可共禦外侮。且敌人图我，良以（一）视我如散沙；（二）世界将大战。今世界和平渐有实现之象，大战已见不复爆发。苟能全民振作，敌将奈何？他若我侨在外，试问将自承为中华国民否乎？然则我人对于国家之服务，又觉如何？我人行此侮辱国体，妨害进步之丧仪，何异登大广告反对祖国政府？窃思即以电影宣传，亦不若此之甚也。我人爱国家，而不废除侮辱国体、妨害进步之丧仪可乎？

**原文载南洋商报13.6.1936**

       婢女考团经于前日由港抵星，侨社人士，对该团此来任务，颇甚注意，良以婢女生活，每甚离奇，人权关系，尤为重大也，记者为此，曾于昨日，往晤陈嘉庚先生，询彼个人对新加坡婢女问题意见，兹就陈先生所称各点，分述如下。

**婢女制度存废问题**

       记者问，婢女制度应存应废，言人人殊，大抵主张废除婢女制度者，无非以婢女生活，有乖人道，故尔云云，至于主张保存婢女制度者，则谓刻下农村破产，农家子女，无法生活，以此卖出为婢，亦委屈求全之计也云云，先生于此，意见如何？陈先生称，此一问题，关系甚大，亦至复杂，本人于此，未有成见，是以亦无任何意见，可供发表，大概婢女调查团此来，目的当在调查当地政府婢女保护律例实施情形，调查婢女保护律例施行至今，究竟已至何地步，婢女本身，究竟有无得其实惠等等，若然，则余将有言。

**星洲婢女保护律例**

       新加坡现行婢女保护律例之本身，本人尚觉满意，本人以该律例若能切实施行，婢女生活，必得改善，一切惨无人道之虐待情事，亦可减免，惟政府对此律例于实施上殊未得一完满结果，盖实施方法，尚有待乎改善也。

**忆参议局讨论情形**

       记得当日参议局讨论此项律例之时，本人适为参议局议员，当时本人曾提议政府每年至少须在华字报上刊登此项律例实施办法广告数次，以广宣传，当时本人以蓄养婢女者，多为华妇，若政府仅将此项律例在宪报上公布一次，殊难使人周知，律例公布既未使人周知彼不知有此律例者，势必不知虐待婢女为于犯法律之行为，则欲其幡然悔改，已不可能，何况此项律例施行之后，对于虐待婢女之取缔，又不严厉，是以此项婢女保护律例施行至今，婢女生活即有稍加改善者，要亦限于局部，大多数婢女，当仍在悲惨世界，渡其岁月也，当时本人在参议局所作上述的华文报刊登广告提议，曾获通过，惟事实上又未见诸实践，不知如何，总之，律例虽好，若不切实施行，亦复无补于事。

**主妇文盲提醒匪易**

       陈先生叙述至此，谈及文盲问题，陈先生称，事实上政府施行此项律例，在华文报刊登广告之外，尚须再觅适宜途径，帮助推行，若仅登报，效力亦复有限。目下新加坡读报者少，而读报者又往往未必蓄有婢女者，其读报而能以婢女保护律例告诸蓄有婢女者尤千不得一，至普通蓄婢女者，每多目不识丁之妇人，彼等既不知有婢女保护律例，又未阅报，是欲彼等之不依旧虐待婢女，不亦难乎，故谓除登广告之外，尚须寻求适宜途径，以资推行也。

**未行登记婢女生活**

       在今日婢女保护律例施行情形之下，蓄婢而行登记者当然甚多，蓄婢而未登记者，相信亦当不少，蓄婢而行登记，所蓄婢女已得相当保护也可知。蓄婢而未登记，所蓄婢女生活情形，又可想见，相信此等婢女之被虐待者，当必照旧备受虐待。俟至一朝逃出，投报警局，彼身受之痛苦已不知几许，斯时政府即将虐待者判罪入狱，在此文盲遍地之今日，相信如此亦徒使监狱之内，增一犯人而已，于社会将无影响，惩一儆百，更难言矣，故除登报以外，再觅适宜途径，以资推行，亦为当务之急也。

**蓄养婢女不行登记**

       至于蓄养婢女而未进行登记者，相信其中必有一部份出于从未知有婢女保护律例，故亦未能觉知其当履行登记手续者，同时亦必有一部分出于藏匿不报，明知故犯者。前者，若能广事宣传，即可减免，后者则当详细侦查，无使疎漏，若能于若干住宅或若干街巷设侦查一人，以资督察，尤为有效。总之，须政府有意严格推行，事方有济。

**养女生活应与注意**

       婢女保护律例实施之后，蓄养婢女者，势非履行登记手续不可，惟其中藉言养女，规避法律责任者亦复不少，究竟养女与婢女性质有殊，藉言养女，阴行虐待，事实上与虐待婢女同出一辙，欲免此弊，政府自宜注意养女生活，最好于养女一项，亦有一种管理方法，或于某一特定期间内，派人前往巡察一次，使彼狡猾之辈，无从施其毒手，诚能如此，于事实上想亦有所补助也云。

**体育与运动会**

**为天津水灾筹办运动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国民日报4.12.1917**

       弟非学界，对于教育，茫然无知。惟运动一科，闻关系卫生为至大，故又称曰体育。世界文明国不但学生重视体育，为人毕生亦未敢放弃，且属尚武精神，对于国家，尤为重要，学界诸君，知之最稔。惟学生父母，多未明白，指为游戏而反对之。至于运动会，洋人视之尤切，年必开一次，以比较之。优者益勉，负者振奋，故能咸臻完美，而有益于身于家于国。若闭门自矜，安知鸟之雌雄，势必日退而后已。况属同侨比较，可互相勉励，优负不足为荣辱。数年前菲律宾发起远东运动会，集中，日，菲三国健儿，运动比赛。第二次会场，设于上海，两次日本均失败，其选手致书全国谢过。国人引以为耻，于是留心奋励，悉力研究。本年会场轮设，日本竟占极优，而我国最居末后，贻笑全球。闻日本有不上分数之人，终日哭泣不食，自怨贻国家羞。其民气如此，实在可敬。我国学生父母，爱子如金，至一闻运动会，则生反对，其阻碍体育为何如哉。兹适学界诸君发起救济天津水灾游艺会，愿集阖埠学校开运动会筹赈之场，弟知到时各侨胞必争先恐后而来，所谓一举两得。深愿学生父母猛然省悟，作有益之爱为幸。尤有进者，则希望部长及各校干事员，和衷共济，格外筹备，庶秩序整齐，竞争有法，岂徒学界之光哉！

**国术、道德与救国**

**陈嘉庚在怡和轩欢迎张馆长及国术**

**南游团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30.1.1936**

       张馆长，国术南游团诸先生，诸位来宾，本俱乐部今晚开会欢迎张馆长暨国术南游团诸团员，蒙诸位光临，实在荣幸，小弟于此，用特代表本俱乐部对诸位道谢。张馆长这回来叻，和以前宣慰专员，特派专员，以及过往政客不同，张先生感觉国家需要体育，尤其需要国术，因此乃于前年在京招集各方能人，举行国术考试，以资提倡，张先生不惟考试提倡，还率队到各省去表演宣传。当时曾到广东，有来南洋消息，我们正在欢喜，讵未果行，张先生这遭来此宣传国术，使人人知道祖宗传下的国术，现在已经复活，并且，不久就要完全恢复，何等称心。

       张先生所做的事，小弟仅知一小部份，而已洞悉张先生所为，均为实事求是，所以今晚，小弟用不着客气，随便在这里说几句话。南洋华侨有个习惯，就是对国内派来专员，每每开会，欢迎，颂扬备至，以前如此，最近也是一样，华侨一边恭维，专员们一边夸耀，彷佛功劳太大了，了不得了。国内专员到南洋来如此，南洋华侨到国内去，也往往没有两样，无非是彼此铺张，相互颂扬，这应该说是国人公有的习惯，其实，大家就尽点义务，也都是职务份内应尽的事，何况事实上大家都没有实在的工作。

       张馆长此次来叻，小弟也曾会过几回，张馆长不喜欢恭维，小弟素来也不善恭维，至于今晚所说的彼此铺张，相互颂扬的话，原非捕风捉影，大抵都有根据，我们先说对于华侨这方的根据：

       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当时国内难以立足，所以到南洋来，南洋华侨因此多所接触，这本来是事实，可是，华侨一回国内，便往往可以听到：“华侨为革命之母”这句话，以华侨对国家有极大功劳，说这话的人，大概以为革命，只推倒满清便足，不须其他了。可是，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宗旨，革命一事，殊未如此简单，工业需要革命，文化也需要革命，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就是心理的革命和人格的革命。如果人人人格不加改革，心理不加改革，就是满清推倒，袁世凯打倒，军阀弄倒，也是无用，不惟无用，地方更要纷乱。我说，革命可分公私二种，工业的革命，文化的革命，政治的革命，这是公的，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是私的。公的革命个人做不来，不能做，可以让别人去做，至于私的革命，如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这些不能让别人去做，应该自己来做，孙中山先生遗嘱里头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看这几句话，就可以知道革命应该人人能够共同奋斗，事方有济，遗嘱中又谓：“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这段说的，是革命尚未成功，朝野上下，就须人人奋斗，继续努力，如果处处敷衍，不务实际，不惟不配称同志，也还是革命的罪人。事也如是，又何足称为革命之母。

       对于华侨不务实际的事实已如上述，对于政界中人，如部长，厅长，师长，每言每日办公时刻多少，成绩如何，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实际上，中国农村破产，经济破产，一些应做的重要工作，都未做到。轮船，飞机，汽车，不惟不能造，而且不能用，大逾千吨的轮船，已经无法开到南洋，飞机无论空军空邮，自己也都不能驾驶，动辄聘用外人。至如汽车，欧美竞赛，每小时开行二百余英里的，我们那个开得，这些这些，朝野上下，应该引为奇耻大辱，而后乃足以言改革。

       又如广东来说，粤汉路是中国交通上的脊骨，全线不过一千多里，满清时代，筑成甚多，所余也属无几，却是迁延至今，尚未造好。试看苏联，苏联从黑海到西伯利亚铁路，长七千余里，三年之间，居然完成，等到通车，才向世界宣布，能做事的，每每不尚多言，吾人何堪比拟。至于福建，闽南有一师长，在职五六年间，不惟未为一善为闽人福，甚且迫闽南百姓，栽种鸦片，自己也自经营鸦片，共产党一来，他又不能抵抗，不能抵抗就要走。走时，别的顾不得，倒管到自己一大堆鸦片，用几十辆汽车运走一大批鸦片。

       这师长也还借着航空救国的名义，从百姓身上剥了几十万块钱，说是要买飞机，结果几十万块钱，仅仅买到一架。共产党来了，顾不得，连这一架也给共产党拿去了。

       当时小弟有间分行，估值三四万元，在官兵退走，共党侵人，纷乱之际，被人抢去，抢的虽不是共党，但连我的也都被抢，足见其时全城商民损失之惨了。

       记得当时前数月间，共产党曾一度侵入湖南长沙，当时兄弟也有分行在长沙，可是，长沙的分行却没有损失。论共祸之烈，湖南政府衙门及教会礼拜堂均被烧毁，其情形殊不次于闽南。可是湖南因官军为有秩序的退走，所以商民也就未有任何损失。

       闽南这位师长对闽南百姓的蹂躏无以复加已如上述，可是，当这师长到英荷两属游历时，师长依然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到处夸耀，而英荷两属的闽人，也到处开会，到处欢迎，而且照例颂扬备至，恭维极点，师长所为固无足论，试问华侨所为有价值么？华侨又有是非么？今晚为欢迎张馆长及国术南游团，小弟说了这些，原甚不对，不过，张先生实事求是，小弟有感于中，也就按捺不住。总之，小弟希望英荷各属欢迎张馆长及国术南游团，千万不要和过去欢迎政客专员一样的欢迎，张馆长此来为提倡国术，小弟已知一二。记得我国数十年前，也有一度国术化，其时小弟年少，闻长者言，乡里之强弱，夜晚往观，即可了然，入强乡，可以听到三种声音，弱乡则否。三种声音是什么？一为读书声，一为打拳声，一为弦管声。小弟生于集美，少时集美尚有余绪，未行全绝，近数十年，此风已不可复有，有的是吸烟（鸦片）声，赌牌声。小弟谓提倡国术，应先打倒鸦片，张馆长过去，曾为全国禁烟委员会主席，小弟知道张馆长深知提倡国术，必先打倒鸦片。中国年来，禁烟认真，说不定三年五载，即可禁绝，所以张馆长此来提倡国术，殊称及时。

       张馆长此来，弟闻有人谓国术现在不适，不能抵敌飞机大炮，现在张馆长于此已有解释，且报纸上也经有人代为辩白，社会已经明了。记得前此，有个朋友自南昌来，据称南昌空校招生，须中学毕业乃有投考资格，当时六百人投考，结果，及格录取的仅八九十人，其实既经应考，其自觉资格相当，自意中事，而竟未能如愿以偿，想因身体孱弱，五官发育不完全以致落第，也未可知。及至其后，此被选之八九十学生，又退去几十人，仅存三四十人，直到毕业，我想当不出十人，由此看来，足见体格不完全，飞机就不能驾驶，大炮无从驾御，小弟适才所谓根据，就是这些说。兄弟对于国术，有三见解。

       第一，国术和国文一样重要，国有文武，文是国文，武即国术。国文不可废，故今日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文字为辅。国术也不可废。国术亦当取本国武术为主，外国体育为辅。

       第二，国术不惟关系体育，而且关系卫身，日本除柔术之外，并取我国武术，所以对武士道极重视，现在人家正拿了我们的国术，我们却来丢了国术，这怎可以？

       第三，国术可以用于消遣，消遣原极重要，青年人空闲之日，不以国术为消遣又将何为。并且，人的好歹，决于十余岁至二十岁之间。在此期间，工作之余，既不能将之关在屋内，不以国术为消遣将何与？说到消遣，对于业已发达的外国，花样自然很多，譬如体育场，图书馆，电影戏以及新发明的播音机，说也不尽，可是，上述数者，不惟我们乡间未有，即城市也都未能全备。我国乡居人民较住城人民为多，如此，不与一正当消遣又那里行，张馆长提倡国术的意义，今晚道及的，想不及二三，未道及的又不知多少。总之，小弟对张馆长提倡国术，有三感想，第一是张馆长既已彻底认清这是应该提倡，值得提倡，急需提倡的事，就该和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一样，一心一德，锲焉弗舍。今后若有什么院长，军长，省长或更佳位置，也都勿就，专心致志，提倡国术。第二是联络各省，并赴各省表演。第三是多培养人材，为各省用。

       弟阅报知张馆长此来，与本坡中华总商会接洽，此举诚是。新加坡华人最高机关是中华总商会，荷属则为中华会馆，张馆长前此曾来函本坡中华总商会，这遭又与中华总商会接洽，承认中华总商会为华人最高机关甚是。弟阅报知张馆长除在本坡宣传国术外，兼欲筹募国体学校经费，表演办法，已详报载，筹款办法却未见到，总之，际兹不景时光，大款虽难筹措，尽心而为，当不至使张馆长失望。小弟希望商会会长及董事，能为此事尽力。相信商会会长及董事能尽力去做，必能得到各帮商家团体的拥护及帮助，如果大家真能为此事诚心努力，将来新加坡即可为各处模范。小弟以华侨对祖国能帮助的不外二三项，第一出钱，第二出力，有钱出钱，无钱就须出力，第三，出钱出力之外，还须诚意。

       弟以世界各种族，对于各人的国未必都爱，对于各人的家，大抵都晓得爱。总之，爱家的，无不爱其子孙，爱子孙的又无不爱其子孙强健长寿，有好道德。既然如此，也就应该叫子孙学习国术，自己也就应该出钱。如果荷包不打开，子孙又那里能够得到幸福，如果有人怕出了钱，不能益到自己子孙，倒益了别人的子孙，其实如果这样，也复甚佳，因为别人的子孙好了，我们的子孙环境一好，也就可以变好，岂不一样。

       最后，弟引一言为证。古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怎么说法？这就是说，积善之家必能辅助子孙，使子孙得到幸福，所以我们要子孙得到幸福，应该辅助子孙，辅助子孙，又莫善于出钱提倡国术，今晚的话，就到这里，现在请张馆长指教。

**筹赈山东惨祸全侨大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8.5.1928**

       诸君，今日侨胞各团体假总商会开山东惨祸筹赈大会，举弟为主席，弟实不才，未敢承受，无如诸君过爱，屡辞不获，故勉任其难。查山东不幸，客岁惨遭大灾，难民数百万人，无食无衣，苦惨万状，不可言喻。虽远邻如美国尚筹款一千万元，以资赈济。古人之所谓救灾恤邻，原属慈善性质，不分畛域，一视同仁。换言之，即全世界人类所应尽之义务。顾日本虽与我国毗邻，且属同文同种，而从来未闻其捐助一文钱，救济一粒米，所谓救灾恤邻之义何在。乃今且更进一步，侵略我主权，惨杀我同胞，无异乘危抢劫，落井下石。其野心凶暴，险恶蛮横，实全世界所未有。今我国势虽弱，然人心未死，公理犹存，必筹相当之对待。

**总不外两项办法**

       对待办法不外二项，第一就是抵制，第二就是筹款。抵制之事，当守居留地法律，切不可轶出范围。若或轶出范围，是破坏抵制也，故应行文明办法，实行经济绝交。吾民族若能群策群力，坚持抵制，不难驯服其野性也。惟是抵制之事，十日来坡中已屡发现传单，报纸亦屡有登载，吾侨已经实行。故今日本会可无须讨论，请到会诸君注意，至荷至感！

**我们是和平的**

       今请言筹款问题，筹款用途，弟意亦有二种，即助战费与赈难民是也。然以我国之弱，万无开战之可言，譬如有一巨室，人口虽多，大都妇孺童稚，而突来群盗，各执利器，任意抢杀，试问诸君应趋避乎？抑与死斗乎？吾知诸君必以趋避为宜，故今日我国民政府只有退避，而无开战之准备。夫宣战既不成问题，则助战费之事，本会今日亦可免加讨论矣。

**应当讨论筹款救济**

       今日所应讨论者，就是如何筹款救济。如死者未葬，伤者未医，逃亡离散者无家可归，若能捐筹巨款以救济之，则伤者可医，散者可聚。以我民族之众，知识日开，定有雪耻之一日，故弟意救济难民，即是惩治强暴之初步，未悉诸君以为如何。今日本会之组织，弟意有数条应加讨论：（一）举正副会长、财政、董事及募捐员；（二）本会之名称；（三）赈款应汇交何等机关，但此问题尽可由董事部从长计议，目下毋须提及。唯恐诸君急欲知其大概，弟敢以所知奉告。现南京政府谭、李、蔡诸委员，已命令组织直鲁赈灾委员会，设仁济善堂于上海，委员长为许世英。本会之款，大致不外汇交南京政府所设立之此等机关也。

**主席之希望**

       （四）此回筹款，与平常不同。既望诸君踊跃，尽力捐输；又望诸君急速将认捐之款交出，以便汇赈，万万不可如前，每次捐款，催收至数月，尚未清楚也。诸君爱国热忱，毋须鄙人多赘；（五）捐除意见，缘已往多次之慈善组织，虽筹款原无权之可言，而亦屡屡发生枝节，或设多处机关，或立另一名目，互相倾轧，甚至街头巷尾，张贴标语，毁骂当局。此种行为，实足阻碍进行。夫慈善原属义务天职，已如前言。故吾人应深明大义，遇功勿居，见义向前，庶散沙可合，意见可消矣；（六）本会完全为筹赈山东难民而设，诸君凡有指示发挥，请认定此旨，勿过事激昂，涉出范围，当恪守居留地法律，勿干例禁，实为万幸！况此会场系假自总商会，万一发生事故，未免阻碍后人之提倡慈善事业也，故弟于此再三致意云云。

**山东筹赈会各社团代表大会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3.5.1928**

       列位代表诸君，今晚之召集此大会，即属各团体代表之第一次大会。查本会之成立，原承各团体来函发起，于十七日假座中华总商会，开全侨大会时所成立。计当日由公众举出正副会长两名，及董事三十二名外，其余一切任务及进行办法，悉委托董事部妥议进行。当晚（十七号）经即召集各董事，在本办事处开会，继续讨论是日大会未毕之议案，并承大会之委托，举定财政查数文牍庶务等职，协同办理。嗣又曾开董事会议两次，讨论各项办事细则。但此次各务以赶急进行之故，而召集全埠各社团代表大会，又须筹备种种手续之故，所以延至今晚，始能召集此第一次之代表大会。至本会各职员之组织法，本席今仅简单将组织之财政委员团六名，为诸君言之。查所举定之六名财政，其中以一人为主任，余为委员。此五名之委员，每晚轮值一人驻会监收各处交来之捐款，各有专职，斯各有专责，如此组织，是已缜密之极。

**事虽慈善关系国民极巨**

       今进而言本会之性质，及今晚之开会。在本会虽属慈善事业，但关系于国民极为重大。微本席言，在座诸君当亦共悉，今旷观数十年来，凡办理各种慈善事业，有劳力工人，不须鼓吹，不须提倡，而自动捐资加人，有如此次之踊跃者乎，毋亦由店东或资本家出而办理已耳。且今番不独各劳工自动奋起，即妇人孺子，亦多自动捐输，如昨日大埔黄暖娘女士之到会拔钗助赈，及其稚孙之捐款五元，均足以征此次国民爱国之热忱。想各因得闻此次东邻恃强压逼之甚，故有如是血诚之表现。由此观之，近十年来，我国人不独男界智识已有进步，即女界智识亦已大有进步耳。又查本会本非怡和轩同人所发起，亦非恰和轩所召集，盖由各人各以良心上所感触，联同发起而成立本会。

**办事切要统一**

       今各团体代表诸君既如是热忱，投函加入，愿为本会之发起人，在本会今既得庆成立，则自应视本会为办理此次赈务之统一机关，何能又人各将款自向祖国政府汇付。该使人各将其捐集之款汇去，不特国民政府莫明此处筹赈之情形，抑亦令国民政府中人忙于应接，手续綦繁。就以对外而言，外人久已讥我国人为一盘散沙，倘于今次之赈款，仍然各自为政，岂不益贻散沙之诮，而蒙同侨莫大之羞耻乎？查当日召集之传单，原就已知其已有团体者而发，其外之未有正式社团，及查访未周者，因未及派以传单。弟今日所要求于诸君者，诸君须明白怡和轩，亦不过本会会员中一份子，其主体仍在百余个之社团。在本席个人之意见，本会之成立，实系一大公无私，无偏无倚之机关。况当日大会选出之正副会长，系由大会公举，卅二名董事，亦由大会按照商会组织法分帮举出，由众通过。其余各事，亦悉由大会委托办理，已力求完满上进行。今本席得闻有人将款自汇回国，且汇款者又属本会之发起人，设人人如此，又将自置于何地。虽曰彼自将赈款自行汇付，与本会无关轻重，其如贻人讥诮，谓我小小之事，亦不能统一进行何。况今之经济绝交，原是一最文明出于良心上之举动，设众志亦如是不能统一，是即破坏经济绝交文明举动，可不慎歟。唯一之鹄的，毋出于范围之外。就今晚所会议者，唯一目的，则在筹款汇赈，此外均不理其他。至承大会举出之正副会长，及各董事，诸君须知此中人均非无业之闻人，然以既受公众付托后，如正副会长，财政查数文牍庶务十余人，每晚均到会办事，自甘牺牲其本业本职而尽力于此。但除此专职十余人每日到会办事外，尚有董事十余人，初拟举任外出募捐，嗣恐难于普及，故今晚特召集各社团代表出任本会之各位干事员，开此大会，讨论各自负责，自向其社团募捐，以求普及。设尚有在于到会各社团之外，而为各社团代表募捐力所未逮者，本会自应再举未受专职之各董事出面募捐，祈尽全侨而普及之，至到会诸君，对于募捐进行，有何伟划，请示教之。

**山东筹赈会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之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9.1.1929**

       山东惨祸筹赈会，自成立以来，已历九个月之久。论其成绩，昭昭在人耳目。昨晚该会开董干第四次联席会议，亦为该会最后之会议。当晚到会者，董事部二十四人，干事六十四人，妇女部四人，总共九十二人。八时开会，先由李铁民君用闽语宣读上期议案，继由李亮琪君再用粤语翻译，然后主席陈嘉庚君宣布，谓今晚之董干事会议，早已在报上及传单上说明，为本会之最末一次会议，欲将前九个月半之工作，作一结束。现可分为三层说明：（一）山东惨祸筹赈会结束之理由；（二）报告总收人及总支出之账目；（三）讨论结束后所有未完手续应如何办理处置。

**一、山东惨祸筹赈会结束之理由**

       按照第二次董干会议中所报告，本会结束之日期，最少须在中日济案完满解决后，然后结束。照目下情形观之，本会似不应就此停止工作，因我等之初衷，还未达到。但处于居留政府之下，我们不得不尔。盖华民政务司，曾数次传问，要求一确定结束之日期，故乃以本月底对。设诸君质问政府有无正式公文通告或有无命令于本月底结束，弟可直言一字“无”。盖政府当局对于本会，极表好感，彼不过以个人之感情，用口头上之通告。在去年八月间，华民政务司即以个人之私情，询问山东惨祸筹赈会，究竟于何时为止。当时但答以特别捐至九月底，当不再进行。月捐尚未收清者，当再收清。及至十月底，华民政务司再托人及本身问弟，质问结束之确定日期，仍以本月底对。但自十月至现在，虽中间已有三个月之久，然终未在诸君面前详细发表。此种苦衷，诸君当能亮察。适才谓政府对于本会颇有好感，而华民政务司之所以急于知本会之结束日期者，总括言之，最少亦受有三方面质问。（一）某西报对于本会之不满，每将本会每次所开会之记事，翻译成文，送交华民政务司；（二）某领事之再三向华民政务司交涉；（三）政府探员之报告，故当时弟曾对警察厅及华民政务司坦白说明，谓本会对于地方治安，最低限量，当予以帮助不少，政府答覆亦属至理，盖本会未曾经过合法手续，在政府注册。政府不过暂时作情，焉能作为长久，且加有三方面之攻击，故不能不询问，彼三方面人之攻击。其最重要者有二点：一、本会未经过注册手续；二、即是经济绝交。在第一点我等当得承认本会与居留政府法律有抵触，因目下本坡各种社团，无论其为大社团小社团，若不经政府合法之手续注册，政府即视为私会，可以将该社员尽数拘捕。再者已注册之社团，其人数亦有规定，如树胶公会只限于树胶商，硕莪公局，只限于硕莪商。现本会乃集合商学工而成。所以在第一条，我们当得承认。至第二项因为各人之行动，乃各人之自由，何况属于爱国之事。比如邮政局，为英人所建造，其所用之铁器洋灰以及其他，必定采用英国货。英国人如此，他国人何独不然。设有中国人，不购某国货，而购中国货，此种举动，是否为违法，稍有知识者，当不假思索，而必答曰：不属违法也，于居留地法律上实完全不相抵触。故今晚本会之所以宣告结束者，乃因素来缺乏一种相当之公共会所，有以致之也。

**二、报告总收入及支出**

       收入

       一、对捐来赈款总共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五百三十一元一角五占。

       一、峇株改造蔡公时铜像三千元。

       一、马六甲，同上，二千九百元。

       计三条共一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三百一十一元五角。

       支出

       一、对十二次汇交国府申银一百二十五万元折叻银一百零七万三千一百二十五元。

       一、对汇蔡公时申银六万元，折叻银四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元七角半。

       一、对和本银行存叻银四万五千一百六十二元四角半。

       一、对庶务员去叻银八百三十七元一角八占。

       一、对日清尾存叻银二百三十元一角三占。

       一、对电费去叻银四百五十八元七角半。

       一、对车税去叻银二百一十七元四角六占。

       一、对购置去叻银三百九十一元二角半。

       一、对什费去叻银一千二百七十一元五角六占。

       一、对辛金去叻银二千七百二十八元六角二占。

       计十条共一百一十七万四千零三十一元一角五占。

       以上所报告乃至昨为止。月捐册总发出七千六百余本，现尚有三千七百十二册未收。特别捐册共发出七千六百余本，尚有三百外本未收。至于特别捐、月捐、货捐、演剧筹款，收足时，可在一十万元以上，所有开支账目大概如此。

**三、结束后所有未完手续之处置办法**

       从上面之收入及支出观之，我等可知尚有一十万元以上未收之款，银行有四万余元，日清尾有二百余元，此种未完之手续，我等此后势不能开会讨论，因我等须自守信用，亦不欲使政府当局有不满或干涉之事发生，故深望诸君加以讨论，俾本会有较为美满之结果则幸甚矣！

**陈嘉庚为日本突然毁弃济南惨案**

**解决条款致中国外长电文**

**原文载南洋商报11.2.1929**

       王外长先生鉴：日兵未退，先许言和，让步已极。乃日本无厌反覆，损失不赔，事关国体，万万不可迁就。况民气初盛，抵制正剧，乘兹国货振兴，愈迟愈效，利害关头，欲速不达，务希毅力坚持，铭感不尽。

陈嘉庚叩尤

**陈嘉庚对日问题之检讨**

**原文载南洋商报4.1.1932**

       欧战而后，各国鉴于战争之惨剧，乃深思远虑，为防微杜渐计，期有以消灭第二次大战之发生，故有华盛顿九国条约之签立，国际联盟之组织，凯洛克非战条约之订立，其联络不为不周，设计不为不全，历年适逢有一国争执，多赖国际联盟会裁处，莫不化干戈为玉帛。此次日本平地风波，乘中国天灾人祸之惨，无故攻占东三省，既占我领土，复杀我人民，又藉词以欺国联，希图蒙骗全世界，然国联安能受欺，故屡次决议，促其退兵，还我领土，乃日本不但不退，且口是心非，视国联如无物，跡其贪狼野心，实不在德皇威廉之下。

       彼所以轻视国联，演成此种暴行者，毋亦以为今日之列强，如英则财政困难，美亦失业者众，法可引为挚友，捨此数者，其他更不足道，然此多出乎武人之眼光，以为良机可乘，实践田中之遗策，以餍国人之大欲，国联其奈我何，不知英国所谓财政困难，乃一时对付失业工人之经济，与军政消费之奢靡，欲藉是裁减其供给，至其商民之富裕，胜过日本十倍，何关大局，若美国之财富，甲于全球，又何关乎工人之失业，日人竟视为良机可乘，真井底之蛙耳。至于法国虽可引为好友，然当论其举动是非，若如此凶恶强盗，荒谬残忍，自欺欺人，人格已濒破产，而欲希望文明友邦，不顾公理正义，同其作贼，岂可得耶？

       凡最无人格之行为，莫甚于荒谬与无耻，盗者窃肉于市，只知有肉，而不见有市人，荒谬至极，无耻至极也。今日日本之举动凶贪狠毒，世界皆知，尚欲反指鹿为马，设词遮饰，何异于窃肉之盗，岂尚有国家人格耶，然其全国人士，对于占夺东三省之见解，亦未必一致，以余之观察，至少有下列数派：

       1.饭碗派：为此次发难之主动者，武人也。武人恐裁减海陆军备，危及自身饭碗，故主张对外侵略，以巩固其地位权利。

       2.霸王派：主张积极侵略，实行田中政策，先占满蒙，继占中国，然后鲸吞全太平洋群岛与印度。

       3.贪狼派：以东三省偌大富源，若得归入其版图，则人口不患过剩，子子孙孙，可享万世无疆的幸福。

       4.侥幸派：颇知灭环绝伦之举动，大亏世道，虽中国一时不能抵抗，任其为所欲为，而列强或不甘坐视，前途荆棘，无如一见肥肉，垂涎三尺，冀可行险侥幸。

       5.悲观派：此派稍有智识与良心者，莫不知乘危抢劫，落井下石，为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愤，况背约弃信，以一国之力，欲敌全世界，何异以卵击石，其覆败决不旋踵，然犹因循犹豫，噤不敢言，恐蒙不爱国之罪责。

       6.革命派：共产党，社会党，平素明争暗斗，出没起仆，无时不思推倒帝制与军阀，惟机会甚少，未克如愿，此时正利其国家有事。全神外注，彼乃得行其革命之目的。

       以上数者，各有其见解之背景，故利令智昏，荒谬狠毒，如惨杀我旅韩华侨数百命，冀可激我之报复，以遂其野心，又如藉词人口过剩，积极对华侵略，皆此种复杂荒谬之见解所促成，不知防止人口过剩，惟有节制生育，方为正当办法，譬如贫人欲多蓄儿子，而行凶劫夺他人之财产，谓以供其教养之资，可乎？

       孤行必败，古训不诬，日人若能悔过遵国联之劝诫，知难而退，其损失或不过名誉上而已，若不然，必待国联第二步封锁经济，自处绝境，然后摇尾求和，其损失已不可胜计。再不然，果一意横行到底，不计成败，侵吞满蒙，又占我沿海各省，或攻击国联商船，撕开世界第二次大战争之战幕，则其结果之失败，当成为德国第二，可断言也。

       我国处今日列强均势之时代，国力虽弱，亡国亦须有理由，东三省若亡，全国必与偕亡，此理势之推测也。但中国有不亡之理在，何也，若外侨不能保护，国交失于妥洽，如甲午庚子之妄启衅端，至于丧败覆亡，此何足怪，若仅仅政争不息，内乱纠纷，教育废坠，国民程度参差，此乃一国政治在改革过渡时代所必经之程序，决无亡国之理由，今日之幸灾乐祸，欲乘此而亡我，岂非缘木求鱼耶，况二十年来助长我内乱，暗施其纵横捭阖之术，谁之罪乎，日本不当负此全责耶。

       九月十八夜不抵抗之失策，我国人大都归咎于政府当局，然我国财力军备之优劣，外国人莫不详知之，独我国人反昧昧然，呜呼，此国之所以弱也。其次，如我国在国际地位，素为列强所轻视，固然为讳，每逢交涉，无论理由如何充分，而结果莫不归罪于我，如五三济案，是非之判，明如观火，外人尚有不直我之言，此回事变之初，设极力与之抵抗，不唯中日人之奸计，而外国人是非莫判，必反疑我之不是，况与抵抗，亦决失败，所差仅迟早间耳，凡忧时之士，能为国家全局利害计，当然表同情我政府之主张，况显示曲直，大白日人暴行于世界，引起国联公意之重视，利害所关，又岂微细。否则，所谓一失足则千古恨矣。今者，国联等咸已明瞭日本之野心，情势与前大殊，是非原已大白，而我政府负有守土之责，明知虽战必败，亦必抵抗，重大牺牲，在所不惜，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国联非有爱护于我，此固人所共知，惟国际联盟会之组织，订有严重规律以制裁会员国之纠纷，故无论国之强弱，咸当守此公法，我国为会员国之一，故必诉于国联之公判，况国联而外，更有华府九国公约，凯洛克非战条约，凡会员国又当恪守而遵行。国联既负有维持条约尊严之义务，凡有负约，必有相当对待，苟国联条约及华府凯洛克等约皆告无效，则全世界之道德法律，全人类之公理良心，皆已破产，祸变所极，又岂仅我中国而已，夫复何言，且英美与我国，在商业上更有密切关系，彼二国者，皆以我国为大市场，将来发展，未可限量，如我国可亡，则香港马来亚缅甸印度澳洲菲律宾檀香山等地，岂独能安枕耶？

       世界兴衰之循环，必无一成不变之理。数百年前，中国之富强，冠于全球，迨后则转而至西欧大陆，继而至于南北美。近数十年来，东至日本，以此类推，循序循环，将复至我中国，此乃已往事实之确证。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系根据三代而言，孟子而后，有秦始汉高之盛，汉之后有隋文帝唐太宗。唐之后，有周世宗宋太祖，宋之后，有元世祖明太祖，史迹循环，更番而盛，历历不爽。明之后，于今五六百年，孙总理之革命已开其端，不过如秦皇隋文，资以过渡，必待有汉高唐太者出，始成全盛之局，在此国体改革过渡时代，其多难多险，乃时势所必经也，日本自维新以来，历六十年之顺境，每逢甲年必兴，如甲午中日之战，甲辰日俄之战，甲寅欧洲大战，均助彼之大发展，迨至甲子（民十三年）其运已竭，不但不能再获机会，且近甲之癸，已遭大地震之败，兹者癸又将到矣，或者前运之兴，逢甲必胜，今运之退，逢癸必败，若云天数，虽知，近于迷信，而书不云乎，恶有恶报，种恶因必不能结善果，又曰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请拭目以俟之可也。

**陈嘉庚谈抗敌必须联俄问题**

**原文载南洋商报9.4.1937**

陈嘉庚先生答南洋商报记者问称：

       关于国共联合问题，个人以为国共殊无任何联合之足道。惟共产军若无条件归中央改编，在中央指挥之下，共成救国伟业，于中央，亦殊应与以接纳。所谓无条件，并非指联俄，抗敌，及不应保存共产军队而言。夫敌之当抗，此乃必然之事。共产军若有抗敌真诚，斯固义之正者，安得指为条件，至于联俄，欲抗敌必须联俄，是亦势所应尔。相信中央之所以不轻言联俄者，殆仅戒于口耳。共产军果有抗敌真诚，联俄何能谓为条件。以言保存共产军队，共产军队，果能归我中央政府改编，真诚谋图，则彼有可用之材，可战之兵，中央政府诚宜利导善用。相信中央政府接纳归附，亦必无悉数解散共产军队之理。然则，保存共产军队，亦未足谓为条件。总而言之，时机危迫，非可敷衍，况箕豆相煎乎，共产军之无条件归中央改编固其时矣。

       至于中央经济提携，日本侵我东北察热及冀东，中国与日本万无成立经济提携之可能。中国与日，即有任何经济提携之标榜，相信亦必出于敷衍不有实际也。

**星华筹赈会成立之侨民大会上的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6.8.1937**

       今日之会，本人被推为主席，事关国家民族，不敢推辞。大会召集宗旨，首在救济难民及前线死亡者家属。彼等为国牺牲者，可爱可敬，请到会者起立，静默二分钟致敬。

**中日战争有关国家存亡**

       今日大会，到会诸君应当注意者有二。前者关系整个国家及民族，后者关系当地政府。寻常对外战争，战败亡国，今日若战败，则非只亡国，实将亡族。过去我国虽亡于元，亡于清，但我政权教育权尚在，文化保存，不致亡族。若观日本目前毒害中国，足知其旨在灭我种族，故意义特别重大。至于当地政府，在目前本认时局严重，因居留人民，华人最多，日人次之，政府极望各民族和洽，不致发生事端。且中英向来亲善，故于中立之间，尤为留意我侨行动，不愿发生事端，致人有藉口。今日之会，曾经政府允许，共有五项条件。所以有五项条件，实因吉隆坡发生一种不幸事件，被当地疑为劝募军费，致本坡被其牵连。当局曾拟禁止全马来亚华侨募捐，前此总商会及百余团体开会之期改变，一方面因时局和缓，同时亦因此事关系。本人所以不能不提出报告，实使列位知在居留地之行动，应格外审慎也。大会开会一度延期，嗣经设法疏通，极力说明本坡集会，旨在救灾。

**侨民大会旨在救灾**

       侨民大会，旨在救灾，并非劝募军费。当地政府，应亦了解，认为救灾可无问题，但恐轶出范围之外，乃请总商会会长，前往谈话，谓欲开会，当征得华署同意。滬战发生后，商会会长乃往见华民政务司，承示应守条件，同时亦嘱本人到署，面告一切。在开会前，总商会曾约同各帮代表在会晤商二次，讨论以下政府提示应加注意各点：（一）捐款应以救济为目的；（二）不得强迫捐款；（三）所捐款项只许由一机关收汇；（四）开侨民大会时会众发言，不得涉及抗日、抵制日货及捐款购买军火等项；（五）开会时应守秩序，勿有越出范围以外之言论及行动，因一方面而政府固不愿意，一方面华侨立有失体面也。关于此条，会中如有发言，应加注意，不可有任何可引起纠纷之言论，如抗日，捐助军需，或抵制日货等。华署提出此条件后，曾谓如何许允，须于昨日上午十一时答覆，方可开会。总商会及各帮代表乃于昨日上午九时开会，对政府提示各项，全部同意，即行答覆，此事本由总商会代表接洽，华署所以特召本人前往者，察其意向，似以如此，较为妥贴也。本人曾保证称侨胞程度已见进步，一切当守秩序，今后进行，亦可遵照原则办理。华署许以今日之会，若由本人出任主席，维持一切，则当地政府，较为放心。此系当日情形，敬此报告。

**星洲组织募捐迟缓原因**

       查此次星洲组织募捐，较为迟缓。当华北事变发生，各地纷纷发动筹款，星洲独为落后，谅甚引起侨胞之疑问。此会本由总商会提倡，但本人虽非董事，亦曾从中参加讨论。主张不急即开会者，本人亦其一人。因中日此次问题，极为严重，与从前内部问题不同，亦非短时间可了，说不定须数月或数年，华侨对于此事，不能随意题捐。譬如购机寿蒋，星洲区捐卅余万，此次希望对此数有十倍或数十倍之增加，各地随便集会捐款，每有欲速不达之弊，本人所以极不赞成也。查星洲为马来亚首府，应为各埠模范。去年购机寿蒋，星洲与当地政府磋商，得其同意，故进行顺利。此次各地不候星洲发动，遂发生此次吉隆坡事件。且本人所以不主张急开会者，有三原因：（一）欲先对政府疏通；（二）俟战局显明；（三）拟先向有力者疏通，首捐巨款，以为模范。以此事系长时间之事，战局末了，本会即应继续工作，使义捐源源而来，将来应分为特别捐、月捐、分期交纳捐等。目前时局严重，捐款性质，非仅慈善，亦非义务，乃系本乎个人良心，事关国家存亡、民族存亡，除非良心已死，否则必当努力捐输。

**泗水日侨**

       最近泗水来客，谓该地日侨节衣节食，以收入之半，捐助其国家。星侨尚良心未死，即不能如日本人之爱国输财救难，亦应有相当限量，且不应偶遇军事失败，或地方丧失，即行灰心。假定如是，即谓之无坚忍、无毅力。即令南京失、汉口失，退至川陕，亦应继续努力。目前战事，仅系发端，将来范围或且扩大，最后胜利，乃在我国。但欲国际情势变化，我国应先牺牲，绝无事变初起，便有外国助力之理。试观当此国势孱弱之秋，英美法荷各国，即知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我们打倒敌人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同胞应注意坚持二字。譬如星洲侨胞四十万，假如有半数可以捐款，每人每月一元，即有二十万。每人每月二元，即有四十万。平时人人言爱国，目前并无亲临前敌之必要，只是输款：是以生为国民应表现真正爱国心，如不出钱，将来报纸或征信录披露，即可明白。

**叶玉堆君捐十万元**

       此会已经政府同意，眼前战局严重，战区灾情又甚紧迫，本人顷以征求叶玉堆君首捐十万元，以作侨胞模范；其次由叶君介绍一人，亦已答应十万，但有人拟再请其增加，故名字暂不发表。又其次周献瑞、蔡汉亮、林文田三君各捐二万。本人现无力量，无论战局延长至何时，每月出月捐二千元。又总商会定每人发言至多五分钟，此刻有欲发言者，请注意发言范围。

**陈嘉庚在南侨筹赈会成立会上之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11.10.1938**

       总领事，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今日适在我国国庆日举行此会，蒙推兄弟为临时主席，兄弟忝居东道，亦不客气接受。两月前得孔院长自汉口来电，拟邀各属侨领集星开会，组织领导机关，其最大目的在增加筹款效率。今日诸位踊跃光临，足见大家奉行政令甚诚，要求团结甚切，将来群策群力，加强后方工作，必有良好收获，可以断言，现在谨将经过各情，约略报告一下。

       （一）孔院长来电垂询三问题

       本年七月卅日接汉口孔院长来电称巴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在新加坡组织领导机关，电文中提出三问题征询兄弟意见。

       （甲）领导机关有无组织必要，（乙）环境能否许可，（丙）如何组织始有成效，兄弟对此三问题，抱如下见解。

       第一条，兄弟认为组织领导机关，确属必要，因为世界上任何事业，若有组织，能合作，当然有益无损。若无组织，不能合作，则散沙之弊，实所难免。以兄弟经验而言，如前年马来亚购机寿蒋运动，若无组织总机关，不但成绩将减弱，而且各区内之小埠亦将不能统一区会机关，其领导者何人，所筹款数若干，亦皆无由得知，又如抗战以来，若非在吉隆坡举行联合研究会，组设通讯处，则各埠汇款亦不能统交行政院，义捐亦不能概免换公债券，义捐公债数目不得而知，全马组十二区筹赈会及领导者何人，国内政府亦必不能获悉，政府既不知若干区会及领袖为谁，则劝募公债事宜，无从委托，或委托不得其人，种种弊端，势且因而发生。若全南洋各属华侨，能推诚合作，共同设立总机关，则其收效之宏，更不待赘，故兄弟认为领导机关，必须组织。

       第二条，属于环境问题，兄弟接孔院长电时，曾先用口头通知当地政府，后复写函正式奉告，已不成问题。

       第三条，如何组织始有成效，此条兄弟有两项见解。一，若由政府命令侨领组织，当然较有成效。二，各属侨领集会如何组织，方有成效。对于前者政府已命令各驻地领事召集，兄弟不过负责筹备而已。对于后者则端赖今日到会诸领袖贡献高见，兄弟识见有限，惟望大家集思广益，俾组织周密，办法妥善，以完成抗战后方任务，而尽国民天职。

       以上所言，即兄弟对孔院长来电所提三问题之见解，兄弟覆孔院长电及对高总领事面商内容，除军事政治不谈外，当然承认组织领导机关有必要。反过来说，兄弟若覆电认组织领导机关为无须，将不免有三失误。

       （甲）悲观畏缩，见义不为，如富人有钱不出，减少抗战经济力量，于祖国为不忠。

       （乙）除军事政治外，以必要而欺为非要，对政府郑重垂询为不诚。

       （丙）妄自菲薄，误认海外华侨无觉悟心，无团结力，以自侮辱，诸位试设身处地，究竟可否放弃此职责，而设词推诿了之乎？兄弟知在座各代表必能共体此意，而不轻易放过此机会，至会后有成效无成效，完全视我各代表之精神态度为转移。按南洋华侨八百万人，而出席代表不出二百人，则每人实代表四万余人，我侪所负责任，不外指导宣传出力工作，增加筹款效率，事轻易举，不难办到，绝非挟泰山超北海之类也。

       （二）从利害研究有无组织总机关必要

       凡事无论大小，必须先审利害，以为进退，如害多利少，当然不可干，如得害参半，则放弃亦可，如明明利大而害小，甚至有利无害，乃欲藉故反对，意气用事，在国家无事时，尚且不宜，况今日何日？今事何事？稍能爱国者，何忍出此，致蹈违反政府之命令可乎。今次大会所损失者，不过诸代表须花费多少耳，然所费无多，平日备资游历，尚可增长见识，况目的乃为祖国服务乎。至成立总机关后每月应开之费，除报纸多能尽义务外，余者该处自能负责，亦免支取筹赈会分文。

       （三）大会筹备之经过

       （甲）孔院长电高总领事请各属侨领集星开会后，本筹备处立即印发通启秩序议程及其他有关文件，托由各驻地领事转寄各埠侨领，如菲律宾、香港、安南、爪哇、苏门答腊、望加锡、婆罗洲、暹罗、缅甸、马来亚等地，亦有一部份由本处直接寄交各埠商会或筹赈机关，共计五六千件，想各属侨胞均已接到，不至遗漏，此外并在各属埠登报通告或七八天或十余天。

       （乙）敝埠华侨未有相当地点，可为此次大会会场，故假座华侨中学礼堂，因距离坡中较远，各代表来往实较不便，请原谅。至略事布置，一为尊敬国家政令，一为各属侨领聚首一堂，机会至为难得，故外表上不能不稍求隆重，至所有物料多属假借或报效者，工作人员亦多自动尽义务，所费实属不多。

       （丙）筹备以来，前后，接到我国府林主席、蒋总裁、汪副总裁、孔院长、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之训词，及各省主席，各省机关之贺电，计多件，容请总领事及兄弟并纪录宣读。

       （丁）各属代表共列报一百七十余名，填具履历者虽多，而未填者亦属不少，凡已填者本处俱依报制表，至未填者则无法代填，亦希原谅，如函件遗失或本处疏忽误漏，希即通知，以便补入。

       （戊）各属代表最先到者为菲律宾，其他或舟或车，络绎不绝，亦有本早方到者，因时间无定，或事前未有通知，又寄寓旅馆多处，到本处招待欠周，深失东道天职，无任抱歉。

       （四）大会之意义

       我海外华侨寄人篱下，所有行动应受当地政府法律限制，若对我祖国政府，则绝对自由，因我国政令不能施行于海外侨胞，凡集会结社，无论何人肯否遵行，均可自由主张。故此次代表大会，虽由我行政院孔院长命令召集，而通过何项议案遵行与否，总机关实无权干涉。唯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此为召开大会之第一义，为欲求达此目的，故须组织机关为之领导也。

       （五）华侨捐款及公债，抗战迄兹，近一万万元，每月扯七百多万元，加以寄家信等每月千余至二千万元，合计每月得二千余万元，前日吴主席在香港演说，有云我国战费每日二百五十万元，即每月七八千万元，如此则我华侨对战费只负担三分之一，莫怪我政府重视华侨之助力，与最后胜利，大有关系。我侨既知此义，更常增加奋发，源源接济，以达到胜利之目的。

       （六）华侨不应对祖国政府随便干请

       我祖国政府自来优待海外华侨，凡事多可直接用函电向国府省府往来，若在国内人民，则情有所限制，级有所必经，当然无此权利。但我政府既特别优待华侨，我华侨自应慎重从事，不可苟且，此尤兄弟所深自警惕者，况抗战时期，军事政治问题，千头万绪，非我海外华侨所能明识，若轻信人言，随便干请，必至动多失宜。在我政府既重视吾侨财力之贡献，遇有请求，不许则有失侨胞之意，迁就则或有损无益，所以吾侨机关如不慎重从事，随便干请，实使政府左右为难。今日举行大会开幕礼，总领事及各代表，尚有许多宝贵意见要贡献，兄弟不敢多费时间了。

**南侨总会组织经过**

**原文载南洋商报30.3.1941**

       本年五月中间，寇陷厦门，难民逃鼓浪屿。鼓浪屿中西各界即组国际救济会，电请南洋各地华侨筹款协助。而福州救济会陈肇英、陈培锟、林知渊等君亦来电要求华侨电请中央派兵救闽，并筹汇赈款。当时庚曾覆电云：“华侨不便过问中央军政，请自行设法；至救济事，待必需时当即进行。”旋接非律宾李清泉君函电，俱议召集各埠侨领在香港或新加坡开会，讨论救济华南事宜。巴城庄西言君亦来函表示此意，而集议地点则主张新加坡为适中。庚对李庄二君之征询，概用函覆：同意集议研究加强筹款，而不同意牵涉军事政治。至以新加坡为集会地点一问题，庚鉴于马来亚情形之复杂，及过去召开联合会之经验，深感诸多困难，未敢接受。此函覆后，即未有再通消息。

       事隔两月，至七月三十日，忽接孔院长自汉口来电，云：陈嘉庚先生，庄西言建议，在星组织华侨领导机关。此项组织，有无必要，环境能否许可？如何组织，始有成效？盼核覆，电渝。孔祥熙世。庚即电覆如下：重庆孔院长鉴：来电悉。菲荷各属，前曾对庚建议，集星组织机关，意在请求中央援闽，及研究筹款成绩。然关于军事，庚不赞同，若筹款则可，环境无问题。如以国府命令电各属埠，集星组织机关，研究有益筹款，庚甚欢迎，并可资以激励督促。如赞成，乞电示奉行。陈嘉庚叩世。

       来往两电而外，又复沉寂。约廿日，高总领事过访，称接孔院长长电，委查召集各属侨领来星开会事。庚乃将经过情形－一详告。数日后高总领事再接孔院长电，通告各驻地领事，传知南洋各属侨领来新加坡开会，其范围包括菲律宾、香港、安南、暹罗、缅甸、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婆罗洲、马来亚等。于是庚忝居新加坡筹赈会主席，分属东道，乃负责筹备一切，并定双十节日为开会日期。虽为时仅余卅多日，惟南洋各地侨胞均早已闻讯，有意奉行我政府命令者，选派代表参加，自不至如何逼促也。

       大会之期既届，最先到者为菲律宾代表，其他各埠代表亦相继贲临，至为踊跃。暹罗因环境关系，未便公然多派代表，然暹京、暹南、暹北，亦均有人出席。香港华侨财力，以粤侨为最，不意粤侨出席者竟无一人。苏门答腊多埠参加，独首府棉兰与其近属，乃反放弃，查系前时各设机关未有联络。迨大会前夕，方组总机关，故不及举派代表。其他数处来函，称因事未便派代表。惟愿拥护大会一切决议案，并愿加入总会为会员。至于上述暹罗一地，因环境所限，爱国侨胞不能充分显示其精神，然此后抗战前途愈呈光明时，则该地环境自能随机转变。以该地侨胞之众，将来筹款成绩当不至逊于马来亚。他如香港粤侨，去国最近，观感最切，富庶又为华侨冠，今后亦必能多所贡献。另有若干地方组织欠完善或事阻未先参加者，尤希速谋改进，加入总会，以通声气而收宏效。此次出席代表，计四十五埠，凡一百六十八人，实南洋华侨史上所未有，亦云盛矣。

       大会即告闭幕，此一次南洋华侨大团结之空前盛举，已成为历史上不磨之记载。会中重要文件，兹已编成报告专书，爰将经过情形，摘述梗概，以弁简端。

民国廿七年十一月

**陈嘉庚主张持久战以抗日**

**原文载南洋商报22.10.1930**

       针对路透社昨传日军进犯广州，陈嘉庚氏告诉记者称：我国对日抗战，贵乎持久。所谓焦土抗战，盖即表示持久之决心也，是以一地之失，无须牵虑及之。吾侨目前最大之救亡任务，乃在各尽天职，加强输财。抗战之最后胜利，决定于国家经济之巩固。即使广州一旦被劫，吾人更须引以激奋，加深同仇敌忾，我持久战必可败日，绝无疑议。本人对于目下之时局，不日将本此信念，作一详述。

**购机寿蒋与国防**

**陈嘉庚在新加坡购机寿蒋会**

**游艺筹款会上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5.9.1936**

       列位同胞，今日我人假大世界跳舞厅举行此礼，盖为购机庆祝蒋院长寿辰游艺筹款会开幕礼，至于本游艺会之举行，一因市情不景，藉此添加购机款额，一则藉此唤醒同侨，使知国之当爱。至于购机寿蒋一事，为三数月前，国内军政界之所提倡，外洋从无动静，视极平常，未见有倡导者。至七月半，本坡侨民大会在中华总商会举行之时，刁作谦总领事乃以提倡一事，与弟言之，盖得伦敦郭大使之来函也。时弟以侨民大会之举行，目的仅在制止内战，提付讨论，殊有未合，因谓之曰：此事是否既得当地政府之许可，若然，则函总商会，请其发起可也。及后，闻商会因领馆来函，召开会议，以人数不足流会，终改开侨团代表大会，侨团代表大会举行之前日，刁总领事谓事有攸关，君必出席，当晚福建会馆举行执监会议，又举弟代表福建会馆出席，弟本不就，嗣以过却不恭，故尔迁就，中间，弟并拜托华民政务帮办孙崇瑜先生，探求华民政务司意见，看其是否同意马来亚华侨联合举行。总商会团体代表大会举行之日，孙先生即于午前答覆消息，称，华民政务司经予应允，惟捐款不可出于强迫云云。以是，总商会侨团代表会议举行之顷，弟即以此报告会众，并谓，当地政府既经应允，吾人可以放心进行，且应联合全马来亚侨胞，一致为之云云。及至本坡购机寿蒋会成立之后，亦遂函请各埠，举行联合，至于联合进行之好处，弟谨顺为诸君报告一二。刁公使言，购买飞机，每架需款十万元，我人试思十万元购机，此于大埠，自可如数捐足，小埠则否。如此，小埠捐款之不及一架者，势须谋与其他小埠联合，则所购飞机，应书何种名目，实有问题，而况与人合购，亦非甚易为乎？若牺牲小埠，不使捐款，则其所失，亦殊大，设与联合，即无问题，此购机寿蒋之不可以不联合一也。购机一架需款十万，不行联合，大埠捐款亦将受阻，何则，飞机购买，既不可购买半架，尤不可购一架许或一架半。如是，能力可捐至十余万之大埠，势必捐至十万即止，若行联合，则无论其为十五万、为十六万，均可尽量劝捐，免受阻碍，此购机寿蒋之所以不可以不联合又一也。总而言之，购机寿蒋，举行联合，不特物质上有利，精神上亦复有利，盖使各界人士，于此知建设空航，人人均有此一义务也。弟此次与周献瑞，李亮琪二君，出席小组会议，对于小组会议经过，顺便报告一二。此次小组会议之举行，到有六七州府代表，该会议举行二三小时，现象极佳，并无一人反对联合。弟此次出席小组会议，得与各州府代表晤谈，对各方捐款情形，较为明瞭，大概本坡可至国币卅万至卅一万，柔佛区各方合计，可至十万以至十一二万，马六甲目前已及万余，将来可至三万，森美兰，芙蓉，可至五万左右，雪兰莪可至廿五万以上，吡叻可廿五万，槟城可至十五六万，其余各处，一共可至四五万，统计将来可至国币一百廿万左右。我侨将来即捐至一百二十万国币，购买飞机，亦称甚微。至于国内，又将不及。我国民穷财尽，一省之数，想亦不及此间也。总之，我人即捐一百二十万购买飞机，所买亦不过一十二架，为数殊少，然此可谓为教员机而非学生机，何则，航空人才难得，须加训练，则此十余飞机可教学生数百人，与全国购赠飞机合可达一百余架，则此一百余机，可训练学生数千人。又此种飞机为飞机母，我人希望其能多生儿子，相信我国有航空人才千人以至万人，则我虽无力，友邦必将助我，彼野心勃勃者，孤立无援，我则至少亦有强国三四为友。二次世界大战，果告爆发，可无疑义，则一国助百架，三四国助三四百架，一国助五百架，三四国助千余架，俗语云：“自助者天助”，我人固须自己有人才而后人乃得而助我，若无人才，望人助人助机，全盘负责，则又谈何容易。抑尤有进者，数十年前，作战仅靠海陆二军，今则空军为重。论海军，我国海军幼稚，发展又为能力所限，今可用以自卫者厥惟陆军。而陆军又须有空军掩护，陆军无空军掩护，等于无用。今我空军初创，谓无空军也可，无空军是无陆军，无陆军是无国防，国而无防，其不等于亡国也乎。是则购机使为机母，急不容缓，均有力者至宜出力，得添一机二机，均属可喜。

       列位同侨，弟今尚欲有片言，此言实为不幸之言，不幸之言，原可不必言，惟弟终不得不言者，盖以关系之大，非仅及弟一身，而实关系全新加坡，全马来亚也。侨民大会举行之后，寿蒋委会成立之前，即有人以匿名信寄弟，内中所书，多有对弟个人不利之辞，甚有书于墙壁之上者。寿蒋委会成立之后，再有同样事情发生，此大约为反蒋派西南派之所为也。投匿名信，弟以无关大体，即在墙上书写标语，亦无关系。怕数日前本坡一有力言论机关，登载反对文字，措辞与前述匿名信所言，觉甚相似，此无非为反蒋派，西南派之所为，弟本不欲有言，然终不能无所解释，彼等指责开会何故不在商会而在怡和轩，究竟开会在怡和轩有何不可，即有不可，此亦为第一次委员会议之所决定，并非偶然。至言怡和轩，三四十年前，孙总理南来，计划革命，当日孙先生亦与怡和轩会员接洽，即福建光复时之保安会，及后来之国民捐，亦均由怡和轩所发起，他若济案及其他事故捐款，亦为怡和轩所发起，所捐亦每至数十万，然均圆满进行，并无弊端。记得十年前，潮州八邑风灾，商会发起筹赈，当时由林义顺君任主席，捐款者最多二千元，弟不分畛域，亦捐二千元，惟二周后，即有纠纷发生。有人在外，另设机关筹赈，林君被人大骂，事固受阻。五六年前，水灾募捐，亦由商会办理，捐得多少，弟殊不知，惟终发生弊端，有人假单，不知捐去多少，然终破获，拘入警署，中间有人拟使入狱，有人以如此一来实属不雅，其后如何，不复记忆。于此可见此次委员会在怡和轩召开二次会议，至三十余人，不及全数委员之三分一，论者谓为地点不合，改在商会举行，盖望出席人数增加。然弟所知，商会会员五六百人，年开会员大会一次，出席者不过四五十人。又，商会董事三十二人，开会时，出席者亦不及全数之三分一，有时亦至流会，若谓怡和轩为俱乐部，须知我人献机与南京励志社，励志社亦蒋院长所组织之俱乐部。实则，以此种种，皆因国民程度低下，有以致之，与地点曾无关系。

       又有一事，言之不恭，惟望诸位原谅，盖即彼等对弟捐五百元一节冷讥热讽是也。弟以无力，捐五百元殊少，对会不住，对诸位也不住，惟谦益饼干厂所捐二千元为何人所出，弟连此二千元一总计算，亦然不见得太对不起。惟弟困难，弟对集美，厦大，每月尚须负担五千元，此为不可少者，其中三千元为直接替集美负担，二千元则间接替厦大负担。所谓间接，即前因此间公司为有限公司，每月仅能津贴五千元，厦大不足开支因由专理厦集校务之集通号代借一十余万，以资应付，此款今日须还，母利已还大半，目下每月拨还二千。厦大前在本属捐款，共得二十七八万，即收得者约二十万，其余看已无法鸠收。然此二十万元，维持厦大经费，不足二年，又安有余资清偿债项。至弟维持二校，自知甚是笨拙，其目的一为使华侨知重教育，一为发展闽南教育，事虽笨拙，惟笨拙愿望，亦每有一二分可以达到。民元至今，纷乱不已，惟弟有一信念，即信中国纷乱，为过度时之必然现象，二三十年后，国家必可发达……。

**西安事变电陕请保蒋氏安全**

**原电载南洋商报15.12.1936**

       西安张汉卿先生伟鉴：贵部哗变，蒋院长身失自由，消息传来，侨情惶惑。以为张先生与蒋公交谊至深，且共患难，今遽出此，当非本意，尚望尽力设法，迅释蒋公，推诚合作，以复国仇，毋为摇及国本之事，而启纷乱割裂之机，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临电不胜迫切之至，盼覆。

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嘉庚叩

**西安事变星洲侨民大会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4.12.1936**

       各位，本日之侨民大会，筹备不过数日，请参前发起发出之函，计一百四十封，接得覆函一百零三封。参加者多于西南异动，及购机寿蒋两次侨民大会。有人以为大会为怡和轩俱乐部召集，似乎不当，依理应由华侨总机关召集云云。记得距今三十年，光复以前，新加坡尚无所谓中华总商会，或其他相当之机关。所有救国之事，多由怡和轩为之。光复以后，怡和轩乃本初志，继续办理。所谓见义勇为，不敢客气是也。再如槟城有平章会馆，有中华商会，惟救国之事，则多由阅书报社为之。若言总机关，怡和轩部友，向无省界帮派之分，盖亦一总机关也。此次西安叛变，轰动全世界，事之严重，民国以来无出其右者。今日之事，诸君应加注意之事有三：（一）此事发生，南京来电，三番五次。私人方面，如张永福、萧吉珊、李振殿先生等接得国府电报，十次八次，报告一切。昨日京方来电新国民日报，至有着我人开会表示拥护中央者。查华侨散居海外，多至千万，而以南洋各处为最多。新加坡则为华侨中心。来电三次五次，十次八次，盖为重视新加坡之华侨。而我华侨岂可将所有来如雪片之电报，置诸不闻不问，而不有何表示耶。（二）我国至光复至今，凡廿五载。此次西安叛变，最为严重。大凡变政之初，必有一度纷乱时期，则群雄逐角，你争我夺。经过长久之纷争后，十年或二十年，优胜劣败，能为吾人之领袖者，乃渐可见，所谓叛荡识英雄是也，足见得一领袖殊非易易。而今吾人认其有足为吾人领袖者，则惟蒋委员长而已。蒋委员长，不但为吾人所尊重、敬服，世界各国，亦莫不称许。当此国难方殷，外侮日亟，张学良倒行逆施，劫持蒋委员长，又岂可使各人缄口无言乎？设若此也无言，彼也无言，则国民行见失去人性，尚何国家之足道。设能彼此宣言，声罪致讨，彼学良虽虐，想亦可以稍稍敛跡。国民之责任，亦于是可以言尽。若言国民责任，记得德国赛尔投票，一居上海之年老德妇，因欲亲投一票，不惜远道返国，其尽忠国家，又何如乎？（三）古人谓“多难兴邦”，多难之所能兴邦者，因能发奋图强也。多难而反不能发奋图强，邦又乌能兴哉？此我人今日，应为警惕者也。此次张学良所提条件，抗日容共联俄，俱极荒唐，万万不能办到。在不说明此事之可能与否，应先叙述蒋张之关系。距今七八年前，北伐军抵济南，为日所阻，时张作霖逃出关，于途中为日人炸毙，张学良闻耗，乘飞机返奉天坐镇，乃得安然。张作霖死后，羽党分亲日与拥中央二派，杨宇霆即亲日派，张学良突然枪毙杨宇霆之后，表示拥护中央。日人思与制止，但张之志已决，卒换青天白日旗。不久蒋张阎北京会议，驱逐苏俄，引起黑龙江中俄之战。时俄兵不过一万八千人，飞机亦仅十八架，东北军数逾三十余万，俄军卒能将东北军杀得落花流水，足见东北军之不能战。东北军既无力胜俄，谓其有力抗日，此殊滑稽也。夫日之强横，俄犹让步，彼谓抗日，岂非欺人自欺之语耶。至于容共，更为笑话。设所欲容之共，若为真正共产，则犹自可。其实中国目前共产党，均为土匪，全属土匪之共产党谓有可容，岂非笑话。至于联俄，更觉荒唐。俄与日虽亦处于敌对之地位，惟对我态度则有殊。日每乘我内乱，兴兵人寇，俄则望我强盛，而后共立一条战线，联合对日，苏俄方望我发奋图强，岂望我即战日耶，则张之高唱抗日容共联俄，亦不过骗人耳矣。

**陈嘉庚电汪精卫请拒绝与日言和**

**原电载南洋商报23.10.1938**

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因鉴各报所载外电，传汪精卫氏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和平谈话，昨急电询汪氏，其原文如下：

精卫先生勋鉴：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养

**西安事变星洲侨民大会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24.12.1936**

       各位，本日之侨民大会，筹备不过数日，请参前发起发出之函，计一百四十封，接得覆函一百零三封。参加者多于西南异动，及购机寿蒋两次侨民大会。有人以为大会为怡和轩俱乐部召集，似乎不当，依理应由华侨总机关召集云云。记得距今三十年，光复以前，新加坡尚无所谓中华总商会，或其他相当之机关。所有救国之事，多由怡和轩为之。光复以后，怡和轩乃本初志，继续办理。所谓见义勇为，不敢客气是也。再如槟城有平章会馆，有中华商会，惟救国之事，则多由阅书报社为之。若言总机关，怡和轩部友，向无省界帮派之分，盖亦一总机关也。此次西安叛变，轰动全世界，事之严重，民国以来无出其右者。今日之事，诸君应加注意之事有三：（一）此事发生，南京来电，三番五次。私人方面，如张永福、萧吉珊、李振殿先生等接得国府电报，十次八次，报告一切。昨日京方来电新国民日报，至有着我人开会表示拥护中央者。查华侨散居海外，多至千万，而以南洋各处为最多。新加坡则为华侨中心。来电三次五次，十次八次，盖为重视新加坡之华侨。而我华侨岂可将所有来如雪片之电报，置诸不闻不问，而不有何表示耶。（二）我国至光复至今，凡廿五载。此次西安叛变，最为严重。大凡变政之初，必有一度纷乱时期，则群雄逐角，你争我夺。经过长久之纷争后，十年或二十年，优胜劣败，能为吾人之领袖者，乃渐可见，所谓叛荡识英雄是也，足见得一领袖殊非易易。而今吾人认其有足为吾人领袖者，则惟蒋委员长而已。蒋委员长，不但为吾人所尊重、敬服，世界各国，亦莫不称许。当此国难方殷，外侮日亟，张学良倒行逆施，劫持蒋委员长，又岂可使各人缄口无言乎？设若此也无言，彼也无言，则国民行见失去人性，尚何国家之足道。设能彼此宣言，声罪致讨，彼学良虽虐，想亦可以稍稍敛跡。国民之责任，亦于是可以言尽。若言国民责任，记得德国赛尔投票，一居上海之年老德妇，因欲亲投一票，不惜远道返国，其尽忠国家，又何如乎？（三）古人谓“多难兴邦”，多难之所能兴邦者，因能发奋图强也。多难而反不能发奋图强，邦又乌能兴哉？此我人今日，应为警惕者也。此次张学良所提条件，抗日容共联俄，俱极荒唐，万万不能办到。在不说明此事之可能与否，应先叙述蒋张之关系。距今七八年前，北伐军抵济南，为日所阻，时张作霖逃出关，于途中为日人炸毙，张学良闻耗，乘飞机返奉天坐镇，乃得安然。张作霖死后，羽党分亲日与拥中央二派，杨宇霆即亲日派，张学良突然枪毙杨宇霆之后，表示拥护中央。日人思与制止，但张之志已决，卒换青天白日旗。不久蒋张阎北京会议，驱逐苏俄，引起黑龙江中俄之战。时俄兵不过一万八千人，飞机亦仅十八架，东北军数逾三十余万，俄军卒能将东北军杀得落花流水，足见东北军之不能战。东北军既无力胜俄，谓其有力抗日，此殊滑稽也。夫日之强横，俄犹让步，彼谓抗日，岂非欺人自欺之语耶。至于容共，更为笑话。设所欲容之共，若为真正共产，则犹自可。其实中国目前共产党，均为土匪，全属土匪之共产党谓有可容，岂非笑话。至于联俄，更觉荒唐。俄与日虽亦处于敌对之地位，惟对我态度则有殊。日每乘我内乱，兴兵人寇，俄则望我强盛，而后共立一条战线，联合对日，苏俄方望我发奋图强，岂望我即战日耶，则张之高唱抗日容共联俄，亦不过骗人耳矣。

**陈嘉庚电汪精卫请拒绝与日言和**

**原电载南洋商报23.10.1938**

南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因鉴各报所载外电，传汪精卫氏对路透社记者发表和平谈话，昨急电询汪氏，其原文如下：

精卫先生勋鉴：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养

**关于和谈与抗战到底问题陈嘉庚**

**再忠告汪精卫副总裁**

**原电载南洋商报27.10.1938**

精卫先生勋鉴：有电计达，顷接国内可靠消息，先生主和甚力，事虽绝不能成，难免发生磨擦，淆乱视听。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果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先生长参政会，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议决案否？倘态度骤变，信用何在？二次之会，又何必开？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益且闻讯痛极而怒，料国内群情亦必如是，今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叩十月廿六日

**陈嘉庚在第二届参政会议之通电提案**

**原文载南洋商报18.11.1938**

参政员陈嘉庚提案为：在日寇未退出国土之前，公务人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注一）

**请通缉汪归案**

**南侨筹赈总会主席致电蒋委员长**

**原电载南洋商报1.1.1939**

       按南侨筹赈总会陈主席，昨晚为报载汪精卫所发狂谬汉奸宣言，特急电重庆蒋委座，请宣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其原电文如下：

       重庆

       蒋委员长钧鉴：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跡，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灭亡。汪固深知此义，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居议长，岂竟充耳弗闻，乃敢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殆谓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悬，非彼莫属耶。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敬乞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叩世（卅一日）

**闽省光复与新加坡福建保安捐**

**原文载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上册页二**

       我国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新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民国光复。时闽省于近日间亦闻光复，其时中外消息尚乏灵敏，唯新加坡路透电有传报。本坡闽侨乃在天福宫福建会馆开会，组织保安会，举余为正会长，筹款救济闽省及维持治安。即发电福州问黄乃裳君“闽省是否光复？都督何人？此间已成立保安会，筹款救济，覆。”越日黄君回电云“全省光复，都督孙道仁，需款急，请速汇。”即汇去国币二万元，并电云：“厦泉漳素多匪，乞维持治安，款可续汇。”越日孙都督回电云：“款收，漳泉已派某大员负责安全，请再汇巨款以应急需，至感。”月余之间，计汇去二十余万元。盖光复初，库空如洗，民心动摇，二万元收后，立即宣传“南洋新加坡汇来二十万元，尚有百万元可接续汇到。”云云。由是民气更形兴奋，各处地方安定如常，至全省光复，只福州小有纠纷，立即平息，死伤甚寡。时南洋华侨爱国风气未开，故他埠闽侨未有响应捐汇。孙中山先生自欧洲回国途过新加坡将赴上海，曾言到国内时如私人需款可否帮助，余许筹五万元。其后来电告予，将赴南京需费，予即如数汇交。

**陈嘉庚在槟城与吴铁城专使谈闽省政治**

**原文载南洋商报26.12.1940**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于廿日由仰抵槟，而奉命宣慰华侨之吴专使铁城，则于二十一日抵步。陈吴两氏，均受槟城侨胞热烈欢迎，情形已志前报。陈主席已于廿二日晨离槟，前往吉打属。当吴专使抵槟之首晚，陈主席曾先以电话告知吴专使，旋晤吴专使于桂林庐（林连登洋楼），十时晤面，坐谈约一小时。其间所谈述者系关于闽省问题，陈氏关心闽民之疾苦，是以异常注意闽政之能改善。其与吴专使之谈话，当为一般侨胞所欲知者。兹为纪述如下，以告关心闽省情形之读者。

       陈吴会面时，互相寒暄，陈氏谓与吴氏相别，迄兹三个月，称赞吴氏之精神更佳，彼此均甚客气。继而开始谈话，陈氏称，本拟由港返星，嗣因滇缅公路有需要改善，及再经一番之视察，曾得蒋委座之同意，饬派工程师，交通处等部人员，到滇缅路共相磋商一切，故改由仰光乘轮返星。

       吴专使问 陈主席此次返国考察，观感若何？何省最佳？何省最坏？

       陈氏答 本人所经十四五省，费时约九阅月，考察所得，各省均有相当进步，情形甚佳，惟福建一省印象最劣。

       吴氏问 所谓最坏者，究为人事上做不到歟？抑系时间上所不允许歟？

       陈氏答 全非时间上问题，亦非人事上做不到。例如加重田赋，统制运输，设立贸易公司与民争利，及抽调壮丁之不得其法，凡此既非积习，欲加改善，殊非困难。田赋本为每年六百万元，于本年十一月一日起，实行加至七八倍，达四千余万元之巨，使民叫苦连天，不知死所。

       吴氏问 此种增加，如何收法？

       陈氏答 本人亦莫明其妙。

       关于统制运输事，吴氏谓或恐资敌，不得不尔。

       陈氏答 既非边境之区，自无资敌之可言。且统制运输若是严酷，虽利用牛马挑运，人力挑运均不准许，如一人挑运五十斤重之货物，欲过一乡，亦被目为犯法。吴氏对此，亦为默然无语。陈氏继称统制一事，在战时非为不可，然政府之设有运输队，亦在辅助人民之不及。他省运输等等，政府不加干涉。独闽省人民，并人工之挑运，亦在被禁之列，此为本人所亲眼看见，亲历其境者。

       吴氏问 陈先生此次入闽，曾否与省主席陈仪晤及？

       陈氏答 已会过矣，然所提及要求改善之事，如统制运输等，陈仪认为非若是统制不可，是其无诚意接纳，可想见矣。关于徐学禹之为人，据吴氏所称，情形亦略知之，陈氏谓以徐某一人，一身而兼十二职，怎怪闽民之痛苦哉。

       吴氏谓 由本省人而任本省职务，较为妥善，盖有乡党制裁，俾可范其行为耳。

       陈氏答 闽省政要，都为外省人。

       吴氏称 陈氏与蒋委员长来往电文，概有阅及。则在数处开会之演词，亦有寓目。吴氏并谓蒋委员长既云地方之政情，如有所见，自可直接向中央报告，最好此类之言，不必对外发表，期免对于筹赈方面，有所影响。

       陈氏答 倘政府能予接受，有所效力，则本人今日，亦何须再多提及之乎？至于筹赈工作，绝不因而受影响。本人每次发表谈话，特别声称，请各界应更加努力捐输，切勿因此而灰心馁志，盖救国捐输，乃为公事，而福建只为局部问题，暂时使人满意，终有改革之一日。故对于整个抗战前途甚抱乐观，在最后胜利尚未达到之日，我人必须加倍努力，必不因是而停止应尽之天职也。

       陈氏复谓 福建种种，确难使人满意，岂能强不好而妄说其好乎？

       吴氏称 或者因侨胞对于国内政治之希望过奢，故对闽省情形，而感失望。若大体上不错，其他失妥之处，自可渐求改善，盖为政者非一朝一夕可能做到也。

       陈氏坦然答曰 我人对政府不敢过事苛求，惟望政府当局，体恤海外闽侨之关切家乡，在可能范围，对于不善之处，加以改善，俾海外闽侨，稍得安心，已感满足矣。

       吴氏称 彼本人亦曾电达陈仪，提及此事，并谓对于陈氏在泉州、桂林、及槟城三处所发表之谈话，均阅及，但觉甚为难过耳。

       最后谈及关于滇缅公路事，陈氏谓该处设有五个公司办理交通事务，未免多费人员及费用，若由一个公司办理，岂不较佳。最后吴氏询陈氏抵星日期，因吴氏来星时，仅晤代督，故决再到星洲，拜会总督汤姆爵士，当再与陈主席在星从长讨论关于闽省之种种改善问题云。

**回国考察观感**

**新加坡各侨团欢迎会上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6.1.1941**

**一 考察经过**

       本人此次归国，乃以南侨总会主席地位，代表全南洋华侨对最高领袖致敬，对军政长官及全国军民致慰劳，除在重庆分配慰劳团出发，与创设制药厂而外，此行最关心者，尚有三项，一、军事，二、政治，三、团结问题。军事方面，向蒋委员长，何参谋长，白副参谋长，及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参谋长总司令访问。政治方面，向中央各院部及各省行政长官社团领袖，报界记者等访问。团结问题，则在重庆访问国民党领袖而外，又往陕北延安会见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并其他重要人物。以上三事，本人在未回国之前，原已留意及之，如以未曾宣布者，恐战时交通不便，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兹者，愿望已达，谨将一切经历，概括报告如次，其中所述，虽曾在南回途中，如缅京、仰光、马来亚各地发表，惟时间匆促，略而不详，且本人非专家，所见难免肤浅，而风尘仆仆，走马看花，又多疏漏，但较一般报纸记载，或出于道听涂说者，自度当较真确。顾考察原非易事，立言尤贵忠实，一、须自尊人格，二、须无党派关系，三、须无权利企求，庶能作公平之评断，而不负侨胞之期望。军事方面，全国兵员，比较抗战前，已增加两倍，军械配备亦比前充实，机械化部队，更甚完备，其中详细状况，各处演讲，报纸多有登载，今日毋须多谈。各省自抗战以来，征调壮丁七百余万人，逐日训练，所到各城市触目皆是，桓桓赳赳，生气蓬勃，各战区将领，精神饱满，绝无已往军阀气习，类此现象，实令人无限感奋。政治方面，各省分别言之。

       四川 新兴工厂林立，矿业勃兴，如煤炭产量，比较战前已增十倍，矿盐产量，前每年仅五百万担，现可增至一千万担。农产品更形发达，其他如交通，治安，禁烟，均成绩卓著。教育方面，民廿八年全省教育费支出五百万，廿九年预算增至一千万元，本年度按再增至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元，教育部规定由廿九年度起，五年内普及全国教育，而四川则拟缩减于三年内完成之，其进步可以想见。前军阀时代，所有地方军人势力，现经收归中央，拥护抗战到底。

       甘肃 抗战前全省岁收七百万元，鸦片税占五百万元，其他仅二百万元。近年以来，鸦片税取消，而提倡生产，整理赋税，根绝中饱，民廿八年收入一千二百余万元。甘省宗教信仰，虽各不同，然民情融洽一致，信赖省府，拥护中央，故地方安堵。他如教育交通，工业农产，亦有相当进步，抗战后征调壮丁，办理得法，服务前线，极其踊跃，其政象之佳，可以概见。

       青海 自马主席步芳接任以来，对财政颇多整理，吏治亦尚修明，各县公路电话均可通达，民风淳朴，官吏廉洁，拥护中央抗战，备见忠诚。全省民众仅百余万人，回教徒居多，抗战以来，调赴前线骑兵，已达三师之众，该省素称产马区，现正大规模训练战马，以备补充。本人行抵青海，已在午间，当局召集各界于翌晨六时，在省府大操场开欢迎会，时间甫届，军民鹄立者五六千人，秩序整齐，精神活泼，边区有此佳象真是可敬。

       陕西 该省烟患极深，民众怠惰，生产衰退，百业凋残，近年以厉行禁烟，生产渐进，百业渐兴。汉中各地，向多土匪，历久未能肃清，抗战后亦已销声匿跡。乡村民众生活，素多穷苦，十来岁男女，无裤可穿，近则稍足自给。交通事业，亦称进步。上述禁烟剿匪及交通各端，皆为中央势在必行政策，而战事推行尤力，所可惜者，省府行政长官德望未孚，难资表率，西安市虽密迩前线，而奢侈娱乐之风仍炽，醉生梦死，似乎不知国难之当头。

       陕北延安，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前时延安域内，亦颇繁荣，居民二万余众。抗战后，敌机屡来轰炸，全城夷为废墟，现已无人居住，城郊四面多山，遂从山下或山麓间，开辟马路，穿凿土洞，以为住屋，每洞深约三四十尺，阔十多尺、高亦如之，所有政府机关以及医院学校居民，概在其中，敌机无法轰炸，故亦久不再来，民众安居乐业，衣服亦尚整洁。西安事变，蒋委员长曾允准划定陕甘宁边区二十一县为中共治理地，仍归中央统辖，而中共即取消原有政策，奉行三民主义，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三年间新垦荒地，三百余万亩，亦系私人产业，商人贸易自由，市肆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概由政府负担，公务人员士兵学生，每年由公家发给寒暑雨季衣服各两套，上下一律，绝无等差。长衣马褂，唇红蔻丹，旗袍高跟鞋，则绝跡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公务人员舞弊上五十元革职，五百元者枪毙，每天除工作外，须读党义书籍一点钟，每星期千人集合露天“上大课”一次，听取名人演讲，闻其收取党员，亦颇慎重。

       山西 该省在军事上所处地位极其重要，敌人初意吞併全省渡过黄河，直迫陕豫，威胁川鄂，卒以第x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极力死守，在高山峻岭中开洞驻军，出没无常，使敌人不敢正视。省内市镇，虽多沦陷，然敌人势力，不能越出城郊及铁路线之外，各处民众，于协助杀敌之余，均能努力生产。

       河南 该省征调壮丁，约在百万人以上，为全国冠，本人沿路所见壮丁，日以千计。第x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身经百战，战无不胜，保卫中条山声威尤振，有福将之誉。卫则甚自谦逊，谓临事谨慎而已，每一阵地，必亲临察勘，大而一山一水，小如一池一石，均不疎忽，谋定而动，故所向有功。河南田野广大，农民勤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尚觉安定，该省近出纺纱机，一人工作可抵三十人，各县皆相仿制，纺织业故亦甚盛。洛阳为古代九朝都会，古蹟名胜，触目皆是，前吴佩孚练兵于此，植树四万万株，郁郁苍苍，令人可爱。

       湖北 本人由洛阳坐大卡车往湖北老河口时，途经博望坡及南阳，在卧龙岗午饭，参观三顾堂诸胜蹟，沿途桥梁车路，多已破坏，乃别从间道驶过。其时襄燮宜沙，战事剧猛，虽风声鹤唳，然民心安定如恒，其他教育生产，事业亦多进步。第x战区李司令长官宗仁，渡河来会，欢谈竟日。老河口系汉萧何封邑，居武汉上游，为豫陕鄂货物集散地，商业颇称繁盛。

       云南 前盛产鸦片，每年烟税可收三千万元，禁烟后，烟税取消，别征消费税，年入一千七百万元，近来中央亦令停止，改予补助。该省土地广大，农产丰富，新辟滇缅公路，两旁山地，亦皆种植，其农业之进步，可以相见。矿产如锡，盐铜煤等，力事开採，产量日增。教育大中小学校林立，沿海著名大学，亦多移此，商业繁荣，蒸蒸日上。抗战后出兵杀敌者十余万人，而后方在训练中者，亦数万人，滇缅公路开工时，征发民工十五万人，七个月完成，中外赞叹，近因敌人进据安南，我国乃以边境陈兵三十万，待机出击，由龙主席兼任指挥。

       贵州 该省政治措施，颇重实际，省参议会开会，议员质问时，态度轩昂，有拍案者，省当局和颜接受，不以为忤。省参会所组织县政访问团，出巡各县，省府亦甚予以便利。贵州原属贫省，前惟盛产鸦片，年收税款千余万元，禁烟后，农产增多，人民安定，交通教育及工业，亦多进步，提倡节约，禁止宴会，其努力求治，有足多者。

       广西 广西，前有范模省之称，七七事变，出兵二十余万，李白黄，和衷共济，埋头苦干。黄主席旭初，清勤正直，虚怀若谷，极为僚属民众所拥戴，在任之久，为全国各省主席冠，布衣淡饭，家无仆役，黄夫人每清早亲到市场买菜，十年如一日，其治家朴俭，甚为人所乐道。广西自抗战以来，征发壮丁，全数达六十余万众，而省内农产品，仍有剩余，可供广东一部份之需要。普及教育，提高文化，兴办水利农林，及其他各种实业，著有成绩，交通事业进展亦速。自广州南宁失守，空袭警报，几于无日无之，而军民合作，精神极佳，此次南宁收复，驱敌人于境外，实收功于空室清野，尤为难能可贵者也。

       湖南 湖南，土地肥沃，农产丰富，水陆交通，战后虽多破坏，各种事业，仍然迈进，长沙焚毁，衡阳惨炸，南昌失守，敌人野心勃勃，视该省为俎中肉，然第x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攻守得宜，敌卒不逞，人民依然安居乐业。其他教育文化，亦有可观。秋潮涨时，敌人扬言将再以战舰大举来犯，而薛长官严阵以待，结果敌人阴谋，竟无法实现。

       广东 民物富庶，然自广州失守，邻邑亦多沦陷，粮食缺乏，敌机威胁，一日数惊，损失之大，为西南各省最，民众颠连困踬，触目伤心。自第口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省主席李汉魂，通力合作，军事政治，相辅而行，遂于前年造成粤北大捷，人心稳定，各种事业，逐渐恢复旧观，革故鼎新，且见蓬勃气象，杂粮食品供应，全年尚欠两个月，经省府鼓励生产，由去年九月一日起，公务人员，自省主席以下，每星期亲下农田耕作一小时，以资倡导，并订九月半起，禁食白米，而食糙米，据建设总长预算，如此做去，本年春后，广东粮食，便可自供自给，不虞缺乏。

       江西 前为共军所据，连年烽火，糜烂不堪，人民死亡，财产损失，不可胜计，熊式辉主席就任以来，悉力整顿，兴利除弊稍稍恢复，建设厅长杨绰菴，在职年余，创办工厂三十余所，本人最注意者，如麻袋厂，所出麻袋，品质优良，不亚于印度米袋，又如染料厂，已化制成功，每天可出数担，此两种出品，为全国所未有，将来利益之大，莫可限量。教育文化，相当发达，中小学而外，普通师范学校，亦有八所，中正大学，经已成立，农产以米为大宗，可以兼供闽粤，熊主席虽为军人出身，然温文儒雅有学者风度，殊难得也。

       浙江 东南富省，浙亦其一，沦陷九县，县城虽失，而城外仍在我掌中，各县县长依然在职。农工商业，比前更进，文化亦不失战前状况，交通事业，除原有舟车外，省府更特备人力车五六千辆，每辆可载重四百斤，以辅助汽车之不及。沿途所见妇女肩挑农作，一如男人，为数不少。抗战前省库每年收入不上三千万元，财政所有时仅存款十余元，战后一经整顿，如民廿八年增收至五千余万元，财政厅经常存款四五百万元，其进步可知。敌人虽封锁我出入口货物，间亦有人投以私利，而得自由转运汽车煤油，敌舰且可私售。

       福建 现驻国防军口师，自金厦沦陷，海道而外，内地则甚安全，剿匪亦颇著功效，惟沿海渔船，惨遭焚炸，损失不少，而民气旺盛，拥护抗战，实不后人。无如年来苛政百出，民不堪命，为各省所无，征发壮丁，则用捆绑押解，如上刑场，前后征发一十五万人，逃走死亡，无数目可考。省营贸易公司，与民争利，一物之征，如旧式账部，亦仿制二十五万本，图向南洋推销。更在上海香港，开设和济商行，私营外汇，运输公司统制全省运输，自挑数十斤之货物，亦属违法，三日路程，而寄运两月尚不能到。百物昂贵，米粮尤甚，藉名军粮，贱买贵卖，月获巨利百万元以上。田赋改征实物，折合米价，平均价加七八倍，以前每年收入六百余万元，自去年十月一日起加征，突增至五千万元，公务员营私舞弊，相习成风，了不愧畏，苛捐什税，指不胜屈，教育文化，如普通师范学校，全省仅设一所，学生八百名，不足一县之分配，其政策乖谬如此。

**二 总观感**

       中央官吏清廉苦干者固多，而尸位素餐营私舞弊者，间亦难免。以我国数十年政治积弊，欲期一日澄清，自非易易。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全国经济学社举行年会于重庆大学，主席马寅初先生邀本人演讲南洋华侨投资问题，本人略言国内盼望华侨资本家回国投资，所以空雷无雨者，实因未明侨情。以本人见解，华侨资本家当分两种，由拥资数十万元以上者言之，一为侨生，一为国内来此久居者，侨生多未受中国教育，国情未谙，何肯回国投资，至国内来者，能成为资本家，年多四五十岁以上，欲望其投资回国，重新奋斗，亦为人情所难。但抗战决能胜利，建国决能成功，则华侨回国投资问题，实不必悲观，盖华侨能回国投资者，非惟资本家而已，一般中产阶级，尤为可能，如家产在十万元以下或略积数千元数百元者，全侨每百人中实占九十九人，每人如投资国币二千元（新加坡币三百元），一万人可二千万元，十万人可二万万元，全华侨至少数十万人，有此资力，其成效岂不宏伟。然欲依此吸收华侨资力，须有健全股份公司之组织，犹忆晚清时代，福建有漳厦铁路，广东有粤汉铁路两股份公司，经营失败，华侨损失数千万元，由是华侨对祖国投资，遂视为畏途。今后抗战胜利，华侨爱国热情，必更增进，投资建国，必更踊跃，但须政治良好，社会安定，无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阻碍进行，始能达到目的。马氏闻言，似有所感，再上讲台，痛陈国家在此国难严重之时，而管理外汇当局，尚且私营外汇，逃避资金，不惜危害国家猎取私人利益，纵加获数千万元，无非留贻子孙买棺木耳。言时悲愤填胸，几于声泪俱下，近日报载，马氏曾揭发中央政要某人在银行存款若干万万元之事，想系张大其词，按之当日马氏并未作是言。国民党领导全国抗战建国已三年余，内外拥护，转危为安，最后胜利，确可属我，绝无问题，唯建国前途系于政治，未有政治不良，而建国大业得以完成者。国民党创造之中华民国，伟大功绩，永不磨灭，若孜孜不已，修明政治，兴利除弊，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党誉更隆，党权更固，发令施政，无往不利，民心悦服，如水就下矣。中共自西安事变后，已放弃其共产政策，奉行三民主义，顺民意之所向，推诚合作，审国情之所宜，改弦易辙，抗战以来，军队由三师增至二十余师，所辖区域，由陕北二十一县扩大至河北全省及山西山东江苏安徽各一部，虽属沦陷区，然敌人势力不出城外，其区域之广，自有中共历史以来所未有。唯无军械厂，军火缺乏，内不能制造，外不能输入，据朱德将军言，所有军火除中央供给外，一部份夺自敌人，一部份得诸民间，然军械虽乏，组织民众，运用宣传，力量亦不减于枪炮也。据陈诚部长所办青年团训练青年服务战地，约十万人，受训者，多出自动，中学毕业生，或大学生，皆有之，训练期间，两三个月不等，受训完毕，即派往战地鼓励士兵，组织民众，团结抗敌，并进行识字运动，每月俸给十五元，膳食在内，刻苦耐劳之精神，殊堪钦敬。胡宗南将军所主持之军分校，学生二万余名，亦皆自动入学，资格最低为高小毕业，或同等程度，生活简朴，训练严格，成绩优异。举此二者而言，足见今日祖国青年，咸具牺牲之决心，在此抗战期间，一致枪口对外，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如欲枪口对内，谁肯服从乎？全国各级将官精神无不奋发，公忠诚恳拥护领袖抗战到底，国共间失感者，不过少数人，但枪口对内，自相残杀，则绝对无人。各长官员，除陈仪一人外，其他大都奉公爱国，领导民众，奋发图强，至可敬佩，阎锡山将军言，国民党政治如办得好，共党自不足虑，否则，寻瑕抵隙者，当不止一共党也，金石良言，令人铭记不忘。本人代表全南洋侨胞回国考察，凭良心说公道话，愿与国人共勉之。

**福建内幕**

**陈嘉庚在新加坡闽侨大会上报告**

**原文载南洋商报20.1.1941**

       今日用本福建会馆名义，假座商会召开闽侨大会，以便本人报告考察福建详情，凡我闽侨，均可参加，假座总商会者，因本会馆礼堂太小，此外更无相当场所，恐人多难容耳，此会只限于本人报告，而非欲有所讨论，如要求改善福建政治，当再看多少时间，国内情形如何，有无改变，然后打算，因本人前日已接重庆蒋委员长之覆电，林主席之覆函，且已将案交行政院及监察院办理，故须稍待也。

       在未报告之前，我要声明两件事，一为我前之同情陈仪，乃以其出于中央，蒋委员长所任命，其时亦未深闻其对闽省政治有何苛刻害民之情事，且反对陈仪者，按其言论，不外责其访问台湾，（编者按陈仪于民国廿四年秋乘舰往台湾，庆祝日本併吞台湾四十周年纪念）雇用日人探矿，（编者按陈仪于民国廿四年冬雇用日本参谋本部测量队廿七名测量福建全省公路矿山港湾水利及军事要隘）残杀张超（编者按军事委员会福建特务负责人张超因反对陈仪压迫青年妨碍抗战被陈仪枪杀虽经军委会来电制止不顾也）三事而已，海外未明真相，自不便随声附和，一为考察报告，当以实事求是正大光明为怀，如不顾事实敷衍塞责，不负责任，趋附权势，想诸君必不同情。本人负代表责任，归国考察，今既南返，不能缄口无言，言则当不违良心，不贬人格，期不负同侨之希望。本人此次回国考察，不仅注意闽省而已，他省如有此苛政，亦要报告中央，请求改善，惟其他各省，则尚未闻有如闽省之民不堪命也。

       本人三月廿六日到重庆，分配慰劳团出发后，于五月五日离重庆往西北各省，七月尾回来，又往西南东南各省，九月廿四日，始由江浙入福建，闽省府及绥署已于事先派大小汽车两架，招待员两人宪兵二十人入浙江龙泉迎候，是晚宿浦城，越日至南平，会见陈仪主席，只问本身自抗战以来，征调壮丁多少，他答二十五万人，问逃走及死亡若干，答无登记数目可考，旋乃请转达各县，凡本人所到各处，但求节省耗费，切勿铺张欢迎，他亦许照办，在南平数天，已得各方报告，闽政苛惨，民不聊生，举其尤重要者，如虐待壮丁，视若囚犯，贸易公司则与民争利，企业公司则损害农工，运输公司则虐及挑夫，又如假军米为名，贱买贵卖，改征田赋，由三四倍加至十七八倍，摧残教育，施行愚民政策，贪官污吏，遍布要津，什税苛捐，多如毛发，在上海香港，开设和济商行，营私资敌，削弱外汇等，更不胜枚举，然本人犹未递信，乃转往闽北各县考察，经建阳时，见路旁死尸两具，一则全身裸露，同行者言，此即壮丁，因病死而弃，或病不能行而被击毙者，又往崇安，（武夷）邵武，折回建瓯，古田，而至福州，沿途所见，及在福州所知，更为详尽。十月十一日由福州南下，经长乐而后，一路乘轿自福清，涵江，莆田（县城），枫亭（仙游县境），惠安，而至泉州，稍住数天，沿途查访及闻见，又深知各种民间惨况，至此入闽已近一月，所经已十四县，人物接触，多系报界记者，厦大集美师生，社会名流，商界领袖，至舆卒挑夫等等，认为种种事实，可与南平所闻，互相印证。闽省苛政虽多，而本人用函电恳请陈仪取消者，只提统制运输一项，以此事害民最惨苦，而革除却比较容易，若有实效，然后再及其他。廿日离泉州往南安永春，沿途复多有观感，即亲笔函告陈仪，复列七条事实，皆为运输公司害民惨况。本人至南安某处，始悉同行陈延进（省科长）到泉州时，立打电话告知南安县长，令其转戒欢迎人员，勿对本人谈地方疾苦，事缘南安县长拟派四人来泉欢迎，而延进又将他去，故有此嘱。本人在永春致函陈仪，谓贵科长陈延进电告南安县长，冀以蒙敝本人耳目，然本人到处，自有各界来告，何须查问地方官所派之人。函去后，陈仪亦不敢否认陈延进之行为，非出彼意。廿五日过安溪，（集美初高中学校在焉）留三天下同安，至集美，去国十九年，回乡仅此一宵。越日，又经灌口至漳州，一度绕往海澄石码，复回漳州，复将所见所闻，续发三电一函，痛陈运输公司销售，如烧火之柴，每百斤原市一元，统制运输后，升至四元。十一月六日往南靖县，入龙岩，以抵长汀（厦门大学在焉），陈仪派代表三人前来招待，并邀往永安，谓各事可从长计议，乃于十一月经连城到永安，第二度会见陈仪，谈一时许。翌日，参加全省工商品展览会开幕，并应欢迎会欢宴会，本人在各处演讲中，将沿途观感，及民众惨苦，扼要略述，惟已觉陈仪缺乏诚意接受，因在本人将到永安之前一二日，他已在纪念周及报纸上表示统制运输绝对不能撤消之意见。十三日在大田县（集美水产农林商科各校在焉），十四日又回永安，十六日乃由长汀出省境，故乡甫返，又告别离，民生维艰，补救无术，欲依阿取容，则良心实难泯灭，欲批击逆鳞，则家乡不能再入，却顾徘徊，忧郁不堪言状，计回闽已五十余天，历三十县，兹将眼见者八项，耳闻者四条，报告如下。

       （一）虐待壮丁 征调壮丁，因待遇不善，视同囚犯，恐其逃走，乃用绳联缚每队数人或十数人不等，此乃本人在仙游枫亭所亲见者。

       （二）贸易公司与民争利 如南洋商家所用之旧式账簿，竟亦仿制二十五万本，值国币百余万元，本人在福州时，贸易公司主者来见，询如何物色新加坡代售人，要赶旧历年底应市，此物之微犹如此，其他大宗商业更可知。

       （三）企业公司 安溪茶叶。每担採制工资五十余元，而政府定价收买不上五十元，农民屡次亏损不堪，多将久植之茶园，忍痛掘除，改种粮食，而武夷山之茶园，亦因价贱焦荒者不少，乃企业公司反设示范茶叶工厂于武夷山下，人员数十，设处办公，开辟新茶园，触目皆是，闻将栽二万亩，其摧残民生，虚靡公帑如此，此亦为本人所亲见者，其他没收工厂，藉名改善之事，不胜缕述。

       （四）统制运输 贸易公司为与民争利，深恐不胜，乃由省令设运输公司，将全省运输统制，虽挑数十斤自用之物，亦须交运。以一机关而要包揽全省货物运输，法制人事，诸多未备，当然不灵，故阻滞运程，不啻十倍之久，三天货运，两月尚不能到，以故百物昂贵，米粮尤甚。本人于同安路中（英埭头市口海边），见米船五只，每只载米约一百担，系由鼎美社运来，水途仅半天可至，而停留在船已十余天不能起卸，此亦为本人所亲见者，其他利用青红帮情况，另有详文附列于后。

       （五）加征田赋 闽省特创田赋改征实物办法，而各县米价不同，最低须加三倍，最高须加十七八倍，平均全省须加七八倍，全年可增收四千余万元，已自旧年十月实行，大田县人口十一万，素非股实，当时本人与县秘书及商会长等谈田赋事，据谓以前每年五万元，战后加附捐七万元，共十二万元，若照此次增加，全年须增至六十万元之巨云。查征收田赋，手续繁复，经收人最易乘机舞弊，如折银元及大串小串等，颇不易算，故人民每以粮胥之算盘为“圆算盘”，且负担不平，闽省产米区多在后方，米价低，负担自轻，缺米县份皆在沿海，米价高负担重。抗战以来，建筑砲垒，破坏公路，拆毁城堡，就地征料征工，所有义务工作，多属沿海诸县。

       （六）各县加捐 自米粮腾贵，各县公务员原俸不足赡家，乃由省府津贴米资，名曰米津，由县长向民众推派，名目加多，贪污更甚（省内六十余县，县长大半外省人），此外尚有其他各种捐款，本人查诸沿途轿夫及民间所言，每人每月当纳还各种捐税一元三角五分至一元五角，若全省统计，其数之巨，几及二千余万元。

       （七）网罗周密 查省银行在各大城市多设中南旅运社，布置美洁，官民称便，岂知是项组织，特务情报各员，满布四周，所造政治成绩图表，及宣传刊物，到处多有，凡中央及其他机关委派视察人员来闽，大都受其蒙敝。本人入闽数天，便发觉本人言论行动，已有人暗中报告陈仪，本人以责问招待员陈延进，（省府委派），他云是中南旅运社经理所为。

       （八）愚民政策 闽省自民二十五年将私立师范学校，概行禁闭，统归省办，迄至今日仅有普通师范学校一所，学生八百名，每年毕业一百余人，杯水车薪，何能应全省之需求，至于高级中学，省立亦仅三校，初中卒业之有志青年，无路更求深造，其设此愚民政策，以降低吾闽教育文化之程度，用心之毒可以想见。

       以上八条，皆为本人亲身接触之事实，凡拥护陈仪代陈仪声辩者，可将不实之处指出，以明是非。

       （九）贱买贵卖 贸易公司最大营业与最大利益就是军米，凡产米县份，莫不藉採办军米，每担定价十六元，廉宜大半，由省府限额责成县长收买，而县长乘机加派委责区长，区长又委责乡镇长，乡镇长又委责保甲长，层层增加，相率渔利，由是舞弊成风，无米之家，须以钱代。

       （十）政治变作营业 省银行各客户存款三千余万元，发出纸币三千余万元，合计七千万元，贸易公司利用此项资力，积存货物一二千万元，上海香江，更设和济商行，大作投机营业，侵蚀外汇，舞弊资敌。

       （十一）计口授盐 查全国行此法者，仅两三省，虽属中央财政部管理，然地方官长亦应酙酌民情，免民受害，闽之计口授盐，乃出省府与中央盐务局之设计，自计口授盐以来，盐子店未能遍设，产盐之区，反无盐可买，农夫制咸菜时，亦无可能多买，公务员及盐子店则舞弊居奇，民食不足，莫不叫苦。

       （十二）徐学禹之为人 徐前在上海电话局任内，私设新电公司，利用职权，包揽交通部购料贸易，每年获利十余万元，事被上官发觉，受停职处分二年，限期未满，陈仪反加重用，现一身兼十二职，省委而外，如省银行，贸易公司，运输公司，企业公司均任董事长，建设厅财政厅亦由他一手支配，厅长反若其私人记室，大权在握，灸手可热，有太上主席之称。

       以上四条，则为庚所耳闻者，有无多少出入之处，须待详查，然大致无讹，则可置信。

       抗战后全国出兵数百万人，虽青海边区，人口不多，亦出骑兵两三师，独我闽省以前无军事基础，乏军官领导故未有一师一团之名义可以出发。虽已征壮丁二十余万众，乃练成之后，多多少少，则尽送往前线各师团作零散补充，而无整个吾闽兵团。他日抗战胜利后，历史记载，吾闽不免逊色，然出钱如有相当量数，亦不减于出力。南洋闽侨，对于抗战出钱素称踊跃，在此胜利日近之际，尤望更加努力，他日战史记载，可以补我闽省出力之不足，此为吾海外闽侨，应当深切注意者也。

       本人对国家事，向少过问，惟曩年西南异动，背叛中央，攻击陈济棠，近年又以和平妥协，卖国求荣，攻击汪精卫，兹则以苛政如虎，率兽食人，攻击陈仪徐学禹，此岂本人之好事哉，良心上出于不得已耳。

**斥吴铁城高凌百祸侨阴谋**

**陈嘉庚在南洋闽侨大会中演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3.4.1941**

       刚才西言先生发表意见，略谓这会是救乡救家的会，是很重要的，兄弟要来补充几句，兄弟觉得这会的确是很重要的，小弟到梧州桂林等地时，晤见福建同乡，他们都感觉到国未亡而省已先亡，小弟觉得这话很对。福建不是亡于外国人的手里的，而是亡于陈仪派手里的。小弟觉得他们要亡福建，是开始于三四年前的，当时陈仪下令取消私立师范学校，集美学校亦被取消在内，a理由是办理不善，小弟就去电教育部向王世杰部长交涉，无效，后来就在廿五年起被取消了，现在全省只有一间师范学校，学生不过八百多人，每年毕业不过百多人，造成福建教师缺乏的恐慌现象。其次全省重要机关，均由陈仪派把持，可以说福建是陈仪派的天下，南洋各埠，相隔遥远，自然不知其详，兄弟以前亦不知其详，所以回去了以后，我才发觉出来，陈仪派是准备亡我省的，他们亡我省的手段是比外国人要来亡我国为更毒辣的。

       今日我们这个会，是很严重的，重庆方面，乏人会帮忙的，虽说有一位林主席，但他不便说话，就算有人说话，亦无甚效力，至于省内更无人敢说，致令福建父老长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国未亡而家先亡的情形，谁不痛心？我们侨胞虽远隔重洋，但这里终究是客居，谁不想于将来回到故乡去，更有谁不对故乡这种惨痛情形而亟思所以拯救他们呢？小弟于离开福建时，曾先后发电呼吁，只觉言微力轻，无济于事，诸位今日应看到南洋商报专电，中央派员入闽审查，是由陈仪电请的，小弟以前累次请令，但至今事隔多月，毫无下文，而陈仪一请便发生效力，足见小弟的力量是有限的。可是诸位要注意，“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意义，中国决不是属于一省的人，福建不是陈仪派的，福建是福建人的（热烈拍掌），福建土地肥饶，森林畅茂，地又靠近海滨，小弟曾走过十余省，多是牛山濯濯，地多不毛，可以说比福建差得多，而且福建华侨大量寄款回去，他们早认为最理想的殖民地，要是我们不把陈仪派打倒，我们是无法救家乡的，诸位代表，诸位记者，我们须知道今日要救福建，只有我们挺起胸膛，彻底严厉对付他们，不然的话，福建是不会有希望的。我前日在南侨大会中的演说词，内中有说关于高凌百拥汪亲德的话都删削了去，这是不该的，这里小弟要报告的，就是弟于去年春代表南侨总会，到国内慰劳与考察，我曾到西北去，到过山西，到过陕西又到过延安，后来又转回重庆，记得在七月间，国民外交协会派人请我于七月廿五日前去演讲，题目是“西北之观感”，我就本我的良心和我所知道的来说实话，外间传说都说共产党是怎样实行共产并公妻制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在那里私人做生意的照常，人民土地在耕作私有的地方，秩序亦好，一般生活非常朴素，既没有小偷，也没有叫化子。弟曾对该地当局询有无实行共产政策，据答谓自西安事变，即废止而奉行三民主义，在重庆计有十一家报馆，而完全不登我的演词的，计有五家，还有五家仅登一小部份，另有一家则完全登载。因此，就有人向委员长报告，说我是被共产党包围了，我对这件事并不认为介意，也没有解释的必要，但以后弟到东西南八省考察，就有人打电报给各省长官，说我是同情共产党，但我所经过地方，有人向我提起这事，经我解释，均明白对我同情。其他想运用外交势力，来压迫我，但没有效果，前日我有辞去一切职务的启事，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次南侨大会开会，承诸代表好意劝勉，只好打消辞念。吴铁城在星洲时，对记者谈话，大骂特骂“汉奸”，“口是心非”，他骂的不是别人，正是骂我，只要懂得看报纸的，我想都会明了的，小弟明明知道，但只好容忍，为的他是代表蒋委员的，因恐失国体，不然，我一定给他丢了脸子回去，他当上海市长，薪俸几多，而他居全国财富第九位，陈济棠还在其次，这话是否事实，我不得知。而我所知道的，吴在重庆嘉陵新村新建一所大厦，估计至少在数十万元以上，这钱究竟从那里来的呢？非贪官安有此巨资焉？在战时县长失城逃走，照国法应处死刑，若身居一省主席，于不数日间失去广州省会，反得逍遥法外，大作其官，这又何说？前日高凌百在南侨大会开幕演词，大骂“口是心非”，“挂羊头卖狗肉”，“无党无派是倒行逆施”，这些话在说谁呢，无疑的是针对我和大会代表说的，最卑劣的骂人的话。诸位代表，当然也难堪，我今日要讲的话是有凭有据的话，这里是殖民地，是有法律的制裁的，我所说的话，如果不对，我愿负赔偿名誉的责任，今天迫不得已才说出来的，我说高凌百是“拥汪亲德”的，我这话是有证据的，当汪精卫发出和平妥协，我去电反对，他覆电回护，我又去电劝戒，他又来电不纳，我预备第三电指他为张昭秦桧奸谋，电尚未发，高凌百就来阻止谓，切切不可再电责汪，务必从此停止云云。其拥汪可知，若云该时见事不明，何乃复经一年之后，英德宣战，我认为华侨应表示真实态度，曾发表通告拥护英国正义抵抗，反对德国侵略，高凌百又来表示反对，说我国对德国友谊未断，不应该发此通告。以上两事，居心何在，不问可知。他骂我挂羊头卖狗肉，究竟谁是挂羊头卖狗肉呢？还有一项就是关于中正中学撤消校名的事，据说是高凌百介绍其私友在中正任教，后因不守师道，被学校停职，高凌百含恨，乃冒报中央，捏称该校“办理不善”，予以撤消校名，该校卒不受命，就此一事而言，又岂非大失国体者乎。

**斥高凌百阻碍筹赈募债**

**四月三日南洋闽侨大会中演说**

**原文载南洋商报9.4.1941**

       闽侨大会在四月三日会场中，因菲律宾代表王泉笙自开会数天，未来出席，主席即派代表二人，前往邀请，据王君言，因当地高总领事不参加会议，与菲岛开会体例不同，他故不能出席云云。主席团陈嘉庚氏闻言，则当场表示怀疑王君之说，并宣布未请高总领事参加原因，翌日报纸记载不详，兹将当日陈嘉庚氏所言补录约分为下列各段：

       一、如照王君所述，菲律宾吾侨，凡有开会，必有领事官参加指导，方克成会，则全菲律宾群岛，为吾侨居留较多者，不下数十岛，每岛凡有开会，如无领事官到，则不生效力矣，事实真相，是否如是，此庚不敢置信。

       二、过去马来亚侨胞开会则不同，有如新加坡筹赈会，年开许多次会议，概未尝请领事参加。大凡作事如认为有益者，当然欢迎之，否则，何必画蛇添足。前日南侨筹赈总会开会，固曾请高总领事来参加，乃其致词狂悖荒谬，对大会无益而有损。且自抗战起后，高君对于筹赈及募公债各事，屡有阻挠破坏，故更无须再请其参加，兹庚请以事实言之。

       甲、廿六年八一三沪战发生后，新加坡总会及各社团，请准当地政府，订是月十五日在总商会开侨民大会，先一日，当地政府约庚谈话，告以此次华侨筹赈，庚当负全责，且应统筹统汇，不得另设其他机关，并告此为侨民之事，勿须贵国官员参加，盖中立国政府，自宜遵守中立国规例，以免发生意外之交涉。迨开会时，众举庚为主席，致词后，高君便要发言，庚婉谢之，彼竟悻悻而去，留下其秘书某君，登台发言，广引国内种种开会情形，纠缠一二小时，几致开不成会，尚幸日近昏晚，故得收束了事。

       乙、是年九月间，报传我政府拟发救国公债五万万元，分配华侨一部份，高凌百便来告余，谓伊明日要往马来亚各处招售救国公债。庚即阻其不可，以马来亚义捐，至十二月止，可募一千万元，现仅半数，须暂待来月募足，方可提起公债。他似不以为然。庚便不客气云，今日国家时局严重，凡事勿作儿戏，君前要推行新生活运动，庚劝君谓居留地政权不在我，难收效果，君不听，今何如耶？又某君倡捐集二十万元建领事馆，君极力挽庚参加，庚以为徒劳，君亦不信，今又如何？夫劝募公债，实非容易，今日所急在筹赈，公债稍慢何妨，且公债之详细手续未到，当地政府未准，若贸然举行，不但成绩无，且恐阻碍义捐。高君于是同意而退，乃不三天，霹雳方面，便有人用长途电话来询，谓高总领事鼓励组织公债委员会，劝侨胞买公债，现义捐进行未完，究要从何项先办。

       丙、在该时期，适上海宋子文先生，托李玉书送来聘庚为公债委员之执照，同被聘者，尚有李俊承胡文虎二君，并庚共为三人。阅其计划，当负责全马来亚一切劝募责任，庚寻思依此办法进行，决无成绩，即修函告宋君云，所委三人，均为闽籍，尚未足以代表新加坡，何况全马来亚，最少在新加坡须加添广帮林文田，潮帮陈振贤，聘书请直寄总商会交之。又告新加坡既不能代表全马来亚，现全马分十二区，除新加坡外，其他十一区侨领某某等君，亦请直接聘委云云。岂知高君一闻庚等被聘，立即在吉隆坡另行召集怡保吉隆坡新加坡数人开会议决在新加坡成立公债委员会，向当地政府请求注册不达，适刁作谦君亦因公债事南来，复代向当地官长疏通，结果当地官长表示，谓兹事体大，何不仍委陈嘉庚办理，而乃要新立门户，刁君于是来见庚，详述原委，后数日当地官长便来函嘱庚接办，庚于是仍分十二区，平均负责，实行劝募。

       丁、新加坡筹赈会，即遵行统筹统汇原则，便不容在同地复设第二机关，妇女部原亦参加在内，已有月矣，乃高凌百夫人，中途竟自组一机关，且任主席，所有妇女部份捐筹，概由她主持，然该会对新加坡妇女募捐工作，未能进行普遍，前后所筹，不外数万元而已。庚恐破坏统筹统汇，违背当地政府约言，或者由此作俑，再生出别个机关，故修函向高君交涉，后始作罢。

       以上数事，可以证明高凌百对新加坡及马来亚，关于筹赈劝募公债事，是有益或有损，是否开会须请其参加，盖侨民爱国，捐资救济祖国难民，乃属侨民之事，毋须领事官参加，此为新加坡社会之惯例，而菲代表王泉笙，竟以此坚执不出席本大会，本大会当然亦不能迁就之，诚以一人之出席与否事小，而全局所关，得失所在事大，不能不斟酌损益于去取之间也。

**陈嘉庚斥贪官污吏罪恶**

**星洲大世界五届筹赈游艺会开幕词**

**原文载南洋商报3.5.1941**

       今日为本筹赈会主办大世界第五次游艺会开幕之日，欲以所筹之款，寄汇祖国，救济伤兵难民。查自前年欧战发生，英政府限制马来亚及婆罗洲义捐汇额，每月限坡币五十万元，而逐月义捐收入，约七十余万元，故积存在银行未汇，有三百余万元。迨自本年四月起，逐月准加汇二十五万元，即每月可汇坡币七十五万元，然自本年元月以来，各处义捐，收入比前较减，本席希望侨胞，此后出钱出力，更加踊跃，否则，不但银行存款不久汇完，就是逐月七十五万元，亦恐不能汇足，此则望本坡及马来亚婆罗洲诸侨胞注意为要。

       自廿六年祖国抗战，本会成立以来，迄今将近四年，开会亦已百数十次，其间除攻击汪精卫，及招待机工回国而外，则以鼓励侨胞出钱出力之事件为多。至于祖国政府如何，固未曾闻问。海外侨胞，亦属国民一份子，奉行三民主义，较之国内，当无逊色，而于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则不特抗战后如是，在抗战前亦莫不如是。致而对民权问题，亦当研究运用，不便放弃，唯凡事必取合乎正义，且有实据者而言，不能轻举妄动，以作无益及非理之干涉，本人受全侨之推托，负南侨总会主席之责任，对祖国抗战后，方应尽之义务，当然要负责鼓励，而对政治方面，在民权范围之内者，亦不能缄口无言。抗战以前，西南异动，背叛中央，我召集侨民大会，攻击陈济棠，抗战后卖国贼主张和平妥协，我攻击汪精卫，回国后，在国内，我复攻击西南运输处之腐败，攻击保管外汇之人侵逃外汇，以及西安恶吏，福建陈仪徐学禹之苛政等。回洋后又攻击吴铁城及高凌百，我所攻击者，前后计九人。呜呼，此岂我之好事哉，出乎良心上之不得已耳，兹复略述其大概如下：

       （一）陈济棠不但背叛中央政府，且极贪污，误省误国，尽人皆知，今则竟在中央，任农林部长，我国以农立国，对农业何等重大，而乃以此等任之，天理人事，是否适合。我国科学未发达，水利未振兴，农业之丰歉，半由人力，半由天功，若果有天意，见此贪污误国之人，定必不满。

       （二）汪贼卖国求荣，罪恶之大，莫可比拟，我首发其奸，军人莫不称快，今乃反有利用汪贼来诬我者，其居心可知。

       （三）西南运输处管理腐败，因之阻碍抗战军运，亦非常重大。中枢保管外汇之大员，贪黩营私，其有害于抗战经济，关系之大，更无待言。西安省会，与中共边区邻接，主政不良，使共党愈加侧目，此亦均与抗战前途所关至大者。

       （四）陈仪徐学禹祸闽至惨，不特闽民水深火热，而摧残民众，斵丧国力，全面抗战，受其牵累，整个大局，难免动摇，故其残民暴政，未可视为局部问题。

       （五）吴铁城及高凌百煽动党派分裂，破坏华侨团结，不特阻碍筹赈会常捐义款，且使侨胞发生极大恶感。近日有所谓海外部代言人者，更替吴铁城命领事馆在某报发表其谈话，而吴铁城本人亦公开其私人书信，谓省主席理民政，失地不负责，巨富无根据，重庆巨厦非已有，兹我答覆如下：

       （甲）广州失陷之速，出于全国人意料之外，且觉无限痛心，苟非平日文恬武嬉，绝无戒备，何致如是，当时粤侨领袖多人，疾首悲呼，而就商于本人请发电询问蒋委员长，要求严惩弃城逃走之大员。本人为恐有碍蒋委员长之尊严，颇觉难于下笔，乃婉商由该侨领等写稿前来拍发。至云省主席任民政，不负责失地，若然，则县长岂非任民政，何以律当枪毙者乎。

       （乙）国内贪官巨富，吴君列在十名以内，此乃香港富有身家之某粤商向我言之。以陈济棠之富，仅列在第十一者，吴君竟驾而上之，其言是否详实，固未敢知，唯我最不解者，公务员不拘文武，如吞款至五百元，律当枪毙，而厚拥千百万者，不但逍遥法外，尚可高官厚禄，依然自在。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其斯之谓歟！

       （丙）重庆嘉陵新村吴君新建之巨厦，距离我寓所不过二百尺，据中央组织部招待人员告我，该屋即吴部长所建，我寓居是处三十余天，旦夕恒见吴君前来巡视该屋工程，其时一部份仅在筑墙，一部分甫设基石，如为预租之寓舍，而非已业，何不惮烦至是。

       （丁）往事可免多论，单就吴君此次在星经过事实言之，中正中学被高凌百向蒋委员长诬告，致来电取消“中正校名”，该校董事以全非事实，拒绝命令，不愿取消。过后数月，吴君啣命来星，该校校董林文庆，李振殿，谢荣西，林师万，郑古悦等联袂往见，陈述冤诬，并请吴君到校视察。吴君诺之，至时竟拒绝不往，谓渠此来，只代表蒋公，宣慰侨胞，不便干涉学校事云云。但数日后，吴君则又召集中正学校诸董事，告以校名如不取消，尔等应即辞去董事职务，以免担负干系。中有几人，卒为威势摄服而辞，按诸董事多为坡中闻人，社会前辈，且多亦为忠实老党员，而以屈于权威之故，非特冤诬未雪，且反被迫辞职。尤可怪者，吴君明知中正学校无故被诬，竟不为昭雪，复从而助桀为虐，以党部大员威临其忠实老成之党员如此，则其对待党外人可知。以在海外竟犹不分黑白，同流合污如此，在国内之党同伐异，则更可知。以待侨胞纯为国家牺牲而无利禄企慕之人犹如此，则在国内之武断曲直，鱼肉民众，制造磨擦，当更可知。

       （六）我在国内九阅月，历十五省，参加演讲会者几百次，所到国人，大都希望华侨回国投资，且要知南洋特产之树胶情形如何，我恒以实情告之。如投资者，前已言之屡屡，今日不复再赘。至树胶问题，我谓南洋土地之面积，不及我国新疆一省，而树胶一物，逐年出口价值，比较我国前年总出口尤多。在限制期间，每年出口至少一百万吨（系指去秋），值新加坡币八万万元，申算国币可为六十万万元，以征税为例，每百元按收五元，六十万万元，可抽三万万元。查我国抗战前，全国出口抽税，尚不及此数，树胶利权既如是宏大，我国人定要注意，至栽树胶之法，当分两时期，第一时期为砍伐芭树，待数月后，放火焚烧，烧未尽者再燃一次，此为第一时期之工作，第二时期为种植树胶苗，此时期比前尤须大用工夫，要除净恶草，防治白蚁，无令为害，则树苗方可长成，再过七八年，便可收利矣。

       鄙意我国现下抗战建国亦如种树胶者，当分为两时期。抗战最后胜利之属我，可无问题，此如栽种树胶者之砍伐芭树及烧芭。至第二时期，则为建国，属于政治问题尤大。如树胶苗之落地后，必大用工夫，除净恶草，防治白蚁，所有害物，概须铲除，有如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宜驱而去之，则建国方能成功云云。本人在国内所言如此，今日凡我华侨之有树胶园者，谁不欲其树胶之茂盛，收成之丰富，而对恶草白蚁，绝不留情，庶可达其愿望，祖国之抗战建国，何莫不然。本人亦希望祖国树胶（政治）之繁荣滋盛，故不能为恶草白蚁而留情，诸君爱国，必不后人，愿共勉之。

**陈嘉庚电林主席斥吴高祸侨阴谋**

**原电载南洋商报7.4.1941**

       重庆国民参政会请分送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钧鉴，何总长白副总长暨各院部长官勋鉴：南侨筹赈总会会员大会及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大会，近日均在新加坡开会，到英荷泰非越团体百余单位，代表四百余人，会议一星期。一致拥护领袖，拥护抗战国策，声讨汪逆，加强筹赈工作，又设立南洋闽侨总会，呼吁改善闽政，团结闽人，庚加以公意谬膺赈总闽总两会正主席，两大会呈电中央八通均托总领馆代发，不悉有无达览。侨胞拥护抗战，一秉至诚，出钱出力，以无党无派为最巨，苟以党派为号召，则无异屏弃无党无派者于圈外，岂非自截手足以求强身。自吴铁城来南洋，利用宣慰名义，暗植党羽鼓煽分裂，驻星总领事高凌百更仰承鼻息，变本加厉，阴谋操纵报馆学校社团各机关，以遂其破坏团结毒计。长此以往，恐将造成上海第二之纷乱情况，当地英政府已深表不满。吴君在星时对记者诬毁鄙人无法不至，以念其为委派专使，恐伤尊严，隐忍不较。高君以为懦弱可欺，益肆狂悖，竟在此次赈总大会中大放厥词，斥骂无党无派者为倒行逆施，为破坏抗战。庚认吴高等辈荒谬绝伦，无可再恕，始揭吴贪黩误国，高拥汪亲德各实据。至于陈仪徐学禹苛政祸闽各端，经大会电请撤惩，务祈採纳，临电不尽欲言。参政员陈嘉庚叩虞。（四月七日）

**陈嘉庚主张团结息争通电**

**原电载南洋商报5.2.1941**

       国民参政会转中央政府钧鉴：全国军政长官全国同胞公鉴：去岁春间，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代表海外一千一百万华侨，率领慰劳团回国慰劳，并考察战时军政现象，民间情形，以及经济生产事业，语其大旨，不外两端：一则藉觇祖国抗战，实情如何，最后胜利，有无把握。一则搜寻各种进步实证，携回宣传，鼓舞侨胞，加强捐汇。自春徂冬，阅时九月，西北高原，东南濒海，足跡所经凡十五者，而耳目所及，士兵则艰难苦战，不顾死生，民众则踊跃效劳，不惜血汗，爱国精神，真足使人感奋，惟政治不及军事，贪污尚据要津，喷喷人言，亦无可讳。所幸领袖贤明，举国拥戴，强敌虽然未退，胜利确有可期。此及南归，据实报告，寸心亦无爱憎，片言绝不扬仰。海外华侨捐资救国，纯为热情所驱，不以有党而增，亦不以无党而减。推倒满清，翼赞民国，救济灾难，捐输教育，数十年如一日，千万人同此心。当地法令，共产党既不许潜藏，国民党又未能活动，百十人中，有党籍者，一二而已。多数华侨，咸能明识大体，发挥正义，不分党派，爱护国家。抗战之初，获闻国共两党统一对外，莫不踊跃欢呼，不意中途磨擦，谣诼繁兴，遇至热望冰消，义捐停缴，咸且疾首蹙额，骇汗相告。庚总侨团，义难坐视，乃于回国期中，分谒渝延两党领袖，垂涕而道，苦劝息争，用以顾全大局，蒋委员长表示优容，毛泽东先生托述拥戴，庚闻之良慰，且亦以此引告国人，期勿相惊伯有。乃南归未逾一月，危机又遍国中，值此敌焰犹张，国仇未雪，如复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华侨无党无派立场，无利害私见，觀兹异象，弥切杞忧。庚久处炎荒，罕闻政治，人间名利，视若漠然，党派异同，更非所问。兹逢第二届参政会开幕，猥以愚擒，谬厕一员，爱举所怀，以告同感，尚祈一致主张，弭止内争，加强团结，抗建前途，实利赖之，天海非遥，愿闻 明教。

陈嘉庚叩歌

（三十年二月五日新嘉坡发）

**重庆与延安三则**

**此三则皆转录自陈嘉庚著南侨回忆录上册**

**则一出自该书页一百六十二，**

**则二页一百六十二，则三页三**

**一、重庆与延安**

       余到重庆所见，则男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厅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部、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车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箝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弟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跡不见。如云陕北地瘠民贫，政府局部甚小，故不宜如首都，应有尽有者，亦属有理，然余所不解者，重庆诸人之奢费，金钱从何而来？是否民脂民膏？余以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故不能已于言耳。

**二、所闻与所见**

       余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种种不堪入耳之言，似非为宣传而来，又是略可靠之人告余者。然彼或闻诸他人，或阅印刷册，信以为真亦莫怪其然，凡未到延安区之人，谁能辨其真伪，余亦是疑信兼半，所以必要亲往。亦有劝止者谓往恐不利，余则置之度外。及到延安界特注意前所闻数事，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所闻都未有。资产剥夺，则田园民有，商店自由营业。至于男女不伦，如行路来往，坐谈起居，咸有自然秩序。常有一二南洋学生，在招待所留晚餐后，将回校须十左右里，余问夜时有无关碍，答绝对无关碍，此处风俗甚好，一人原常夜行，此为余所见者。至于所闻，虽男女同坐，无人敢戏言妄语，非法举动，都能守分。如有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处，签押注册，简便了事，盖无论男女，谁敢行动非为，即免惩戒，亦受大众鄙视。男女衣服均极朴素，一律无甚分别，女衣较长些，人人如是，设有一两人粉装华丽，锦衣特色，不但被人视同怪物，自己亦羞愧不能自然。又如无谓应酬，浪费交际，亦无从开销，虽有资财竟同无用耳。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共党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

**三、向往延安**

       自民廿九年夏，法英战败，敌乘机侵入安南，美国已逆料世界大战不能避免，而东亚方面，中国为战线要衝，将来中美必须联络，在人力上中国负有相当责任，而金钱与军械，则赖美英供给。故美总统屡派代表，或藉名中国顾问，与我政府磋商，其最重要条件，即是财政公开，政治民主化，避免国内分裂，方能一致对外。经历有年，结果无效。迨至日本南侵，美英当然更积极要求，而我政府反视为奇货可居，以为大敌日本，已有美英可代我负责，而眼中钉之中共，便可乘机制裁，即转一部份军力封锁其边界，由是美英诚爱莫能助矣。

       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与各领袖长官，社会名人，报界记者接触，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陈嘉庚对所得税问题发表言论（注一）**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特别会员大会上的演词**

**原文载国民日报29.11.1916**

       庚为十三名会友请召开此特别大会之一，然庚之愚见，不在建议以何项抵入息税，惟有一防护耳，防护者何？以十八位之立法议院议员，华人中仅得数人，实占少数；际此商战之秋，应当筹有大公之策，万不可改人息税之抽，而加诸劳动家。况劳动家多属华人，直接则在劳动家，而间接则甚有碍于工厂。如前孟买人大会，讨论结果，以树胶及人身税鸦片加饷等件，试思其用意，明眼人不难明白，故庚深愿本会立法议院议员，格外注意。

       至于乐捐一事，万万做不到，亦实无价值之讨论。而庚忝在会友，与商会董事无干；但闻本会讨论纷纷，意有未合，于是在敝怡和轩公馆建议云，除最公平良好之入息税外，第二策任求不得，无已加抽门牌税，足以抵额。譬如如敝附近诸商家，一年扣还三千六百元这屋栈，而获利可一万元，除花红有账外，实存作七千元，若抽五巴仙入息税，即三百五十元，将此款加入门牌税，仅十分之一，似较请别项为便利，政府抽款即足抵入息税之额，而其费且可省却无数。庚此论系指生理屋而言，余如住家及戈里间（Coolie Keng),不在此内。至于抽诸业主，抑或加之商家，政府自有公平之办法，产业家无劳藉是纷纭。庚此意系前在敝公所愚见，若今日大会决不认提作建议，望诸君见谅。

**树胶之运命**

**原文载新国民日报11.1.1921-12.1.1921**

       树胶一物，初为野生，继以种植，十年以来，发达最速。欧美资本家投资数百万元，于南洋热带一地，委任少数西人，指挥数十万亚人为之服役，开辟百余万英亩。其锐意进行者，不特因获利之厚，且兼其寿命之长，下种数年，可成大树，市佳即採液，失败则停止，不至重招损失也。而我华侨暨土人，亦开辟数十万英亩，大抵寄身异地，拮据经营，以求成功；其势力虽不及欧美资本家，而宗旨则同也。

       十年之前，每年产出不上万吨，迨至客岁，增至二十万吨之多（南美及锡兰岛年出数万吨不在此内）。其骤增之由，虽为树胶长成，取液及时，然亦因欧战后，神经敏捷之实业家，视其为奇货可居，故收买日盛，价值日高（上胶每磅新加坡银一元二角，下胶九角），有未及时之树，亦贪目前之利，而从速割取。虽然，迟早不过一二年，此后旧树益大，新树日长，逐年可增之数，不减数万吨，若非近来市价大败，再后三年，或可产达五十万吨以上，可云巨也。

       然出产仅限于热带区域，而需用遍于全球。制成之品，日新月异，最大宗之用途，则车轮居其大半，或且谓树胶之需要，与铁无异。将来供不应求，价值之高，可增数倍。斯言非无理由，何也？无论海洋大陆，无不用树胶，尤以文明国尤甚。即东亚而言，交通路政，方在萌芽，他日需用之巨，实意中事。乐观之说，几为世界所公认矣。

       採办之国，美居三分之二，机厂林立，商贩十百，资本多寡均可经营，竞争剧烈，莫可言喻。按年买卖，较之实数加至二十倍之多，至于出产地之南洋，机厂虽寡，若商若贩，则有如南亩农夫，几乎居斯土者，以不营斯业为愧，故其竞争更甚，而事实上能否得利，在所不计也。

       然而盈极则亏，泰极则否，殆或时势使然。本年以来，胶市日降，其原因虽我世界财政恐慌牵累所致，而实际上则出产过盛，供过于求之弊。商家不察，视如常市之升降，蓄积居奇，甚至买空卖空，希冀侥幸，不计其来源，如水非竭涸，不能止流。迨近年来，乏力抵御，袖手旁观，致一败涂地（上胶每磅三角半，下胶一角八占），于是，破产者多，势如火燎原，不可防遏。市况到处萧条，不堪回首。而最可伤者，尤以劳动家为甚。从南洋第一大宗土产，直接间接，痛痒相关，受其影响，奚啻数百万众。市佳则百物流通，市败则到处凋弊，其关系岂浅鲜乎！

       易曰：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今种植家，并诸商贩，咸盼望胶市之起色，冀收桑榆之效，于是种植会，联合研究各种补救之法，其结果议减工价，节少出产四分之一。据欧美及各处报告，并出产地调查，积滞之胶，三十余万吨，足供现状一年之用而有余。其已制成之品，美国一巨厂，论积存车轮，至一百万个之多。于是工人退职者，不下半数，其他可以想见。准此计核，虽出产减半，仍恐供过于求，欲望起色，无异河清之难俟也。

       今日种植家，如拘执成见，不能毅然解决，而欲望胶市之恢复，何异负薪以救火，扬波以清流者乎？何以言之，积底之厚，销路之短，即完全停採，绝其出产，尚不知再历几季，方有转机。乃诸种植会不此之图，尚守故策，与销货家相持，冀卜不久之胜利；或鸡肋难舍，虽售价仅供工费，而心存希冀之念，仍不敛手待时，是犹欲止其流，而不肯塞其源，目的乌可达哉。

       虽然，欲实行善后之策，有一困难之问题在焉，即採液之三十万工人，应如何安置是也。果行前策，则马来半岛许多数工人，能无失业之恐慌乎？吾人不得不为之代筹方法；或与政府磋商维持之策。或尚半数，给以便宜工资，使之除草修树，辟路开沟。他日胶市再腾，不患召集之难。其他半数，或津贴川资，听其回乡，或令其自谋别业，此虽出于下策，然不如是则出产仍供过于求。种植家以艰难多年，经营宝贵之树，供无益之採割，而工人亦仆仆辛苦，费血汗之劳，竟不能维持自身口腹（前工人每日工资一元之外，除伙食五角，尚可以仰事俯畜，现每日仅得二三角），两败俱伤，悲观无穷期也。若能毅然绝止出产，以避此恐慌时代，则不出一年，无难恢复原状，不特种植家与劳动界均受大益，而政府亦蒙其利；否则，挽回无术，吾更不知乐观之日矣。

**不景气之历史观与南洋华侨**

**当前应採之策略**

**原文载南洋商报26.4.1933**

       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之前，欧美日本等国，各种工业虽觉制造发达，转运灵敏，竞争剧烈。然生产尚在有限，世界供求颇略相当，加以欧洲列强经济昌裕，各方竞致力于霸权之争持，军备之扩充，故绝未露何项物品之过剩，以及工人之失业者。盖战前之世界，尚在繁荣之时代也。

       大战开始之后，交战诸国，凡正当生活用品，不唯不能制运出口，即其国内所需，恒且反求诸外。缘各项工业厂，多临时改造军器，而一部分工人更以驱赴前敌，死伤残废，日以万计，筹防设备，更事纷繁耳。

当时美国日本及数小国，多乘他国忙于战争之际，扩充自国工业，大收渔人之利，举凡农务矿产、实业工厂、商舶渔船，军用器械一切等，经营制造，昼夜兼程，出品之多，不可偻计。以三数国之力，供全世界之需，至于五六年之久。

       大战告终，各交战国，室如悬罄，野无青草，颓垣败屋，废垒荒壕，触目皆是。建设改造，工程浩大。而农业矿务，重张不易；工厂实业，典作尤难。斯时各参战国家，多感极端之痛苦，卒以经多年积极之筹备，大战经验之所得，科学进步，器械新奇。建设愈臻完善，出品日见精良，而且成本便宜，不唯免赖舶来之品，且可源源输出，其刻苦迈进惨淡经营之精神，亦良是使吾人惊佩不置者也。

       欧美日本各国，既咸积极扩充其生产制造物品，对于需要原料，似有求过于供之势。故原料价值日高，获利日厚，因厚利而增加出产，或从事科学与机械之制造，或力图交通与开垦之发展，各种事业，莫不随工业而俱进。

原料既充分应求，出品复日形膨胀，日积月累，各货充斥于世界市场，于是形势一变，供过于求，销途日塞，问津有限，物主乃不得不贬价求售，一以活动银关，一以维持工作。一地然，各地皆然。一国困，各国皆困，安得不大败特败，至于不可收拾。物品价值既败，各原料当然与之俱败。凡直接间接，莫不受其牵连影响。如工资之降削，工人之失业，商贩之损失，市肆之冷淡，运需之消减，银行之紧缩，生活程度之低落，江河日下，竟无止境，此世界所以趋人于不景气之重围也。

       数年以来，不景之风，普及世界。举世人类，嗟叹悲痛，咒诅惨沮，何可胜言。若一考究事实，亦颇令人费解。试问今日世界缺乏何项乎？以食物言，米麦糖果，各种食物，莫不洋溢丰盛，绰有余裕。以衣料言，棉丝毛羽，纺织新奇，充满市肆。至于住所，则空屋毗连，到处皆有，高楼广厦，更其堂皇，宜乎欣鼓腹，咸庆盛世，而反悲惨苦痛，咸叹不景，岂不怪哉！

       或曰不景者，非属于日常生活之物质，乃属于流通市面之金钱也。然金钱何往乎？既非如食物之能消化，亦非如衣服之能腐坏。出产有增无减，流通非彼则此，毫无损失。何以前裕而今竭，此期间盖有故焉，盖因主持金融之机关，非受财阀之把持，则遭银行之垄断，以至金融困闭，社会无以流通耳。然主持者之限制流通，亦实迫不得已，盖与其放出而危险，毋宁贮积而乏利。

       金融困塞，百物滞销，工人失业，商贾疲敝，不景气之严重形势，由是而生；世界之恶运，由是而烈。关心世运者，以为挽回危局、恢复繁荣，或在一两年间，或断定两三年后，迄兹期限将届，不特毫无影响，尚且日败一日愈来愈险，重峦叠嶂，奇险重重，前路光明，不知何在？

       工业国如日本，乘不景之际，复积极扩充其出品。银价工资、运输保险等等，莫不大降特降，以最低贱价，倾销于各国，更增加他国工人之失业。故凡关税能自主之国，当然不能坐困待毙，由是而高树关税壁垒，以保护己国之工业。凡自国内所短缺诸物，有利可图者，无论国民或外侨，莫不自行制造，以抵外来。如英国新建设之工厂，不下数百家，将来增多无数之出品，可以想见。

       农业矿务，出产最富之国，首推美国。棉麦油钢，且有自动限制生产。而苏俄则方积极筹备，机器新式，科学进展，设备完善，规模之大，不可思议。将来生产之丰富，岂在美国之下。五年计划成功后，其国内之重工业极力设备，方兴未艾，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输出国外，亦已稍露头角，惹起列强严重之注目。

       不景气未露之前，及已露之际，其原因皆由生产过剩，已如上述。工人失业之多，欧美诸国，将达三千万人，几占同业三分之一。而英俄等国，复积极扩充生产，虽该二国工人失业，可以补救，而他国之失业工人补救无术者又将如何？况于生产过剩之中，而复增以无限之来源，则其将来过剩之过剩，更将如何以处置？此为研究失业问题及不景气之因果者所当注意也。

       挽回不景之法，其希望目的，莫非以工人不失业、生产不滞销，则金融可以流通，商业可复繁荣。然生产过剩，既如上言，工人失业，又如是多。姑勿论英伦两国之扩充生产，单就现下尚未充分出产之际，胃力已不能消纳言之，已觉痛苦，而况益增失业三千万人工作之出产，而欲求达消除不景之气，无乃矛盾太甚者乎？

       近者欧美列强，提倡军缩。虽在若即若离，然以美之牢握战债财权，英之举足轻重，其成功确有可期。唯能实行与否，须视太平洋和战为标准。假如全世界加入军缩，则一切国防之裁减，凡直接服务，及间接工作之人，则必因此裁减而增多失业，当不只千万人而已。

       综上推测，不景之气，全由生产过剩。生产之过剩，则概由科学进步，成本廉宜，机器发达，出品大增，替减人力之工作，故增多工人之失业。此种坚确不移之现象，不啻天然造成必经之潮流，任何智能财神、伟人博士，而欲挽回危局，恢复繁荣，无不感觉缘木求鱼，势必无望。

       鄙见所及，欲救不景之希望，只有两事，非战争则口口（注一）。战争属于治标，口口可以治本。然治标或可较易见的，唯非根本之解决，徒演人类之惨剧。至于治本，虽生效较迟，然目的一达，则世界大同。平均工作，则工人既免失业。工作至多四小时，衣食无缺，老幼疾病，公共负责。既无私业之竞争，复免患得与患失。尧天舜日，真人类无穷之幸福也。

       南洋属原料出产地，工业既无价值可言，而同遭不景之气，其苦况不亚于诸国。无论将来治标治本，欲恢复前状，实属难期。以治标言，界在太平洋之间，与前欧战远距离不大相同。以治本言，则殖民地性质，亦必远落人后，安有乐观之日？今日吾侨欲求立足地，唯有极力省俭，裁除耗费，恢复三十年前之生活程度。能如是，庶乎可避淘汰之列矣。若不未雨绸缪，必至噬脐莫及。一得之见，聊责侨胞，如有大雅卓论，深愿互相切磋也。

**由劳资纠纷谈到本坡华侨工业**

**原文载南洋商报30.7.1938**

       近数年来，本坡劳资纠纷，屡见不一，甚至服务社会公共工作者，亦发生磨擦，双方损失，以及关系吾侨劳工方面前途至为重大。鄙人久居此地，鉴往思来，为吾侨工业计，为劳动界幸福计，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而尤以祖国际兹倭寇侵略，全民族展开长期抗战之时，海外侨胞负后方重责，出力出钱，挽救危亡，为至高无上之神圣任务，万不能再生他故而自阻进行也。鄙人生平以服务社会为职志，不敢居资本家地位，自信发言不偏袒任何方面，惟根据事实，审察情势，本其愚诚，提出管见，略为我劳动界同侨陈之。

**星工业概况**

       一、本坡工厂经营较久，规模较大者，当推黄梨罐头厂，胶品制造厂。次则铁工厂、饼干厂、印刷厂，其他规模虽大，而人工不多者，如生胶厂、木锯厂、油厂、冰厂、肥皂厂、砖厂等。又如手工业之五金，裁缝、剪发、皮鞋、洗衣、建筑等，则工人虽多，而场所不大，此为本坡吾侨之工业大概情形也。

       二、黄梨制罐运销欧美，迄今五十余年。初时概用手工制造，每年出品仅数千箱，其后制罐改用机器，产量逐渐增加，客年出品遂多至二百余万箱，以鄙人所知，三四十年来前后改名易主之厂家，不下四五十，倒闭者，收盘者，负债者，时有所闻，情有重轻，失败则一，现存数家皆由近年新股东支持，不但毫无赢利，且亏许多血本，至胶品制造厂，历史不过二十年，虽厂家无多，而工人则近万众，资本尤为雄厚，时至今日，亦陷于进退维谷之地步矣。

       三、铁工厂，吾侨经营者多至百数十家，然规模不大，多属修理补造工作，厂东十九由劳工界出身，虽乏大利，尚可维持，盖无外来竞争之患也，饼干厂前仅一家，颇可获利，十余年来多家竞争，加以添置新机，建设新厂，垫款甚巨，现只供过于求，营业日见退化，收回血本未可预卜，前途至为悲观，印刷厂方面，则得失均有，善经营者亦仅足维持而已。

       四、生胶厂规模较大，工作简单，工人新旧无甚关系，自胶厂限制以来，原料大减，此条营业有属过去时代，枋木火锯，自来成败均有，目前尚可存在，近时外埠新厂林立，颇受威胁，而所用工人，小部份虽技巧娴熟，其他亦属简单工作。此外如油厂、肥皂厂、冰厂，更为简单，工人不拘新旧，皆可胜任愉快。

       五、手工业如裁缝，剪发，金银铜锡器等，均日常所必需，不患外来竞争，资本既非雄厚，工人生活亦较稳定，唯劳资间相互要求须有限度，始可存在，建筑业方面，人数亦够，一部份重要工人须熟练有素，其他助手则随时随地可以招雇，此项工作印度人亦能胜任，虽动作迟慢，而工资低廉，吾侨应知注意，万勿视为可以居奇地。

       六、关于服务社会公共工作者，本坡人种复杂，工资不一，大都视工作之烦简及技术之高低而定，除欧籍人外，若我侨工资当不在他籍人之下，前清道夫概用印人，去年因罢工而改用华工，吾侨宜时时以此为鉴。

**本坡工业失败原因**

       综上各途工业而言，除少数资本家外，其他多不能长久存在，原因约如下述：

       （甲）本坡工业品无关税之保障；

       （乙）当地政府无限制开设工厂；

       （丙）本坡银价，比中国、香港、日本、安南、印度等处为高；

       （丁）同业缺乏团结互助之精神。

       有此四因，故投资工业艰于获利，由于设厂不加限制，稍一有利，即增设新厂以相竞争，而同业团结互助之精神，遂益消失。由于本坡银价高于他处，工人每日工资五六角可抵他处一元以上，致成本较贵，难与他处竞争，而外来工业品，又免纳税，得以自由推销，再使本坡工业感受重大威胁，故本地资本家因经营工业而破产者指不胜屈，发财者则鲜有所闻，一班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者，大多由购地皮及经营土产而来，与工厂无何关系也，吾侨明识之士，一方面应知工业谋利之不易，一方面应为当地政府着想，遇市景不佳，工人失业，须劳当地政府多方设法帮助，若市景稍佳，则各项工潮又接踵而来，甚至发生轨外行动，触犯法律，而遭当地政府干涉，当地政府鉴于吾侨劳动界过去情形，乃颁布命令，限制吾侨入口，吾侨若不觉悟，遵守规律，以后所处地位必更困难。至市景佳时，物价腾贵，欲求改良待遇，当以和平手腕出之，适可而止，毋持之太过，俾双方同感满意，免留不了遗憾，而智识界诸君尤宜放大眼光，善加启导，使我抗战建国之后方工作，不致间接受恶影响，则幸甚矣。

**半斤八两**

       台湾人民六百万，闽人占三分之二，多为闽南人。因距离厦门水途不远，帆船一日夜可达，火轮尤为快速。甲午以前，闽南妇女纺织业，无家不有，大半运销台湾。所需米粮，则由台输入。其他物产，交换亦夥。人民往来，如现下南洋一样。自割让日本后，不但人民来往困难，而布米等物品交易，完全为日本夺去。闽南民众生机，几遭断绝。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尽力改革，兴利除弊，而尤以发展交通，改良农业，建设水利，禁绝鸦片诸端为尤著。数年之后，生产增进，民生安适。唯民族思想，遭受压迫，主奴阶级，判若天渊，人民自由，剥夺无余，故台民自我辛亥革命以后，企盼祖国之收复，不啻农夫之望岁。抗战胜利，目的已达，台人欢忭欣幸，莫可言喻，以为从此可出水火而登袵席，由黑暗而睹光明矣。

       陈仪治台之日，带去公务人员数百人，其选择组织，大部分当然为前治闽诸僚属，故闽人亦有参加者。下车不上两月，台民大为失望，或贴标语，或绘图画，指为“狗去猪来”。盖以日本为狗，尚能护主，而陈仪为猪，仅能饱食而已。不满陈仪，于此一事可以想见。

       闽省原非富裕，加以抗战数年，民生困苦，而陈仪苛政，层出不穷，任用乡亲及私人，营私贪污，勒索敲榨，无恶不作，而闽民以抗战期间，遭受压迫，虽如何悲惨，亦惟有忍受饥饿，或则投江自杀，不敢挺而走险。加以特务横行，言论统制，故外间鲜能知之。今台湾则经日本数十年之经营，物产丰富，工业繁盛，不亚南洋膏腴之地，陈仪等如饿虎见肥肉，安肯放松。闽省苛政，故态复萌，甚且变本加厉，为势所必然也。

       昨日报载，美合众社电，台民反对陈仪苛政，死伤近万人。又美联社电，政府委吴铁城，继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如系属实，则可见台湾变乱影响甚大，如陈仪不去，将无法收拾，故以吴代之。然吴铁城之人格，与陈仪不过半斤与八两。言营私积产，陈不及吴。言任省长不负责逃走，吴则尤甚于陈。言年龄品性，残忍狡诈，则无分轩轻。陈去吴来，无异以虎易狼。台民何不幸乃尔！若台人果能一致行动，坚持到底，将贪污官吏，尽数驱逐，则民众虽受重大牺牲，亦可获得代价。如其不然，乱事不过暂时平静而已，欲望其拨乱反治，是缘木而求鱼也。

       人性善恶，出于天成，行年四十以上，向无改移之可能。吴氏年届六十，平时所亲信所接近者，皆佥壬之流。贤达之士，决不愿同流合污。物以类聚，薰犹不同器，此之谓也。今陈仪之羽党虽去，而吴铁城之爪牙又来，相差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而已。余前著之《南侨回忆录》，台人由厦门购阅，知闽人早已饱受陈仪之虐政。至吴铁城之行动，在余书中亦有所纪述，惟未若陈仪治闽事迹之详细。呜呼，此岂特台人之不幸，抑亦我闽人之不幸也。以陈仪祸闽之罪，万死不足以谢闽人，乃当局与之朋比为奸，同恶相济，忠佞不分，是非倒置，古语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今居高位者，竟无是非之心，我民族安得不遭受惨痛，于陈仪乎何尤？

（三十六年三月十日）

**美借款与我国纸币**

       国共不能妥协，内战不能避免，凡与两方要人有接触经验者，不待智者而后知，故余早断其谋皮于虎也。内战既不可避免，胜负亦非易解决。大战后我国物资枯竭，生产有限，加以政治腐败，贪污横行，军费浩大，政府财用专靠印币机为资源，基金毫无，每日要印行数十万万元纸币，向民众流通，换取物产，致通货膨胀，降跌，此又不待智者而后知。

       执政诸人，以为人民可欺，以为数月内可以解决内战，农业国不怕纸币滥发，美国海陆空军火及军人用品，可以源源供给，故当风狂走，凶暴残忍，发动内战，不顾民众之饥饿死亡，国权之削弱丧失，保存其专制独裁之野心，惯行其自欺欺人之狡诈。

       就现下国币言，日趋降跌，全国民众咸知将来必成废纸。数星期前，政府规定美金一元，值国币一万二千元，每万元申叻银一元八角，近日降跌半数，每万国币值叻银仅九角，若再跌五六角，则每万值叻银三四角，五百元以下旧纸币，均作废纸矣。

       新印万元之币纸，价值既贱，每个士兵每月平均至少需五十万元，前后方按五百万人，每月须二千五百万亿元，而广众流通所需，当加千百倍。印钞机虽如何灵敏，恐亦供难应求。纸面价值愈巨，滥发又愈多，则总崩溃亦当愈速。

       士兵作战之需要金钱，如汽车行走之需要汽油。不但粮食衣服，而公私费用，运输补给，悬赏奖励，冲锋陷阵，间谍冒险，贿赂对方，及其他种种巨费，均非钱不行。民众对纸币既失信仰，士兵交易必生阻碍，影响作战之利害，必须多赘。尚有一说，则强征强取强劫，勉作维持，如此则国军变成国匪，可哀也已。

       报载政府将向美国借款现金五万万元至十万万元，余意此种无稽之空想，非画饼充饥之骗局，即缘木求鱼之妄想。自敌寇败后，向美国借款若干，未有公开宣布，然所借数目，系军火及军事用品，此乃大战后美国剩余无用之物，藉此废物利用，既可握债主权，又可助长我国之内战，一举两得，其处心险恶，世界咸知，若贷借现金，则同水花泡影，徒供马歇尔特使之玩弄耳。

       大战时及战后，美国剩余军火，如飞机大炮，战车枪弹，积存在太平洋诸岛屿，不可胜计，及倾收日寇所有，更形山积，若全数供我国内战，非数年可能用尽。其他军用品，积存亦夥，第恐未能尽合我国军人适用。就新加坡弹丸之地，战后运来者，仓栈皆满，迄今年余，虽消去一部分，尚存数千万元之多，虽廉价尚乏人承受。而大部份为糖精，泻盐，剃刀，肥皂，饼干，罐头，及其他物品。美国在太平洋同样之存积，不知要加许多倍，数目当在几万万元以上，姑彼慷慨任我国赊欠，一如军火之供给也。

       除上言军火及军人用品两种外，若借贷现金，乃人民脂膏，原非政府所有，以我国现下内战之状况，政治之腐败，贪吏之如毛，美国人黄金虽多，欲领填此无底壑，又谈何容易。

       或云义借之款，非尽现金，而大半为助我国建设，交通及工业器械。果尔，则对于挽救纸币之崩溃无关，况许多重要铁路桥梁交通，且遭破坏，何暇计及建设新事业。即使借来半数之现金，以美钞专供军政之维持，亦不过几个月时间而已。总而言之，欲望美国借出若干万万元之现金，救此病入膏育，濒于崩溃之纸币，而解决内战者，真无冀缘木而求鱼也。

（卅六年四月卅日）

**论潮州大学**

       阅报知刘侯武先生，此次为创办潮州大学南来，经与潮帮侨领妥议，成立筹款委员会，进行募款。

       潮州与闽西毗邻，并与嘉应海陆丰接壤，地广人稠，人口千万，尚未有一大学，诚属憾事。世界文明诸国，大学林立，姑置不论。而教育最落后不振之我国，尚有大学及专门学校百余所，以人口平均计，四百万人可有一校也。

       潮州僻处南疆，然与东南亚交通至为便利。潮洲创办大学，非但为潮州之大学，乃中国之大学，不但为中国之大学，将来亦可为东南亚之大学，盖有教无类，乃教育之目的，惟近水楼台，经营缔造，自不得不先由当地人士负其责也。

       创办潮州大学，其目的为造就专门人才，培植民生幸福之基础。百年树人，成绩虽难立见，惟影响所及，收效必然不少。当民国十年厦大初办时，闽省中等学校四十余间，每年毕业生一千余名。当时中学学制为四年毕业，故大学设有二年预科。厦大初办预科三班，生额一百二十名，招闽生半数六十名，余为他省生，及考试，闽生及格不上三十名，可见中学办理不善，致程度如此低劣，其原因为向无大学人学试验，课程漫无标准也。

       自有厦大之后，闽省中等学校，多自奋进，以后招考新生，略见成绩。不幸自民二十年之后，为经济所困，勉强维持，呼吁无门，抱憾无已。至二十六年，余以厦大集美势不能兼顾，乃请求政府，无条件接收厦大。交卸甫毕，七七战事发生，全校内移，虽困难甚多，在质与量方面，成绩亦略有可观。新加坡未沦陷前，报载全国大学生会考，厦大生占第一位。其原因厦大内移时，仪器图书等大部分，尚可迁去，而华北上海等大学，多在沦陷中损失，故厦大特占优势也。

       至就量而言，去年秋季，厦大招生，考试及格者，四百余名，闽生占大半数。本年招新生五百余名，大约相差无多。就此比较，厦大开办二十余年，大半在遭遇困难期间，而促进中等学校之进步，成效已属不少。中等学校成绩优劣，既受大学之影响，大多数之小学校，当然亦必随中学而进展。夫如是，则今日潮州大学之创立，岂仅为造就专门人才而已耶。

       西哲云，金钱如肥料，散播乃有用。以马来亚潮侨之富庶，倘慷慨解囊，要捐百余万二百万元，绝无难事。又如存积公款之多，潮属亦为各帮冠。潮州小学校多积有基金，故学校经济不受市况影响。反之，福建会馆所办各校，学生五千名，基金无有。潮侨在本坡尚有重要地产百余英亩，现下堪值坡币数百万元。化无用为有用，谁曰不宜。论公论私，要捐助潮大创办费，并数年之经常费，实易如反掌也。

（卅六年八月十三日）

**论美国救蒋必败**

       本年夏季以来，蒋政府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败象日益显著，颓势无可挽回。其爪牙孙科等，竟乃异想天开，欺人自欺，初则捏造苏联接济中共，继复就蒙疆边界冲突事件，作夸大宣传，以为如是则可促成美苏大战，而使美国不得不以全力援蒋。其计谋之笨拙，见解之卑鄙，诚无以复加矣。

       我国政府要人，发表言论，往往缺乏常识，中外传为笑柄，例如抗战中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等十八人提案，竟主张召回驻英大使，不通知理由，以促英觉悟。其愚妄无识，余曾在南侨回忆录中，加以揭发。最近侨务委员长刘维炽发言非难马来亚宪法，竟不知马来亚民主同盟为何物，而主张停止马盟活动，致闹出一场大笑话。更可谓荒唐已极。

       余尝以为我国教育未能普及，文盲十居七八，以故政府官吏，多为庸材，缺乏常识，殊不足怪。余所不解者，美国民智发达，教育普及，专家学者，多如过江之鲫，然其政府要人，国会议员，如马歇尔，布立特，祖德等，竟亦蠢如鹿豕，与孙科辈，可谓难兄难弟，则诚非意料所及也。

       当日寇败降之初，美国积极援蒋，冀于数月内消灭中共，消灭不成，乃托词助华复员，并派特使来华，假意调停国共争执，其设计不可谓不周，用心不可谓不苦，然终至完全失败，马歇尔扫兴而返。何以故？则以美国始终不明国共内情故也。

       在抗战初，中共局处陕北，地瘠民贫，内受威胁，外无奥援，赤手空拳，抗战八载，蒋政府不给一支步枪，不发一粒大炮弹，独能在华北华中内蒙各省，建立解放区，解放农村，十居八九，动员民众，亿千万人，使敌寇仅能扼守据点及交通线，不敢越雷池一步，此非有卓越之军事政治才能，断不克致此。至于中共统治区内，吏治之清廉，民心之归向，较诸蒋政府统治地区，又有天渊之别。就蒋部下嫡系将领而论，大多为懦怯之庸才，每战必败。其他非嫡系将领，对蒋政府，或则貌合神离，或则敷衍恋栈，故国共双方，未及交绥，成败胜负之数，固已属前定矣。

       布立特，魏德迈，祖德之徒，昧于中国实情，竟复呼号叫器，主张美国正式声明，对蒋政府，作大量军事援助，并派麦卡瑟帅驻南京，如夕岁在太平洋指挥对日作战然。质言之，彼辈不以金钱军械援蒋为满足，而要求倾美海陆空军之全力，以来华助战，如仍无济于事，则虽以原子弹炸平全中国，亦所不惜。此其狼子野心，较诸夕昔之日寇及希特勒，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然弄枪者毙于枪，玩火者毙于火。原子弹秘密，已非美国所独有，姑直不论。若大量军事救蒋，果能挽救蒋政府崩溃乎？果能贯彻美国侵略之目的乎？试择要论之。

       （一）过去两年，美国以大量军火及贷款援蒋，举凡飞机，大炮，坦克车，战舰，喷火器，各种新型武器，应有尽有，益之以美国顾问，参预戎机，美国军官，编练军队，结果完全失败，反令中共获得若干师之美式装配与美国器械。军火及物资援助，无济于事，业已甚明。

       （二）布立特等主张派海陆空军由麦卡瑟元帅统率，以实行救蒋侵华，此等于美国对华不宣而战。然中国为大陆国，惟陆军作战，方能决定最后胜负。日寇陆军以强悍耐苦著称，然中共以数万之众，尚能坚持抗战，至八年之久。美国陆军虽设备较佳，而其质数则远不逮日本。目前中共实力已超过抗战时十百倍，则美国欲求制胜，其可得乎？

       （三）美国所恃以征服全世界者，惟原子弹而已。原子弹炸力虽大，亦不能炸半县之面积。我国土地有二千余县之广，纵令美国日夜赶造原子弹，每枚原子弹落入中国土地，竭一年之力，亦只能炸灭廿余县，欲炸平全中国，则需时百年而后可也。

       （四）以原子弹作战，虽然损失巨大，但未免玉石俱焚。中共解放区与蒋管区犬牙相接，无法划分，且内战为民主与独裁之战，为贫苦大众与豪富贪污之战，如以原子弹助蒋作战，则势必使蒋区军民亦遭牺牲，试问蒋所统辖之军队民众，能甘心忍受乎？

       （五）今日内战，胜负决于乡村，而不在乎都市，与夕昔军阀内战及对日战争，迴不相同，夕昔战争，重要都市失陷，或如广岛原子弹一下，执政者为保存自身生存，可立即投降屈服，然民众为自身自由幸福计，决不惧任何牺牲及威胁。忆抗战初期，我国缺乏空军，致全国城市，任敌自由轰炸，我国损失虽巨，然因民众始终不屈，最后日寇国土遭受盟军狂炸，卒致败降，今如欲恃武器以征服中国，其最后结果亦如是也。

       （六）美如派兵参战，将使中国内战，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诚有可能，然纵令美国甘为戎首，英法意等欧洲强国未必甘心追随美国之后，共同作战。观诸最近法意两国迭次大罢工，加拿大工人反对军火运华，如美国一旦发动大战，各国民众势必群起反抗，即美国大部份劳工，亦未必甘心为资本家充炮灰，而况此次战争，师出无名，与上次之为反法西斯战争，意义尤大不同也。

       （七）军事救蒋既无效果，徒然自取败亡，则以贷款救蒋，自更属无济于事。即令蒋政府获得数亿美元借款，如填老鼠洞，如打吗啡针，最多不过使蒋政府苟延数小时之残喘，而欲挽救既定之局势，贯彻美国之野心，则断不可得也。

       故余以为美国以任何方法救蒋，终必惨败，马歇尔，布立特，祖德等人呼号叫器，其愚诚不可及矣。

（卅六年十二月廿五日）

**新岁献辞**

       今岁为民国纪元三十七年，实为我国历史上巨大变革之年，或亦竟为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

       我中华民族立国垂数千年。今日我国幅员之广亘，人口之众庶，国际地位之重要，国际关系之复杂，实为旷古以来所稀有。然而独夫专政，卖国丧权，一党独裁，营私舞弊，贪污横行，上下争利，凭藉外力，残杀同胞，狼虎当道，饿殍盈野，内战惨祸普遍深入，实亦开史所未有之先例。

       予于九年前，代表南侨，返国慰劳抗战军民，亲见独裁政府，贪污专横，残民以逞，而中共局处西北，生聚教训，发愤图强，固知分裂无可避免，变革已成定局。兹值岁序更新，时局动荡，独裁命运将终，民主胜利在望，故复不避重复，就过去之回忆，当前之瞻望，一抒所见，以就正于海内外先进之士。

       民国建立以来，军阀角逐，互争雄长，此仆彼起，内讧不息。掌握政权最久者，厥为袁世凯与蒋介石二氏。倘以袁蒋两相比较，袁为帝制野心，不惜勾结帝国主义，承认二十一条约，滥借外债，广植羽党，穷兵黩武，祸国殃民。蒋为巩固独裁，不惜割弃外蒙领土，旅大主权，与苏联签订卖国条约，复与美国订结丧权辱国之商约及航空条约，将全国国防秘密，交通主权，工商优惠，经济命脉，拱手奉送外人，使中国成为菲律宾第二。此其存心与袁氏如出一辙。然袁氏所承认之二十一条从未实现，而蒋氏手中所断送之领土主权，不可以数计，所借外债数额，尤十百倍于袁氏。不宁惟是，蒋氏认贼作父，卖国固权，罪恶昭彰，较之石敬塘，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犹有过之。日寇败降两年以来，余揭发蒋氏窃国罪状，向中外人士声讨，已历多次。盖自作孽，不可逭，自古已有明训，断未有卖国贼而能长治久安者。余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为公理正义计，故不能苟安缄默也。

       蒋氏以下，螃据党政要津，朋比为奸者，如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吴铁城，王世杰，陈仪，孙科，于佑任，戴季陶，张群辈，非贪污即无能，贪污必致乱政，无能惟有尸位。陈仪为祸闽罪魁，而复令继续祸台，张群治川多年，毫无建树，而令其掌握中枢。至其他诸人，声名狼藉，更无论矣。

       再就蒋军将领论之，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蒋鼎文，胡宗南，张治中，汤恩伯，朱绍良，杜聿明均属蒋氏嫡系。何胡在八年抗战中，未曾亲临前线。顾祝同胆小如鼠。刘峙则一饭桶而已。蒋鼎文汤恩伯以数十万大军守洛阳，竟令未及十万之敌军，长驱直入，如鹰逐雀。及未两月，湘桂俱告陷落，国土数万方里，沦陷敌手。至于陈诚，自诩为国民党内之战略家，若据军事专家杨杰将军之批评，则仅能胜任一营长。杜聿明初到东北，民众欢迎，盛况不减于台湾人民当初之欢迎国军。曾几何时，腐败贪污，劣迹著闻，将骄卒怠，终至失败而去。蒋军十城如此，余子碌碌，更不足道。

       蒋嫡系以外之将领，如阎锡山，傅作义，张发奎，薛岳，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罗卓英等。或则迷恋禄位，或则迫于淫威。大率与蒋貌合神离，互相猜忌，尽人皆知。近顷蒋介石军事挫败，嫡系部队多被消灭，故不得不将华北军权，付诸傅作义，将华中军权，付诸白崇禧，以期集中兵力，挽回颓势。傅作义本为晋阎旧部。阎曾语余：蒋介石如政治办得好，共产党自然无用处；政治办得不好，虽无共产党，亦必有别党起而反对。此为由衷之言。今日蒋政府好坏，阎非不知，徒为地盘及金钱军火接济，故不得不与蒋同流合污耳。广西李白，对蒋历史关系，颇与阎傅相同。李宗仁曾坦白告余谓：蒋委员长做事甚偏。夫偏则不正，不正则无是非。古语云，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白崇禧则称，彼与共产党无恶感，如共区政治修明，彼甚表同情。至于中共用兵，有神出鬼没之奇，彼尤极口称扬。今日解放区政治较诸蒋区优劣如何，白氏知之甚审。乃竟贪恋付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之虚位，至不惜助桀为虐。其或韬晦待时，投机取巧乎？则欲冀其临危受命，以挽救蒋军在华中之颓势，必不可得也。此外如张发奎薛岳，早已消除兵柄，徒然备位素餐。罗卓英主粤无能，贿赂公行，今欲责令挽回东北危局，于事何补，由是观之，蒋介石剿共戡乱，转成为被剿被戡之势。军事崩溃，可计日而待矣。

       次就经济而论。国币汇率仅最近一年中，跌落一二十倍。国家岁出，八十巴仙以上，作内战军费，以至工商凋敝，农村破产，竭泽而渔，民不堪命，尽人皆知，无待词费。民国以来，海外华侨汇款，年达叻币二三亿元，先后合计近百亿元。核算美金为四十亿元。自政府发行法币，换取民间白银，不下美金十亿元，今此五十亿元之现金已无复余存，而泛滥全国者，则为万元十万元之大钞。据魏德迈调查，我国人存款美国，总数达十五亿美元，存在南美及欧洲者尚不计在内。此多四大家族及蒋府官僚剥削所积累之私产，其他人民所有者，则为数甚微。至今国家经济濒于破产，华侨损失与年俱增，孰令致之，固已洞若观火矣。

       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在于将财富资产，收归政府统辖，然后公允分配，使民众咸享康强乐利之生活，而免社会发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畸形现象。然兹事体大，非咄嗟可期。苏联立国三十载，亦尚未达到共产主义之最终目标。至若我国，自属言之过早。就余所知，中共虽提倡共产主义，然在解放区所力行者，则为改良政治，铲除贪污，平均地权，复兴农村，振兴工业，整顿交通，安定民生，普及教育，凡此与孙中山先生所主张之三民主义，并无二致。至于真正之共产主义，则据中共人士称，或当期之于数十年之后耳。反之，蒋介石名为奉行三民主义，实则挂羊头，卖狗肉，独裁专制，残民以逞，有甚于暴君，则非孙中山先生之叛徒而何？

       抑民主与独裁原如薰莸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曩岁国内举行政治协商，以期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余即断定其为与虎谋皮，断难获得成功。盖秉政者或倾向于民主，或倾向于独裁，均系出自本性，断难率尔变更。如独裁与民主可以合作，则将成为“独民政府”；贪污和廉洁可以共事，则必产生“贪廉政府”而后可。试问天下安有所谓“独民”或“贪廉”之政府乎？至于美国过去名为调停国共，实则别有用心，不过欲假调人名义，暗中助长独裁内战，以遂其趁火打劫之愿望已耳。最近美国国会议员声明，美国宁愿有一贪污无能之中国亲美政府，而不愿有一廉洁清明之中国反美政府，此语将美国之对华野心，暴露无遗。当马歇尔所谓调停尚未失败之际，中共诸君亦明知调解无益，第在表而上不得不虚与委蛇。余则在当时早已断言独裁民主无法合作，一切惟有决定于战场也。

       今者国内局势几已大定。东北华北人民已获解放。华中华南到处民变纷起。中共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独裁终至灭亡，民主终必胜利，已不待蓍蔡而后知。近闻得尚有人主张调停国共战争，实行两党合作，则不啻痴人之说梦也。

       抑自民国以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吾国所受创伤不可谓不巨，吾民所遭惨祸不可谓不重。值兹时局剧变，胜利在望，自应集全民之力量，毕革命之事功。一切惟有根本解决，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至若姑息苟安，养痈贻患，民主革命，功亏一篑，则再历三十六年，恐亦无宁息之日。一旦革命军事胜利，民主政府成立，尤应首先宣布取消各项非法条约及借款，没收四大家族及贪官污吏财产，以救济饥饿流离之民众。我国地大物博民众，内外恶势力铲除以后，复兴建国，突飞猛进，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贫为富，指瞬间事。民国三十七年其或为由黑暗进入光明之转变年，亦为我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乎。回首故国，余企望之。

（卅七年一月一日）

**如何追悼侯西反**

       近日听说若干人发起替已经逝世三年多的侯西反君举行追悼会，我颇有几点感想：

       一个人死了，亲戚朋友哀悼他是私情，社会哀悼他是公谊，公谊的哀悼，说明死者对这一社会曾经有过道德上，或者学术上，或者事业上的贡献。如果死者有贡献与世界，整个世界都该哀悼他。西反君正象其他的人一样，总有他的短处，但他却有很可钦佩的长处：好义，嫉恶，刚直，勇敢，任劳任怨。他卖尽力气于排难解纷和公益慈善事业的募款工作，这两点无论从精神讲，从成绩讲，至今华侨社会中绝少人比得及。他遭诬陷，遭新加坡政府驱逐，是为公；他在祖国东奔西走，救济华侨机工，由成都飞昆明失事而死，也是为公。他对华侨社会确有贡献，他的死确是华侨社会的损失，大家要开追悼会，非常应该，毫无疑问。我本人和他有数十年友谊关系，公益慈善事业，关系尤切，对于他的死，私情公谊，更没有谁甚于我的悲痛！

       奇怪的是：这些人要举行追悼会，何以等到西反君死了三年多的现在？又何以发动于这一届中华总商会福建董事竞选剧烈的时候？如果说西反君死的时候，南洋群岛还在日寇蹂躏下，无法获得他死的消息，获得他死的消息也无法举行追悼；那么，盟军收复南洋群岛已经两年多了，何以不早点举行了呢？死者之骨已朽，才忽然涕泣滂沱地说要追悼，是诚意吗？西反君未遭逐以前，恶势力集团日肆侮辱谩骂，花大量金钱，收卖教育界败类，虚构事实，控告他；使他不得不为自卫为正义负担一笔可观的诉讼费，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给他精神上或物质上一点援助？西反君被限令三天出境，数千劳工界男女老少，亲戚朋友，云集飞机场，火车站送别，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参加？西反君出境以后，南侨总会，新加坡筹赈会，几次开会，责政府不公，为西反君的冤抑抗辩；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敢发一言？从西反君出境到新加坡沦陷这中间两年，近则他的家属远则国内他自己，现在主持追悼他的人，当时究竟有谁肯去慰问或者寄一封信？

       我以为大家如果真有诚意哀悼西反君，第一，要认识西反君的长处，记住他而且学习他；第二，要了解西反君家属的处境而予以直接间接的支持。

       西反君的全部产业是：

       住宅一所。

       彭亨和人家合伙经营的树胶园数百亩。

       大世界娱乐场十余年的租利权，每月一百元。

       南洋商报股份四千元。

       除上以外，亚洲保险公司顾念西反君对于该公司功绩，曾有一个时期，每月致送西反君家属优待费一百元。惟优待时期，恐已届满。至娱乐场租利权，自日寇南侵也已经一钱不还；后来经过屡次交涉，去年才以九千元一次清偿，取消原约，损失不下半数。南洋商报一本数倍之利，仅以原本抽出。彭亨树胶园，合伙者把持，无一利可分。

       上述情形看来，西反君的家属，正一步一步踏近饥饿线，大家忍心吗？视若无睹吗？说到这里，我仅作以下呼吁：

       一、希望亚洲保险公司破格继续拨优待费。

       二、请大世界娱乐场尊重原约，足数付出租利权。

       三、请南洋商报尊重股东权益，照得利分配。

       四、请彭亨树胶园当事勿欺死者，公平归割，或托人承买。

       如果大家不从学习西反君的长处，支持西反君的家属，去追悼西反君，则所谓追悼，完全没有意义。如果有所争，而不惜拿死人做工具，则“诸葛亮哭周瑜”，连瞎子都骗不了。

（卅七年二月廿一日）

**从未来世界大战形势**

**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

       近日李宗仁对美记者谈话，陈纳德向美国会要求，均主美国应立即以军事援蒋，不然，则中国共产党势必胜利，以至统治全亚洲，而美国对华，将处完全失败之地位矣。

       曩者孙科布立特之徒，亦尝大言不惭，以为美国如予蒋介石以军事援助，则必可扑灭共产党，进而击灭苏联。此其所言，即属愚鲁，抑且谬妄。然兹李宗仁，陈纳德所言，则与孙科布立特，又有不同，中共终必胜利，美国终必失败，此确为亚洲未来之事实。惟所谓“共产党统治全亚洲”，究亦近于谬妄。盖中国决不若日美之野心勃勃，诈伪奸险，损人利己，助桀为虐。中国一旦民主胜利，断不欲统治亚洲其他民族，惟当领导其他国家，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使人类咸享自由平等和互助之福利，此则大势所趋，沛然莫之能御也。

       南京政府诸卖国贼，美国诸野心家，狼狈为奸，扩大中国内战，残害中国人民，亦既两载余。虽军事经济政治，走头无路，独裁者日暮途穷，覆亡在即，犹复哀求美国，出兵援助，敢为石敬塘，吴三桂而无所顾忌，彼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原已垂涎欲滴，而对军事援蒋，犹复聚讼纷纭，迟疑不决何也？盖军事援蒋，将不免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一旦来临，美国绝无胜利把握，甚且等于自掘坟墓，故有所惮而不敢遽作决定也。

       假定美国出兵中国，实行军事援蒋，因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则其前途若何乎试申论之。

       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反民主与民主之战。反民主阵营与民主阵营，双方人力悬殊，至若武器配备，资源生产，除原子弹外，双方约略相当，然原子弹秘密，现在非美国所独有，而仅恃原子弹亦不能征服全世界，其理甚明，姑置勿论。就战略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败决于海上与陆上各半，至第三次世界大战，主要为苏美之战，胜败必决定于大陆战场，至于海军仅用于保护海岸与军事运输，将无重要之作用。

       大陆战场，以欧洲为主，而亚洲次之，盖美军欲直捣莫斯科，必取欧陆，断不能迂迴西伯利亚，作万里之远征，亦甚明也。

       欧洲战场，法意两国，内部分裂，与中希无殊，所不同者，法意今尚未发生内战，一旦世界大战爆发，两国尚不能保持中立，内部必起剧变，恐不必俟苏军进入国门，国内已起革命。此外英、比、荷、土等国，人口不过八千万，除海空军及内地警卫部队外，可供调遣作战之陆军，最多当不过三百万人，美国人口一亿四千万，上次大战动员兵力亦不过五百余万，除用以防卫国内变乱及留驻日本者外，陆军可调往海外作战者最多四百万人，倘以半数开往远东，则在欧洲大陆作战者不过二百万人，合计不过五百万人。

       至于民主阵营方面，苏联人口二万万，男女多受军训，除海空军外，最少可出陆军一千万人，加以东欧及巴尔干方面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等国，人口一万万有奇，可出陆军五六百万，合计即有千五六百万。

       民主阵营与反民主阵营相较，不但兵力超过三倍，且苏联与东欧各国，国土毗连，农产丰富，政制统一，民心一致，且为正义而战，为保卫民族生存而战。若美国等僻处海外，运输困难，西欧国家，陆地偏小，粮食缺乏，加以阶级分裂，民心涣散，师出无名，劳苦大众，供数十家富豪牺牲作炮灰，非所甘心。以此不仅前方兵力，众寡悬殊，而后方随在有变起萧墙之虞，设令土耳其一隅失利，非洲亦难保存，地中海虽有天险，亦难固守矣。

       次论亚洲战场，美如出兵援蒋，对中国不宣而战，必须以半数军队，准备侵欧，其能调往中国作战者，最多亦不过陆军二百万人已耳。假定美国陆军战斗力，可与日本陆军相匹，则最多不过如抗战时期，占领我国沿海城市及若干点线而已。美军断无占领中国广大乡村及内地城市之可能，反之，苏联陆军可顷刻占领朝鲜南部，势如潮涌，虽日本本土亦难防御苏军之进击。若以二百万美军，入据中原，与数千万有组织有训练之中国民众为敌，势将不战而自溃，加以美国国内贫苦劳动群众，群起反战，爆发革命，则世界局势，将起空前巨变。华盛顿诸战争贩子，华尔街诸富豪财阀，恐将无藏身之地。虽欲为沙皇倒后之白俄而亦不可得矣。

       总而言之，世界非复昔日之世界，而中国亦绝非前世纪之中国，南京卖国贼至死不悟，其哀求美国军事援蒋也固宜，然华盛顿战争贩子，华尔街富豪财阀，则非不知世界大战之不利于己，其色厉内荏，举棋不定者即以此。反之，华盛顿倘竟无所顾忌，以军事援蒋，作孤注之一掷，则行见美国命运将迅即随蒋介石而同归于尽。“多行不义必自毙”，此之谓也。

（卅七年三月十五日）

**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

       伪国大开幕后，蒋介石突然表示不做大总统，愿将灸手可热之元首地位，让给别人。其原因何在？中外人士纷纷推测，莫衷一是。有谓蒋氏系半推半就，故意作态。有谓蒋氏乃以退为进。亦有谓总统并无实权，故蒋氏宁愿退就行政院长一席。

       以余所见，则殊然，盖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独裁专断，已成习性，伪宪条文，视等弁髦。不论蒋氏就何官位，政由季氏，祭则寡人，固无人能加以争竞，亦无能加以干预，此理甚明，无待多赘。其所以表示不做总统者无他，军事崩溃，人心离贰，败局已成，无可挽救，美既不能派兵参战，而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属遥遥无期。故蒋氏为自身打算，总统高位，不敢自居，亦不能自居，请再申论之：

       国共战局，在东北方面，大势已定，国军仅余长春沈阳二城市，楚歌四面，摇摇欲堕。残存部队，虽欲撤走，亦无路可退，迟早必全军复灭，损失官兵，当有四五十万之众，此其一也。

       东北战事，一旦结束，则共军最精锐最英勇之部队，至少六七十万人，长驱入关，有如狂风扫落叶。内蒙及晋冀一带，国军所占地区，或仅存走廊，或成为孤岛，本已不堪一击，如人关大军加以猛扑，则华北五六十万国军，亦成瓮中之鳖，此其二也。

       大江以北，鲁豫皖鄂苏诸省，国军现有实力，亦约六七十万人，遭陈毅刘伯承部牵制袭击，早已失去主动。倘华北丧失，则势成孤军，虽欲撤至江南，亦恐已晚。长江虽曰天堑，亦无法阻止共军之大举南渡矣。此其三也。

       西北地广人稀，防务空虚。河西国军虽有十余万人，然延安洛川，早被包围，西安亦受威胁。观诸胡宗南氏之匆遽赴京，可见西北已成垒卵之势，胡部纵能退入川境，当亦不过少数。此其四也。

       长江以南，川康湘赣云贵闽浙粤桂及鄂皖苏之一部分约计人口二万万。地广民稠，遭受虐政，最为惨烈。目前国军不过二三十万人，分散各地。虽有地方保卫团，则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职是之故，现在各省民众，大多不堪苛政，纷纷揭竿而起，有已激成巨变者，亦有在酝酿中者。不待共军之渡江，反独裁斗争，固已成燎原之势，此其五也。

       去年七月共军发动大反攻以来，各处战场，主动权均操诸共军之手。东北、西北、内蒙、华北、华中，国军望风披靡。不及一年，国军二百余万人，折损四分之一。即今所存不及百五十万。就上述情势，今后国军即作最后之挣扎，亦无异螳臂之挡车。此为历来未有之军事悲剧，国军土崩瓦解，固可计日而待也。

       民国初年，袁世凯妄思称帝，后知为民众所不容，故自行取消帝制，悔恨而死，遗臭万年，为天下笑。今蒋介石倘不做总统，断非有其他用意。盖独裁到底，则无佛朗哥之幸运；自刎乌江，则乏楚霸王之勇气；若赴华盛顿，作流亡总统，则徒为世人所讥笑。故计惟有牺牲总统之地位，以作日后之退步也。

（卅七年四月八日）

**蒋介石的“最大错误”**

       据报载廿八日美联社南京电，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结束的会议上演说，认为他的最大错误，就是在抗战时期容纳中共。他说：“我在那几年中有很多错误，但是最大的错误，就是容忍共产党。我容许他们参加国民参政会，并且给予他们以特权，以致造成我们今天的处境。”

       前年九月七日，余致电美国杜鲁门总统，其中云：蒋介石等“就本人多次接触，深知其昏庸老朽，头脑顽固，断不足与言改革。”今美联社所传蒋氏之演说，则益证余言之不谬矣。蒋氏行年六十余，其一生奸诈独断，专横腐化，祸国之惨，害民之众，史无其匹。今则天怒人怨，众叛亲离。行见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乃复不知悔悟，竟诿为容共抗战之失计。其自欺欺人，恬不知耻，竟至于斯极。余故再举事实数端，闢而正之。

       （一）二十五年西安事变之发生，实由蒋氏主张先安内后攘外，不愿抗日，故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谋实行兵谏。当时中共在陕北，已有民众基础，非武力可消灭，惟为委曲求全，息争御侮起见，故与蒋氏立约，如敌侵华北，即全面抗战。此在中共，志在挽救国家之危亡，可谓仁至义尽，苟其不然，蒋氏安有生存之理耶？

       （二）抗战开始，中共所部属万众，在晋北浴血抗战，蒋氏从未有一枝步枪，一粒炮弹之接济。当抗战初年：每月亦仅拨给些许枪弹，嗣后则完全停止。抗战八年中，八路军将士，出生入死，为国献身，从无一人之擢升。而蒋氏嫡系部队，无功受奖者，盈千累万，此为中外咸知之事实。今蒋氏竟谓误在容忍中共，其谁信之？

       （三）二十九年，余自西北返渝，蒋介石探询，在晋时阎锡山将军曾向余作何语。余质直告之：余曾告阎，国共磨擦，经白崇禧将军调解，双方划定驻防界线，从此可免发生严重冲突。但阎将军则云，此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须国民党政治行得好，共产党自无能为力，否则纵令无共产党，亦必有其他党派，起而反对政府也。余以阎将军此语，极为中肯，故率直转陈，冀再采纳。孰知蒋氏闻言色变，竟向余破口大骂共产党，谓：“抗战若要胜利，必先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不消灭，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在外国已多经验，必消灭国内反对党，对外方可获得胜利，我国亦不能例外。”语时面红气促，声色俱厉，蒋氏继又称：“此等语我从未向人说，今特对汝说。”蒋氏对中共，仇恨之深，于此可以概见，今竟谓于抗战时，容忍中共，则非自欺欺人而何？

       （四）自蒋氏向余大骂共产党之后，不及数月，即发生江南新四军被屠杀惨剧。蒋氏嗣又自抗战前线调精锐部队十万至西北，包围边区，杜绝其对外交通，惟仍无法加以消灭。若谓抗战时期，未及消灭，系属错误，则在抗战前，蒋氏曾亲赴西安督战，以期灭共，然共未能灭，而本人则被囚蒙难，蒋氏何以健忘若此乎？

       （五）抗战八年中，中共不获政府接济，大敌当前，而能自力更生，愈战愈强，在晋省作游击战，牵制敌军数十万。当时如无八路军，则晋阎军队，必被迫撤至河西，不但山西全境沦陷，川陕亦难苟全。在抗战时期，以日寇之强悍凶猛，尚不能消灭中共，时且不能阻止中共之发展。今蒋氏竟乃大言不惭，谓当时容忍中共，系最大错误，岂不谬哉！

       （六）蒋氏谓容许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亦属大错误，更属谬妄之至。盖国民参政会包含参政员二百人，国民党员占其大半，中共参政员尚不及十人，不过备位而已。况参政会为一虚设之机关，军政大权，操诸独裁者一身，人民无权过问。故邹韬奋先生在其所著《抗战以来》一书中，称国民党参政员为被请之客。纵使中共参政员名额增加十倍，亦并无裨益。蒋氏竟谓容许中共参加参政会，系大错误，诚欺人太甚矣。

       总而言之，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在抗战之前，抗战初期，中期，末期，以至抗战之后，蒋氏固无时无刻，不作消灭共党之想。然中共不但未见消灭，转且日益强大，以造成今日之局势，此非蒋氏不欲消灭中共，实则其力断不能消灭中共也。蒋氏谓容共系彼最大之错误。究其实，蒋氏从不甘心容共，其所谓容忍中共，非出不得已，即属虚伪诈欺，则所谓错误更自何而来？故余以为蒋介石错误不在此，而在于不接受阎锡山将军之言，反诿过于中共，时至今日，末日临头，而犹中风狂走，至死不悟，则皆咎由自取也。故曩昔余屡言与蒋介石谈民主，等于谋皮于虎。而余致美总统电文亦称，蒋介石其人，断不足与言改革。观诸今日，则余所言，益信而有征矣。

（卅七年三月卅一日）

**中国内战何日告终**

       日前报载：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报告国共两方军队实力，谓太平洋战事告终时，国军有三百七十余万人，步枪一百六十余万枝，大炮六千余门，共军则有三十余万人，步枪十六万枝，大炮六百余门，迨至现下（按当指五月底，因何应钦报告系在六月中旬。）国军仅存二百一十余万人，步枪九十余万枝，大炮二万一千余门，共军则增至二百六十余万人，步枪九十余万枝，大炮二万二千余门。

       又报载纽约通讯，谓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纽约下午报发表一篇论中国战局评论，中云：“反蒋的中共军队必须重视，他们显然已在打胜内战了。无论在数量上和组织上，他们都胜过南京军队。蒋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到今年已经过去了，数量的优势不再是蒋军的了。据审慎的估计，共军现在有正规军一百五十万人，单位较小的游击队，也有一百五十万人，共三百万人，还有解放区大后方训练的大量后备军，而蒋军实际参加作战的部队，不会多于一百五十万人。”

       余意何应钦秘密报告，当接近事实。而美国人威尔纳之评论，亦当有其根据。威尔纳所言蒋军数量，比何应钦所言，减少至七十万之多，或有两项原因：

       （一）国军每师每旅素常不足其兵额，如减一成或二成，则少去三几十万人。

       （二）威尔纳所言，当指直接参加与共军作战之军队，若华西华南，如新疆、四川、西康、云贵、湘赣、闽浙，两广及苏南等十一余省区，至少亦有国军三几十万人，以防地方之民变，而非可直接参加与共军作战者。

       除去上述两项六七十万人外，威尔纳所言蒋军一百五十万，与何应钦报告，无何相差矣。

       国共两方实行大规模内战，系自前年七月起，至本年五月止，计二十三个月。在此期间，国军由三百七十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损失达一百六十万人，平均每月损失七万人，而共军由三十余万人增至二百六十余万人，计增加二百三十万人，即每月增加十万人。如今后国共两方军队之增减，亦依照此种速度，则再过一年，国军当减少八十余万人，仅存六十余万人，可在前线与共军作战，而共军可能再增一百二十万人，共达三百八十余万人。其时，力量将更悬殊矣。

       前者，共军寡，军械少，故遇大队蒋军，则退避三舍，不愿轻作阵地战，而常相机进行运动战与游击战。共军在此种情况之中，尚能逐月消灭蒋军许多。及至近月以来，战事已大有不同。共军对于蒋军大兵团，已可与之分庭抗礼，不但可作普通阵地战，且可对若干大城市实行攻坚之战。尤可注意者，为共军在若干战场上均操有主动权。如此则今后逐月所消灭之蒋军，可能较以前更多。据新华社之报告，五月份消灭蒋军十三万余人，六月份十五万余人，七月份或可至二十万人以上。假定今后蒋军除补充外，平均每月尚须损失十万人，则由六月起至年终止，七个月将消灭八十余万人，而在前线将仅存七十万人。以七十万人之蒋军，而欲抵抗三百余万之共军，则无异螳臂之当车。除美国助以原子弹或举世未发明之特殊军火，免用人力作战，或可以制胜共军外，否则，中国内战告终之期，可以想见矣。

（卅七年七月十七日）

**国共决无和平可言**

       近日报载：北平谣言甚盛，谓国共再谈和平，周恩来到北平与张群及李宗仁秘密会议云云。南京方面虽指其为无稽之谈，不足置信，但据云有少数军界人士，则认为某种事物在酝酿中。事虽属于谣言，然古语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李宗仁凯觎政权，正盼政局变动，无庸讳言，绝非无风生浪也。

       然国共合作事，果能实现乎？自日寇败后，经年之内，全国人士热烈期望和平，俨似目的可以达到，惟余个人之见解，则绝对不敢苟同。在吧城及本坡两次对余之欢迎会中，余均断定国共之间无和平可言，并认为当时所谓“还政于民”之呼声，实谋皮于虎，余敢如此断言者，系根据本身之所闻，所见，与仅凭阅报与风闻而揣测者不同也。

       余前代表南侨回国慰劳抗战军民，到重庆后，因国共磨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故决意亲到延安考察中共情况。余对中共最注意者三项：

       一、政治如何说施。

       二、抗战是否积极。

       三、其地区之民生与治安何如。

       在考察中，知中共所实行者尚非共产制度，而为三民主义，其抗战之积极以及陕北一般情形，均令人满意。及回重庆，国民外交协会邀余演讲，定讲题“西北之观感”，余乃将所闻之事实报告，而党人则大不满，谓余代中共宣传，即派吴铁城南来，破坏华侨团结。加以陈仪祸闽惨重，经余加以攻击，由是中央政府当局对余更形痛恨。迨至放弃外蒙，丧失旅大主权，与苏联订立不利于国家之条约，以巩固其独裁政权。余复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出通告，指为卖国，主张不承认其条约，后又反对其与美国订立丧权商约，及许其驻军国内，并电请美总统勿助纣为虐，助长中国内战之惨祸，由是新加坡及马来亚各党报，及准党报，对余大谩骂，而若干会馆或商会，亦多起而效尤。盖新加坡及马来亚诸大会堂，总商会，商会，会馆以及其他有势力之社团，多在党人之手。余明知孤立乏援，然为良心所驱，义不能辞。对于误国行为，余当然不能缄口也。

       国家与社会虽不同，然关于同作一事，则有类似之情形。辟如有人视蒋介石为天皇神圣，是非不讲，而余则认其为误国误民，是非要明，彼此意见无殊水火，决无合作之可能。国共之必然分裂，各走极端，亦若是也。余自民二十九年到重庆及延安，与国共各领袖接触后，早已判断两方终无合作之可言，时至今日，更毋须多赘矣。

（卅七年七月廿八日）

**再论中国内战前途**

       前日报载新华社社论，谓“中国人民至少要准备三四年时间作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又云：“保证内战的第三年中，取得更伟大的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就此两段而言，末段所言第三年中取得更伟大，和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含义之深，至堪玩味。至首段所云，至少还要准备三四年作艰苦斗争，或未免使若干急性乐观者，感到失望。然实事求是之士，言信行果，固常谦虚慎重，不发不能兑现之诺言，不似孟浪之流，动辄得意忘形，谓三个月就可打败敌人，六个月就可消灭异己也。

       我海外华侨，对于祖国军事政治，虽多门外汉，而报章之传载，又多宣传作用，然欲知国共将来谁胜谁败，亦有历史义理可稽。在政治方面，须视民众之向背；在军事方面，当视有生力量之消长。审此二项，当不难预断谁家胜败。国共两方在政治上之设施，已历十有余年，谁好谁坏，凡身历其境，与及经常注意书报记载者，当不能指鹿为马，毋待详论。至军队实力之消长，余于七月十七日在本报所发表之专论《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文，已略有谈及。该文所言数字，系根据国防部长何应钦及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所言。回忆前年七月蒋介石氏未发动全面内战之前，报载国军原有二百七八十万人，收编伪军九十余万人，在后方训练六七十万人，合计四百三四十万人。加上美国海陆军之声援，及美国在水陆空运输之助力，殆以为投鞭可以断流，大有灭此朝食之概。而当时共军正规军传仅有四五十万人，游击队七八十万人，只有国军四分之一耳。据前月何应钦在立法院报告，共军现有正规军二百六十万人，游击队多少未有提起。然游击队在共区亦甚重要，当然不能加以忽视。据威尔纳言，共军游击队有一百五十万人，兹如以半数七八十万人计，合正规军可有三百三四十万人。是则内战两年，国军由四百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损失超过半数，每月平均减十万人；共军由一百三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每月增加十万人。今后两方有生力量，如照以前之速率消长，则内战胜败决定之时期，可以想见矣。

       据新华社报告，内战二年，消灭蒋军二百七十余万人。想蒋军两年间征抽壮丁，约有一百万人左右，其中死亡及逃走亦属不少，所以仅存二百一十余万人耳。

       现下蒋管区人民，除回教徒藏族及苗夷等族，不能征兵外，至多约存二亿五千万人。以粤省征派壮丁数目言，上半年要五万人，限期虽届，实征不上三万人。按粤省人民三千万，全年要征十万人，即每千人征三人有奇。以二亿五千万人计，应征八十余万人。前日报载上海市欲征壮丁六千余人，届期征到者不上二千人，而逃亡者又不少。敝乡集美人口千余，上半年被征二人，征去后不久即逃走一人。由是观之，全年欲征八十万，除去不能征足及逃亡数目，可征实额每月恐不上四万人耳。新华社报告去年七月至本年六月，一年间消灭蒋军一百五十余万人，平均每月约十三万人，除去新兵补充四万人，旧兵每月尚须消灭九万人，此后战区愈广，战斗愈烈，其损失恐有增无减矣。

       鄙意国共两军再经相当期间显著之消长，实力当更悬殊。最后蒋氏或可退守上海与天津等大埠。如沪津等失守，则蒋府虽移到任何区域，以图苟延残喘若干时间，大局便是已经失败，对国际上无可再代表国家之资格矣。

       新华社社论谓内战结束，至少须再经三四年，系指全国完全解放统一而言。以我国幅员之大，边区之广，情形复杂，交通不便，如绥远宁夏甘青新疆西藏川康云贵及台湾等，难保无野心军阀割据，至于倔强将领，畏罪逃亡，盘据挣扎，加以美帝国主义野心未死，利用我蝥贼，摇动我边疆，尚有可能。故须以一二年或二三年间剿抚肃清，乃能完成统一。想非腹地大局胜利，亦须如边疆拖延多年之谓也。

（卅七年八月九日）

**徐州大会战与全局决定性**

       日前报载：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纸说，蒋政府三个月至六个月将倒台，并责华盛顿白宫，不能于一年前坚决援助之错误。又希望杜威当选执政时，局势未坏到不能挽救之程度。我国古语所谓“利令智昏”，正为此种美国人之写照。美国援蒋之必无效，余前年九月致电美总统及参众两院长，曾对彼等提出警告：“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对中国之压迫，决无效果，勿误信武力可灭公理”。再后复著论“美国救蒋必败”，及“从未来世界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军事援蒋”。此为去年及在今半年以前之事。以彼等美国之军政大员，及有权威之名记者，时至今日，尚未了沏当前局势，而立言竟荒谬至此，岂非利令智昏耶？

       至谓蒋介石三个月至六个月将倒台之说，能否实现，固未便臆断，惟回忆数月前，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报告国共两方军队数目，当时余曾依据两年间双方军队之消长情形，著为“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文，计至本年终，蒋军与共军实力之比较，即无异螳臂之当车。兹再就何部长报告后，各战场演变之经过述之。本年六七八三个月，据新华社报告：蒋军损失五十万人；九十两个月，济南锦州两大战役，及长春投降，按其损失，应在四十余五十万人之间，合之六七八三个月损失，共为一百万人左右，何部长报告时，蒋军计二百十八万人，数月来之补充兵，除军中逃走病死外，约有二十余万人，共二百四十余万人。此数之中，除留在华西华南防止民变者廿余万人以及数月来上述之损失外，剩余不过一百廿万人。而此一百二十万人中，分配在西北廿万人，在东北华北五十余万人，其可在华中分布于鲁豫鄂皖及苏北者，仅四十余万人矣。如此广大地区，尚须留防青岛，豫西，鄂省，至少应十余万人，则其能集于徐州四郊以作会战之孤注者，只三十万人耳。共军陈毅、粟裕两将军指挥下者，约有四五十万人；刘伯承将军所部亦不下四十万人，纵抽半数以防制豫西鄂省，参加徐州大会战者，亦可有二十万众以上。计此次鲁南豫东苏北皖北四省区域，范围广大，战线数百里，两方军队几及百万人。飞机、大炮、战车，美国式机械化部队，应有尽有，诚为我国有史以来，对外对内战争规模之最大者。此为一决定性之战役，在此两个月内，胜负可能解决。尔时若犹未能决定，蒋方可再由江南倾调其新练之十万至二十万人来助战，而共方则由东北华北，可再调廿万至卅万人来参加。如此则日子延长，战争更烈，战士伤亡及人民损失之大，当亦为前此所未有。或云蒋军兵员不只上述之数，但据前月报载，其军事家切实调查，蒋军在各战场共计一百四十五万人，如除去九十两月损失四五十万人，所剩不过一百万人左右，则更少矣。徐州大会战之后，全局胜负如何，不难由此决定矣。

（卅七年十一月一日）

**辨匪论**

       匪字解释为寇盗。强暴抢劫谓之寇，偷窃假冒谓之盗，此乃人类中最卑鄙凶恶，无人格如同禽兽者。在我国内战中，蒋政府及国民党人等，每指中共为匪，共军为匪军，共党为匪党，内战为剿匪。彼等应查中共有为匪之确实根据，始可加以此最不名誉之恶名，否则系诬蔑耳。

       强暴抢劫及偷窃假冒之流，均为自身及私人利欲起见，每贪污无厌，除浪费外复积蓄财产。余前年到中共所统治之延安多日，所见所闻，已载在《南侨回忆录》。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及其夫人等之生活均简单朴素，与乡村平民无殊。若酒楼舞馆，唇红口丹，则绝迹不见。公务员生活费，由政府定例供给，绝对不能别营私业，故无奢侈浪费，更无积蓄财产之可言。高级官吏以身作则，安可容下属越轨行为？夫如是指斥为匪，余所以不得不辩也。

       民国光复后，军阀割据，迭起内争，贪污官吏虽多，浪费而外，积蓄或属有限。政府印发纸币及公债券，多有相当限度；经济上无巨大之出入，故鲜有官吏寄存外国巨款也。南京政府自民国十七年后，年年发出大量公债券，及实行“币制改革”，严令没收全国银圆为国有，更源源印发纸币，由是四大家族之财富，日渐增进，而孙科吴铁城及其他要吏，亦得共同染指，抗战事起，巨宦军阀，财源更广进。闻上海产业税，何应钦列居有数地位。民国廿七年冬，香港议政局员冯香泉先生来晤，余询人言陈济棠巨富，在港置业甚多，是否事实。并言国内官吏巨富，陈济棠仅列在第十一名耳。

       四大家族及孙科吴铁城何应钦等，在民国十七年以前，或恐无立锥之地，虽有资产，想亦有限。而十余年间，除浪费及国内资产外，复寄存美国美金若干万万元。此种暴富，若非剥削民脂民膏，则系盗窃国库，否则从何而来？民国廿九年夏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演说，云国家处境何等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再逃走外汇，获利五七千万元，是要留为子孙买棺木。言间几于声泪俱下。其时重庆官吏，应酬浩繁。酒楼菜馆，车水马龙，摩登妇女，唇红口丹，与所谓战时节约，大相迳庭。福州万寿桥上，饥民投江而死者千人，而酒楼菜馆，终夜辉煌热闹，与重庆无殊。所有阔客，大部份为公务人员，及与官僚资本有关系之豪绅。此外，特务遍布全国，国民党机关人员，贪污勒索，陷害无辜，草菅人命，罄竹难书。至为金钱而被利用为鹰犬之徒，且不限于国内而已也。

       当南洋各属将陷沦于日寇之手，华侨汇寄款项回国，不下数万万元，多被扣留不交，任侨眷贫寒凄惨，置之度外。迨日寇败后，国币降跌九十余巴仙，银行及权威机关，始迫侨眷收领。如陈六使先生托余由中国银行电汇七百万元，交闽南集美学校收，而重庆总行及政府，藉词推诿延宕，不肯照交，虽百方交涉，犹拖延经年，至国币价值已降跌大半，始在渝交还。由渝汇闽，须亏汇水六十余万元，合计损失五百余万元。余在此向中国银行交涉年余，一文不肯赔补。以学校公益之款，尚且巧取豪夺，其他可以想见矣。

       去年李宗仁孙科争选副总统，每人开支运动费数十万万元。此种巨款，若非抢劫人民，则从何处而来？八月十九日实行所谓“改革币制”，蒋经国对四大家族及权威文武官吏，不敢过问；对诸商家及人民，则威胁百端，几于竭泽而渔，寇盗之行为，或用心，或用力。以阴谋巧取之豪夺，其罪恶每甚明显之抢劫也。以上各情，均为中共所无，独为蒋政府所有，乃反指中共为匪，国民党人若稍具天良，抚心自问，必能明白谁方是匪也。

       蒋政府近因军事失败，在京沪大封船只，将所有南京上海公共重要物资，运往台湾，作为己有。他日再败，则运逃往外国。南京上海，不日解放，新民主政府即将成立。其时反动派若据台湾为地盘，则更无异叛逆之匪类，所有战舰飞机商船，当为匪舰匪机匪船，余去年曾论，蒋介石将作流亡总统，若如此，“流亡总统”之外，尚当增加一头衔。所谓四大家族，当称为四大匪族，乃能名称其实也。

（卅八年元月卅一日）

**领袖与诚信**

**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欢迎尼赫鲁大会演讲**

       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先生！中国总领事暨诸位来宾先生！本晚余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名义，代表南洋千万华侨，欢迎印度民族领袖尼赫鲁先生，先生此来为视察战后印度侨民生活状况，我华侨得以相见，实为难得良好机会，先生非印度之大官，亦非印度之大富翁，而本会之欢迎者亦不在乎是，而在乎先生之伟大人格。盖先生平生受尽艰难困苦，为印度民族求解放，为数万万人民谋幸福，早为全世界人类所同情，亦为我中华民族所敬仰也。

       余以为历史上凡能成伟大领袖者总不能离去“诚信”二字。就普通平民言，若无诚信，已失其作人之资格。我国古云，“不诚无物”又云人无信不立。自数千年前创造中国文字时即有此意，如诚字拆开为言与成，意谓所言必成行方谓之诚。又信字拆开，即人与言，谓人言必信是也。然世界中有堂堂大国及一国中有权威之领袖，对诚信二字，完全放弃。如许人独立，往往食言；又如开口屡言民主，实则行独裁专制，历过已十余廿年之外，多是自欺欺人。但潮流所超，时至今日，如复执迷不悟，后悔恐将无及也。

       贵印度数万万民族，脱离苦海，而登袵席，有赖于先生之领导。我中华民族，亦希望确有诚信伟大之领袖，出而拯救四万万人于水火之中。我中印的民族之外，希望他国亦有真正人道主义之领袖出而合作，领导全世界人类均获大同平等之幸福，尼赫鲁先生除领导而外，亦领导世界之数人中之一也。

       近因当地节约限制，本晚宴会菜物淡薄，未尽欢迎之意，尚希原谅。

（民国卅五年三月十九日）

**关于纪念国庆的纠纷**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致词**

       ［民国卅六年十月六日南侨日报新闻］关于庆祝三十六年度双十节，新加坡华侨均正热烈筹备庆祝。甚多侨团因为不愿向独裁者致敬，既不愿参加中华总商会之庆祝会，更不愿参加国民党所包办之庆祝会，故多决定分别庆祝，以表示华侨真正爱国之精神。

       新加坡福建会馆筹备庆祝国庆，及报告本年八个月收支账目，特于昨晚七时半假恰和轩俱乐部召开第八届执行委员第六次会议，结果议决按照去年办法，联络会员及福建会馆属下南侨，道南，崇福，爱同四校员生及学生家长，于十月十日在爱同学校举行庆祝会，并决于是晚参加爱华音乐戏剧社主办之提灯游行，属下各校校车三辆，亦载学生参加游行。一切事宜，决由教育科主持办理。此外决不参加其他任何“庆祝大会”。

       昨晚会议期间，主席陈嘉庚即席发表演讲，痛论华侨分裂问题。

       兹将陈氏演词录下：

       新加坡马来亚华侨，自民国光复后，所有国庆纪念会，多由中华总商会或商会召集，领导庆祝，至由总商会召集领导之原因，为各处华侨社团之总机关，若省县会馆，则偏于一方，唯有商会为侨众所组织，且各帮多有参加，故凡华侨对祖国及居留地，有重要事项，非由商会召集，亦多假商会为会场，可见总商会被公认为最高机关，负责对内对外，领导团结，联络情感。当其事者，必公忘无私，直道而行，庶可问心无愧，有益侨胞，了无疑义也。

       自民国卅年，吴铁城南来，掀风作浪，分裂华侨，破坏团结，致南洋各处侨胞，有党派与无党派之分，意见日深。迨日寇败后，祖国国共内战，影响华侨派别更甚，尽人都知，致客岁庆祝国庆，不能合作，殊为遗憾。

       本年国庆纪念日，各华侨均希望总会对往事引为前车之鉴，预行计划，以期联合举行，不意不但不能联合，有人反且预造鸿沟，蓄意分裂。前月在吉隆坡，开马来亚各地商会联合会，竟通过一议案，致电南京政府，赞成所谓“戡乱”总动员令。查总动员之目的虽多，其重要者有两事：第一，要大征壮丁送往战场作炮灰，而国民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均列为壮丁；第二，要征粮征财，甚至竭泽而渔，使家破人亡。政府此种行为，关系华侨家乡子弟生命财产，惨无人道，痛心莫可言喻。而领导华侨机关之商会联合会，竟火上添油，助纣为虐。彼岂不知如此举动，必使华侨益趋分裂？明知而故犯，非有意破坏团结而何？总动员令出于独裁政府，刀落头断，施行已有日月，商联会今表示所谓赞成，实为画蛇添足，与实际风马牛不相及，无丝毫价值可言。何必多此一举，以增加华侨之分裂，此次各处总商会开会，对庆祝国庆发生纠纷，商联会诸代表不能辞其责也。

       但是商联会既负责领导职责，果热诚拥护所谓总动员令，不宜只发一纸电文就可了事，应实地总动员，庶出力出钱，方能名副其实。尤当以身作则，派遣其子弟回国赴敌，庶不徒托空言，问心无愧。否则未免违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古训矣。

       关于此次新加坡总商会，对开会庆祝所引起之纠纷，党人原在岗州会馆开会，谋领导若干社团庆祝国庆，而广东会馆主席，拒而不肯参加，诿谓应尊重总商会领导方为得体。在表面上观，似属至公无私，有拥护总商会真情实意，而不惜牺牲其党人之合作，究其实，其然岂其然乎？彼之不肯与党人合作，为不甘受“小子无知（此四字出其人之口）之领导，故藉尊重总商会为辞。设岗州会馆开会时举他为主席，则感激不暇，安有反对退出耶。

       盖彼之地位，在国为参政员，在洋曾为商会长，在社团为省会馆主席，在党为红员，口是心非，声名四溢，小子无知，竟敢冠履倒置，真不自量也。

**祖国光明在望**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职员就职典礼中致词**

       ［南侨日报三十七年三月廿八日讯］新加坡福建会馆，昨日上午十时，在直落亚逸该会馆礼堂，举行常年会员大会及旧职员交卸，新职员就职典礼。席间，陈嘉庚氏致词，用坚决态度，指出在此届新职员任期之二年中间，中国良好政府必能建立起来。此良好政府必能对华侨教育事业，以及对华侨回国从事种种事业，予以保障。

略称：“此次承同侨过爱，举为常务主席，而弟在每次被举时，均予接受。其原因，一方面不欲客气，另一方面则感并无事做。

       “关于无事做一点，不但福建会馆如此，南洋各省县会馆亦多如此。其原因乃华侨社团之知为国家社会服务，乃仅民国成立以来三十余年之事。在三十余年前，中国人国家观念甚薄，更不必说要为社会做事。甲午之役，满清战败于日本，割让台湾，无异福建被割去一臂，但其时大家仍不知苦，虽知清朝之黑暗而不知设想。其最大原因，在乎缺乏爱国教育，盖当时在满清压迫之下，读书人无法获得自由研究，而在海外地方，也只能学些做奴才用的知识。在民国成立以前，新加坡只有三数华校，每校学生不过三四百人，及至民国成立，才渐渐进步。因国内政府腐败，政治不良，同侨回国居住，尚且住不得，投资建设，则谈不到。结果，除在南洋办学校外，其余之工作则呈松懈。

       “福建会馆所办学校，学生数由一千而达二三千，四五千，希望今后能继续发展。但一切力量，均为经费所限。一般资本家未能了解教育问题之重要，仅认子弟长大，以寻求职业谋生为重，殊不知教育关系国家之强弱。现在属下四校，每年所收学费，仅足供补贴费用，并无余款可供扩充。目前福建帮子弟受教育，学校虽不十分欠缺，但须知教育之事，决不应限于某一帮派之间。封建自守，故步自封，乃系错误者。福建会馆不但自己不应有此种观念，而且应该做了以后影响其他。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希望祖国早日获得良好的政府。一旦祖国建立了好政府，福建会馆不但不会无事做，甚且必定多得做不完。因为，如果有了好政府，派来好领事，这好领事就再也不象现在这种敷衍从事的领事了。到那时候，好领事就会自动的设立指导促进华侨教育的机关，既不必我们侨胞计较，又不怕帮派对他不服从。

       “现在一般社会富家，遇有婚丧寿庆，即大事宴客。本坡每日费于此种无意义之开销者，达数万元，平均每月数十万。苟能将此无意义之开销，抽出十分之二，充作教育经费，则何愁乏款？过去本会馆曾经提倡节省此类无谓开销，并曾自己实行改革。如果中国有了好政府，派来好领事，规定合理之婚丧礼仪，节省无谓浪费，以办有益事业，相信各帮各派，均必服从。

       “到了祖国成立好政府以后，在福建广东等处地方，当多设立师范学校，及中等学校，收容华侨学生，训练一般华侨教育适用之人才。同时，必能对华侨回国，予以适当保障，届时华侨回国投资，当不致有亏损之虑，如有亏损，希望政府予以补偿。

       “比如苏联，内乱一平，在英明的领导者领导之下，经过十余年之经营，终于成为最强盛之国家。虽美欧数国当初对之采取包围政策，但结果此种包围之企图，终于宣告失败。

       “中国在此战争以后，亦决不怕外国之侵略。美国援助腐败政府，图害中国，实际上并不能达其目的百分之一。在不久之将来，光明的日子就要到来。相信在本会馆第九届职员任期二年之内，光明必定能够出现。”

       陈主席继对宣誓之意义，加以分析。渠称：“宣誓者宣誓之后，如果不照执行，必受到相当的责罚，像国内那般腐败官员，一天到晚举行宣誓，但却不切实执行，到最后，请看那有好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举行宣誓就职，就应该切实负起责任。”

**从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庆祝双十节大会演讲**

       今日为我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国庆纪念日。当前年庆祝之时，蒋政府军队及其所收编伪军计有四百余万人之众，加以美国军火等物资及海陆空运输之助力，军容之盛，气焰之高，殆属空前，故尝谓三数月就可消灭中共。中共在抗战时所占之四百余县城，曾被蒋军夺去约三分之一。两方疆土军力，相差悬殊。而本席前年在纪念国庆之致词中，即断言蒋军内战必败。盖根据历史经验，凡背信义不道德之人，虽一时炎威赫弈，终必失败。想当时参加庆祝诸君，当不健忘。今日蒋府之势力比较前年如何，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多赘。现本席欲复引证数十年来欧亚多国背信义道德而失败之史实。

       一、距今约五十年，我国发生团匪之乱，外国联军入北京，清太后及光绪逃避陕西，议和后外国军队概须退出我国土，独俄国军久据我东三省不退，且积极增辟交通，作长久计，视条约为废纸，被日本战败，酿成大革命，俄皇全家惨死。此事在五十岁以上之人，咸都亲见。就是青年人，凡关心国家社会者，亦能知之。

       二、德皇威廉第二，陆军威势，原冠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惜破坏比利时中立约章。初以为比利时国小且不设防，经过比利时进攻法国，即可迅速占领巴黎，法国立当屈服，安知比利时坚决抵抗，阻其前进，力战多天方失陷。德皇由是目的莫达，终至战败，且倾覆皇朝，逃死异邦。

       三、世界第一次大战后，各国设立国际联盟于日内瓦，立约尊重各国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倘有发生国际纠纷，应由国联处理，或由国际法庭裁判，谁敢违背条约，应受各国制裁，乃约仅十二年，日本因世界遭不景气之影响，以为有机可图，背约占领我东北四省，再进而欲吞灭我全国，故有七七事变，造成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果日本一败涂地，日皇虽未倒台，而日本殆已等于美国殖民地。虽美国欲扶助其旧势力，然国际地位，已降为下等国。

       四、日内瓦国际联盟成立之后，执牛耳之欧洲列强，若能秉公依盟约制裁日本，则日本虽狂悖跋扈，决不敢与世界为敌，况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曾主张制止日本侵略，而握国联大权之欧洲列强，竟不维持国联尊严，致有世界第二次大战之惨祸，全欧亦难幸免，此亦失信背约之结果也。

       五、意大利首相莫沙里尼，步日本之后尘，撕毁国际联盟约章，出兵征夺阿比西尼亚，及阿尔巴尼亚，并力助西班牙内战，复参加希特勒所发动之战争，结果莫沙里尼战败惨死，意王亦倒台。

       六、德国希特勒于夺取捷克后，与苏联立互不侵犯十年有效条约，则进攻波法，其目的为恢复前次战败所失领土，连战皆捷，波法屈服，英受威胁，目的可以达到，若能知足和平，化干戈为玉帛，则德国可获胜利幸福，自身英名亦垂不朽，彼乃利令智昏，得陇望蜀，背信毁约，出兵进攻苏联，结果身死国破，贻国民无限之悲惨。

       七、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美英苏在莫斯科开外长会议，声明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所有美英苏在华驻兵，皆当撤归，此为全世界所知者。然美国竟野心背约，马歇尔久驻中国，假仁假义，名为调解国共纠纷，实际则帮助蒋政府对付中共，凡海陆空运输，军火以及其他物资，无不极力援蒋，驻军亦不撤归，并派遣许多军事干员，在蒋军中服务。经年之后马歇尔失败而归，然野心未死，复屡派政治经济人员，助长我国内战，迄今未已，其计划之失败绝对无可挽回。美国此次背约援蒋，不但无功耻辱而已，除其帝国主义政府倒台外，否则，我国人世世子孙，必不忘美国之野心。百余年前美国离英独立，与英国开战多年，得法国帮助，美国人迄今不忘旧恩，故对法国有特殊好感。恩怨分明，乃理之常。惟今美国竟在中国埋种仇恨种子，殊可哀也。

       八、蒋介石执政二十年，背民主而独裁，断丧国权，纵容贪官污吏，违诺反信，屈指难数，如在前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答应消除内战，组织联合政府，未及三月，食言毁约。再后更公开发动全面内战，但知利己独裁，不顾民族惨祸，其罪恶比较上言诸人，有过而无不及，天道至公，安能免于败亡？楚歌四起，不过时间问题耳。

       昔贤论人事与天道，有一文曰“深虑论”，乃明朝大文学家方孝孺所作，论秦汉唐宋建国诸帝王，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深思熟虑，原冀帝位可以世守，然虑出于此，而祸兴于彼，盖知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即不可以强违天理。鄙意社会及个人，亦不能例外也。

（卅七年十月十日）

**南侨报任务与中国前途**

**——在南侨报二周年纪念会致词**

       诸位来宾及本报同人诸先生！今日为本报二周年纪念日，假此大世界舞厅，薄具茶点招待诸君，荷爱华音乐队惠临奏乐，及中艺剧社参加表演助兴，蒙诸位玉临参加，本人谨代表本报向诸君道谢！

       本报创办在祖国内战剧烈之秋，于今两年。创办之目的，系为社会服务，与一种党报及营业谋利者不同。出版以来，屡遭党人特务百方阻挠，幸能渡过难关。关于报馆任务，无论抱何目的，多谓为领导社会，开通民智，果欲奉行此旨，则消息必须确实，否则若捏造是非，欺人自欺，未免反误社会，罪恶非小，本报对此，常存戒懼，每自勉也。

       常有人言，本报为共产党报，窃此项名称，有好意与恶意两种。从好意方面言，国父孙中山先生谓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英国人大文豪萧伯纳言，共产主义意义，非平常人可能了解；如此则共产道义之高，可以想见；本报对于此名，愧乏资格可受。就事实言：（一）本报同人，无论股东职员，未闻有被中共承认为党员者；（二）本报资本四十余万元，无一文钱由共产党人参加者；（三）本报自创办以来，未直接与中共通一字消息。如此，安有资格可受此名义？从恶意方面言，蒋政府之特务，每以红帽子作诬良工具，毒辣阴险，陷害无辜，擢发难数。凡言本报为共产党报者，其为好意或恶意，明眼人自能了解，无须多赘。

       现下华侨受内战影响，与辛亥年武昌起义，满清将倒时相仿佛。前次革命，为推倒帝制；此次革命，系欲消灭独裁。前次顽固派，初时亦占多数，迨满清倒台后，尚有一部份人仍忠诚拥护，辫发不愿剪去。窃意蒋政府倒台后，亦必有其人，虽无辫发作标记，然每逢大日子如国庆或五月廿日纪念，当电南美或北美致敬，以表忠诚。至于报馆居领导地位，责任较重，更当坚持到底。党报可免言，若准党报编辑部，当不以美金消长而改变论调，股东应不以贪利而屈膝投降。

       俗语谓“百闻不如一见”，此句话本人认为不错。前年本人将往重庆时，有人告以四川峨眉山风景甚佳，不可不看，及到重庆复闻多人赞美，迨到目的地，则知除数十座陈旧枋木庙寺外，别无其他名胜可观，失望而返。又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盗贼猛兽。及到重庆，所闻更觉厉害，谓中共无恶不作，横行剥削，无人道，无纪律，男女混杂，同于禽兽，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由是多留数天，多历陕北城市乡村，多与社会领袖及公务员接触，凡所见闻，与延安无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淳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无苛捐什税，无失业乞丐，其他兴利除弊，难于尽述，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自出延安后，有人访问，则实告之，回到南洋亦然，近年间报纸或社会，宣传中共凶恶事，已罕闻见，惟复造出惊人新闻，谓中共如胜利，我国将沦为苏联附庸，失国家主权。蒋政府人员无中生有，努力宣传，中外不免有被其迷惑而谈虎色变者。然自内战以来，尚未有确证，足以证明苏联有一人参加，一枪或一文钱帮助中共。时至今日，稍有常识者，当不再受其欺骗，作无谓之杞忧。百余年前，法国政体改革，废帝制为共和。后来欧美许多国家仿效，亦成立共和国，岂为法国之附庸耶？其政体虽同，主权则仍各独立。我国地土广大，民性强烈，人数多苏联大半，而谓能甘自放弃主权，附庸于人，有是理乎？

       有人言中共如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发生，此亦为反动派之捏造。实则我国此次革命成功，可以促进世界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现下美国为征服全世界，在欧洲已占德国一部份作根据地，复以物资引诱欧洲诸国，欲以欧洲人力物力为其牺牲。在亚洲除占日本及南朝，且以青岛等处为基地，并以金钱军火利用蒋政府，欲以中国有生力量为其效死。以为胜利可以统霸全世界，失败则美国免多牺牲，缘其海军无人可与对敌，其空军可以轰炸他人，陆军则有欧亚诸国代劳。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死亡不及盟军百分之一二，且国土处在西半球，敌国难于威胁，损失甚少。难怪其现欲遣派司令官高坐将台上，指挥欧亚人民相惨杀，以收渔人之利。此种如意算盘，欧洲诸国何尝不知，第处在经济穷困时，表面上勉与敷衍而已。若我国革命成功，美国在亚洲方面计划，当完全失败；欧洲局势，亦可能有转机。故世界和平，与我国革命成功大有关系也。

       现下徐州大会战，与全局有决定之关系，此问题本人日前在本报已发表意见，此次名谓徐州会战，其实范围甚广，非但关系徐州一城，与济南锦州之战大不相同。在胜负未决之前，双方均可由远省运到军队。解放军可从华北调来，蒋军不但可倾江北五省兵力会战，尚可由江南等省，倾输新旧兵作孤注一掷。本人尝言二个月内如未能解决，可再延长多少日子。若不幸在过短时间内解决，蒋方不但倾出江南新旧兵力作孤注，而从江北尚可撤退十余廿万军队以保守江南诸省，如此不但战争延长，而苏浙赣闽粤诸省，必惨遭糜烂，人命财产损失，当比较在徐州会战，拖长日子解决胜负为更甚也。

       我海外华侨千余万人，为祖国政府腐败，财产损失，客死异域，难以数计，尤以南洋华侨为甚。以本人所知，单就新加坡闽侨方面言，五十余年以下，廿余年以上，卅年间资产称百万元诸富翁，约有廿左右人，迄今只有一家能保存，余者都已破产，甚至有家风败坏，贻羞社会，虽有少数人遗些产业，而大体上远不如前。至中下级资产侨众，与职业界劳动界，损失更大。其致此之由，大半为祖国政治不良，不但投资无门，且视桑梓为畏途，裹足而不敢归，再世后已忘祖矣，若祖国政治良好，华侨两地为家，子女可回国受教育，辛苦血汗资财，不难建基立业，免如前时无家可归，孤注掷于海外也。

       民国光复前，华侨学校及报馆甚少，爱国心薄弱，迨光复后，学校增加百十倍，如云慢，则比较前进步许多；如云快，则比较先进国尚有不及。进步之快慢，须视祖国政治之良否。本报在此数月内，逐日或每隔数日必有内战重要确实消息，报告爱护本报诸侨众。内战解决后，新中国政务之设施，福国利民，兴利除弊，当为蒋政府统治廿年所未有，近则闽粤江浙侨胞之桑梓，远则全国区域，势必日新月异。其时本报所传可惊可奇之确实佳音，可为我侨注意者，料不亚于现下之战讯。本报当更努力奋勉，以副侨胞之雅望。

（卅七年十一月廿一日）

**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

**——在新加坡华侨中等学校董事联席会议演讲**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讯］华中、中正、南洋、南华、中华、育英、公教、南侨等八间华侨中等学校董事，昨日下午五时，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星马华侨教育史上空前未有之联席会议，一致议决拒绝接受本坡教育当局所提津贴华侨中等学校之新方案。八校董事将于日内派出代表，联合向教育当局表达此种意见。

       出席昨日会议者，有八校董事陈嘉庚、李光前、黄奕欢、陈清吉、梁元浩、杨惶华、李伟南、林师万、叶玉堆、李振殿、张建金、孙炳炎、符致逢、郭珊瑚、柯进来、洪永安、李铁民、颜耀鹏、叶怡煎、傅无闷、杨赞文、刘立卿、黄信满、崔信延、陈作民、许桂荣、林庆年、李亮琪、杨溢舜、黄镜波、李源章、王吉士、罗喜生、黄胜白、洪丝丝、黄叶生、谢荔圃、庄不唐、林邦彦、许逸君、黄复康、黄德文、胡文钊、符国峇、黄正本等四十余位。华中校长郑安仑，中正校长庄竹林，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南华女中校长杨瑞初，中华女中校长汪玉聪，育英学校校长王昌稚，南侨女中校长杨振礼，公教中学校长姚国华，及华中事务主任天贝，亦列席参加。主席光前。

       陈嘉庚、柯进来、谢荔圃、李振殿等，即席发表意见，认定应负起促进华侨教育任务，为不愿始作俑，而影响华侨教育前途起见，决不可接受此可能对华侨教育有所限制之方案。尽管教育当局解释此方案之用意纯为减低学生家长之负担，及调整教职员之待遇，但大部份到会之董事，仍对教育当局提出此方案之动机与用意，深表怀疑。彼等多主张此种情况之下，政府如不加任何限制而予华校以补助，吾人当表感激，至如以此新补助作为引饵，企图作种种限制，则吾侨应该自力更生，集同侨资力，教育同侨子弟。

       陈嘉庚氏出席发表长篇演说，力陈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兹录其演词于下：

       “新加坡华侨自有中学校，系由民国八年起，创办南洋华侨中学校，于今卅年之久。初办时学生不上二百名，后来增至七八百，现在全坡中学生多至三千余人。若非日寇来侵，沦陷四年，则中学生决不只此也。”

       “中学校最好设备科学馆及丰富图书室，供学生实验参考。然本坡各校多付缺如。本坡未失陷时，南洋华侨中学校，对科学馆，图书室，设备略有可观，不幸被日寇毁灭无余。现下各校但求其量，不计其质，此种程度学生，无论毕业与否，如要回国升学，在政治不良时代则可，若在良善政府时代，则恐不能适合也。”

       “此后中学生日多，而校中设备如此贫乏，真所谓因陋就简。其致此之由，莫非经济困难，资本家多不捐输，董事并乏注意。此种中学生程度之低落，毋庸讳言。兹如欲并此亦不顾，素称侨领诸董事，欲安逸独善，观望卸责，致使之节省经费，裁去科学课程，降低教师待遇，增加其辛苦工作，势必更影响学生程度，了无疑义。如此下去，与我国将来新教育难免相距更远。”

       “本坡各中学校，无论全体或一二校，若欲避劳安逸，放弃职责，将为始作俑者，不但本坡他校效尤，恐全马来亚或全南洋各属亦能仿效，事关华侨教育至为重大，其罪责当为，外所不满，而无可避免也。”

       “南洋华侨中学生，回国升学之多少，及造就之成绩，大都视祖国政治之良否。若政治良好，第一学校设备完善，第二严选教师，第三优待学生，如此则父兄必定争先恐后，遣其子弟回国升学。我国以前政治如何，毋须多赘，难怪中学生回国寡少。此后新民主政府成立，与前必大不相同。学校之设备，及教师优良，虽未可一蹴而达，至待遇学生定可大大改善。若干中等以上学校，不但学费免，就是衣食住书籍，亦应由政府供给。盖非如是不能普及贫寒子弟也。”

       华侨初高中学生，毕业或未毕业，如无相当程度，何能回国升学？又小学毕业之男女学生，或年仅十二三岁，未忍远离回国，势非暂入此地中学不可。因以上种种缘故，吾侨对培养中学生，应当极力设法提高其程度，万万不可反使之退步也。”

       “本坡各帮对于私立学校，筹募经费，甚形踊跃，数十年如一日，而对公立中学难免或有观望，致经费发生问题。余意如变通办法；各帮学生，由各帮会馆介绍入会，辟如福建帮学生，由福建会馆介绍，校费除收支外，每月不敷若干，照学生分摊，由该帮会馆支理，如此则中学校董无筹款之困难矣。”

       “华侨所办之中学校，其教学系照国内学制，应设有科学馆，图书馆，教员每周授课十八点至廿点，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智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重，与正课相辅并行，所以逐月设备及杂费，亦须多开。兹若照当地政府规定，学校设备及杂费每生仅三角钱，则课外活动，势常停止，仅读死书，如机械一样耳。”

       “华校比较英校不同，英校只重英文，功课单纯，教学较易。中国文字艰深难学，为世界所公认。英校全年休假日子亦多。若比较马来校，印度校，则更形不同。故他等教员每周可教课至二十六点钟，薪俸亦廉宜，而华侨中学校教员则不可耳。”

**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

**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常年大会演讲**

       ［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南侨日报载］新加坡福建会馆，昨日上午十时，在直落亚逸该会馆礼堂，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即席通过取消该会馆原来之豁免注册社团注册，而保留非营业有限公司注册。

大会临时主席陈嘉庚即席致词，坚信新中国政府成立，必能切实兴利除弊，新中国前途呈现无限光明。兹录陈氏演词于下：

       “今日本会馆开常年大会，除各科主任报告去年工作外，另有一件要案。本会馆在社团注册官注册时，原为豁免注册之团体，而于产业保管及其他，另注册为非营业有限公司。兹据律师意见，谓两种注册，可留其一。然须大会解决，方合手续。此案待少顷表决之。”

       “本会馆除办理四间学校外，甚少其他事务工作。祖国桑梓方面，自民国光复后，军阀内哄，继以抗战及内战，民生惨苦，地方多故，归侨视为畏途。本会馆虽如何关怀，然无法补救其万一。兹幸内战将终，新中国政府成立，必能切实改革，兴利除弊，前途无限光明，而救急与兴建，或速或迟，当能次第实现。关于除弊与兴利，鄙意有十二项可述。”

       “除弊方面：（一）三征惨酷，多年来严征实物，壮丁，金钱。（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能枚举。（三）各处县市，既设有官吏，又增设党部与特务，争权夺利，无恶不作。（四）贪官污吏，互相袒护，吸收人民脂膏，等于竭泽而渔。（五）花天酒地，奢侈淫逸，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六）箝制舆论，封闭报馆杂志，残害文化界青年。以上六种苛酷凶恶，祸害至为剧烈，新政府必能加以改革。此种改革，既免费用金钱，亦毋须技术人才，时间可极短促，三数月就可拯人民于水火之中，咸使安居乐业。”

       “兴利方面：（一）教育普及。（二）注重卫生。我国人对卫生事，素不重视，世未有不卫生而能健身长寿，亦未有人民孱弱，而能富国强兵。明乎此，当知卫生之重要矣。（三）土地改革及振兴农林水利。（四）整设水陆交通。（五）振兴轻重诸工业。（六）开发矿产与海利。以上六项重要事业，需要巨大资金，技术人才，及相当时间。若能积极实行，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五年十年之后，当略有可观，再加二三十年，无难与欧美先进国并驾齐驱。我国地大人众，土地改革后，合众人之力，团结一致，无寡而得均，生产进步，诚无限量，或可居世界第一位也。”

“新中国实现后，本省人负责办本省事，此为必然之理。现在本省内恐怕缺乏才干之人，未悉中共区早有训练闽人之准备乎？至于政治略就轨道后，华侨投资，鄙意按有两种：一为资本家私人个别投资；一为创立各种事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招侨众投资。然私人资本家，能备数十万元至百万元以上，亲往经营者，在近年间恐不可多得，设有亦极少数；至创立股份有限公司，若素乏信用，亦非易事。过去所谓华侨投资，甚多为空雷无雨，欺人之欺，此后则不可复尔。鄙意新政府兴办某种事业，如需要华资投资，可由政府负责组织股份有限公司，政府得若干股，余则向华侨招募，并担保每年有若干本息，及该公司不至蚀本，如不幸蚀本，不干华侨股之事，订若干年原本交回。此种鼓励华侨投资，比较公债券更为有利。盖新政府初步，非如是恐不能收效也。”

       “本人自十余年前，决意回国作长期游玩，每年或于严寒时南来一行，不意为抗战及内战所阻，致有怀莫达。兹幸内战将终，待上海解放后决即回国。对本会馆职务，余经已辞卸。自本坡光复后，余所倡办本会馆游艺会及募捐，并其他三社团进支数目，自当公布。今乘大会之便，先撮要报告如下：

       一、本会馆民国卅五年春为买校地及拟建校舍，向闽侨募捐，及开游艺会，计得三十七八万元。虽极力催收，拖延年余，收到不上三十万元，余七八万元无希望可收，应从兹结束，已印征信录五百本，分送诸交款人。如有未收到及已交款而无登录者，请到本会馆办事处查询为荷。

       二、闽侨总会在日寇未南侵前捐得四万左右元，除办刊物《民潮》及各项费用，至本坡光复后，存款一万六千余元。本拟续办刊物，因未得负责人，存在银行无利息。至去年末，转寄存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一万五千元，利息周年四厘。

       三、前南侨师范学校战后存款一万六千余元，为不能续办，故与南洋华侨中学校前任校长薛永黍先生议定招一两班师范生，学宿费每月每生十余元，由此存款补助。于今年余，虽应补助原不上十万元，因该中学校需款，最近已全数支去矣。

       四、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本坡光复后，存款二万余元。又星华筹赈会存款十五万余元，经侨民大会议决，移交南侨总会，作提倡祖国卫生费用。又总会存阿士百灵药片三千磅，除大半寄赠祖国多省，在马来亚托卖一部份，计售款约三万元。又星华体育促进会，捐助机工复员费七千元。又其他捐来一万余元。合计廿三万余元。

       支出方面，复员机工支去六万余元，印刷费约四万元，广告费约一万元，薪金及其他费用一万余元，寄存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七万元，存银行及现款与被欠约三万元。合计二十三万余元，待不日在余未离星之前，当将各条进支数目付印，分送各社团。至印册费，《大战与南侨》一书，除收入外，尚不敷一万余元。《住屋与卫生》一书，前托上海陈维龙君印各县市五万本，费去八千元，迎在本坡订印三十万本，约须费一万二千元。至寄存亚洲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之款，利息周年四厘。

       此次再印《住屋与卫生》三十万本，待不日祖国邮政通达，就可陆续寄去赠阅，以广对于卫生之宣传。每县平均不上五十本，拟托县长送交区乡镇，参议会送交社团，教育局送交学校及图书馆。若论宣传普及，当无异杯水车薪。此书除贡献政府外，希亦使民众了解住屋不卫生之祸害。各省县若能将此书翻印宣传固幸，否则如须本会再印者，则将来或可在天津上海，或托各省机关印赠百万本至二百万本，费款十万八万元，或将书中摘要，在全国有名城市百余处之日报，刊登宣传，每处按广告费二三百元，其计开消四五万元，浅见者或将指为浪费，其实卫生一事，关系及于国计民生，若每年能减少若干万人命损失，则多费数万元至十余万元何妨？关于此事，待余到国内观察后再打算。欧美诸国，医科学校林立，医生众多，平均数千人中有一医生。医学上之重要任务有二，首为卫生预防疾病，次为医治疾病，我国医学校寡少，医生数微不足道，数万人中尚乏一人，尤以乡村为甚，虽有些少中医，殊不应付社会之需要。且民间对于曲突徙薪之卫生方法，绝少注意。此后新政府对医科学校，虽能积极兴设，然非短促年岁可能普及收效。惟先进邦域之卫生设施，多有充分效验。如殖民地中华侨最众之新加坡市，其卫生设施，即值得吾人取法仿效。余所以主张大量印赠《住屋与卫生》一书，意即在此。至《民俗非论集》一书，虽关系较小，如在国内亦须再印赠与及登报宣传，应费数万元，亦当进行。以上数事，按费十余二十万元，除南侨总会存款外，不敷多少，余当垫补之。如或不足，则请二三富侨捐助。此为余之理想，至收效如何，不敢逆料。贤者每劝人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区区十余二十万元宣传费，或难奢望伟大收效。所最希望者，政府能表同情，则事半而功倍矣。至南侨总会之机关，应留存与结束，须经过召集南洋各属埠侨团代表开会解决。然自日寇败后，荷印安南缅甸地方多故，加之祖国内战未终，所以迟迟未能举行。此事当待至明年春召集会议解决之。”

**明是非辨真伪**

**在福建会馆与怡和轩欢送会演讲**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廿九日南侨日报载］本报董事长陈嘉庚先生，将于最近回国观光，本报董事暨全体同人，中华总商会会长杨溢粦等，已先后举行欢送会，各情已志前报。福建会馆及怡和轩，亦于昨日下午六时，在怡和轩开会欢送。主席陈六使氏。兹将陈嘉庚先生演词录下：

       “本人联任福建会馆主席二十余年，对本坡闽侨及祖国桑梓，无有益贡献，至深抱愧。顷主席褒奖实不敢当。新加坡为南洋最繁盛商埠，侨民亦最众，而福建会馆尚未有一间正式会所，本人难辞其责。若早募捐若干万元，建一堂皇会所，甚易办到，第念空挂一招牌，实际上乏事可作，故自来未曾雇聘办事员及专责书记。盖如要聘两三位相当干员，每月至少须开费数百元。若每日有数点钟事务可供工作，亦属无妨，而事实就是一两点钟，亦未必有。为此缘故，所以自来办事处，附设怡和轩。

       本福建会馆在本坡方面，只有办理数间男女学校。对贫苦学生不敢多收学费，对教师有相当待遇，俾生活费无缺，能专心服务，逐年须不敷五七万元。本会馆诸委员，应负责捐筹，此乃当然义务，万万不可放弃此职责，而将不敷数额，加诸贫苦学生身上，或薄待教师，此为本人自来抱定之主旨。

       对祖国本省方面，本人未尝不关怀念虑，作些有益桑梓事业，或如何筹划，以加强侨民之乡土观念，勿久客遗忘。虽有理想，而实际丝毫不能办到。其最大原因为二十余年来，祖国多事，政治腐败，加以抗战内战，民生惨苦，侨胞视为畏途，故有怀莫达。至于务虚失实，空雷无雨，炫已愚人，欺人自欺，对海外侨民，阻其将来内向企图，对桑梓同胞，无异画饼诱惑，贻害实非浅鲜。如提倡救乡，要求自治，组织大公司，建设大事业，投资数千百万元，本会馆过去不但不敢提倡，亦绝对不敢赞同，以为时机未到耳。本省山多田少，海岸线绵长，陆上交通未便，海利未兴，土产稀少，故工业未能发展。唯出入口方面，如厦门水深港阔，数万吨巨船，可以直泊堤岸。将来铁路网完成，可居全国重要地位。因内省如江西湖南广西广东及本省，或全省，或一部份，货物亦必多少从本省出口，又如造船业之地位，在全国各沿海，亦难与厦门比拟。将来发展，当无限量。至于其他各种矿产，海洋生物，及农业，与及轻重工业，定必随之勃兴，了无疑义。

       华侨为革命之母，孙国父说此话，对华侨似有伟大之荣誉，而华侨中亦有人引以自豪，误认当时华侨有许多财力，帮助国父之成功，实则未必尽然。我国前被满清窃据，有志之士，倡起革命，恢复国土，如郑成功及太平天国，前仆后继，虽败亦荣。再后我闽南人起义不成，逃避南洋，在华侨中保存多少反清之余绪，故当时满清政府，曾有不承认华侨为国民之说。

       民国光复前，我闽俗例，男子将完婚之日，坐在稼萝上（竹器圆形，直径约五六尺，系农民晒物用具），家长为之理发，训诫今日已成人，勿忘祖宗仇敌（俗语称上头）。新娘出轿时，新郎手提米答（筛具）及笠，遮于头上。以上两事意义，就是足不履其地，头不戴其天。又人死入棺时，须用一白布盖面，其意为国土未复，无颜见先人于地下。可见先世被满清征服时，仇恨之深也。

       孙国父提倡革命，多次到新加坡及马来亚。当时生活费廉宜，如搭船往欧洲，二号位仅一百余元。孙国父虽辛亥武昌起义后应中外电邀回国，所搭之船，亦坐二等位。为生活费廉，华侨每次捐助，常为两三千元而已。唯最后经新加坡，到上海来电，嘱捐助私人用费，即由闽侨保安会，汇去国币五万元。

       怡和轩俱乐部，成立于今五十年，曾负责招待孙国父。系已故林君义顺及其他多人所倡办，及武昌起义，闽侨组织保安会，亦由怡和轩会友之提倡。民国光复后，本坡华侨对祖国屡次负起工作义务，亦多由怡和轩发起。可见怡和轩俱乐部与祖国关系不少。此后祖国革命成功，与外华侨关系更形密切，本俱乐部更当积极负责，继续负起应尽之义务。

       我华侨在民国光复前，爱国心甚为薄弱，比较现下相差甚远。迨民国光复后，爱国热情逐渐提高，大半由于学校林立，教育及报纸与社会之鼓励，而尤以抗日战起，同仇敌忾之激动。至对于祖国方面之感想，本人未往延安之前，每忧虑我国难如苏联之发展。苏联革命后，内部纠纷仅四五年，政治便已逐渐进步。而我国则不然，军阀割据，战争十余年。自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至七七抗战事起，已有十年之久，国计民生，毫无进步。甚至教育党化，上下贪污，特务横行，政治腐败，比前尤甚。以前余意在蒋政府执政下，既无改善希望，而彼等尚在中年，政权尚可久操，设使天佑中国，产生建国人物，其人现未知名，不知将延至许多年中国始可得救。迨民廿九年，为慰劳抗战军民到重庆，亦抱如此思想。至于中共，据其时各处宣传，有如毒蛇猛兽，凡闻其名，几似谈虎色变，故余亦未加以重视。

       因为国共磨擦，关系抗战严重，故本人曾亲往延安观其究竟，不图乃出意料之外，所见所闻，感觉其政治良好，上下勤奋，几如别有天地，衷心无限欣慰，深自了解前时忧虑建国人物未有其人，实属杞忧。今日已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故认定中共将来必定胜利，而兴建我中国。或谓余有眼光，能早知必分裂内战，结果国民党必败。然究其实，余无所谓眼光，只有辨明真伪与是非，君子与小人而已。至要辨明此数字，自己必忠诚公正，庶无错误耳。

       主席奖余兴学。若言起此事，余无限惭愧，及对陈六使先生无穷铭感。为何惭愧？如创办厦大，难免虎头蛇尾，终累政府接办，每抱有始无终之遗憾。为支持集美学校，六使先生曾助余霹雳胶厂营业。日寇南侵时，经理人不明大势，积货满栈，致欠陈君五十余万元，结果货物被日寇完全抢去，损失百万余元。六使先生又因欲助集美学校，由中国银行汇国币七百万余元，申叻币八十万元，被该行延迟经年，至国币已跌价三分之一，而始交还。新加坡光复后，六使先生又资助余霹雳胶厂复业，计四十余万元。为马来亚动乱，几损失无余。余自创办厦大后，社会顾爱诸君，有奖余为毁家兴学者，其时余颇腹非其言。因余尚有许多资产，不图今日竟成事实。余住宅被日寇焚炸，仅存颓垣残壁而已。集美学校校舍被炮击轰炸，损失惨重。复员于今三年余，费款于集美学校共三十余万，修理与学费各半。至倒塌数座校舍尚乏力重建。若重建住宅，所需不过二万余元，虽可办到，第念校舍未复，若先建住宅，难免违背先忧后乐之训耳。

**召集马来亚各区筹赈会**

**代表会议通告**

**为讨论筹款资助机工南回办法事**

       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以回国机工及眷属，约一千七百余人，渴欲南返，但祖国政府迄未有具体办法，爰订于六月十六日（民国三十五年）在吉隆坡召集马来亚各区筹赈会代表，商议资遣机工南回问题。该会主席陈嘉庚氏发出通告，订十六日上午十时为开会时间，但地点则未决定，届时每区应派代表一人至二人出席大会。议程拟定十余项，其重要者为（甲）各区应否负责设法机工南返经费，（乙）机工在国内眷属南来经费问题，（丙）每人需旅费若干，（丁）应筹款项，各区如何分配，何时筹毕，（戊）各区所筹款项，是否集交一机关保管，（己）各区举代表若干人往昆明与互助社协商，分批到港及沿途照料一切，（庚）为救急计，应否由某日起，每月先汇若干款项交昆明互助社，维持失业者生活费，兹录该会通告如下：

**南侨总会通告**

       自七七事变后，我国各海口，受敌人封锁，国际运输，几于断绝，除安南一部份外，全赖滇缅一路为生机，该路长千余公里，不但高山峻岭，崎岖险恶，且工程甫毕，路基未固，国内司机素乏，新训练者亦不便服务。我政府运输机关，函电本总会，代招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本总会乃出通告，鼓励爱国机工回国服务，从事救亡工作，前后踊跃参加者，三千余人。其后缅甸失守，一部份二百余人，随联军入印度。敌寇败后，除有职者外，余已陆续回来。其他大部份在国内诸路服务。惟据昆明华侨机工互助社报告，自胜利后华侨机工失业日多，登记欲南返者日众。最近所报，急欲南返一千一百余人，其中完全失业者约四百人，已娶妻室三百五十七人，生有子女者二百八十人，合计一千七百余人。据本年初回国慰劳团长潘国渠自渝来函报告，屡与政府交涉，最后应承由政府免费运至缅甸。本总会以为若能如是，由缅甸回星费用，我侨当完全负责。然至今数月，政府不曾实行此事。近日庄明理白仰峰等由渝回星，详述数月来屡向政府呼吁，恳请救济及遣回事，或敷衍延缓，或藉词推诿，最后仅发救济费国币一百万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或以未闻本总会发电向最高机关如蒋委员长、军事委员会，或行政院，要求机工复员为言，然自廿九年冬本会陈嘉庚先生报告陈仪祸闽之后，中央政府即与本总会断绝消息，虽曾汇款数千万元，发去其它函电，不下数十次，一字绝不回复。迨日寇失败后，陈主席回星再试亦然，故知虽本总会要求亦无效也。至诸机工原为爱国而前往服务，亦由各处筹赈会鼓励而成行。今日战事已终，目的已达，其父母妻子，忍苦盼待七年于兹，政府已不资助南返，我侨安能卸责坐视？计每人由昆明至香港，须费叻币一百六十元，再由香港至星费一百二十元，共二百八十元。如以一千一百核计，须三十万元有奇。至于家属尚未计及。兹将各区，机工登记欲南返者人数列后，另将各区各人籍贯姓名，待六月十日付交各处筹赈会及商会若干张，以备其家属亲戚取阅，并订六月十六日请各区筹赈会派代表至吉隆坡开会，讨论机工南返办法。此布

主席陈嘉庚

**各区机工人数**

       新加坡三百三十人（内粤二百二十六人；闽一百零七人）妻子一百七十六人

       柔佛九十七人（内粤六十六人；闽三十一人）妻子六十七人

       马六甲二十九人（内粤二十二人；闽七人）妻子二十六人

       森美兰三十四人（内粤二十四人；闽十人）妻子十二人

       雪兰莪一百零七人（内粤七十七人；闽三十人）妻子六十七人

       霹雳二百三十七人（内粤一百七十三人；闽六十人）妻子一百四十九人

       彭亨二十四人（内粤二十四人；闽四人）妻子十六人

       吉兰丹一人

       槟城一百二十一人（内粤六十五人；闽五十六人）妻子五十二人

       吉打五十一人（内粤三十六人；闽十五人）妻子三十一人

       暹罗二十三人妻子十二人

       苏门答腊二十九人妻子十六人

       婆罗洲三十八人妻子十人

       以上共计机工一千一百二十人，其妻子六百三十五人。

**（附载一）致伍总领事函**

       伯胜总领事先生大鉴。敬启者：本坡昨日晚报及本日早报均载贵领馆电请政府遣送机工南返事，该稿闻系贵领事馆发出云。贵领馆系政府代表，对于机工复员事既肯负责，自系最好之事。不但机工，即庚亦甚感荷。惟尊稿言“中央曾设法救济，并办理遣送事务，惟因交通工具困难，未能即时南返”，据潘国渠及诸机工来函与近日庄明理白仰峰等报告，并所举来渝昆诸文件，则情形甚有不同。兹将最近在渝机工十九名来函及庄明理报告转陈于下，以供参考。自民国卅二年缅甸失陷后，机工失业颇多，由赈济会许世英拨出廿五万元，其后未有再获一文。去年秋日寇败后，国渠明理等除口头向政府各机关交涉要求外，再用公文呈送行政院，侨务委员会，海外部，外交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军事委员会，善后救济总署等机关。十一月中旬侨委会召集上列各机关联席会议，无结果。十二月底在海外部再开会通过议案，（一）请行政院拨专款救济；（二）呈请行政院会同公路局、交通部、后方勤务部，安插失业侨工；（三）由外交部与有关方面，洽商办理侨工出国手续；（四）函善后总署，筹办遣送工作；（五）其他有关事项，由侨委会斟酌情形与各有关机关洽商办理。尊稿上文所云，或尚有为庚所未知者。除上文所述未实行者外，中央尚有其他实行者否？如有，请将负责机关，在何处救济，自日寇败降后，发出救济费若干次，数目若干，交何团体收去，请列明示知，不但可以安慰机工之家属，庚亦可在吉隆坡开会时作极好之报告材料，至荷至慰。尊稿又云“办理遣送，因交通困难，未能即时南返”。据客年潘国渠报告，向政府交涉时曾由郑介民先生应承将在昆机工五百名免费运送至缅甸，然口惠而实不至。按由昆至缅仅七百英里，货车最迟七日可到，每辆车如运载卅人，十余辆车作一次便完。若作一两月运去，有五辆车专运已足。就昆明一处政府之货车客车，即不下数千辆，何困难之有？南洋各属沦陷时，逃往祖国者，以缅侨最多，不下数千人，现几已完全回缅矣。以政府之权力，迄今多月不能遣返机工一人，其谁信之？又如政府人员以及个人免费或自费由国内到印度及南洋者，何止千人以上。其他如由政府运往广州香港上海南京者，则以数万计。运返少数机工，在政府系力所能及之事，并非夹泰山而超北海，端在肯与不肯耳。

陈嘉庚

三十五年六月八日

**（附载二）再致伍总领事函**

       敬启者：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为商讨华侨机工复员南返事，曾于本月十六日在吉隆坡开会。佥以前日各报所载总领事发表援助华侨机工南返办法，极为妥善，甚为感佩。用特成立决议，即依据总领事馆所提办法，请求总领事阁下专责办理，使在国内欲南返之全部华侨机工及其家属，并于两月内由中央政府饬令下，尽数遣回。其中失业流落昆明之数百名，尤希提前遣送。在遣送之前，生活困苦或疾病者，请先予以救济。此外或有少数机工，因故羁陷囹圄，情实可悯，亦请谅其当年回国服务热诚，分别予以减刑，或即省释。以上决议，与日前总领事馆所示大旨，原无异致。故即席推举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暨各区筹赈总会代表庄明理，陈可用，何炽祥，蔡伯祥等五人面达公意，请即迅赐办理。倘在两月之后，未见端兆，为显示总领事阁下肯负责任，受信侨众，更望躬回南京，切实向我政府请求，以去就力争，务期必达遣返机工之目的而后已。兹据前由，除五代表趋前谒见外，相应备函奉达，敬烦查照并希赐予面洽为荷。专此渎陈。

       即致

       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

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援助华侨机工

复员代表大会主席陈嘉庚

卅五年六月十七日

**关于机工复员事**

**新加坡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一号**

       敬启者：本总会为回国机工复员事，经于本月十六日在吉隆坡召开马来亚各区筹赈代表会议，议决各案列下：

       一、机工南返事，本总会拟在吉隆坡开会发表后三日，新加坡总领事馆即投稿各日报，对机工南返表示愿负全责办理，于是各代表开会时，全体一致议决托由总领事切实负责妥善办理。

       二、代表大会推举代表五名，持函送新加坡总领事馆，并面述各议案，请切实有效办理，及用大会名义电请蒋委员长宋行政院长速遣机工南返。

       三、机工南返事，请总领事求政府两个月内办理完竣，其中流落昆明及他处失业之数百人，提早遣送，在未遣送之前，一切生活费无着者应先救济。

       四、少数机工因故尚在狱中者，请政府减刑或释放，机工有家属者，请准予随同出国。

       五、在两个月满后，政府遣送机工如未见端兆，应请伍总领事躬回南京交涉，并以去就力争，以示决意负起发言之责，取信侨胞。

       六、以后发出函电及办理其他会务主持者之名称，定为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援助华侨机工复员代表大会。此布。

主席陈嘉庚

民国卅五年六月廿六日

**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四号**

       为通告事，本总会系于民国廿七年秋由行政院命令南洋各属筹赈会举派代表来星开会组织，其任务在领导筹赈支援抗战，故凡当时政府所有关于筹赈抗战各项命令，本总会当然奉行，至各属会举行与否，系各属会之自由，本总会未便干涉。有如义捐公债，不拘所募多少，均由各属会自行汇交行政院，本总会概未接收款项，亦未向何处募捐，故新加坡沦陷时，本总会无存款，即以此故。

       查民廿八年滇缅路将通车时，政府电本总会，需要机工回国服务，本总会即通告各属会征求爱国机工自动参加，当时并无附带任何复员条件，盖此为政府责任，毋须预有规定也。抗战胜利后，在国机工久未复员，历经潘国渠，庄明理诸君交涉无效。本年五月间，庄君回洋，本总会据报，乃于六月三日，发出通告，订六月十六日请马来亚各区筹赈会，推派代表，赴吉隆坡开会，商议捐资援助机工南返。讵两日后，新加坡总领事馆忽投函各报，谓救济机工及复员事件，政府已负责办理。言外之意，不问可知。由是吉隆坡开会时，马来亚各区会，除新加坡、槟城、彭亨、峇株巴辖，巴生有正式代表到会外，雪兰莪及霹雳两区，以依据报载总领事馆消息，该区要自行设法，使其区内机工复员，拒绝参加会议。其他各地咸多以是为词。到会诸代表，于审度当前事象之余，佥谓新加坡总领事馆，既谓政府要负责遣送，故决议此案应完全信赖及督促政府全责办理，并派举代表五人备函送达新加坡伍总领事，请其力求政府于两月内办妥救济及设法遣送全部机工南返。否则请伍总领事亲往南京，以去就力争，务达目的，吉隆坡会议迄今五阅月，本总会除依案执行外，别无他道。兹闻政府已托联总机关办理，运送机工到新加坡，上岸后并备食宿，再转原住地，沿途车费亦由该机关供给。如是处置，诚为爱国服务诸机工及其家属所愿望。机工复员之目的既达，如尚有其他要求事项，自应向原派区筹赈会商量。本会对于机工责任，于焉幸告完毕，曷胜欣慰。合将办理经过，普告侨胞，以明真相。此布。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

**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五号**

       为通告事，自本年六月，新加坡总领事馆发表华侨机工救济及复员事均由我政府完全负责之后，近日华侨机工将陆续南返，余乃查询总领事馆，关于机工抵星后状况及处置，据谓香港救济联总署已托本坡福利部负责一切，迩邝领事告知福利部来函如下：

       嘉庚先生大鉴：昨日余接香港联总来电，谓另一批计四百二十名之机工，乘丰庆轮将于本月廿八日抵星。此批机工目的地系星洲及马来联邦，但每地若干名则尚未得详讯。常例凡由联总遣送之机工，其所乘轮抵岸后，在未各归其家前，一切膳宿均由福利部免费供给。此致并颂 大安

新嘉城政府福利部秘书TPF尼密士上

十一月廿一日

       查华侨机工之复员，既由我政府与救济联总合作，到新加坡则由福利部招待膳宿，再转原住地，沿途车费亦由该机关供给。如是处置，诚为爱国服务诸机工及其家属所愿望。机工复员目的已达，如尚有其他要求事项，自应向原派区之筹赈会商量，方为适合也。此布。

主席陈嘉庚

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廿七日

**为荷兰惨杀华侨并夺船**

**货封锁贸易事**

**召开新加坡侨民大会通告**

       巨港为苏门答腊南部物产最盛之出口商埠。日寇败降后，荷兰与印尼分区管理。新旧物产丰富，商业繁盛，多属华侨经营。不意竟遭荷兰忌妒，于新年一月初，藉词对印尼军事行动，专向华侨市区炮击、轰炸、扫射、焚烧、惨绝人道，连续五日，致引起印尼暴徒乘机劫杀，死伤华侨千余人，烧毁店屋数百座。损失物资千余万元，而荷兰及印尼人双方死伤只数人而已，别无其他损失。由此而观，可知此种惨案完全为荷兰军有计划之行动所造成。其居心恶毒，路人皆见之矣。近乃复变本加厉，颁布其荷印进出口法令，封锁进出口货物，虽由印尼政府辖境运出，亦在中途拘押没收。这种政策，直是完全以华侨为对象。查爪哇与苏门答腊进出口贸易，大半为华侨所经营，关系重大，毋待絮述。故前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侨团大会，组织保侨会，公举李光前君为代表与荷兰交涉。荷兰欺我海外孤儿，四无援应，置诸不理。

       一月廿九日，诸侨团函请本总会召开侨民大会公议对付办法。本月三日保侨会诸委员复联袂辱临，请本总会主席出面主持。本总会念保侨护商，义难坐视，复以我国政府鞭长莫及，若不团结自救，任人鱼肉，后患奚堪设想。用是勉徇公意，起而负责。

       兹订本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假中华总商会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共议进行。事关马来亚与荷印四百万华侨生机命脉，幸勿漠视。侨团代表，社会贤达，希均依时玉临。此布。

**附议程如下**

       一、此次大会，特为荷兰惨杀华侨，劫夺船货，讨论对付案。

       二、仍托保侨会，限日再与荷兰交涉，如无效，则推行以下本日通过之各案。

       三、交涉既无效，本大会将用何项方法以资对付案。

       四、应否通电国内外请赐声援案。

       五、本大会对外名义是否用本总会，抑另议别名称案。

       六、大会职员如何推举案。

       七、大会可否授全权与会中实际负责职员案。

       八、如何募捐款项以应进行等需要案。

中华民国卅六年二月十四日

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

**（附载）新加坡侨民大会开会情形**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南侨日报载］

       昨日下午，天气阴沉，凄雨霏霏，我“海国孤儿”满腔热血，敌忾同仇，齐赴中华总商会，参加侨民大会，为被难同胞伸冤，为货物船只被扣留者声援，为华侨今后生存而奋斗。这中间，已由集体力量，结成坚强之国民外交，以挽救华侨经济之危机，提高华侨地位。昨日之侨民大会，为一转折点。

       是日出席者共百余人，包括各帮商业团体，各社团代表。

       大会开始，先请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氏致开会词。陈主席首先说明南侨总会召集此侨民大会，系应各社团及保侨会之要求，因群情愤激，义无容辞，故勉力而为。次述荷兰弱而无能，竟不自量，违背大西洋宪章，统治印尼，摧残我侨生命财产之种种暴行。最后强调如发动抵制，可使荷兰每月损失五六百万元叻币，我侨必可获得最后胜利。全体代表，频频报以热烈掌声。

       演说者有周献瑞等多人。

       嗣因时间关系，即进行讨论提案。关于抗议荷兰暴行，决议仍由保侨会进行交涉，限一星期，荷方如无完满答复，即实行经济制裁，有如以前对付日本，关于对荷交涉对外名称，是否仍用南侨总会名义，抑另定名称案，全体赞成仍用南侨总会名义，得因经费来源不同，决议：在南侨总会之下，设立对荷交涉委员会，推各有关社团为委员，对于支持抵制运动之经费，亦经妥议具体办法。会议至下午五时一刻，在融洽空气中闭会。兹将大会演词及决议案志之如下：

       主席陈嘉庚演词云：

       “自日寇南进，我华侨在荷印人命财产，损失惨重。及日寇败后，印尼政府独立，印荷双方战争，有意及无意波及众侨之战祸，不可胜计。近乃变本加厉，如巨港之惨案，完全为荷兰所造成。近日来复在海面捕船劫货，枪毙船员，并颁布法令，封锁出入口货物，竟以华侨为唯一对象。前日报载印尼政府，宣布美国派一艘九千吨轮船到井里汶运出橡胶及白糖，至其入口何物，虽无宣布，当然是其所需要之供应品，试问荷兰对此，敢否过问。”

       “东印度为印尼领土，昔被荷兰占作殖民地，吸尽土人脂膏，养尊处优，日寇入境，论其守土有责，理宜悉力抵抗，以卫民众。凡享权利者，应负此义务，况其拥有完整之海陆空军数十万人，实力雄厚，竟乃闻风奔逃，争先恐后，为余亲闻亲见者。日寇登陆，兵不血刃，不数日间，荷兰全部文武官员屈膝投降。其卑怯懦弱，贪生怕死有如是者。”

       “此次世界大战，乃法西斯帝国主义与民主阵线二者之战争。故大西洋宪章，规定战后各殖民地应得解放，而东亚各民族，应有独立自治权，今日荷兰既怯弱无能，丧失领土，论事论理，皆无统治殖民地之资格。而印尼政府之独立，乃为恢复失地之光荣，适符大西洋宪章民族独立之规定。乃荷兰野心不死，妄藉其自订之殖民地法律，硬指印尼辖内某种货物，系其旧存，故在海面横行，肆意劫夺没收。今举一例，试问如台湾前被日本占领，今为我国收复，所有日人货物，权属伊谁？日本人得藉口抢回否耶？物资附于领土，有如毛之附皮，皮既不存，毛将焉附？况东印度自日寇入据，物资转卖民众，几番易手，现在货主，多非当年直接承买之人。”

       “查荷兰人口，不上五百万人，而印尼则多至六千左右万人，与日本相差无几，较之朝鲜及安南民族各多大半。若比菲律宾及暹罗缅甸，则各多四分之三。现东南亚各民族，纷纷独立。履行大西洋宪章，亦即此次民主主义胜利之目的。”

       “蕞尔小国如荷兰，竟敢当风狂走，重起殖民地野心，鱼肉印尼，欺侮华侨，视同奴隶，何不自量乃尔！查在其势力范围内，如婆罗洲及他处，莫不极力剥削，垄断独占，如树胶一物，每百斤还价不上叻币十五元，比较新加坡价，廉宜过半。由此可见其剥削之凶，其他各物可以想见。”

       “荷兰夺船劫货，谓苏岛出产之苧麻葛丝，系荷人独有产业。然如树胶一项，则各色人都有，本坡新业公司被劫之树胶，乃竟于劫取搬运时重印其唛头，冒认为荷兰之出产。此外如爪哇所出产之树胶，亦各色人都有。余前年避难爪哇，匿居陈泽海君树胶园内时，陈君已拥有千余英亩胶园。至茶园糖厂，华侨亦所在多有，非纯为荷人所有之业。”

       “假定如荷兰所言，苧麻葛丝为其园内出产，然自他弃守苏岛之后，已属印尼经营，所有货品，新旧都有。至在爪哇之树胶及糖茶，既为各色人出产，何从分别谁家之物？就现下存货估计，苧麻葛丝约二万粒，每粒值八十元（出口费除外）计值叻币一百六十万元。”

       “爪哇之树胶，在地用途甚广。如鞋类、幔裤、脚车轮、马车轮等，除幔裤须配料制造外，其他概系生用，故消耗特多。按所存不外一万余吨，若荷兰有权以半价强买，每吨廉宜叻银四百元，虽作一万吨算，计四百万元也。”

       “至于茶糖均在内地，由印尼政府管辖。若华侨不能经营出口，彼除一部份可售与美国外，其余印尼留以自用，荷兰虽为此垂涎亦不能染指。准此推算，荷兰封锁华侨之上言两项贸易，任其独占利权，亦不过可得五六百万而已。”

       “现下荷兰川走我国轮船四艘，客货每月至少可收叻币二三百万元；川走南洋之轮船十余艘，每月亦可收二三百万元，共五六百万元。其他由欧美来之巨轮，尚未计及。我侨若能一致对付，荷兰所得不足偿其一月之损失，不患彼不屈服也。”

       大会决议案：

       一、此次大会，系特为荷兰惨杀华侨，劫船夺货，讨论对付方法。

       二、全体通过再由保侨会于一星期内继续交涉，逾期不能解决，则推行以下通过之各案。

       三、全体通过保侨会交涉无效。应即实行对荷兰经济绝交。

       四、全体通过应行通电国内外，请赐声援。

       五、全体通过对外用南侨总会名义，对内用南侨总会对荷交涉委员会名义。

       六、对荷兰交涉委员会职员由海星协进社，米业运输工友会，沿海部工人联合总会，海员联合会，机动船业联合总会，摩多舢舨联合社，轮船落起货工友会，驳业工友联合会、职工联合总会、巨港华侨筹赈会、星华保侨会、总商会，福和客栈商务会、海员工会、码头工友会、土炭工友会、出入口商公会，暨被夺船货人之代表一人，连同福、广、潮、客、琼、三江，各代表二人组织之。

       七、大会应授权与会中实际负责之职员。

       八、所有进行用款，巨港方面担任十分之三，被劫夺船货主人方面担任十分之三，其余十分之四由大会筹捐补足之。

**宣布独裁政府罪状**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五号**

       自我国抗战以迄南洋各属沦陷，华侨为爱国故，牺牲生命财产，不可胜计。然果能博取最后胜利，永固国基，而贻子孙无穷之福，则薄海讴歌卡舞之不暇，尚何足惜。

       日寇夹强大兵力，志在鲸吞我国，蚕食全球，于是激起我英美苏友邦公愤，组成联军，而终召覆败，此盖联军共御之力也。

       战争胜败之义，质言之，即领土及人民财物三项之得失。人民财物附在领土，虽遭一时之牺牲，乃可逐渐恢复生产。唯领土则有限定，领土失，不但居民为奴，财物为夺，而他省份子孙，亦乏移植发展之余地。故古今中外战争之后，一方面为领土扩大，一方面则为领土削减。扩大者，主权膨胀，削减者，或至于沦亡，无有例外焉。

       此次，我国战后，收复台湾土地三万余方公里，割弃外蒙一百五六十万方公里，对抵之后，土地损失，相差五十倍之多。我国领土不过一千万方公里，竟损失百分之十五。其他旅顺大连之形同割弃，及与美国所订若干丧权条约，尚不在此。此种战后牺牲，不但我国历史所未有，亦古今各国历史所绝无，而国人称曰胜利，岂不误哉？

       以我联军胜利国言，苏美英之扩大领土及主权，几遍及全球，独我国反无限损失，表面上同为胜利，而实际上则为失败。今以失败为胜利，以耻辱为光荣，崇名黜实，欺人欺己，贻患将来，可胜言乎？

       国父孙先生推倒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主权属民，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今不幸权操独裁者，与苏美妄立非法条约不知取消，领土主权，无志收回，国家前途，尚何堪设想。

       惟有痛定思痛，追究事实，万众一心，卧薪尝胆，以候政治实行民主化，凡非法条约，一律取消，届时方有胜利可言，而免愧对我后代子孙。

       战后世界，民生困苦，饿殍载道，疾病死亡之数，我国不但首屈一指，即合各国统计，恐亦不及我国之多，论者往往归罪于抗战太久，及国家太贫，实则二者关系非大。若政治修明，内战不生，虽富庶不及他国，亦断不至惨酷如此。兹分析其因，约有三点：

       一、官僚资本，除现金逃存欧美外，国内所积不动产及货物，数量之巨，不可胜计。

       二、自政协失败，内战发生，城市乡村，咸知纸币日贱，终成废纸，稍有资力者，莫不贮积货物，黄金及外国钞票，以大众之力，储蓄之多，更难计算。

       三、水陆交通阻滞，运费奇昂，统制居奇，种种阻挠，有无不能相通，出口不能便利。

       以上事实，凡稍留心国事者，类能知之，至现政府所辖省份，民众不过三万万人，而饥寒无告者约十分之一二。上举三因，如得其一，以为救济，则饥者尽饱，寒者尽衣，准此而言，我国民今日之悲惨实乃人为，而非天生也。

       古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今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迫我国民转死沟壑者，皆贪官污吏。

       若一旦独裁政府崩溃，政府实行民主，贪污官吏财产，概予没收，移救饥饿濒死之民众，已绰有余裕。至于商民积存货物，以及交通运输，自能立随政治而改善。诚如斯，则我地大物博人众之国，五年十年后，必一趴而为东亚之模范矣。

主席陈嘉庚

卅六年六月九日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六号**

       本总会成立于抗战初期，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千万华侨为援救祖国，以求抗战胜利，领土完整，不惜牺牲金钱与人力，以尽侨民天职，所以成立本总会，领导吾侨救国之运动。及南洋各属沦陷，敌寇痛恨华侨之爱国工作，屠杀酷虐，抢夺洗劫，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然华侨为救国而牺牲，若能达到所期之目的，固无所悔恨。迨敌寇失败，胜利属我，华侨牺牲救国之目的，果达到否？凡我爱国侨胞，关怀时局，恐不免于痛哭流涕。本总会爱为申诉如下：

       战争之胜败，除人与金钱之得失外，尤有关领土之增减。甲午战败，失去台湾三万余方公里，而此次战胜，反损失外蒙古百余万方公里，及旅顺大连之主权，继复与美国订立商业，航空，及其他各项辱国丧权条约，甚至允许美国驻军，诚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夫失土丧权，惟战败国有此义务，绝未闻战胜国之失地丧权有如此者。战败国之丧权失地，系出于敌人威胁，不得已屈服忍受之。兹次我为战胜国，绝不受任何国之威胁，何以如此狼狈牺牲？我海外华侨闻之，岂但痛哭流涕而已耶？

       为因一党专制，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塘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本总会前曾发出第八号通告，不承认蒋政府之各项卖国条件，为将来取消之预告。兹者x国大代表，所举x总统，所立x宪法，与前专制独裁之作为诈欺，毫无二致。此后再有与任何国成立任何丧权卖国条约，仍属无效。特此通告。

主席陈嘉庚

中华民国卅七年五月一日

**关于建立华侨死难纪念碑**

**致新加坡民政长官麦加伦函**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槟城现代日报载］关于请拨武吉智马前日军“忠灵塔”地址，建筑吾侨死难者纪念碑事，前日陈嘉庚氏已获麦克伦旅长复函，各情经志前报。兹悉，陈氏昨复上书当局，文云：

       来书敬悉，尊意拟立诸民族死难公共纪念碑，余原甚赞成，但窃以为尚须顾及两事：

       一、死难最多者为华侨，将来移骨骸往葬其地，除无处寻觅者外，或有二千人左右。

       二、华人习例，对死者纪念，每年至少有四次，即死日、清明节、阴历七月半、冬至日，各有特殊哀吊之手续。今若联为一纪念碑，则华人之上言习例，与他族大相悬殊，必致两者不便。先生必明白，毋庸多赘。兹惟祈折衷办理，除华侨死难者埋骨地址外，并请于该山适当地点，另划一处为华侨自建纪念碑之地位，较为适合也。

       此致

       新加坡区民政长官麦加伦旅长公鉴

陈嘉庚敬启

卅五年三月五日

**电请杜鲁曼停止援蒋**

       ［现代日报讯］陈嘉庚先生因痛愤国内独裁专政，凭藉外力进行内战，故特电美国杜鲁曼总统，美参众两院议长，驻华特使马歇尔及美大使司徒雷登，劝告美国应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一切援助，以免蹈日本企图分裂中国自取败亡的复辙，该电由路透社合众社于九月十一日在新加坡发表，兹从英文转译如下：

       华盛顿白宫杜鲁曼总统，美国国会参众两议院议长，南京马歇尔特使，司徒雷登大使鉴：中国人民一向信奉孙中山先生革命遗教，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不幸军阀内讧，加以日本乘隙而入，以借款军火助长中国分裂，卒致有世界大战之惨祸。日本此种损人利己之企图，征服世界之野心，最后仍遭失败，可见上帝有灵，报应不爽。查蒋政府执政二十年，腐败专断，狡诈无信，远君子而亲小人。其所任用官吏，如孔宋内戚及吴铁城、陈立夫、蒋鼎文、陈仪等，贪污营私，声名狼藉。以致民生痛苦，法纪荡然，为中外所咸知，贵国人士亦了如指掌。抑蒋政府要人，就本人多次接触，深知其昏庸老朽，头脑顽固，断不足与言改革。贵国传统政策，对各国人民公允友爱，不事侵略，信誉昭然。今乃一反其道，竟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此于中美两国人民之感情，大有损害。本人曾经亲访延安中共辖地，民主政府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渊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职是之故，本人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特向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勿再误信武力可灭公理，奸谋可欺上帝，务望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人民痛苦可以减少，则贵国将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所拥护，而上帝必佑贵国矣。

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

陈嘉庚

一九四六年九月

**电参政会响应学生运动**

       ［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廿九日南侨日报载］最近国内学生运动日形扩大，情形至为热烈，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昨特致电国民参政会吁请响应学生正义主张。原电如次：

       “南京国民参政会，并转全国同胞公鉴：国民党当局，假宪政之名，行独裁之实，任用贪污，滥发纸币，加以发动内战，更使民不聊生。京沪平津各地青年学子，迫于义愤，呼吁和平，竟遭惨杀，甚至以军法镇压学潮，封闭报馆，侨情愤激，特向钧会及各界同胞吁请响应全国学生正义主张，认为惟有恢复言论自由，切实保障人、权，方足以平民愤，以挽危机，临电不胜迫切待命。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叩”。

       另讯：星洲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简称民联会），特于昨日（廿八日）假座怡和轩，开执行委员会，讨论国内学生运动，由陈嘉庚主席，结果议决：于本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假座维多利亚纪念堂（即大钟楼会堂）召开星洲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讨论国内学生运动。届时陈嘉庚将亲临主持大会。华侨各社团及各界之欲参加者，可于本日（廿九日）下午一时起至三十日下午六时止，向该会办事人领取入场证。领证地点为怡和轩，南侨日报社，及密驼律一四九号新民主文化服务社三处。

**抗议白思华报告书**

**致英国陆军部备忘录**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南侨日报载］自马来亚前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关于马来亚战役之报告书发表以后，本报社论首先加以批评，认为对华人部份殊欠公允。其后中华总商会亦决定组织小组会，加以研究批评。昨日侨生领袖前华人义勇军队长叶平玉亦投函本报，表示意见。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氏在战时曾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从事各项抗日工作，对于白思华报告书，尤极感不满，特搜集各项事实，于本日向英国陆军部提出备忘录。用航邮迳寄伦敦，该备忘录对白思华报告书中关于华人各节，提出事实，加以纠正，并要求修改道歉。本报兹向陈嘉庚氏抄录备忘录原稿，发表于下：

**为白思华报告书内关于华人事上英国陆军部备忘录**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进攻马来亚后，鄙人曾受新加坡总督汤玛士之命，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从事抗战工作。至十二月廿八日，复奉总督命组织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由欧人领导，直至新加坡沦陷前，始停止工作。光复以后，鄙人缄口不提此事。惟读英国陆军部发表之白思华报告书，对于战争中华人援英抗日之若干事迹，竟加以抹煞，且对当地华人作极不公允，甚至错误之批评，显然欲藉此推诿战之责任。为此，鄙人代表当地华人，不得不提出下列各项事实，以对该报告书，作重要补充和纠正，并对报告书及白思华中将本人，表示不满与抗议。

       事实如下：

       一、一九三七年欧战爆发前，政府为预防安南暹罗米不能运来，即鼓励当地人种稻，但不允许华人参加。政府以法令限制华人汇款国内，援助其祖国对日抗战。政府又禁止华校教师学生参加筹赈工作，禁止华人抵制日货并将华人抗日爱国重要干部多人驱逐出境，其最著者如新加坡侯西反，槟城庄明理等。此等事实，说明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英政府对日采绥靖政策，故设法制止华人抗日行动，此为后来马来亚防卫战失败之一重要原因。

       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战争爆发后，鄙人奉新加坡总督汤玛士之命，动员新加坡华侨，开掘防空壕，在全市动员华人数千，于一星期内完竣。

       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八日，鄙人奉新加坡总督汤玛士之命，组织华侨抗敌动员会，当时华侨各党派无党无派及侨生领袖，均参加工作。其中较为重要之工作为：（一）组织华侨义勇警察，以维持治安及消极防空，日夜服务者三千余人；（二）征募劳工，每日集二三千人，从无短缺，其工资先由华人方面筹垫，政府然后偿还；（三）组织宣传队，在街头及工厂宣传援英抗日。

       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决定弃守槟城，当时在城英人男妇六七百人，悉数平安撤退。新加坡总督且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慰问。但当地华人及各族人士，则被当局拒绝使用交通工具，不能撤退。对政府此种不公允之措置，华人方面曾表示不满与愤慨。

       五、一九四二年一月卅日英军炸断柔佛桥，在军港内施行破坏，并将市中心高射炮撤移，保护退聚后方诸军兵，可见当时英军已无意死守新加坡，政府在平时，并未给予华人以普通服兵役之机会。但至二月一日，英政府突然发给步枪一千枝，交华侨青年（即所谓“打里军”）执中国旗帜，开往林厝港，防守海岸。此外又令新加坡华人义勇军三百余人苦守前线，英军于准备新加坡弃守时，始将防卫工作委诸临时草草编成华人队伍，因此使敌人更痛恨华人。新加坡沦陷后，日军令华人分区集中，加以屠杀，新加坡柔佛各地，华人因此遭惨杀者数万人。

       六、吉隆坡未沦陷时，华人青年即组织游击队，在山林里阻挠日军行进，其后扩大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英勇抗敌，光复前始行复员。此为众所周知之事，兹姑从略。

       七、战前政府对于华人加入义勇军，限制綦严，对欧亚籍义勇军之间，显有差别待遇。华人义勇军建立历时五十载，而华人几无一人升至连长者，由前华人义勇军队长叶平玉在本年三月二日马来西报所发表之投函，可以作证。政府对华人义勇军之政策，说明政府从未信任华人以令其担负当地之防卫责任。

       查白思华报告书，对于上开各项事实，均未有所指陈，对于当时政府对华人政策措置错误所引起之责任，故意加以掩蔽。反之，白思华中将竟认为亚洲人“趋向较有力之方面，深恐战线后方之破坏现象促使彼等协助敌人多过于协助我等”。所谓亚洲人者，其中当然包括华人在内。就我华人观点，认为此种见解，不仅全不正确，且系恶意之诬蔑。华人尚确系“趋向强有力之方面”则中国能有八年之抗战，马来亚在沦陷时间，有成千成万之人民抗日军以与强敌周旋，其又将如何解释乎？

       为此鄙人代表当地华人一般之意见，对白思华报告书中有关华人之各节，表示严重之抗议，并要求在其报告书中作忠实之修正与道歉，以平息华人之愤慨。否则华人为保留马来亚战争之真相，亦必作一部报告书，以纠正白思华之错误。要之，已往之失败，即未来之教训。战争虽早结束，和平尚待努力。而欲保卫国土，首先当重视人民力量。若平时加之重重桎梏，一旦有事，始释其缚，而驱之赴前线，则未有不遭惨败者。今日马来亚，政制变更，聚讼未已。甚愿殖民地当局，惩前毖后，放大眼光，与民更始，勿使复辙相寻，噬脐莫及，则鄙人所厚望焉。

**（附载）白思华之答复**

       ［民国七年三月廿四日南侨日报载］白思华将军之马来亚战役报告书，对华人有诬蔑之批评，与事实不符，故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曾列举华侨援英抗日之种种事实，予以驳斥，并郑重提出抗议。其他侨生界领袖，如林汉河爵士，陈振传，叶平玉，叶玉堆等，均相继发表声明，指摘白思华报告书歪曲事实，抹煞华人抗日卫马之功绩。兹据本坡海峡时报伦敦电讯，白思华将军对华侨之抗议，曾发表书面谈话，一面承认华侨之抗议，其内容乃千真万确者，一面则推诿抗议各点，不包括在报告书之范围内。白思华称：“关于华侨领袖所提出的抗议，我的唯一的批评，就是他们的争辩，毫疑问许多地方是正确的。但这些争辩的课题，并不包括在我所撰的报告书范围内。”

       白思华将军阅读本坡海峡时报刊载华人之批评，及该报社论后，以书面答复该报伦敦通讯员称：“诚如贵报所言，余撰述此报告书之时，欲试图将其超越纯军事报告之普通标准之上，而欲引述在英国领土内作战所得之教训，以为未来之警惕。余认为在既往吾人不幸对此事之经验甚为肤浅，吾人应乘此机会对吾人目前所得之经验，善为利用。”

       “余必须声明，吾人所得之教训，不但仅实施于马来亚，亦同时可实施于不列颠各民族联邦之内。”

       “关于报告书应分民事及军事两部之提议，余赞成此项建议，亦宜以在吾人领土内之战役为限。”

**向白思华质问三点**

       ［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廿七日南侨日报载］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近发表马来亚战役报告书，对于吾侨之协助英政府参加抗战种种事实不但未提只字，且诬蔑亚洲人“趋炎附势”，站在敌人方面；并谓吾侨缺乏中心领导者，抹煞一切，是以引起吾侨愤愤不平。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特上书英陆军部提出严重抗议。日前白思华中将致海峡时报驻伦敦记者之书面意见，答复陈氏之抗议。各情迭见前报。顷悉，陈氏对白中将所答，仍认为不满，爰致函海峡时报，请其转向白中将质询，如白中将不愿修正报告书且承认错误，则我华人必采取适当步骤，加以对付。兹录原函如下：

       海峡时报主笔大鉴。顷读本年三月二十四日贵报登载白思华中将致贵报伦敦通讯员之书面意见，就鄙人前送英国陆军部之抗议书，有所答辩。其中对于鄙人抗议书所陈事实，认为“多数系属真情，无可置疑”，但白思华报告书系属军事性质，而鄙人所陈事实则属民政，故不在该报告书范围之内云云。

       兹鄙人拟再向白思华中将质询三点：

       （一）以下事实为鄙人所忆及者。即（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战事爆发后，鄙人奉总督之命，逐日代雇工人二千余至三千人，到飞机场，军港及前方，挖掘战壕及任其他劳作，屡遭敌军轰炸，仍冒险工作不辍。（乙）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白思华中将命令素受政府训练之华人义勇军守最前线，嗣后伤亡逾六十巴仙。（丙）英军当局于二月一日以步枪一千枝发给华人青年，令防守林厝港海岸，嗣后死伤过半。（丁）英军投降前，华人即在吉隆坡组织抗日游击队，在森林中作战，参加者成千成万人，后为人民抗日军，冒千辛万苦，不屈不挠，三年余如一日，至敌降后始止。以上事实果属于军事范围否乎？何以白思华报告书竟加以抹煞乎？

       （二）白思华报告书内称：“亚洲人站在强有力方面”，彼恐亚洲人“见到后方受破坏，彼等帮助敌人更多于帮助我等。”试问亚洲人究在何处助敌，其人数有若干？是何种族？且助敌有何种事实？应请白思华中将明白说出，断不能以莫须有之说，诿败降之责于亚洲人士，并以欺蒙全世界人士也。

       （三）日军抵占新加坡岛时，作战二三日中，华人青年及义勇军，在前方伤亡已近千人。英军投降后，新加坡华人遭敌屠杀约万人左右。白思华中将或以为此种牺牲尚不算多，则请宣布英军在新加坡防卫战中死伤究有若干，投降后英人遭屠杀者究有若干。就余所知，恐尚不及被难华人十分之一也。

       以上希望贵报驻伦敦通讯员转向白思华中将质询。如白思华中将不愿修正报告书，且承认错误，则我华人必采取适当步骤，加以对付也。

陈嘉庚启

**与毛泽东主席来往电四件**

       ［民国卅八年二月十日南侨日报载］陈嘉庚氏于本月八日致一电与中共主席毛泽东氏，主张严办订立卖国条约之战犯。在此以前，陈氏曾接到毛氏一电，邀其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陈氏复电自言为政治门外汉，“冒名尸位，殊非素志”云云。兹将来往电文披露于次：

       毛泽东来电：“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盛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毛泽东，一月二十日”

       陈嘉庚复电：“毛主席钧鉴：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府协商会议，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谅！陈嘉庚”

       主严办卖国战犯：“剑英将军转中共毛主席钧鉴，阔别十年，时切驰念。革命大功，瞬将完成，欣庆何似。敬祝新民主政府百事顺利，公等政躬康泰。战争罪犯中，卖国贼当为首恶。史书记载，虽有孝子贤孙，百世不能改一字。如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孙科、张群等，订立卖国条约，及求美国军事援助，罪大恶极，绝对无可宽恕也。陈嘉庚叩齐。”

       四月九日陈氏又致毛氏电如下：“毛主席钧鉴：南洋各属华侨失业日多，不景气日重，前途悲观，今后回乡者必众。日寇侵陷时，侨汇断绝，加之内战三征，苛政百出，闽民贫惨，莫可言喻。抵选择贤能闽人，训练多士，俾福建解放迅速，兴利除弊。庚万十恳切盼祷之至。陈嘉庚叩”

**与朱绍良等来往电**

**致闽朱绍良电**

       朱主席台鉴：兰州厚待，感激难忘。闽民经陈仪虐政，及抗战内战，征拿壮丁，有去无回。日寇侵陷南洋，侨汇断绝，生计艰困，悽惨莫可言喻。近闻先生征丁征粮，更形严厉。然内战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助纣为虐，等于自杀，请以陈仪为鉴。造惠桑梓，亦可为自家善后计，敬为闽民请命，祈卓裁！陈嘉庚叩佳。

（三十八年三月九日）

**致何应钦电**

       应钦先生台鉴：临别前夜，辱蒙缱绻，铭感难忘。蒋介石背叛国父主义，狡诈无信，神人共愤，惨败当然。国共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四大家族，有美国可逃，先生等将逃何处乎？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勿误再误，公私均利，否则遗臭堪虞！陈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致李宗仁电**

       宗仁先生台鉴：老河口厚待，感激难忘。而示蒋介石作事甚偏，偏则无是非，损人格。先生竟与同流，良可婉惜！国共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四大家族可逃美国，先生等将逃何处乎，一误安可再误，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公私均利。否则遗臭千古，后悔不及矣！陈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致白崇禧电**

       崇禧先生台鉴：临别前夜，辱蒙缱绻，铭感难忘，蒋介石无是非，惨败当然。先生一误安可再误？国共谁方胜败，尽人都知，四大家族有美国可逃，先生等将逃何处乎？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公私均利，否则遗臭堪虞。陈嘉庚叩寒。

（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朱绍良复电**

       新加坡中国领事馆，请转陈嘉庚先生，佳电奉悉。密。暌违有日，驰念素殷，载拜佳言，钦迟曷极！吾兄爱乡情切，至希时锡周行，藉匡不逮。特电布复。弟朱绍良。

**电悼冯玉祥将军**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南侨日报载］冯玉祥将军在黑海船上遇难逝世，各方多表示悼惜，顷陈嘉庚氏探悉冯夫人尚暂居于莫斯科，特发出一电托塔斯社转交冯夫人，以表吊唁之意。原电如下：

       莫斯科塔斯社转

       冯玉祥夫人礼鉴：惊闻冯玉祥将军及令爱噩耗，至深悼惜！冯将军爱国爱民，对于革命事业多所贡献。不幸遽尔云亡，实为中国人民之损失。尚望节哀顺变，共同完成冯将军之遗志。

陈嘉庚叩咸

**评蒋鼎文之谈话**

       ［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南侨日报载］蒋鼎文在美发表谈话，称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三人为中国伟大人物，希望此三人合作云云。记者偶赴怡和轩向陈嘉庚先生叩询对于蒋鼎文谈话作何感想，陈先生答称：

       人生大病在不自知，我虽年老尚有自知之明，安敢与蒋毛二公相提并论？第人之品性往往不同。二公所能者，我则绝对不能；而我所能者，二公均能之，唯肯行与否耳。我自信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其他军事政治则全不谙。蒋委员长与我绝对相反，我知之最深。若毛主席与蒋委员长，更大不相同。其为人言信行果，经纬才干，我国无出其右者，此亦我之所知也。至谓蒋毛合作，便可使国事安定，为此说者，其眼光思想，可谓十分简单。缘蒋毛二人存心各不同，思想互相参差，意见甚于水火。我早断协商无结果，内战难避免，虽有美国最新式武器之援助，大量物资之供给，以为种种利诱威胁，蒋亦必终归失败，岂待今日而后知耶。

**辞谢行总协修集美校舍**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南侨日报载］陈嘉庚先生创办之集美学校校舍，抗战时期被敌寇炮击，飞机猛炸，致数十座屋宇，无一完好。加以多年荒废，自然损坏不堪。去年八月敌寇投降后，即从易于修理之一部分赶修。至本年去秋，费去八千余万元。若现下工料昂贵，非数万万元莫办。计修竣诸校舍，仅可容中学学生千余名而已。其他破坏较重之部份，若要修竣，须工料费二万万元。又延平楼及其他数座，倒塌更甚，几需完全重建，按费须三四万万元。陈氏昨接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来函云：行政院救济总署厦门办事处，近决用工赈办法，补助修理受敌炸毁小学校舍；其办法，材料费学校自行筹措，工费则由行总拨发面粉补助；集美校舍应修理一部份之费二万万元，其中工资占八千五百万元，由行总补助之，其他材料费，则由本校自理。各条件经与厦门行总办事人议妥，故来函征询可否接受。据记者探悉，陈嘉庚先生已复函辞谢。该函大意谓：国家不幸，遭抗战之损失，战事告终后，不能奋志自立，以图强盛，反而依靠外国救济，政府如是，社会如是，华侨机工复员亦如是，甚至教育机关亦如是，其可耻可悲，可羞可痛，为何如是耶！号称胜利国五强之一，人民之众，居世界第一位，列强中谁如此卑劣？素称“礼义廉”者，果如是乎？可哀也已！

**与美记者谈我国新局势**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廿三日南侨日报载］美联社星洲分社主任马斯特逊氏，昨日赴怡和轩俱乐部，访问陈嘉庚氏，畅谈中国问题。陈嘉庚即席对马氏表示：只要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新中国人民，将会原谅美国人民的，因为中国人民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并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

       马斯特逊为前美联社驻华记者，在中国居住达三年时间，对中国情形有深刻之观察。彼对华所见蒋介石统治下中国人民之饥饿痛苦，极表同情。当其于数月前离华来星时，即对记者及友人断言蒋介石政府两个月必倒，而今此种预言已成为事实。

       马氏密切注意新中国政府对外通商问题。并认中共在握有政权之后，应以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之利益为依归，且应有对社会之责任感，如果仿国民党之腐化政策，即将重蹈国民党之覆辙。

       兹将席间有关中国问题之谈话录下：

       马氏问：“陈先生准备回中国吗？”

       陈氏答：“上海解放后，就要回去。”

       问：“依陈先生看法，预料上海何时可解放？”

       陈氏笑答：“这，你比我看得更清楚了。”

       问：“陈先生曾经会过毛泽东吗？”

       答：“是的。一九四〇年回国时，曾会过毛泽东。”

       问：“毛泽东是个好人吗？”

       答：“是。”

       问：“他是一个好领袖吗？”

       答：“是的，他和蒋介石的为人，完全不同。”

       问：“陈先生认为中国的政局，将来应该如何处置，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包括中共，民盟，以及李济深等各方面人士联合组成的联合政府？”

       答：“是的。”

       问：“在这联合政府中间，国民党可以参加吗？”

       答：“除了国民党反动派以外，当然可以参加。”

       问：“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间，谁将握有控制之权力？是中共，民盟，或是某一其他方面？”

       答：“当为中共。因为他们具有十数年之丰富经验，对中国实际情况有充分之了解，而且拥有甚多优秀的人才。”

       问：“中共在获得胜利以后，是否有办法将中国目前之残局改善？如果会，需要多久的时间？”

       答：“这在我看来并不难，相信中共胜利之后，最多不过一年余，就可将中国局面改善。”

       问：“陈先生对中国复兴，有何计划？是否准备参与一部分工作？”

       答：“我对政治问题，素为门外汉。”

       马斯特逊氏说：“这并不是单单政治问题。中国目前最主要者，乃经济问题，而商人对经济复兴工作诚可出一部分力量。”

       陈氏答称：“中国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在中共胜利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必不成问题，只要地方治安良好，交通恢复，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衣食住问题能得妥善解决，中国即能步上复兴之道。”

       马氏问：“照陈先生看，中共可在几个月内肃清国民党残余？”

       陈氏答：“除散布在台湾，以及新疆、西康、西藏等边僻地区之部份外，散在其他地方之大部份反动武力，相信在今年内肃清。在四五个月中间，解放军将可解放中国之大部份重要地区。”

       问：“在国民党反动分子肃清之后，新的中国联合政府，如留有职位请陈先生回去协助建立工作，先生准备接受吗？”

       陈氏又简单的答：“政治我不懂。”

       问：“那么，陈先生对新中国政府的兴趣，主要者在哪一点？”

       答：“我准备回到祖国各地游历，看看新政府如何谋新中国的发展，如何改善新中国。”

       问：“陈先生在抗战期间，曾经协助蒋介石，为其筹募赈款，协助抗战工作，后来为什么又反对他呢？”

       答：“因为在我回国的时候，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真象。有几次，我在意见上和蒋介石抵触。第一次，余亲赴延安之后，曾在重庆称赞中共地区之良好政治，蒋介石当然不满。第二次，余在福建，见陈仪政治败坏，提出反对，并电告蒋介石，促其改革，但蒋竟偏袒陈仪，对余反对陈仪之举，表示不满。其后余经国内各地，到处号召反对陈仪暴政。返南洋时，又到处召开福建会馆会议，斥责陈仪。抵星之后，亦屡次对陈仪治闽劣迹，提出攻击。”

       问：“照陈先生看法，蒋介石有再登台的机会吗？”

       答：“余早已见及蒋介石无可能保持其政权。前年余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即曾指出蒋介石政府乃无希望之政府，盖蒋介石乃一不顾信义，经常不遵守诺言者。即余个人亦曾数次受其骗。”

       马斯特逊氏继称：“余在中国，曾与中共方面人士接触，而今，仍有一问题未能彻底清楚，即中共控制中国以后，中国是否将继续与英美及欧亚各国通商？”

       陈氏称：“如果欧亚各国都能以平等原则对待中国，则我们当然欢迎他们跟中国通商。”

       问：“新中国不致只跟苏联来往，而不跟其他国家发生商业关系吧？”

       答：“中国是不会如此的。”

       问：“有许多人说，中共受莫斯科指挥，先生以为然乎？”

       答：“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那一般人所说的。可是，我到延安时，即未见到有苏联帮忙中共的证据，迄今，亦未尝见有苏联帮忙中共之迹象，只是，根据当时国防部长何应钦报告：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曾经以三万万美元之巨量物资，帮助中国抗战。却未闻苏联曾以军器私下帮助中共。”

       马斯特逊对于此点，表示颇有同感。渠称：有名的美国记者，如《西游漫记》作者史诺氏等亦如是报导。而他个人，亦未尝见到有任何苏联个别帮助中共之迹象。

       陈嘉庚说：“以毛泽东之为人，不但不愿与友邦发生恶感，就是他个人对于蒋介石，本亦无特殊恶感存在。当余将离延安返重庆时，毛氏即曾嘱余对蒋介石表示态度，强调其本意纯为造就中国之良好局面与光明之前途。”

       马氏问：“在中国抗战期间，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为中国政府筹募之款额，共有多少？”

       陈氏答：“共达当时国币四万万元，占华侨汇回祖国款额总数之十分一。其时汇率平均为叻币十六元折合国币一百元。根据财政部之报告，一九三九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总额，达国币十二万万元，其中十巴仙即为侨胞捐款。而根据何应钦报告，同年所用战费，共达国币十八万万元。”

       问：“陈先生对李宗仁之看法如何？”

       答：“李宗仁前与蒋介石一样，亦曾在我面前大骂中共，但现在，也许‘变了’。他不满意蒋介石。”

       问：“照你的看法，李宗仁参加在联合政府之中吗？”

       答：“我想，中共不让其参加。”

       问：“孙科如何？”

       答：“孙科根本是个庸材，是一个愚夫。”

       马氏问：“照我的看法，中共要攻占南京上海，是随时可以办到的，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进攻呢？”

       陈氏答：“这一方面也许是看看局面是否可以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也许是渡江的准备工作，如船只等等，还没筹备妥善，相信再过三数星期，这种渡江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就可作大规模进攻，那时，渡江的解放军，将不仅是数千数万，而是成百万浩浩荡荡开到江南各地来的。”

       这时，马斯特逊停一会儿，大家喝一口咖啡，转变话题，谈起陈嘉庚氏过去曾资助厦大，及至今赞助集美学校的事情来。接着问道：“陈先生目前在中国有事业吗？”陈氏说“无”。马氏继而问起陈氏的年纪，陈氏告诉他今年七十六岁了。马氏闻言，对陈氏精神，表示格外钦敬，自谓他如果到了这种年纪，将远不如陈氏对一般问题之清楚了解矣。

       陈氏继请马氏根据其居住中国数年之观察，发表对中国前途之看法。马氏首先声明其所发表之意见，系与各方人士谈论后汇集之结论。继称：

       “余认为：中国要繁荣起来的。而中国的繁荣，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繁荣分不开的。”

       “中共如果把握了中国政权，就应该有一种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应该以全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之利益为依归，而不应该为了自己，或为了其他小部份人的利益着想，如果象国民党那样只是自顾私囊，而置人民死活于不顾，必将重蹈国民党失败之复辙。”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曾经得到中国人民之拥护，如果能保持过去的荣誉，走向为国为民的正当道路，当可备受中国人之敬佩。可是，他却和一般右派的极端分子搞在一起，造成无可挽救的大错。于是，跑上失败的道路。”

       “中国人民的要求，实际上非常简单，他们只要有一锅饭，一碟菜干，就可以过日子。执政权的，就不应该忽略了人民这种起码的合理要求。”

       陈嘉庚对马氏上述见解，认为正确。并称“中国局面之艰难，实由于执政领袖之败坏，如有良好贤明领袖，起而领导，中国实不致陷入苦境。”

       马斯特逊说：“余曾走过中国甚多地方，会见国共双方人士，知国共双方，均有甚多好人，如果他们能抱定为人民谋利益宗旨，破除一切政治成见，真诚相见，团结一致，则中国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陈嘉庚说：“照余所知，国共双方握有权柄之领袖，绝无合作之可能。因两边领袖之性质，根本完全不同。一方真实做事，而另一方面却是欺骗人民，所以，我几年前就认定，双方要打，决无妥协之余地。中国今后，已不可能有如过去军阀割据，像阎锡山、傅作义，自拥地盘而后谋联合之现象。”

       陈氏继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有远大眼光的人。这充分表现在西安事件之释放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却充分表现其一惯不守信义之作风，如果毛泽东落入蒋介石之手，恐怕就没有保全性命之希望了。”

       “西安事变，中共主张释放蒋介石，只附以五项条件：一、以西北廿一县为自治边区；二、允许中共练兵三万名；三、每月发给中共军政费用六十八万国币；四、如在对日抗战时期，每月须供中共枪弹八百万粒；五、日本占领华北，须即发动抗战。最后，言明上述五条，须正式提交行政院通过，并向全国公开宣布。”

       陈氏指出：“但蒋介石对最后一点，却不守诺言。所有五条件虽曾交由行政院通过，但全未公开宣布。这事情直到朱德将军对我当面提起，我才知道。”

       马斯特逊继问：“现在中共方面，充满热烈之反美情绪，将来如果中共控制中国之后，这种情绪，是否将继续存在？”

       陈嘉庚答：“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这种情绪，当不致继续。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并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中国人民会对美国人民加以原谅。”

       马氏听过了这种话，也对陈嘉庚说：“是的，我与军调部叶剑英，曾有多次之来往，也发觉了中共一般领袖，与美国实仍保有良好之感情。”马氏继称赞一般中共领袖，如周恩来等为好人，只是表示对李立三印象不好。他也称赞吴国桢，可是陈嘉庚不同意对吴国桢的称赞，谓：吴国桢是一丘之貉。（下略）